



大牌工厂

野性不完

新锐女装设计师

www.yxw.com

天津工厂史丛书
野火燒不尽
中国作家协会天津分会编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和平区和平道6号) 天津市报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字第008号

天津市第一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 9 3/4 字数 181,000
1991年9月第1版 1991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3,700

天津工厂史丛书序

“天津工厂史丛书”的編輯出版，是想把从一九五八到一九五九年間，天津工人进行工厂史写作活动的成果，做一个初步的总结，以便在这一基础上繼續前进。

工厂史的写作，是由第一个偉大的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倡议的，并得到苏联共产党中央的贊同，和广大苏联作家和工人的热烈响应。在二十到三十年代期間，苏联工厂史的写作活动，在高尔基亲自主持下，获得了丰富的成果，对苏联的工人阶级起到了巨大的鼓舞和教育作用，整理和保存了大量有关苏联工业發展的宝贵史料，还培养了一批为数不小的优秀的工人阶级作家，成為整个苏联文学队伍的组成部分。

天津工厂史的写作活动，就是受到了苏联先进經驗的启示，在中共天津市委和中国作家协会的领导和帮助下进行的。一九五八年，是一个偉大的、难忘的年代：中国人民以巨人般的步伐，跨过重重困难，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設大躍进。天津工人写作工厂史的活动，就是在这样的年月

开始的。工人们意气风发地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巨大劳动，同时，回忆到了过去的黑暗年代，悲惨生活以及英勇的斗争，而更加鼓足干劲，为彻底埋葬旧生活，和迅速建立新生活进行了胜利的战斗。

“天津工厂史丛书”，可以说是这一时代精神特征的反映。虽然就其写作内容来说，大部分还是旧生活的回忆，但其中已经包含着有觉悟的对比；包含着对于已往反对帝国主义和阶级敌人的光荣自豪；而且对正在进行中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充满信心。就这个意义上说，一九五八年工厂史写作活动的发生和发展，正是工人阶级政治觉悟空前提高，革命热情高度昂扬的表现。事实上，写作工厂史活动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不但发动了数以万计的工人参加提供材料和进行写作，并且每一篇优秀的工厂史作品的出现，都立即变成了良好的工人教材，随时随地起到了鼓舞和教育的作用。同时，就是在这样一个群众性的、工人阶级集体写作工厂史的活动中，涌现出来了一批积极的、有才能的工人作者。

在写作工厂史的活动中，各工厂党委积极领导了这一工作。因此能够在比较短的时间，获得比较大的成果。工会、青年团和一些高等学校的教师、学生，都是这一活动积极赞助和参加者。不少的作家，直接参与了编写和整理工厂史稿的工作。

“天津工厂史丛书”，就其内容来说，是丰富的；就形式来说，也是多样的。但是，这毕竟是一项新的工作，

是群众性的創作。關於它的許多想法和做法，以及作品的內容和形式，都還不能說是成熟的，還有待于在實踐中逐步解決。但是作為天津工人階級在描寫自己的生活和鬥爭，在表達自己的意志和感情，在傳寫工人階級偉大的創造歷史的活動中，他們已經邁出了勇敢的第一步。

中國作家協會天津分會

一九五九年六月

序

國營天津棉紡五廠在日本侵占時期叫雙喜紗廠，國民黨統治時期的後期、解放初期叫中紡五廠。日本帝國主義者在一九三八年搶占了地皮建成這座工廠，殘酷地統治與壓迫工人。國民黨來了，工人的境遇並沒有什麼改變，只不過是由外國的剝削者與壓迫者換成了本國官僚資本的剝削者與壓迫者罷了。但工人們並沒有受騙，在地下黨的領導下，展开了轟轟烈烈、聲勢浩大的階級鬥爭。在這場鬥爭中涌現出許許多多的英雄人物，表現了工人階級的高貴品質。工人鬥爭雖曾遭受各種挫折，但在黨的堅強領導下，緊密團結了群眾，一直鬥爭到天津解放。解放以後，青年職工陸續進廠，他們對於工廠的歷史不了解，一小部分老工人也對過去的鬥爭歷史逐漸有些淡忘。在整風以前，我廠部分職工，存在着一些思想問題，如過高的要求生活福利待遇，或者計較獎金，不願參加社會活動，政治積極性不高等，在部分青年職工當中，更為嚴重，個別的還違反勞動紀律。這些問題嚴重的障礙着他（她）們前進，也嚴

重的影响工人阶级内部的团结。对此，工厂党委会曾进行过多次教育，总沒有得到徹底解决，以致在整風初期这些思想問題还严重的存在着。

在整風当中，市委指示，要在全体职工当中进行一次为誰劳动的教育，根据这一指示的精神，我們开始了工厂史的宣传教育活动。通过老工人回忆过去的艰苦生活与斗争，进一步激励建設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使青年职工了解到：今天的幸福生活和无比优越的工作条件是前人的斗争换来的；使青年职工痛恨資本主义，启發階級覺悟，从而繼承工人阶级的艰苦朴素、勇敢斗争的光荣傳統，發揚工人阶级的优秀品質。

我們召集老工人举行座谈，回忆过去，并根据这些材料，加以整理，首先画出三百余幅工厂史連环画，在全厂职工当中举行了展览，并用四天的时间进行討論。这次工厂史的宣传教育在我厂的思想建設工作中，得到了巨大的收获，看了工厂史画展，全体职工都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因而大大的提高了政治积极性和工作热情，成为推动生产大躍进的重要因素之一。布場工人高树春說：“我在旧社会受的苦一个星期也訴不完，解放后生活提高了，就把过去的苦日子忘掉了，不願劳动，有时还曠工磨假，看了厂史，使我觉醒过来了。”他感动的說：“我今后决心在实际行动中克服缺点，搞好生产来报答党。”青年工人們也認識到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認識到新社会的美滿幸福是通过前人的艰苦斗争才得来的。因此，检查了比吃、比

穿、比花钱不努力工作，不积极参加社会活动的个人主义思想。看了工厂史画展，織布工張桂珍同志积极要求扩大看台，由原来的八台扩大到十二台，張金禎同志創造了清潔工作法。

工厂史画展在全体职工中进行了广泛的深刻的阶级教育，启发激励的作用十分巨大。因而，我們感到有詳細記錄下来的必要，因为它是工人阶级的斗争史，对于广大工人群众都能起到教育作用。

要描写工人阶级斗争的雄偉历史，仅仅依靠少数业余作者是不可能完成的。在市委的教导和天津作协的指导下我們逐步明确，必須依靠广大群众，特別是依靠老工人。

党委宣传部門曾前后召开了三十多次座谈会，請各种不同的人物参加搜集材料，了解了并制訂出各个时期群众运动發展的情况，以及各种典型人物的情况，把这些材料加以整理，同时并抽出本厂三十余位业余画家画了三百多幅工厂史连环画，在职工中进行展览。我們在进行思想教育的过程中，繼續启发群众，更深入地回忆，全面討論，重点座谈，发动参加过斗争的老工人写文章，又发动业余学校有相当文化水平的学员普遍写文章，补充材料。这样做的結果很好，我們从业校学员的作文当中，选出了不少的好作品。在发动工人群众普遍执笔的同时，我們又拜访了当时领导五厂群众进行斗争的几位同志，在他們帮助下，我們比較系統地了解了事件發展的細节和核对了許多重要情节，达到了历史材料应有的真实性。天津作协下放到我

厂的干部，对于組織材料和拟訂編寫計劃，輔導寫作，系統和修改稿件等做了很多工作。

编写工厂史的活动，并沒有完全結束，在这本厂史中，解放后的生活描写較少，我們將繼續在現有的基础上，組織群众描写和表現今天的和未来的幸福生活。繼續編写的厂史，要求不仅是一部工人阶级自由幸福的生活斗争史，也是一部为建設社会主义英勇奋斗的历史。

中共天津國棉五廠委員會

內容 提 要

這是天津棉紡五廠的工廠史，內容大體上分為三部分：第一輯“血淚的回憶”，是寫的日寇、國民黨統治時期工人的慘痛生活；第二輯“黨領導我們鬥爭”，集中地表現了當時地下黨的組織領導工人推翻偽工會的鬥爭及其它鬥爭；第三輯“解放以後”從不同角度反映了解放以後工人們積極生產和生活變化。

這部書中各篇文章的作者，大都是這個廠里直接參加過鬥爭的工人和干部，所以作品充滿了濃厚的生活氣息和強烈的感染力量。

目 录

第一輯 血淚的回憶

- “日本留学” 王家祥 口述 (3)
控 訴 孙俊紅等口述 (14)
偷 布 田獻奎等口述 (18)
人間地獄大工房 楊玉宗 (27)
女把头刘瑞芳 陶桂芳 口述 (35)
揍 “国舅” 张法元等口述 (38)
一个女士的回忆 賈 珍 口述 (45)
兩張破席 徐殿考 口述 (50)
一塊狗肉 楊玉宗 (53)
朝不保夕 楊伯苗 (56)
张瞎子与馮培如 楊芳潮 (59)
搜 腰 張金鳳 (62)
国民党来了，我們倒失业了 劉澤生 口述 (64)
大哥的死 陶景海 口述 (67)
〔附〕我們的工厂是怎么建起来的 白 波 (70)

第二輯 党領導我們鬥爭

- 扎根 張家樞 口述 (79)
反搜腰 張家樞 口述 (82)
推翻偽工會
一 “走‘爹’來了‘爺’” 張家樞 口述 (85)
二 工人秘密自治團 張家樞等口述 (89)
三 楊芳潮事件 楊芳潮 (97)
四 刺刀底下“選”工會 張家樞 口述 (100)
五 行動的前夜 曹鳴鑑等口述 (102)
六 第一次全廠大罷工 徐明和等口述 (105)
七 王老五擗頭 王老五 口述 (118)
八 敢死隊 李慶雲等口述 (126)
九 請願 張家樞 口述 (130)
十 斗智 孫世璣等口述 (132)
十一 紅色工會的誕生 徐明和等口述 (134)
紅色工會成立以後
一 青幫頭子李洪生 王老五等口述 (139)
二 國民黨的花招 孫世璣等口述 (142)
三 利誘 孫世璣等口述 (147)
四 繩架 孫世璣 (150)
五 向李宗仁請願 張家樞等口述 (151)
(附) 廣方在李玉祥被捕後給中紡公司的報告 (158)
六 謀福利 張家樞 口述 (159)

- 七 工人糾察隊 李庆云等口述 (162)
八 女英雄怒打李万清 孙士榮等口述 (165)
九 反扑 張家樞等口述 (168)
十 夺刺刀 孙士榮等口述 (172)

逮捕前后

- 一 伪二中全会以后 張家樞 口述 (182)
二 代替孙世璽到稽查處去 徐明和 口述 (184)
三 我放走了孙世璽 張廣秀 口述 (186)
四 掩护孙世璽撤退 于文起 口述 (187)
五 小庙燒香 孙士榮 口述 (189)
六 不巧的事 張家樞 口述 (191)
七 工人代表被逮捕 齐淑花 口述 (193)
八 回忆大逮捕 徐明和 口述 (195)
〔附〕 敌人供詞 (200)
九 被捕后 王老五 口述 (209)
十 反動勢力上台 (219)
〔附一〕 厂方开除七名工人代表的布告 (221)
〔附二〕 厂方下令註开除与停职工人移出工房的
布告 (222)
〔附三〕 厂方开除被捕之三名助理員給分公司的
报告 (222)
〔附四〕 厂方在工人被捕后貼出二十七名工人停
职布告 (223)
〔附五〕 張家樞等被捕釋放后向社會局控告，中紡

公司接社会局公函后，抄致五厂之公函… (224)

十一 胜利是我們的 ……………… 張家樞等口述 (225)

(附) 他們是地下黨員 ……… 工人翟淑珍的母亲口述 (230)

野火燒不尽

一 反抗提前开車 ……………… 薛新春 (235)

(附) 厂方在張懷海、陳恩祿拒絕提前开車被捕后
給南區稽查處的呈文 ……………… (239)

二 失业工人要求复工 ……………… 陶景海 口述 (240)

三 黑夜里 ……………… 王金芳 (246)

四 护厂斗争 ……………… 范仲軒等口述 (247)

第三輯 解放以后

工作組來厂 ……………… 胡玉宗 (253)

第一屆职工代表大会 ……………… 李真聰等口述 (256)

槍斃張樹發 ……………… 柳駿弟 (260)

工人大翻身 ……………… 謝伯苗 (264)

孙玉蘭 ……………… 王淑敏 (267)

“生产上是好汉、出勤上是模范” ……………… 王文義 (273)

大楊 ……………… 趙濤 (276)

一面紅旗 ……………… 王文義 (279)

陶景海鬧革新 ……………… 陶景海 口述 (282)

老師傅的理想 ……………… 劉振緒、王嘉琦 (285)

机器的主人——張寶順 ……………… 諶漢群、李錦城 (289)

快乐年 ……………… 王淑敏 (291)

第一輯

血泪的回忆



“日本留学”

王家祥口述

在飢餓里长大

我从小就生长在靜海县独流鎮的一个貧农家庭里，弟兄四人，一个妹妹，加上父母共有七口人，住有三間土房，一塊土地也沒有，只是依靠父母开小水鋪維持生活。一到冬天喝水人少时，卖錢也就必然要少，因此生活就更困难了，每天只喝兩頓帶糠的稀粥。身上穿的是露着肉的破棉袄，下身穿着条夹褲。天冷时，都不敢出門。这样的苦难生活我过了十五年。

一九三九年，日本侵略我国的第二年，也就是天津鬧大水那一年，种的庄稼全被水淹了，人們生活就更苦啦！我們一家子連兩頓稀粥都喝不上了，整天的餓着，爸爸和媽媽看着我們，直掉眼泪。可是一点办法都沒有。就在这燃眉之急的时候，日本到我們这个地方来招华工。在挨餓的情况下，爸爸、弟弟和我都卖了华工。日本知道我們这个地方闹大水，人們都沒吃的，特意廉价收买劳动力，所以每

个华工才給十二塊錢的安家費。日本当时收买了一批狗腿子吸血鬼，他們从中剋扣每个人兩塊錢，說这兩塊錢是“杂費”。有人不滿，質問：“为什么少發給兩塊錢，只發給我們十塊錢？”狗腿子們說：“这是捐錢。”

这一年，爸爸已經五十多岁啦。弟弟十三岁，我才十六岁，三个人都卖了华工，开始了牛馬不如的生活。一开始，爸爸、弟弟和我三个人在青龙桥和宣化一带当苦力。整天开山、修桥，一点休息的时间都没有。要是监工来了，見到不好好干活儿，就用木头棍子狠狠地打。晚上住在庙里，和土地爷在一起睡，那土地爷龇着牙，咧着嘴，真叫人害怕。弟弟和我都不敢看。一到天黑，就吓的沒了魂。因为沒有灯，黑咕隆冬，遍地是山，就像瞎子进了迷魂陣似的。还有的时候，連庙都沒处住，我們就住在帳棚里，在那严寒的冬天里，西北風刮着，盖一个小破棉被，就像在冰窖一样，那睡的着覚啊！冻的混身直打哆索，兩個腿都团了起来，不敢伸腿，恨不得鑽到火爐里去，暖活一个够，永不受冷的威脅。从那时起，我的兩条腿，就落下了寒腿的病，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好。它是日本帝国主义給我造成的。

这种牛馬不如的奴隶生活，我过了一年多的时间。后来要往东北調，我父子三人都沒棉袄，东北比西北更冷十分，我媽媽又得了重病，沒人照顧。如果走了，沒人卖水，一家子就无法生活。因此我父子三人都沒去，留在家里每天到車站作临时短工，有时就給地主扛小工子活儿，富余时间在家照料媽媽和卖水。就这样三天打魚兩天晒網

的，每天湊合着喝兩頓稀粥，連餚餚都吃不上。在一九四四年的六月，我媽因病沒錢治，又吃不飽，就活活餓死了。媽媽死后，家里的生活就更淒慘了，小弟弟、小妹妹都沒人管。要吃的沒吃的，要穿的沒穿的，投親沒亲，靠友沒友，真是走投無路。正在這萬分焦急的秋天，有一天，我們鄰居王寶清，從天津回來，他是天津雙喜紗廠的織布工人。我一見就連忙問道：“寶清叔，你們工廠里用人嗎？”王寶清唉了一聲說：“傻家伙，怎麼想起到工廠去作工來啦！那工廠簡直像个活‘地獄’。”我一听像“活地獄”，不由的渾身打了一個寒噤。可還是說：“管吃的就行啊！”王寶清低下頭來，沉思了一會兒說：“那明天你跟我一塊去吧！”

轉天，我扛着一個小破棉被，上身穿着小破棉祆，下身穿着一條夾褲，跟着王寶清一起來到了天津。頭一天，他到廠里領來窩窩頭和咸菜，我們倆一起吃晚飯。當我咬下一口窩窩頭往下咽的時候，不禁的笑了，說：“王大叔，一年多沒吃餚餚啦。”這時王寶清微笑的臉，刷一下就沉了下來。我的眼睛目不轉睛的看着他，他帶着憂慮的情景說：“家祥，不要過于高興，痛苦還在後頭哪！”我怕勾起他內心的苦事，因此也沒進一步深問。吃完晚飯後，王寶清並給我找好了睡覺的地方，待我真如親兄弟一樣。當我睡在床上時，不由的回憶起幼年時代和王寶清在一起玩的時候，並不像這樣親密，如今却比親兄弟還要親。這是什麼原因呢？我想了好久也沒想通。

上工

第二天，王宝清就領我到双喜紗厂驗工。当时驗工特別簡單（正是吃豆餅那年，厂里因工人少都开不齐車，所以驗工隨來隨要），到人事科量一下身高，測驗一下眼力，寫一个條子，什么也沒問，由一个大高个子青年人領我到瓦工部去，交給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头儿。这个老头儿，就是当时代理工头老焦，因为他是干活儿的，所以一点當头儿的架子都沒有。他說：“伙計們，又来了一个。”說着，就讓我和工人們一塊干活去啦！从此我就过上了工人階級的牛馬不如的生活。

当时正是冬天，天气特別冷，真是滴水成冰。在外边干活手腳都冻的裂开了縫。每頓飯只發給三个窝窝头，一塊咸菜，实在是吃不飽。身上穿着一个空心小棉袄，下身只穿着条夹褲。真是：“北風吹，渾身抖，想父母，更难受。”剛出來时心气很高，認為总算是吃上餚咧，誰知道比在家里时更餓的慌。心里总想不干，但又想：剛煩人找个事由，也不容易，先湊合呆着吧！还总吃不飽嗎？誰知道吃不飽的苦头还在后头呢！

白天黑夜連軸轉

天气愈来愈冷了，冻的我一点办法都沒有，后来我要求調到暖和地方去干活，恰巧鍋爐房正用抬煤工人，就把 我調到了鍋爐房抬煤。那时鍋爐房的头儿是楊寶山，楊头

对待工人們还很好。他教給我燒火，看汽压、水压、水路、暖气等等（楊头是工人出身，体会工人的痛苦，所以对人很好，現在已退休），我心想：遇見工人出身的头儿真幸福，要是遇見狗腿子工头，还不知受多大罪呢！虽然工作上順利，干活也不冷啦，可是仍然吃不飽，每天十二小时的抬煤工作，比在瓦工部干活更累，虽然活更累，可是窩窝头一个也不讓吃多。每天餓的肚子直个劲的叫，眼直冒金花。

为了吃的飽，为了活下去，白天在厂里干十二小时的活儿，晚上就到新中山（現在的鋼厂）去推軲轆馬，这样連軸轉，可以多賺一个工錢，才吃上飽飯。但是白天干十二小时，晚上再干一个班，人又不是机器，怎么能受的了呢？困的我睜不开眼。后来所有推軲轆馬的工人，都联合起来，由一个人站崗，看着日本人，一部分人睡觉，一部分人干活。但这并不是公开的，心里总是提心吊胆，有的时候被日本人發現了，就是一頓毒打。后来日本人監視的愈来愈紧啦！不能睡觉了，所以也就不干啦。

因“偷”被捕

工人們內心的怒火总是要燃燒的，为了夺回自己的劳动果实，当时我們斗争的办法就是“偷”。开始的时候，我特別胆小，因为剛来到厂不久，人生地不熟。但是我們采取了集体的办法，我胆子也就大啦！就在这一年的十二月二十三号那天晚上，九点多鐘，天气漆黑，对面看不见人，

靜悄悄的，我們鍋爐房有三、四個人下班沒走（宿舍沒暖氣，特別冷，所以下班後都不回宿舍，一直玩到睡覺才回宿舍）。在“電氣”玩。這時布廠工人李建藻急忙走了進來，小聲說：“兄弟們，幫帮忙吧！今天紗廠小包沒有夜班，九至十二點巡邏的日本人，已經回去睡覺啦，門倒鎖着呢，咱們一起干吧！”我和楊洪彬等四人就一起去啦！不到十分鐘，我們都上了房，有在房上的，有在屋子裡頭的，就用繩子往房上一包一包的系，不到半個小時的工夫，搬走十來包紗。我頭一個下的房，剛下來，薛麻子一把手就把我給抓住了，當時把我吓壞了，不知怎麼好。我就央告他說：“咱們都是中國人，還能白的了你嗎？”薛麻子非但不聽，拿着手槍對準我說：“你再說，我槍斃你。”說着，就吹起笛兒來啦！這是他和日本人的暗號。日本人和偽警察狗腿子們，從四面八方趕來，大槍上着刺刀，硬逼着我們下了房。然後就把我們捆綁起來，弄到人事課。不問三七二十一，上來就是頓劈柴棍子毒打。然後審問工作開始了。日本人問：“誰讓你們偷的？你們的主子是誰？還有哪些人偷來？”我們說：“因為吃不飽才偷的，我們都是頭兒。”為了不連累窮哥們，誰也沒有拉人，就是我們五個人偷來。日本人一看，誰都不說，又是一頓毒打。打完後，就灌涼水，隨後就鎖在小黑屋子里。在人事課折磨了五天，在十二月十九號戴上手銬子，腳镣子，就送到軍用倉庫一八二〇部隊（當時日本人的憲兵隊）。又是審問，還是那一套：“誰讓你們偷的？你們的頭子是誰？還有哪

些人偷？”我們說：“已經說過了！”誰也沒哼聲。氣的日本人直喊：“八格牙路”，當下身邊拴的那个狼狗就向我咬來，剛到我們身邊，就像什么东西把它釘住一樣，原來是它脖子上的鐵煉，拴在鐵棍上，吓了我們一跳。日本人沒出氣，拿棍子就打，打完了鎖在一間小屋子裏。轉天就把我們送到了東車站勞工協會（是個特務機關），只許進，不許出。呆了沒有兩個鐘頭，就把我們裝上了悶子車，送日本當苦力。

新港集中營

在天津上悶子車，到新港下車候船，我們住在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偏僻地方。四周一片荒涼，一望無際。這個偏僻的地方，有幾十間房子，四周圍有兩層電網，中間夾有一道小河。我們住的房子每間有十來丈長，二丈來寬。屋子里兩邊是木板床鋪，住人用，中間是走道，最後邊是三個大水缸，缸上放有木板，是作大小便用的。屋子一個窗戶都沒有，出口入口就是一個門。吃的是：每天發給三個杂合面窩頭，連塊咸菜都不給，只讓喝點白水。另外還有非人道的報告制度：吃飯、上廁所、睡覺等都要向日本人報告。如果不喊報告，日本人就說：“你心壞啦坏啦的有”。懷疑你要跑，就用皮鞭子狠狠地毒打一頓。為了容易監視人們，我們到了之後，馬上就發給每個人一身灰色的“苦力服”和一條灰色的棉毯子。把自己穿來的衣服扒下來交給日本。黑夜白天有日本人和狗腿子們，

拿着大槍監視着我們。因此人們都叫它“活地獄”或“集中營”。我自从进到这里，腦袋就好像带上鐵籠一样，真有翅难展，过着非人的生活。

到集中營的头一天，楊洪彬就沒有吃东西，我們几个人就更想家啦！第二天一起床，×××就不見了，也不知道弄到那去啦！再看楊洪彬呢，混身都發肿了，發冷發燒，直打哆嗦。我把我蓋的毯子就給他蓋上啦，我領到的水也給他喝啦，他哀声的說：“我光剩燒了，不冷啦，”于是就又吟呻起来了，斷斷續續地說：“什么时候是个头啊！”轉天我起来就去看他，連啃声都沒有，我再一看时，他死啦！我的眼泪刷一下就流了下来。失去了伙伴，失去了忠实的朋友，失去了难友，是多么讓我伤心啊！联想到自己的前途，真是渺茫。病死，餓死，牽挂父母、想妻子儿郎而死，以及受着各种折磨死去的人，大膠皮輪車每天都拉出三大車。我們看了以后，都眼暈，心里特別难受。这样的生活我們过了二十多天。

煤 矿 生 活

一天的早晨，还没有出太阳，我們就踏上了开往日本去的輪船。我們一上船，心里就凉了半截子。心想：完啦！回不了家啦！走了十几天后，李健藻因为想家，想起父母早巳去世，惦記着三个妹妹无人照顧，东想想，西想想，眼前漆黑一团，再加上終日吃不飽，就死啦。我含着眼泪，但是不敢上前过問，因为要是过問，扣上个逃跑嫌疑

犯，就有被扔到大海里去的危险。李建藻死后，身上綁綁了一塊鐵，就拽到大海里去啦。这时候我們一起来的五個人，就剩下姓鄭的和我倆啦。心里就更加焦急。但又想，光怕也是沒用，活下去，生存下去，就得斗争。于是复仇的心抑制住了內心的酸疼。船走二十六天，到达了日本的函館，在函館下了船，日本人拿我們當兽类看待，对每個人进行消毒。消完毒，就又上車送往北海道。在将要到北海道的时候，我突然得了病，起不来啦。到北海道，住在小坪村（当时矿工們居住的地方），我一直又病了五个多月，起不来炕，长了一身膿胞大疥，也沒有人給治療。

开始一到日本国时，讓吃大米粥和馒头。但好景不長，过了十来天，就讓我們吃开了片子面和杂合面啦。可是還不够，每頓飯給兩個饅頭，連咸菜都不給吃，每人給一碗蘿卜湯。據說這是日本人的手段：“刘备摔孩子，要买人心”，先給你來个甜头，然后拿你当牛馬使喚。因为这些人送到日本国，很不容易，要是都死了，豈不是更大的損失嗎？果然如此，我一連病了五个多月，病還沒有完全好，日本人一看我光吃飯，不干活，就火啦，大喊：“你的，下井得了。”于是就强迫我下煤窑干活儿去。那时煤窑真是万丈深淵，到井下干活时，都是坐小火車去（因井深），下邊有沒膝盖的水。当时規定每人一天扛五十根木头，我病還沒有好，那干的了这么重的活儿。請假又不許可，因此我干了兩天，只好要求去干輕便活儿。當時輕便活，一天讓推六十吨煤，我吃不飽，又有病，实在干不

了。有一次，餓的直心慌，兩眼直冒金花，后邊運煤車是一輛跟着一輛。我心裡真是着急，日本人還拿着木棒滿地轉，心裡一害怕，腳底下一滑，就摔倒在小鐵道上，腦袋給摔破了。和我在一起干活的人們，一看我的腦袋破啦，馬上就跑來把我弄出窯口，給上了點藥。日本人就讓回去干活兒，一會也不讓休息。

日本投降

一九四五年十月的一天，我下夜班，六點都過了還不見接班的人來，往常都是五點一過就接班來，窯里的日本人一個也看不見了，真是奇怪。這時我們都不干活啦，就回宿舍啦。剛走不遠，六點鐘接班的人們都迎了上來，說：“咱們快回国啦，日本完蛋，投降啦！”這個消息，很快的傳开了，振奋着每個人的心。立刻把苦臉變成了笑臉，于是大家歡欣鼓舞地向宿舍沖去。

第二天吃完早飯，大家都不下窯干活啦，聚在一起歡樂，歌唱。每個人內心的喜悅，真是說也說不完。大家正在盡情歡笑的時刻，天空中忽然出現了一架銀灰色的飛機，這架飛機只飛有十來丈高，在上空盤旋。大家仔細一看，是中國飛機，于是都喊了起來：“中國飛機來啦！萬歲！”每個人的心都沸騰起來啦，跳着，笑着，有病的人也沒病啦！日本人在一邊站着也不敢過問。不一会儿，飛機投下來大米、白面、大桶、武器等。我們有了武器以後，馬上成立了糾察隊（據說是被俘的八路軍戰士帶頭組

織起來的），拿着大槍自己站崗。同時把日本人吃的稻米接收一部分，日本養的牛也給宰了，生活改善了。後來我們又去解放其他礦的難友住的地方。一進門口就說：“我西那軍”，向難友作中國勝利的宣傳工作。我們剛出國時，是三百零二人，這時只剩下一百五十六人。我們每個人都懷着復仇的心情。“為死難者報仇，不怕犧牲！”這是我們的行動口號。就在這一年十二月份的一天，我們終于回到了祖國的懷抱。

幻想破滅了

一九四六年初，我從日本回到了祖國，有很多老工人都來看我，又是喜，又是憂。喜的是，死里逃生終於回到祖國，憂的是不知受了多少苦難。我上工以後，為了報仇就到法院告薛麻子，結果告了多次，也沒告動。後來連堂也沒過，就石沉大海了。薛麻子揹着手槍仍然是在廠里晃晃蕩蕩，吃的開，說一不二。我非常氣憤，國民黨政府不給人民作主又有什麼辦法呢？因此我報仇的心情，慢慢地壓了下去。心想：“死里逃生，好容易回來啦，再鬧出了事來，說不定……。”因此就不敢鬧了，忍氣吞聲，悶頭干活。一直到解放，在共產黨、人民政府的領導下，我報了仇，把那逮捕和殺害我們工人的劊子手薛麻子捉拿法辦啦！

（楊進信 整理）

控訴

孙俊紅、王惠珠 口述

在旧社会我們女工是处在最低下、最叫人看不起的地位，我們的生活真是苦不尽言，但为了活命，为了养育我們的孩子，只有忍受着那难熬的岁月，把希望寄托在将来。

由于生活的貧困，我們工人家庭的子女，很多在十一、二岁的时候，父母就得忍痛把我們送进工厂，开始尝受着生活的折磨与侮辱。十一、二岁的孩子还没有机器高呢，干起活来非常吃力，但那班灭絕人性的把头，他們对于一丁点大的孩子們也不肯放松一步，只要他們一不如意，那你就倒霉了，不是打，就是罵，动不动就要开除你，吓得我們整天提心吊胆的不知怎么才好。由于繁重的工作及残酷的精神虐待，我們大部分人都是精神恍惚，毫无生气，加上吃不好，喝不好，几乎每个人都有了胃病；尤其是我們童工，因为活重，又得不到适当的休息，大多發育不正常，好多人成了罗圈腿，厉害的在兩腿之間似乎成了

一个圆圈，走起路来一摇一晃的，非常受罪。

那时，我們每天上兩班（每班十小时），上早班的人連洗臉水都摸不到，即使是在严冬，也得跑到老远的地方去打一点凉水回来，胡乱的擦一把臉就赶快的进厂干活。

女工們有了病那才可憐哪，医院是有啊，但是不給工人看，非得有当头的条子，才准去看一下，有的女工病了，燒到40度还不准歇班，在家里病或在“单身”病的，也得硬給拖进厂干活，不来就开除。有的人病了，把头們只准請事假。如現在箇搖成車間的檢查工鄭蘭同志，在十四岁那年（1944）冬天，因車間太冷把手給冻坏了，由于医院不管治，把右手的拇指与无名指的肉都爛掉了，伤口很大很疼，整天把手拼緊，結果拇指与无名指之間的腐爛处都长在一起，形成今天的右手拇指比左手短一寸多，工作起来極不方便。

一般結了婚的女工，如怀了孩子那就愁死了，天天提



心吊胆的，怕給當頭的知道，直到瞞不住的時候，還是被趕出工廠大門，因此那時女工都害怕結婚。

家在外地住或雖在本市而離家很遠的女工們，只好住到那監獄似的女單身內，一間斗大的房子，就要擠上七、八個，甚至十來個人，炕上睡不了就睡洋灰地，三九寒冬既不給生爐子，又不給燒炕，屋內冰窖似的，寒氣逼人，凍的我們上牙打下牙直打哆嗦。沒辦法，只有大家擠緊了身體來互相溫暖。

夏天，屋內蒸籠似的，熱的透不過氣來，加上蒼蠅，蚊子，臭蟲，跳蚤遍地都是，咬的我們整夜都不能合眼。

干了一整天的活，累得腰酸腿疼，直不起身來，還不讓人馬上回家，還要排队等着門警來搜腰包，夏天倒還好一些，在十多臘月，大風大雪的天氣里凍得人都快要僵了，也得老遠的解開衣服等着搜查，解得慢一點就得挨打，搜你時亂捏一氣，搜完後就一推老遠，稍一不注意就要摔死，如果要搜出來一星半點的布條、紗頭，馬上就被帶到一間屋內進行審問，拳腳相加，打得鼻青口肿還不准人哼一声。

在那吃人的社會里，女工們連長的漂亮一點都像是犯了罪，她們除了忍受生活的煎熬，還要忍受那班野獸們的侮辱，不論什麼時候，什麼地點，只要他們高興，就可以隨便亂來，瘋狗似的，到處亂嗅，有的甚至跑到女廁所內亂抓人，一到星期天或其他休息日，這班流氓吃飽了喝足了，就三兩成群的東倒西歪的硬往女單身內闖，還滿口胡

說，吓得女工們栓上門，坐在屋內連大气都不敢出。

記得那时布場有一个女工，因为长的还不坏，不幸被把头侮辱而有了孩子，在孕期总算未被开除，但孩子生下后还未滿三天，就被强迫着上了班，可憐她臉色焦黃，眼窩深陷，連走路都缺乏力气，还得去干活，至于孩子，則因為沒有“来历”，只有被活活的扔了。

还有一个年轻女工，也由于长得漂亮，而被万恶的把头給糟踏了，可憐她年轻輕的，忍受不了这种侮辱，就偷偷的跑回老家，不几天就傳来了她的死訊。

像这一类的事情，簡直是太多了，仇恨填滿了我們每個女工的心头，只待时机一到，立刻就迸發出复仇的火花。

在党的地下組織領導下，女工們的覺悟不斷提高，因此在一九四六年全厂性大罢工时出現了人人皆知的“四大金剛”的英雄行为。我們終於在党的領導下，用自己的双手和智慧爭得了本身的解放。

(海帆整理)

偷 布

田獻奎、宋文先 口述

一九四四年的冬天，正赶上日本鬼子的强化治安，把我們实在餓壞了。一天十几个小时的活，連半飽也混不上，肚子是不饒人的，整天价为这个肚子發愁。沒有別的办法，只得下了班又去中山鋼厂当鋪子工。就这样的連軸轉，还是吃不飽。又累又餓，个个被折磨的臉上像得了黃病那末黃。身子瘦的都是皮包着骨，真要是一下子摔倒了，就別想再爬起来。

为了活下去，我們和鬼子作了一些无形的斗争。当时斗争目标，一个是“消極怠工”；一个は“偷”。因为沒有組織，被日本發現和搜出來了許多布和綫。鬼子对我们实行了惨无人道的手段：扒光屁股示众，皮鞭子蘸涼水……等。就这样子，不但沒有把我們鎮压下去，反而叫我們把他的眼睛——工賊，狠狠地教訓了一頓。

日本鬼子發現偷布以后，崗哨增加了，搜腰更加严格了。連穿的破鞋也要脱下来检查检查。厂內的巡邏增加了次数。白天不知什么时候就鑽进厂里，东瞧瞧、西看看。平时对工人最毒辣的矮鬼子南波，更是勤了，一进厂手不离棍子，看誰不順眼就是一棍子。

南波，真不愧是他們天皇的子孙，又矮又瘦，个子小的比織布机高不了一寸。兩根禿眉底下凹藏着兩只老鼠眼，眯着，从眼角里瞧人。別看这鬼子长的样不好，对工人是又狠又毒又狡猾。只要一进厂，就像小偷似的溜牆根看人。他那根棍子沒有一次不开张的。

这几天，矮鬼子南波和瘦猴子高野总是一起进厂，进厂先堵茅房。高野堵門口，南波进去不問青紅皂白一人一棍子。有的工人一見南波，往外一闖，堵門的高野是上边一巴掌，下边一个絆子，把你摔个大扒虎。管保你头暈眼花，半天爬不起来。

高野，这个猴子，个子比南波高，黑光眼镜总不离眼。可別看这小子瘦得皮包着骨，摔得一手好跤。最拿手的一招，算是“大背跨”了，摔人是又狠又重。平时和工人摔跤，如要摔不倒你，反正想法得揍你一顿。从此，人们和他摔，就讓他几分，叫他摔倒。这样，他更不知天多高地多厚啦。

二

这几天，織布厂的工人干活是提心吊胆，处处留心，不知那一会就倒霉挨一頓揍。鬼子怎样凶，怎样鬼，我們到底摸清了鬼子的脾气，当时在工人当中有一句俗語：“不打動的，不打懶的，单打沒长眼的。”来表示工人們应当怎样留神鬼子。其实工人們沒有多比鬼子长一只眼，只是多了一个心眼——我們叫加油的小孩們替我們放哨。哨位設在杜上科門口，只要有鬼子一进南場^①，小加油們就跑过織布場一喊，全厂工人把布机一齐开动，刹时布厂机器全开齐。就这一手，把鬼子們騙的总說我們：“干活大大的。”

有一天，矮子南波进厂了。有一个姓崔的織布工人，一見南波就有气，心說：“好小子，又来监工来啦，监工我也是不干活。”站在車前就是不开車。南波这小子还是真灵，一眼就看見他了。轉一圈他接头；再轉一圈他还是沒有开車。南波火啦，瞪着眼豎着眉，把崔推了一跤，把这車上的卷布軸放下来倒了好几碼布，也沒有找着接班印^②，拍了拍崔的肩膀說：“你的干活大大的好。”其实姓崔的并沒干活，只是把接班印織在大刺軸下边給压着的。就这一手，把王八旦騙了，鬼子作梦也想不到。

我們的胆量是越来越大了。有了这帮加油小孩，我們确实方便多了。

① 南場，指織布場，包括打蠅科、穿筘和織布整理車間。

② 接班印，是上一班和下一班的分班記号。

一天，南場日本总头十吉桑进厂了，大家把布机开的
嘩啦、嘩啦山响。十吉桑是个大胖子，进厂轉一圈准走。到
仕上科叫加油小孩們，搬兩個木凳子，并在一起一塊坐。
他塊大，坐兩個凳子都沒有富余。叫小孩輪流捶背，捶得
他这个懶猪不斷的哼哼。

我們为了叫他看不出毛病来，在他面前也使障眼法：
一次，推紗的姓楊的，知道十吉桑进厂了，把早已准备好的
一車紗故意推在他面前站下。拿出毛巾假充擦汗。十吉桑
看看全場，每台車一盒滿滿的紗，很高兴的走在楊的面前：
“楊的！”一伸右手大拇指，“干活大大的，休息休息的
有。”就这一手，以后你在他面前躺着他都不管你。

三

夜班，織布厂几十燭的大电灯，照的我們昏头昏腦。
肚子整天吃不飽，被布机这么一震，个个腦袋都要裂口
似的痛。为了把日本人早点騙走，我們勉强干幾十分鐘活。

鬼子們走了，布机稀里嘩啦的停下来，有时剩下几台
車。怡达怡达的声音，刹时消失在热闹的欢乐中。

布場，这是干活的地方嗎？活似农村的庙会：說笑話
的，講故事的，三一群五一大伙，鬧鬧哄哄，比武場更为热
鬧；把布撕开十几寸；兩个人对折，看看誰的手快……。
有的在布机上倒紗，有的在上貨^①，准备着明天的收获，

① 上貨，是指工人偷了布和綫纏在身上，准备带出去。

明天的糧食。白天打一天獵子工的人們，躺在車當子里，早已發出鼾声。这是多么甜蜜的梦啊！

噢，南波进场了。哨兵发出了警号，顿时布場工人完全惊醒。人們围着車，乱乱哄哄。刹时布机一齐开动，机器嗡嗡山响，布机好似也知道我們的心，在日本鬼子面前显耀它的威風。矮鬼子南波提着棍子，站在大道当中，看看誰不順眼，就抖一抖棍子威風。

南波走了，崗哨又发出信号。工人們的心也慢慢的停止了激烈的跳动。布場里又恢复了欢喜，布机，又停止了轉动只有天軸帶着几百根皮帶，發出嘩啦嘩啦的节奏声。

南波，这个狡猾的东西，他并沒有出厂，跑上了天軸馬達上，用木棍桶开天軸鐵門偷看了全場情形。这个混賬不看便罢，一看，可把这小子的肺气炸了。全場車都停了，工人們都坐在車上聊天……。南波气势汹汹，嘴里用他那不熟練的中國語罵着：“統統的心坏了，八格牙魯，”闖进布厂，棍子在我們工人头上、身上乱飞。有的倒下的綫沒有来得及藏好，被他看見更是一頓亂打。就这一回，兔羔子在布場足足呆了兩三个鐘头，才他媽的滾了。

鬼子这一手，我們真吃了一次大亏，可是我們也长了一智。从那天起，我們不但在天軸馬達上設了崗，同时在打軸科門口也有我們的人啦。“偷”我們也由几个人搭伙了。我們这一伙差不多都是修理工人。跟日本鬼子屬的中國

人守衛也取得連系，勾上了。每次帶貨都平平安安出去了。就这样，不但解決了我們生活上的一些困難，還幫助了一些窮哥們的大忙。

四

旧历年快到了。我們這十幾個人，打算搞一下大的，哥幾個熱熱鬧鬧地過一個痛快年。大家合計，在來了第二個夜班把貨帶出去合適。大伙預備一大批貨，十几匹布。在星期五天亮以前，分別把布上好了。每人差不多兩匹半布，腰里、腿上都塞滿了。用綫繩捆的崩緊。外邊用小夾衣一罩，一點漏洞也沒有……。

汽笛響過，紅燈着了。工人們開始下班了。我們也分開下班了。

剛出布廠門口，就是一驚。大批的鬼子把住了門口，把每個工人盯得死死的。退，是退不回去啦。鬼子的長槍短槍逼得我們只有前進沒有後退之路。趙大個用腿一攏我，意思是“關”！我們把心一橫，豁出去了。

工人們排成長長的一列。搜查開始了。這次特別厉害，從頭上到腳下的鞋底，都要檢查檢查。我的心，跳得特別厉害！似乎要跳出來。心說：壞了。“叭、叭”的打人聲，哭叫声，匯成一片……。

搜查越來越逼近了。大隊也越來越縮短了。我的心更加緊張起來。突然，南波嘍的一聲“你的出來。”害怕是不頂事的，我便挺身而出。南波看了我的神態，上去就是

一个嘴巴子。当时只觉得脸在发烧，两眼发黑，脑袋嗡嗡乱转。也不知到是几个鬼子乱打乱踢，我把眼一闭，任凭于你。鬼子们像饿狼一样把我身上的布全都卸下来了。把我推在队伍一边，把布挂在我的脖子上……。

日本兵把我们压在人事课后边小屋里。我一看：糟了，全是我们的人。赵大个的衣裳都裂开了大口子，嘴巴子肿得高高的。我用胳膊碰了他一下，看他的眼睛，已经领会了我的意思。

屋门打开了。南波、高野……好多鬼子，嘴里噜里噜里发出凶恶的声音。人事课的汉奸大褂李也摆出了摔眉瞪眼的恶像：“都把衣裳给我脱喽，我叫你们偷……。”南波、高野、人事课的家膳，小板……。每人手中一把马鞭子，蘸了水在我们身上乱抽。昏过去，用凉水喷过来，大褂李在一侧不住的吆喝：“还有谁，叫你们偷……。”我们始终没有招认。

一连好几天，我们七个人连一点凉水都没进。肚子饿的呱呱叫。动一动身，痛的好像锥子扎心。晚上也不知几点钟，从门上边扔进了好几个烧饼，这是谁在关心我们？救我们？后来才知道，是人事课的穷哥、知己朋友孙胖子，冒着生命危险替我们带进来的。

天下的乌鸦一般黑。穷哥们的心却永远是心连着心。日本要把我们这七个人送到日本国去。布场的穷哥们，为了救我们，在日本面前求情，在厂长面前请愿。但是，可恨的鬼子不答应。“不干了！”全体工人愤怒了。布场的机

器都停了，紅牌个个立了起来。工人們一上班就坐在布机上……。不給人不开車，多会見人多会开车。布場的吼声，惊动了日本人：机器上的紅牌像树林子那末密，一根挨着一根。鬼子們看到这种情形，怕工人們起来鬧事，答应了。人放回来了。我們斗争胜利了。

五

旧历年前夕。我們七个人，终于又回到了布場。穷哥們的热乎劲，別提多大了。像多少年沒見面的老朋友，問長問短。有的說：“这事出的希奇！那一天鬼子就好像点名要咱們似的。”有的說：“不，一定出了汉奸，報告啦。”赵大个說：“对！一定有人報告了。”你一言，我一語，大家在談論着。張师傅說：“那天正赶上我倒水去，咱們的二头楊白毛，打外邊回來，看樣子有点嘀咕的……。”“好小子，跟我們來这一套。”赵大个火了，用右手一挽袖子：“打死他个×××的”。我們到底把事情弄明白了。

就在出事那天晚上，二头楊白毛，偷偷的溜出布場，到日本面前報告了。鬼子当时賞了他几十塊錢。

大家合計着，一定要报仇，出这口气。决定在大年三十晚上砸斷狗×的腿。你不叫我們好过，我們也要你过不去年……。

第二天，二头楊白毛沒有进厂，我們覺得很奇怪，田师傅走来跟我說：“报告的不是二头。”我覺得很奇怪

說：“你怎么知道？”田師傅說：“二頭叫我來跟大伙說明……”

當時我把這事告訴了大伙，知道這事已經暴露了。這小子有了準備。氣，我們是要出出。事情要是鬧的太大了，他向鬼子再一報告，我們的仇不但報不了，連飯碗也不一定保得住。暫時壓一壓火，表示大家能容人，但絕不能平白完事。

以後，我們哥幾個“偷布”，他不但不敢去報告啦，反而到門外邊替我們放起哨來啦。

雖然沒有打他一頓，但他已經知道窮哥不是什麼好惹的。

(宋 劍(整理))

人間地獄大工房

楊玉宗

我十六岁那年，就在双喜紡織株式会社織布。住在靠近老中山鋼厂（天津鋼厂）九間大工房的一間又潮湿、又髒、又臭的五号房里。屋子里有四个大炕，每个炕上睡着十多个人。冬天挤在这个屋子里的都是缺衣少被的人們，約有60来口子。就是揚風飄雪的三九天里也不給火爐子，冷得像冰窖，玻璃上和牆皮上冰霜一冬也不化。我們睡在冰冷的炕上，冻得紧紧的萎缩着，睡不着，就互相打起通腿，睡在一个被桶里，誰也不嫌誰骯髒。

我当时和霍金玉（現在棉紡四厂的）就是睡在一起的。当听到厂内响过大工的大笛后，就赶忙起来洗洗脸。所謂洗脸，就是用冰凉的自来水，将眼上的疵模糊湿润下去。

每个人都提个各色各样的、掉了漆的破提盒，还有的拿着个饭碗的，怕手冷就掖在怀里夹着。一出大工房門，冷風刺骨，浑身打颤，忙把衣襟围紧些，一路小跑。跑到厂內僵了脚，这才算好受些，因为厂內有暖气。可是每当下



班，由厂内跑到大工房里；可就惨了，就是穿着棉鞋的人，也受不住冰冷潮湿的洋灰地，像冰一样的镇着，脚底板生疼。何况我们很多人没有棉鞋穿。后来都生了冻疮。我记得高蘭柱等人，没有长裤子，穿着裤衩上工，冻得腿脚肿的很粗，走起路一拐

一拐的摇摇晃晃。我们只好围着棉被坐在炕上，暖着脚。凄惨的情形跟要饭花子并没有什么差别，通身上下穿的戴的，都是“破衣罗索”的，棉花“滴溜搭拉”的，露着肉，裤子的棉花滾成一个蛋，踏拉着破鞋，露着脚趾和脚跟，头上的头髮长长的，浮着一层灰白色的浆纱灰，使得头髮像干草一样，一点光泽也没有了，脸色像死了一样的苍白，带着几条汗水泥迹。如果不是有一双活动的眼睛，不时的眨动着发光，谁也看不出是个活人。

我们在冬天里，常盼望快到夏天，可是到了夏天就更难熬了。屋子里比院子外边还潮湿，屋頂上，犄角旮旯都

挂满了蜘蛛網和踢灰。牆皮上生长着綠苔，再加上髒鞋、臭袜子的气味，使人喘气都困难。白天干了十二个小时，挨打受罵，累个半死好容易下了班，可是夜晚的臭虫、蚊子、跳蚤、虱子，咬的睡不着觉。半夜里工人孙吉深起来，捉拿臭虫时，眼睛都看得麻矇了，太多了。不知先捉那个好，就赶紧张着双手在被褥上搓，染上的血一片片的，手上粘合的血，发出噁心的臭味，像是杀了人似的。

遇上个阴天，人們在屋子內悶热得更透不过气来，汗流不止，用把扇子搊搊是不頂事了。別号房的人們，早就搶占了露天戏台上去睡；我和田大起、刘连生、张景田等人，只好冒着毛毛細雨，在院地上鋪上一令席，盖着一令席睡。醒后被子湿了，混身骨头节像落了挂似的酸疼无力，勉强的去上工。

白班熬过了，心想着倒过夜班来，在白天睡觉可不再受蚊子、臭虫咬了，那想到竟有各色各样的和大小不同的蒼蠅，围着你的头上嗡嗡轉，人們剛睡熟，就被这些寄生虫們搔臉搔醒了。我們氣急了。起來把門窗敞开，往外赶蒼蠅，但过了不会，也不知道从那里鑽进来那么多的蒼蠅，它們就像是日本人特意派来的不会說話的汉奸狗腿子們一样，不分黑白白天的折磨着我們，我們只好把汗臭味的褂子蒙在头上睡下去。

当你下地小便去，常听到脚底下被踩破了的蛆發出叭叭的响声。茅房眼里的蛆比糞还多，当你看到那些白花花的蛆正在拼命的滚动时，会感到一种說不出来的难受，心

里發慌，那成群的綠豆蠅，嗡嗡的轉，好像因為蛆把養都霸占得一點空隙也沒有了的原故而着急，亂飛亂叫，蛆常常順着牆跟爬到屋內去。

當你進屋上炕時，地下的跳蚤早抱住了大腿，拼命的吮着我們的血。身上的虱子常捉常有，衣服上有，被子上也有，我記得趙銷森拿虱子拿不過來，太多了，怎麼辦呢？就用半塊破磚頭使勁砸。當時有人問：“這樣的衣服和被子怎麼還要？”你就会聽人們很熟練的回答：“工人三宗寶：破鞋、破被、爛棉祆，外帶虱子咬。”這是當時流行的民歌。

我們常年住這個潮濕的屋子內，人們通身長了濃泡疥瘡，日本人的醫院，也不給中國人看病，人們黑天白日刺痒的睡不好覺，後來都買點價錢便宜的瓦礫子疥藥，用香油在碗底下調磨后搽上，弄得身上，衣服被子上竟是硫磺氣味，壓過了身上的汗臭味。疥瘡的疙瘩被褲子結合掉了，與血淋淋的嫩紅肉磨搽着，疼得難忍。上下班走路都很困難，當年的流着黃水。

我們每天干十二個鐘點的苦役，每頓飯只管給三個糠窩頭、一小塊咸蘿蔔，後來連塊咸菜也不給了。工人們只可忍着飢餓把每天九個窩頭包出去兩個，為了先拿下錢來買點胰子用或者換碗豆腐漿喝。可是，把頭們就利用工人們往外包窩頭來殘酷的壓榨勒索，從中得利。如果你嫌錢少，窩頭不包給他，就在廠內想法找岔打你。我也給把頭劉魁等人包過窩頭。

后来汉奸郝富賢“大樹李”們，明目張胆的隨便拿工人們窩头房的窩头，用面袋裝，用大包袱皮兜，这样一來面子少了，可是卑鄙的奸商式的窩头房的掌柜——董振海，進一步的縱使伙友們偷工減料，把窩头眼加大了，皮很薄。把面子偷出去換了錢，置了房产土地。有人曾因為質問過窩头房人們為嘛窩头越蒸越小而吵起來了，那窩头房的一部分伙友混橫不講理，用大扁担毆打得这个工人鼻血出血，从此工人看清楚了，他們是汉奸和奸商們的流氓手。后来給你嘛你就得要嘛，不管是缺一塊或是蒼蠅咬过的，一律不換，如果你要換個大點的，就會罵你搗亂。為此被打的人是無數的。

跟我在一起的霍金玉、張景田，不包窩头，還是吃不飽肚子。我記得楊鳳嶺吃一頓飽飯是十二個窩头。后来楊鳳峯、霍金玉們都餓的熬不住偷着跑了，連月錢賬都不敢算（因为日本人不准許隨便不干），張景田每天下了班除了无精打采的蒙着被子睡大覺，就是躺着，从沒有和別人閑聊過，眉头常常是緊皺着。我問他：“你怎么老睡呢？”他說：“吃不飽不睡干嘛去呢！”我這才明白他是用這種办法來忘記肚子餓。我當時年紀小吃的不多，將剩下的一個半個的窩头給他吃。就这样他還是熬不住，實在餓的受不了啦，堅持到發了薪，將一個月的錢，買點配給面粉（當時日本人實行強化治安，東西實行配給）和煤球，又借了个爐子，做了一鍋稀面湯請大伙兒喝。他說：“咱們弟兄再在一塊吃一頓團圓飯吧！”他的聲音是那样低，又顫

動，我們都很难過，心里却在說：你可別當兵去。可是嘴里說不出來，因為誰也沒有力量把他留住。大伙兒說：“希望你在外邊，多加保重身體，常來信。”

当晚九点多鐘，大工房四周一片漆黑，对面看不見人，我和田大起、劉連生、劉廣仁等，分头放哨（怕日本人和汉奸們看見捉住了），有的人到外邊去接扔過去的鋪蓋行李。这时我心里很难過，便对張景田說：“我也跟你當兵去！”他安慰我說：“你年紀太小，不行。軍隊的生活太危險！”我听了更難過，眼泪汪汪的呆站着，不知說什么好，只恨不能自己再少吃点，多剩下点窝头給他吃，使他可以不去當兵。他像是領會了我的心思說：“在这个年月里，日本人逼得咱中國人沒活路，常言道‘爹死娘嫁人，誰也顧不了誰呀！’天不早了，咱們哥們有見面的日子，你們忍着吧！”說完，就慌忙的鑽过宿舍圍牆上的電網去了。可是我回到大工房屋內，还是在想着他那留下的一句話——忍着吧！似乎告訴我，将来他会打过来的。

生活越來越坏了，关給的窝头像黑狗屎一样黑，帶着整个高粱粒子和糠皮，硬得像砖头子。我記得最清楚，我将三个窝头卖了兩個，換兩碗豆腐漿子，強把這一個糠窝头送下肚子。可是到解大便时，就像女人生孩子一样困难。拉不出来，拉出来时，肛門早破了，直流鮮血，疼得我蹲不住了。当时人們都這樣說：“這樣的糠窝头，真他妈的吃也难吃，拉也难拉。”

工人們常年的受折磨，生了病沒有人管。有一年

我得了病，觉得头大，眼前冒金花，实在顶不住了，在工房住着，谁也照顾不了，因为汉奸狗腿子们每天到大工房来强逼着病人上工，不管你死活，只要你有口气就得干活去，不准许你请病假。就这样，在人们上工后，我让同屋人把门锁起来，把饭票交给他们代领，后来汉奸们知道了，再用这种法子是不行了，只好鑽进天花板上面去，我身量小，躬着腰提心吊胆的蹲在里边，黑洞洞的，净是蛛网、灰尘，嗆的不敢喘大气，更不敢咳嗽。唯恐汉奸“大褂李”发现了会挨揍；要是交到日本人手里，就不知道会受到什么样的惨无人道的刑罚。就是藏在这里，也被汉奸们知道了，用棍子在天花板口处乱搔弄了一通，嘴里连骂带咋虎，但我没有出来便用手电筒照。更毒辣的，是饭票不准许代领，这对病人来说，确实是个极严重的威胁，要吃饭就得上班。汉奸“大褂李”逮着我们歇班的人，就不分头脚乱打，嘴里骂着：“他妈的！人歇班，饭票不歇班！”就这样，我们大伙没办法，就逃跑回家了。

但是，离着家乡远的工友，因病被强迫上工，被打后气病了死去的，就有七、八个人，仅知道的就有薛新春的弟弟薛新华和徐殿考的哥哥，还有王家章、王少梦。病死在大工房内，由于没有人管，就叫蒼蝇爬满了尸体，后来在七窍里往外爬蛆，被汉奸们拉到靠厂房东边的一块草地，也不管理葬，被瘋狗们吃了。

工人每天饿着肚子干，都不知道自己的活过今天，是否能活到明天。每天下了班，还得赶到新中山钢厂和兴元

植物油厂去打“狮子工”（就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临时工）。就这样，昼夜的连轴转着苦干，熬得人们像是没有魂灵，走着路就迷迷糊糊的睡着了。脸色熬的都像鬼一样的难看，还是吃不饱肚子。

最后，工人被日本鬼子的“强化治安”的鬼办法，逼得由怕死而又不怕死了。要活下去，就只有一条生路——偷出厂内的东西来换钱度日。我们冒着危险，将线和布藏在身上，闯三道日本和汉奸们搜查的卡口。后来工人任汉卿、王家祥等人被日本捉住了，用各种非刑来折磨，灌凉水还不算，又将他们送到日本国去采煤。凶恶残暴的日本人，用这种办法来威胁我们，可是我们都說：“别他妈的听那一套，送禿蛋国去（日本国）也不怕，能让他们打死也不能干等着饿死！”

就这样，大工房的四个大炕上，原有六十来口人，后来饿跑了很多，只剩下十多个了，也不知道那些人现在还活着呢？还是死了？

过了不久，忽然间，日本鬼子见了中国人不打不罵了。他们在一天的下午，都跪在工务科内恭恭敬敬听着日本天皇裕仁广播讲话，回来后精神颓丧的說：“我们的完了完了的。”并挑着大拇指說：“你们中国人是掌柜的干活了。”人们挨打受罵盼星星盼月亮的盼到了这一天了，日本可投降了。我们都高兴的狂跳起来，也有的人在炕上折跟斗，大笑大唱。

女把头刘瑞芳

陶桂芳 口述

早先，在我們細紗車間有个三十多岁，又矮又胖的女人，生着兩顆賊鼠眼，活像个母老虎，这便是女把头刘瑞芳。这个女把头，在日本鬼子时期就是鬼子的紅人。在日本面前嘻皮笑脸，献媚鬼子，見到工人就把臉一搭拉，像是欠她五百大洋錢似的；国民党反动派来了以后，刘瑞芳又和厂里的流氓坏蛋拉上了弦，仍然欺压年青幼小的女工。一提她的名子，女工們顿时渾身顫抖，害怕。那时候，細紗的女工都是些年青体弱的小姑娘，她們为了养活自己的父母，在十一、二岁就进紡織厂作童工，为了吃饭，整天提心吊胆，进厂以后却又老是担心挨打，因为女把头打人像家常便飯似的，她看你不順眼，就打嘴巴子，举起木棍，不管屁股臉就是一頓痛揍。女工們的艰苦生活和肉体的折磨，使她們变得沉默寡言，虽然挨了打心里气愤，但誰也不敢說話。那个社会里，哪有穷工人說理的地方呀！有个細紗女工杜鳳云，那时只有十五岁，沉默老

实，只知道干活，在技术上是一把好手，有一次，她接齐了头，在车挡里刚站下，女把头刘瑞芳走了过来，不问青红皂白就一陣痛打，她右手抓着杜鳳云的头髮，下面用脚踢，左手揮舞着細紗車上木制的毛棍向头部身上抽打着，屎盆洗出来的嘴，不断的罵着“小×”、“挨×的”。頓時，杜鳳云被打得不省人事，工人們眼巴巴地看着自己的姐妹被打成这个样子，心里又气愤，又难过，可是沒有人敢向前去拉一把，如果有人去向前看一眼，就得挨她一顿打。刘瑞芳打完了杜鳳云以后，嘴里还不断罵着难听的話，耀武揚威的走开了。杜鳳云被打得昏迷过去，姐妹們把她送到家里。就这样，杜鳳云得了重病，一直病了六、七年，终于在1952年死去了。

还有一个姓何的女工，因为經常受刘瑞芳的气，終年累月受气，得了严重的妇女病，直到解放后才动了手术。

有一次，我紡完粗紗，又去抱紗，刘瑞芳走过来，劈啦叭叉就是一頓嘴巴。打得我頓時發了昏，滿臉热刺刺的痛。刘瑞芳是細紗車間的母老虎，她整年吃的是工人的血和肉，每个工人对她这种打人的行为都怀恨在心，心里总想有一天会报仇的。

她不仅在厂内欺压年輕的姐妹，而且在她个人生活上也是无恶不做。我有一次穿了一双花鞋上班，被刘瑞芳看見了，她直眉瞪眼地走过来問：“誰給你做的花鞋？”我说：“是我媽做的”。“赶明儿叫你媽媽給我做兩双！”刘瑞芳凶恶地说。可是我还得滿臉赔笑地答应她，“是！是！”

是！”我的母亲会绣各种的花样，就这样，一年四季，按着季节给女把头刘瑞芳绣花鞋穿，尽管如此，也免不了挨打。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工人们发薪是发玉米，光领一个纸条，然后到人事课去领玉米，人排起来像一条龙。有一次，正是发薪的日子，刘瑞芳叫我给她到厂门口去取饭（那时工人家属给职工送饭），由于害怕挨打，慌里慌张给她取饭，结果把玉米条丢失了，顿时，我的心跳了起来，一家子半个月的口粮没有了，多么着急呀！回家以后，躺在妈妈怀里就痛哭起来。别的工人都领了玉米回了家，可是，我还在那里哭，半个月怎么度过呀！

大雨下得像瓢泼，我和妈妈从吴家嘴经过国民党几道卡子，来到了申纺五厂，找了几个管事先生，都没帮咱办事的，一连找了三次，在路上，娘儿俩一边走一边哭，老人家啼哭伤心，眼泪滴滴嗒嗒落在脚面上，一边哭一边说：“白干了半个月呀，吃嘛呀！”就这样白干了半个月。

刘瑞芳这个母老虎，人人恨得咬牙切齿，终有一天给她个厉害的。

一九五二年厂里展开了反封建把头的斗争，细纱女工们终于吐出一口气，杜凤云的姐姐杜凤桂等控诉了她的罪行，这个害人精当场被人民政府依法判处了三年徒刑，开除了厂籍。这真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

（王恕岩 整理）

揍“國舅”

张法元、张金鳳口述

提起“國舅”，双喜紗厂沒有一个工人不罵他，“这小子純粹不是中国人。日本的走狗！”“國舅”这个名字，是工人们叫起来的，其实他本人还以为这个名字滿“光荣”呢！“國舅”叫李恩珪，二十多岁，身穿藍布大褂，手里不离一个三尺多长的棍子，十足的流氓学生打扮。两只三角狗眼瞪的鷄蛋大，在车间里走来走去，監視工人，日本話說得倒利落，在日本鬼面前是“大拿”，說了算。这小子虽然是中国人，但由于依仗他姐姐的势力，在厂里却无恶不作。（他姐姐叫李兆玉，是当时双喜紗場的電話員，与紗場的經理日本人北川靠着）对日本人真是“忠心耿耿”，对工人却是沒有一点天良。所以人們就叫他“國舅”。

一九三五年，日本商人来到了天津，盖起来双喜紗場。日本統治下的紗場工人都是些十几岁的幼童，个个面黃肌瘦，活像姑奶奶一样，干起活来虛汗滿面。每个工人脖子

上都挂着一条破布毛巾。日本人为了从中国劳动人民身上吸取更多的血汗，就收买了汉奸，使中国人对付中国人，李恩珪便是其中的一个。他充当日本人的翻译，在双喜纱场里可以说的上是个“皇上”。

不論布場工人和准备車間整理車間的工人，上廁所都要路过双喜布場穿筘科这个地方。“國舅”在这里像吃了耗子藥似地鑽来鑽去。手里不离开他的“打爷棒”（指打人的棍子）。来往上廁所的人，誰不順“國舅”的眼，不問青紅皂白上去就是几棍子。看見那个女工长的好点儿，过去就找便宜；你如果不順着他，他就上日本人那里嘀咕几句，“那就得‘大餅加螞蚱家吃去，’把你开除。工人们为了少惹事，就躲着他走。但无论你怎样躲也躲不过他的狗眼。打人成了他的家常便飯，每天都有几个工人挨他的棒。那个时候，工人上廁所都沒有“自由”。“國舅”不光打人，連工人上廁所他也过去检查，叫工人蹶起屁股，叫他驗驗肛門有沒有屎，連女工大便他都要检查一遍，要有屎還沒有多大問題，不然，就不管屁股臉，上去就是几棍子，打得青的青紅的紅。这还不算，出了廁所，还得給一頓刑罰——举凳子，举“縑推子”，举铁棍子。上边举着，下边还吃“面条”（騰子棍），稍微一动，就打的死去活来。别的工人看了，心里又难过，又恨他。可是“國舅”这小子却在一边哈哈大笑。

那时候，工人利用上廁所的时间偷着吸口烟，吸烟被“國舅”發現也倒了霉，他聞到你嘴里有烟味，就是一顿

毒打。翻出烟头来非叫你吃亏不可。工人张法元因为吸烟被打得晕死过去。上厕所吸烟本是不值当的小事情，可是在旧社会，工人连上厕所、吸烟的自由都没有。

再说说吃的吧。工人吃饭也经常遭到“国舅”的干涉。那时候，工人一顿饭只能吃上三个高粱面子的小窝头，一块咸菜，就得说菜和汤了。当时工房的豆腐房进厂卖些豆腐脑、豆腐浆，工人们为了吃半碗豆腐脑，只得吃上两个小小的窝头，用一个窝头去换半碗豆腐脑。为了吃，就像潮水似的去抢饭吃，免不了有的要早几分钟去领窝头，要是被“国舅”看见了，这顿饭就吃不成了。他把饭盒抢过去给倒到厕所里。一次，有一个男工友在红灯还没亮时（红灯亮关车吃饭）就领了两个小窝头，提了半提盒（饭盖）豆腐脑，从筒子工序的大道走来，走到穿辅料的大道旁。“国舅”大喊一声：“别走放下”。吓得这个工人打起哆嗦。

“国舅”说着，抓住那个男工的脖子领，把棍子挥舞起来，朝脑袋上一个劲的打，“叫你站下听见没有？别装蒜，他媽的！你不想吃这顿饭了吧？不许你动一动！”说着，走进仕上科便将南波（日本职员）请来了，“国舅”在南波耳根下嘀咕了几句，他俩走向那男工，南波上去就是几个嘴巴子，嘴里罵着他那牲口话：“八嘎！八嘎！”罵个不休。那个工人的脸刹时青肿起来。“国舅”像得了什么妙计似的向厕所走去，他干什么去呀？原来他提着“打爷棒”在粪坑里乱撻一阵，走出厕所来，到他的“日本爷爷”南波跟前；用手朝“国舅”比划着又嘀咕了几句，便用这条

粘滿了糞便的棍子，朝那个男工人的飯里亂攪一陣，說：

“端走吧！這回香了吧！”南波用手堵住鼻子，連說“頂好！頂好！”一个劲朝“國舅”挑大拇指。“國舅”看到他的洋爸爸向他挑大拇指，心簡直都飛了，美得像坐上了飛機，升入高空雲層里，顯出神氣十足，耀武揚威的氣概來。可是，在旁边的工人却在罵他：“讓他不得好死，缺德的雜種，走狗！”

回忆过去的生活滋味，真难受啊！一天干十来个小时的活，下了夜班，还得到新中山鋼廠干些零活。黑夜白天連軸轉，仍然是沒吃沒穿，沒有办法就得“偷”。有一次，布場保全工人劉富亭“偷”了兩支榔頭，被“國舅”發現了，“國舅”就將劉富亭叫到整理車間，和日本人嘀咕了几句，將劉富亭打了一頓。打累了，他倆休息一会儿，直打得劉昏死過去為止。工人們把他抬到家里，也都流下了眼泪。劉富亭的母親因兒子被打哭得泣不成聲。誰家的媽媽不疼愛兒啊！劉富亭被打了以後，傷勢很重，又加上生活的困苦，不過一个星期就死去了。

一九四三年冬天，有的工人只穿着單衣和夾衣上工，布場有个姓高的女工，偷用廠里的白布做了一條褲子，不幸，被日本人發現了，便將姓高的女工叫到社上科，日本人老卡坐在賬桌旁的椅子上，“國舅”站在老卡的左边。倆個人嘀咕地說了一會，“國舅”又湊到老卡眼前，指着高連說帶比划。接着“國舅”叫這個女工脫下衣服。這個女工不肯脫，“國舅”对他進行威脅，強迫脫下了上身。

“不行，把褲子脫下來！”“國舅”大聲吼道。這個女工當然不肯。日本狗老卡火了，拿起一把大剪子，和“國舅”囁咕了几句，“國舅”朝這女工說：“剪你的奶頭看你脫不脫！快！快！”姓高的女工吓得渾身打哆嗦，大哭起來，滿臉通紅，无奈何脫光了下身，用手掩着臉站在張桌旁。這還不算，“國舅”這個狗仔，為了更進一步的向他的日本洋爸爸獻媚，強迫往上科的工人們觀看這個赤身女工。還對其他工人揚言說：“看吧！如果你們偷了東西，‘也這樣辦！’可是，這種威脅無濟于事，工人們為了生活仍然偷。

一提起“國舅”這個慘无人道的日本走狗，工人們都咬牙切齒。工人們氣憤地說：“要是有機會的話非好好揍他一頓，解解恨不可！”只是遇不到機會。“國舅”自己也有個耳聞。有一天，不知為什麼，“國舅”一個人到一宿舍，剛一進宿舍大門，就看見有四、五個人一涌而上，將“國舅”包圍起來，上去就是一頓痛揍。工人們打完了他以後，很快就走開了。工人們的怒火將要燃燒起來。

一九四四年的一天，“國舅”在布場貼了一張“布告”，上面寫着，“挂軸工人上完了軸以後不准坐着休息，否則決不容氣！”這張“布告”激怒了當時的挂軸工，蘇寶玉、張德元等六、七個人利用吃飯的時間開了秘密會議，研究對付“國舅”的辦法。蘇寶玉提議道：“哥兒們！‘國舅’對咱們太惡了，咱們今天要出口氣！你們說怎麼辦？”大家異口同聲地說：“揍他！”“好！咱們給他个厉害嘗嘗，你們

害怕不？”“不害怕！”大家又同声說。“明天是礼拜六，‘國舅’每礼拜六都早回家，他得过河，我明天晚四点多鐘先走，到外边去等他。你們就听出氣的好消息吧！”苏宝宝說。

次日，已經是下午四点多鐘了，果然，“國舅”悄悄地出了工厂。看来他有些胆怯了。是不是他知道了这个消息？要不然他怎么不大搖大摆的走呢？可不么，苏宝宝已經用眼盯上他了。这时苏宝宝已换好便衣，告訴其他工友，就跟在“國舅”的身后。

做贼心虛，“國舅”一边走一面回头，当他走到楊庄子派出所时，脚步越来越快，急速向前走着。苏宝宝也加快了脚步，“追！追上这个走狗！”楊庄子渡口到了，“國舅”已經上了船，他恨不得渡船赶快开往对岸，叫苏宝宝上不来。偏不随走狗的心願，苏宝宝也上了船。“國舅”吓得臉都白了。几分钟以后，两个人的搏斗开始了：刚下船，“國舅”还没来得及注意，苏宝宝一步上去，抓住他的脖領，辟吃叭又就是一頓痛揍。“國舅”也来不及还手，像宰鷄似地被按倒在地。这时，楊庄子渡口的人力車夫走过来劝架，并問为什么打架。苏宝宝說：“你們大伙知道他是誰嗎？他是双喜紗厂的‘國舅’。日本人的走狗。中国人拉巴巴都得由他看着屁眼子！”苏宝宝这么一說，人力車夫也气紅了眼，其中一个喊了一声！“好个狗腿子，打！”七、八个人又把“國舅”按倒在地，打成一团。“國舅”的臉被打成了“胖子”。苏宝宝告訴他：

“怎么样，今天的滋味尝着了吧！揍了你，去上日本人那儿报告去，我明天上班顶着你。”“国舅”被打后，也不敢吭声，他那“气概”不知跑到哪去了。这个消息很快的传偏了双喜纱厂和楊庄子一带。工人們吐了口怒气，心里分外舒暢自在。

同志們！你們看了这篇文章也許会提出一个問題来：

“国舅”現在干什么？他还在棉紡五厂嗎？不要着急，我正要交待呢。他的洋爸爸投降以后，把他抛下了，他还没有死。但他已經不在棉紡五厂了。因为这个工厂已經变了，他吃不开了。要問他干什么嗎？一九五七年他被逮捕，現在是監獄里一个被判处十八年徒刑的罪人。

（張金鳳、王恕岩 整理）

一个女工的回忆

賈珍口述

那年头，女人进紡紗厂做工，就是自投监牢，整天累个七死八活，想停了車坐下来吃饭，那是梦想，一进厂十二个小时，別打算閑着，每次吃饭都是一边干着活，一边咬一口又苦又辣的窝窝头。那个难往下咽劲就別提啦！想喝口水，日本鬼子都不叫喝。

女工被鬼子、汉奸的污辱更是惨。那时候紡紗厂的姐妹都流传着一句話：“要吃双喜饭，就得拿命换！”

一九四一年，我在老家无法生活下去，一家子逃荒来到天津，在双喜紗場驗上工。在粗紗学徒的时候，有个留着八字鬍，鑲着一嘴金牙，长着一对猫头眼，穿着一身綠衣裳，带着尿壺帽的日本人——小板，他經常污辱和打罵女工，有一天上夜班，这个王八羔子喝了酒，像个野猪一样，見女工就拉着不放手，吓的我們几个女工就跑，他在后边追，他一看追不上就騎着自行车追，我們就围着粗紗机弄当来回轉，他把车子騎的飞快，就听见在一个拐角的地

方，叭喳一声怪响，把那个王八羔子連人帶自行車一塊摔倒到机器底下去了，腦袋摔了一个大泡。我們姐妹站在一边，拍着手，差点把肚腸子給笑斷了，真痛快，可給我們解恨了。他爬起来，連头都沒回，拉着車狼狽的走出車間。

不久我怀孕了。吃不得吃，睡不得睡，干活又累，混身沒有一点劲儿，“三九”天車間里沒有暖气，把人冻的老打哆嗦，我的手都冻木了。那个倒霉的粗紗，开起来嗡拉、嗡拉的总断头。日本小板来了，一看車开不齐，把他那个野猫子眼一瞪說：“八格牙路！”罵完又打我兩個耳光子。

在我怀孕八个多月的时候，扫車时实在弯不下腰，就跪在地板上，鑽到車底下去扫。小板看見，把我揪起来，不問三七二十一，就打了我个嘴吧子，還說：“这样的干活不行得喫！”沒法，我就一手抓住車把，一只手拿着刷子斜着身子扫車，勉强的支持到下班，好容易回到家，肚子就痛起来了。痛得我出了滿身冷汗，来回在炕上打滾，鬧了一夜，天快亮时，不到九个月的孩子，就这样被折磨折磨的落了草。

孩子总算生下来了，但我因流血过多，就晕倒过去了，醒来已是下午兩点多鐘，想吃点白面湯，那里有啊！別說白面湯，連棒子渣都看不見呀！在月子里吃上点山芋干、豆面餅还是算头等飯哪。我病倒了，孩子因无奶吃，也發起高燒，抽起了風。孩子嚎的人心痛，我着急的哭。孩子总算命长，風一点一点的落下去了。

到我生孩子十八天头上，“大樹李”就来催我上班。我公公央求他說：“李先生，俺儿媳病剛好，还起不来炕，站不住脚，那能进厂干活呀？您行行好，救她一命，再讓她歇几天吧！”这个万人罵的“大樹李”，一听上不了班，就像瘋狗一样，把臉一翻，三角眼一瞪說：“別他媽的裝死，能吃飯不？能吃飯就得进厂干活去！快下炕，走！”公公把好話說了一火車也不行，沒办法，不上班就开除，为了活命，我就帶着重病上班去了。那走得动路呀。勉强的将上半天干下来，我那兩条大腿肿的有腰那样粗，脚心里像有几棵大針一样扎得生痛，每走一步，就像担着千斤重担一样的困难。給孩子喂奶时，由厂里到宿舍，只有半里来路，可我足足走半个小时。回来晚点，工头孙长会开口就說：“他媽的，你干么去这么长的时间？”我指着腿，讓他看着說：“不是我故意晚来，是我這兩条大腿痛得走不动，才回来晚点……。”他沒等我說完，就連推带搡的說：“快去干活！下次再来晚了不行！”。

有一天下夜班，公公挨个买豆餅面去了，我用拾来的煤渣把爐子生着，等公公买回来做飯吃。到九点多，我的眼打起架来了，公公还没回来；我蒙着那条“百綻”棉被睡着了。公公到十二点多鐘才买二斤豆餅来，进屋門一看，我正在炕上翻白眼；他就大声的喊我：“賈珍！賈珍！”我一点人事也不省，公公吓的不知怎么是好，就喊同院李大嫂，把我弄到院里，往我嘴裏灌醋、灌水，折腾到下午，七点多鐘才苏醒过来。

当时工人吃不饱，劳动时间长，病人多，厂里经常开不齐车，日本干儿子“大褂李”，正天手里拿着哭丧棒，在工人宿舍挨家翻歇班的工人，翻到我家，一进门就催我上班。我公公看见又是“大褂李”，就吓得哆嗦，说：“李先生，白天俺儿媳让煤给熏着了，才醒过来，干不了活。”

“大褂李”把脑袋一扭说：“你这个王八蛋，成心不上班，还在家装死，走！走！上班去。”硬拉我下炕。同院的李大娘，实在看不下去了，将“大褂李”推开说：“你还懂人性吗？你看，她这一天差点没死，被折腾的不像人样子，白天拉了一裤子屎，刚省人事，那能干活呀！”“大褂李”一听就更火啦，把脸一翻，恶毒的说：“死的了嗎？死不了就得进厂干活！不上班，我就钉门，给我滚出工房。”刀把在人家手里，不上班就开除，就钉门，就赶出工房，我只好带着病去上班卖命。有一天，我孩子发高烧实在厉害，躺在床上光打哆嗦，我也一连几天吃不下饭，上班干不出活来，日本人打，工头打，为了少挨打，我就没上班，藏在柴火垛里。“大褂李”一连到我家找了四、五次，也没找到我，等到深更半夜，我才偷偷摸摸回到家。才上炕，还没合上眼，这个杀人不见血的日本汉奸，又来敲我家大门。我没给他开，他就用脚把门踢开了，一进屋就罵道：“你他媽的，死啦？听不见你爷爷在喊你？”二句话没说，抓住我的胳膊说：“走！走！上班去！”我说：“李先生，我好几天吃不下饭，干不了活。”他把眼珠子一瞪说：“吃不下饭，你的饭票都那去了！”我说：“孩子也病的挺厉害。”他

好像得着理似的說：“你別总拿孩子作影子，孩子有病算个屁！”我一听这话，嘛也不顧的火了，那个女人不心痛自己的孩子。我就理直气壮的說：“孩子不算个嘛，你沒孩子，还找人要个孩子干嘛，你家沒有父母，你还有人性嗎？”他叫我給罵的沒話說，只得拿着那个哭丧棒蹭走了。后来我再歇班就到別人家里去睡觉。这样可把日本干儿子“大根李”气坏了。他再也找不到我的影子了。

(王文义 整理)

兩 張 破 席

徐殿考 口述

那一年，我才十四岁，就进了双喜紗厂（今天棉纺五厂）作童工，个子比炕沿高一点儿，立起脚尖还够不上机器面，一天干十二小时的活儿。工头像吃人精似的到处打人，我哥哥就是挨工头的打以后死去的。我哥哥那年才十七岁，也在双喜紗厂做工。有一天不知为什么，哥哥被日本鬼子的狗腿子用木棍打倒在车间的地板上，没有一个人敢上前看一眼。我畏畏缩缩地走到离哥哥不远的地方，看見他的臉蒼白得可怕，眼睛紧闭着，凸出的颧骨和嘴巴上沾满了油污和血丝，我只是眼巴巴地看着，不敢上前。哥哥不省人事了，几个人把他抬到大工房里。大工房里躺着几个体弱多病的工人在呻吟，简直像活地狱呀！那时候，我父亲也住在大工房里，我上班时由老人照料哥哥，可是吃的是嘛呀？豆饼渣、杂合面、糠面窝窝头。好人吃了连巴巴都拉不下来，甭說病人了，不过几人的功夫，把哥哥送到塘沽老家，六口吐血死去了。

人死了，怎么办呀？爸爸哭的泣不成声，棺材錢是小事，往后的日子怎么过呀，錢从那里来？东搞西借也湊不上一口棺材錢。没有办法，只得用席头卷起来把哥哥埋葬了。

哥哥死了以后，生活更像掉在油鍋里一样，熬着吧。我和爸爸，住在阴森寂靜的大工房里，爸爸枯瘦的身躯，三九天依然穿着那件补丁罗补丁的破夹褲，冻的四肢顫抖，渾身哆嗦。有个工人看到爸爸这种情况，把自己的一条破棉褲送給爸爸。那时我們对这个工人十分感激。第二年，我十七岁时，由于日本鬼子对中国人民殘酷地燒杀搶掠，我們工人的生活連牛馬都不如，一頓飯只給一个糠面窩头。爸爸的身体越来越坏，冻的牙齿嗒嗒地响，肚子餓的咕嚕叫。就在这一年，我爸爸死在大工房里。

那时，我的心都碎了，怎么办哪？死了人又到了鬼門关，發愁的事仍然是棺材錢。有几个好心的工人打算募集几个錢給买一口棺材，可是，那时工人兄弟的生活也是飢寒交迫呀！吃了这頓沒那頓，他們的心是有余的，但力量达不到啊！有一个工人給我出了一个主意，叫我找人事課的“大褂李”要求給一个盛机器的木箱子。我一进入人事課的門，忙喊“先生”、“老爷”，“大褂李”是日本的忠实走狗，見了工人，他的一双綠豆般的狗眼帶着紅血絲，像要吃人。他一听说我要箱子，霍地一声从沙發上站起来，血絲的狗眼瞪的鴉蛋大，說：“不行！木箱子还卖錢呢，滾蛋。”我一个劲地磕头，仍是不頂事儿。他連說：

“滾蛋、滾蛋。”多么恨心哪，“大樹李”的心都黑了。我一連拜了三个管事先生，他們都是似虎如狼般地吼叫，沒人理我这个碴儿。旧社会里，穷人死了还不如死个狗呢！唉！没有办法，父亲的尸体，只得仍然走哥哥那条道儿：三九天，雪花纷飞，天气奇寒，地冻的硬棒棒的，借来一个铁鎬强掘了一个一尺多深的坑，把父亲硬僵的尸体用破席头卷起来，强塞了进去。

就这样，父亲、哥哥被旧社会給折磨死了，兩张破席是代替他爷俩的棺材。

哥哥的蒼白臉，爸爸枯瘦的身軀，兩张破席。这些，我一想起来，心里就不能平靜，痛恨那吃人的旧社会。

(王怒岩 整理)

一塊狗肉

楊玉宗

日本鬼子逼着我們工人不分晝夜的干活，可还是吃不上，穿不上，終日挨打受罵，熬了一年又一年。常常过了这个年，又盼望那个年，盼着什么时候能吃到一頓噴香的肥猪肉和香香的白面餃子。当时，肉和餃子，只能在梦里吃到，后来日子久了，这样的梦，甚至也做不出来了。

人們也不知道为什么慢慢儿打起狗来了。有人說，日本人讓大伙把狗都打死，說什么會傳染狗疫。其实工人們对这些事是毫不介意的，鬧狗疫！听他媽的那个去咧！咱整天挨打受罵的受洋罪，可不怕死。这是日本人怕死。

可是人們听说打狗都挺来劲的。我們找了棍子，也有的向家屬借了門閂，还有的沒借到东西，就拿塊砖头。我們見到一条狗，就連喊帶打跑过去，打得狗一声声慘叫，猛跳乱窜的逃走了，工人們都在一塊儿笑着說：“再也没有比打狗这事順氣的了。”也有的人說：“狗再厉害点我也不怕。”我問：“为嘛？”他說：“你小孩子家嘛懶

得这个，它沒有日本人給撐腰哇！”

实际上，打狗还不是光为了痛快、順气，还有一个好处呢。原来，有一次工友們發現宿舍后边死了一条狗，就叫王文喜将狗吊在大工房上，剝了皮，燉熟了，人們分吃以后，相互奔告，大談起吃狗肉的事。有的說：“狗肉比猪肉还香呢！太香啦！”有的說：“香是香，就是吃过后身上都發出狗腥味。”对肉的香味很有好評。

有的人听了以后有点眼紅，就約好了几个人，下了夜班开始打狗。当时我也記不清是誰剝的狗皮，鬧的大工房里像是过太平年似的，大家都高高兴兴。不多一会，就听见有人因为分的生狗肉不均吵起架来了。經過一場激烈的口角，总算平息下来了，我記得同屋的李連成將分得的一塊狗肉用兩個碗合扣着，好像怕蒼蠅叮，放在高板上，弄得屋內腥臭味实在是够嗆。当天下午兩点多鐘，人們睡得正香甜的时候，不料汉奸“大樹李”带来了兩個伪警察，狐假虎威、气势凶凶的来了。一进大工房，就大叫大喝：“誰他媽的放着生狗肉了？”还没等人們听清楚，“大樹李”用脚将門踢得山响，惊醒了同屋子熟睡的人們。大家目瞪口呆，不知道睡着觉又犯了什么錯誤。这时，“大樹李”拿棍子指着高板上的碗，那碗沒有蓋严露出了那塊生狗肉。“大樹李”瞪得眼睛像牛蛋一样大，大声喝道：“这是誰的狗肉？說！說！他媽的你們說！”說着，他用棍子指着我們，又說：“你們誰不說我就打……。”这时我和同屋里的人一样，誰也不願意說是李連成的。就在这时，一

个姓张的工友，已被打得鬼叫一样。李连成走出来承认狗肉是他自己的，他被“大褂李”毒打了一顿，强逼将碗和生肉一起扔进了茅坑里。别的屋里有人听到后，也慌慌张张把狗肉扔进茅房坑里去了。

“大褂李”走出去时还一边骂着说：“你们他妈的，不知道狗肉不卫生吗？啊！他妈的我再听说你们这帮臭工人弄狗肉，就打死你们，看你们谁敢！”汉奸们走了以后，我们都用憎恨的眼睛瞪着他们后影，咬牙切齿的骂道：“他妈的！狗肉不干净你们管！我们肚子饿你不管。我×你‘大褂李’的妈妈的，早晚让你这个王八蛋，得不了好死！”

这回，什么也没吃到，大伙白打了一场狗，还惹了一肚子的气。

朝不保夕

楊伯苗

一九四三年夏天，我叔叔給“大樹李”送了礼物，我才來到漢喜紗厂穿筘科当工人。以后，逢年遇节，总得給“大樹李”和当头的送礼拜年，就这样还是受流氓、把头和日本人的打罵。使我最难忘的，是一九四四年夏天的事。那时，“大樹李”的外甥女也在穿筘科学徒，她平常依仗势力，总和工友們打架，罵人，当时誰也不願找麻煩，只好“忍气吞声”。有一次她不干活，工友說了她几句，她就放声大哭起来。我正在布場修活，回来才知道这事，心想：“她这一哭，到家不知又会說些什么了，这个霉，不知要倒在誰的头上呢。”那时我和高玉霞兩个人都作指导工，正上白斑。轉天一下班，我走到大門口，只見門前站了好多人，我正在納悶，忽听得一个女孩子喊道：“就是他。”我还沒来的及回头，就从四面八方拥上来了好多手，有的抓住我的前胸，有的抓住我的脖領子，有的用力捉住我的兩支胳膊。我听着男女的声音都有，嘴里还喊，

加劲打，打死这个野小子……。当时，我觉着我的后心，我的嘴和脸，我的头上，落了无数的拳头和巴掌、木棍子。我那件热天唯一的白布对襟小褂也被扯碎了，我的嘴里流出了鲜血，嘴巴也肿了起来。我的头上起了无数大大小小的疙瘩。我用双手紧紧地抱住了头，怕他们把我的两只眼睛打坏。我横着心、咬着牙，一声没响，这些“寸地王”们、流氓们、汗奸们，乱打了一阵，才放了手。本厂的护厂狗——署长韩副官，把我带到工房内的警察所里，关在一间小屋子里，把门锁上，只打开了唯一的一个装着铁棍的窗户，想跑都跑不掉。我突然变成了“犯罪”的人了。我知道，他们都是一头儿的人，这是做了圈套了。这个韩副官是日本人的忠实走狗，“寸地王”的帮凶，就好像不是个中国人，瞪着大眼，一脸横肉，用右手指着我：“你这小子也不问一问，敢打我们的人，你还想干不想干？饿你两天再说！”我一听，火直向上翻，我就想，为什么打我呢？别人说“大褂李”时我根本就没在场，就是在场，也没犯什么罪。有势力的人就这么不讲理吗？还有穷人活的路吗？关了我足有兩個钟头，多亏工房内的好心肠的老大娘们的央求，才把我放了出来。从老大娘们那里，听说高玉霞和我一样也被毒打了一顿，还推翻了高玉霞父亲的小摊，并要赶出工房去。天黑下来了，我那善良的母亲不放心我，迎到了杨庄子摆渡口等我，她看到我这种情景，落下了眼泪说：“伯苗，你怎么叫人打的这个样子，是不是惹了祸了？”我摇了摇头，没说什么，怕说了

叫她难受。我和母亲到家不久，父亲就回来了，我一看，父亲气色很难看：臉白白的，一点面色沒有，嘴唇發青。原来是我被打的事有人告訴了我父亲，父亲連忙到“大褂李”家求情，結果只遭到侮辱和恐吓。說我們是恩将仇報，“吃水忘了挖井的人”。“要不是看在死鬼（指我死去的叔叔）的面上就把你們都打跑了。”父亲学說着。

从此以后，我和父亲每天提心吊胆，总怕被打、被开除。我父亲的精神越来越不好，饭量也逐渐减少，跟着又拉开肚子了，这一来更吃不下东西，可是一个班也不敢歇。我那身体强壮的父亲，连气带吓，一个月就起不来炕了。病沒有錢治，厂里根本不管。眼看着父亲要死了。父亲死前两天，把我叫到面前說：“伯苗，你要好好学本事，爸爸这一生算完了，沒立下业，对不起你們，你可別忘了給爸爸出气呀，要給爸爸报仇……”我看着父亲鼓的那样高的肚子，看着他奄奄一息的样子，痛苦極了。爸爸是被生活逼迫而死的。吃人的旧社会啊，哪一天才能讓穷人翻身？走什么路子可以叫穷人翻身呢，我要为父亲报仇，要为許許多活不下去的穷人找活路去。

我终于走了这条道路。在国民党統治时期我就参加了紅色工会，为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积极投入斗争。

张瞎子与馮培如

楊芳潮

在日本鬼子統治時期，我們紗廠有兩個凶惡的封建把頭，一個叫張瞎子，另一個叫馮培如。他倆對工人的手腕各有特點，一個是殺人不眨眼，一個是殺人不見血。

我先說一下殺人不眨眼。在日本鬼子統治時期，鋼絲有个张瞎子；他依仗日本人的勢力，讓工人干活，他拿錢。他做什么呢？他做的工是花千子（鐵棒）。他的工作地點就在鋼絲十字路口大道那兒。每天一進車間，花千子一拿，腰一叉，十字路口一站，好像過去的交通崗一樣，三輪、自行車、行人等走錯了一點路，他上去就是几棒。一天，有個推花卷的工友，這天是夜班，他白天到新中山去干活，晚上來上班，一天還吃不飽一頓飯。當然，人不是鐵打的，就是渾身是鐵，又能碾多少次？他在夜裏工作時，推着花卷車打了个盹，正走到十字路口那兒，被張瞎子看見，走過去，“噢”的一声，吓了推卷工一跳，張瞎子接着就打他兩鐵棒，并且嘴裏罵着：“讓你打盹！”工

友咬了咬牙，一瘸一瘸的把花卷推走了。正这时候，鋼絲的日本人来到張瞎子跟前，囁里咕噜地也不知說的是什么，兩個人笑哈哈走开了。隔几天，又有一个值車工友在清除时做的不够干淨，被張瞎子查出，把袖子一卷，罵道：“你媽的！”拍，拍，就是兩鐵棒。工友問他：“你为什么打人呀？”張瞎子一听，就把眼眉一立，反問：“媽的，裝傻，你看，扫的干淨嗎？”又是几铁棒。这个工友抱着腦袋一瘸一瘸的跑出厂。总而言之，在那个吃人的社会，工人就不算个人。

国民党来了，这回可該“好了”吧？沒有。張瞎子又依仗上彭道三。彭道三是偽工会的头子；張瞎子又压在工人头上，兴風作浪，經常和彭道三来往。在王老五被捕那天，張瞎子压制着工人，把溝花和鋼絲之間的大門鎖上，不叫进步工人从这跑掉。張瞎子胳膊纏着紅布条，手提铁棒，亲手把住这个大门，結果，王老五走到这儿，沒有过去，被国民党军队捉走了。

另一个杀人不見血的馮培如，在日本鬼子統治时期，虽然打人不像張瞎子那样，他的手腕比张却不在以下，过年过节和上新工人、工人告退时，都得給他送礼物，要不然的話，就給你來个“眼里插棒錘”。比如，有的工人告假，告不下来，連被服和半月工資都不要了，才能跑出工房；有的工人給他买点茶叶和酒，就順順当当連被服带半月工資都可以拿到手。在那个时候，工人們根本一天吃不飽一頓飯，他家里却总是特号白面存着几袋。在車間，

他組織工人們搞互助会和存錢会，都是他當會头。結果這些錢都叫他扣起來了。后来他調到揀毛科，也用同样的手腕，來喝工人們的血。他在那个时候已四十多岁，可他說成三十多岁，騙娶一个十八、九岁的姑娘做老婆。

日本投降后，来了国民党，他依靠了国民党的軍官，更兴風作浪，利用軍队压制工人和进步工会。在起初，孙世璿和劉永德剛想成立进步工会，就被馮培如知道了，他利用軍队把孙世璿他們逮捕，押了一天一夜才出来。出来后，沒过兩三天，就是楊芳潮的事件。这个事件，主要是他的主意。

在进步工会成立前后，馮培如处处与进步工会为敌，工人們都恨他恨得咬牙切齿。后来，进步工会成立了，才把他推倒，工人們才擺脫了他的压迫。

搜 腰

張金鳳

一九四二年底，我到双喜紗厂穿緡科工作，每天进厂就像进鬼門关一样。上班时得先把本子交到人事課，然后才能进厂。鬼子怕工人偷东西，出厂那就更难了，如同监狱里的犯人一样，要經過几道崗，才能出来。拿南場（布場車間）來說吧，第一道設在工務科門口，第三道設在人事課門前，这里用几道鐵欄杆截住，有男女警衛和鬼子十来个人，工人們出厂时就得排成几条长龙似的，不管刮風下雨也得站在那里被他們从头搜到底，还要把嘴張开。我第一天下班就遇到一个女警衛，不知她叫什么名字，只听人称她“韓太太”，挨到我这儿时，她像抓小鷄似的把我拉了过去，用手推着我的下巴，叫我揚起脖子，解开腰带，脱了鞋子。当时，我心里恨透了，恨不得过去給她一个嘴巴，但看那威風凜凜的鬼子站在那儿，那敢伸手？真是敢怒不敢言。

当时整理科也設了几道崗，工人們排成了几行到那里

等待被搜，如果有人偷了东西，那就算倒霉了，看这場熱堂过（挨打）吧。整理科就是“临时刑場”，到处是打声罵声。

有一次我們下班了，排成了很长很长的队伍等待被搜，忽然人事課的日本人清水鬼头鬼腦的伸了伸懶腰来到队伍前，警衛們連忙搬了椅子讓他坐下。这时男女警衛忙成了一团，好似准备上戰場似的。搜腰开始了，离我前面五人有一位大約十八、九岁的女工，搜到她时，女警衛叫她解开腰带，她不解，和女警衛爭执起来，鬼子站起来走到了那女工身边，亲自搜查，鬼子搜上身，女警衛搜下身。那女工滿面通紅地解开了腰带，女警衛洋洋得意的从女工褲子里将月經帶拉了出来（这是用厂里白布作的），鬼子清水上去就是一个耳光，另外一个女警衛便将那女工拉到人事課小屋里去了。我站在窗外，只听得屋裡劈拍劈拍雨点似的打声，有很多工人們都流下了眼泪，有的悄悄罵道：“難到他們家就沒有姐姐妹妹嗎，为什么这样殘无人道呢！”后来，我再也沒有見到那个女工。

我們每天下班等搜腰，就像过鬼門关。又有一次，在一个女工身上搜出了一点綫，就叫她把衣服脫光，讓大家看，有时誰站的腰不直，立不正，警衛就走过来隨便打。要是你脫衣服手脚慢一点，就打出队外，讓你干等着，全厂走完了，得向警衛們鞠躬行礼說好話，他才叫你回去。在那样的日子里，我們都怀着强烈的仇恨，恨不得馬上把鬼子打死、打走，讓我們不再受侮辱。

国民党来了，我們倒失业了

刘澤生 口述

日本鬼子投降了。沒过一个星期，国民党就派接收大員來到双喜紡紗厂做接收工作。

馬閻王是国民党委派来的厂長。从他的外貌看來，高个儿，大胖子，禿腦門，头戴一頂美国礼帽，蒜头儿鼻子，老鼠眼睛，黃鼠狼嘴，长着几个像西瓜子的大牙，在鼻子下邊留着兩撇日本小鬍兒。看年紀大約有四十多岁，走起路来腆着个大肚子，左手挂着个“文明”棍，右手提着个“發洋財”的大皮包。看样子不像仁丹商标，倒像个傀儡。因为他为人阴险毒辣，工人們背地里都管他叫馬閻王。他們到厂后，口口声声說什么要提高工人們的生活，要同心合力的为人民謀幸福，要建設新中国等等。他們把双喜紡紗厂的牌匾也改了，叫什么“中國紡織建設公司第五厂”。我心想这回可好了，紡織建設公司沒問題今后准是还要大規模的进行紡織建設呀？！我認為：他們会給工人們带来幸福，会把中国建設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

新中國。但是，過了沒有几天，工人們的幻想，變成了夢想，希望也變成失望。原來他們說的滿不是那么一回事。他們嘴里說的是天官賜福，可是一肚子男盜女娼。他們都是帶着耙子來的，到處想發洋財，想把“中國紡織建設公司”倒賣給資本家。他們實行了搜腰，還暗地里利用日本入于傷天害理的事。

工人們每天要干十二小時的工作，可是所發的工資勉強能維持一兩口人的生活。工人們終日還過着提心吊胆的生活。特別是他們僅來了半月的光景，就把我與趙宗富、何洪襄等五六十個人給遣散了。究竟为什么要解雇我們？究竟我們犯了什么錯誤？連自己也不知道。在解雇時只給了我們每人兩匹布，我們不干，經一再的找他們要，才又給了我們每人一匹。我們被解雇之後，有的人由於傷心難過患了重病，有的人為了維持一家老小的生活不得不做點小



生意，也有的人流浪在街头进行討要。唉！說鬼子毒辣，他們要比鬼子毒辣的多，他們来了以后，我們倒失业了，連飯都吃不上了。唉！別說了，越說越伤心，在那时我們真把他們恨透了，就是剝了他們的皮吃了他們的肉也解不了气！后来我們才明白了，原来解雇我們，是为了他們吃空名子。

我們失业以后，激起了沒有失业工人們的憤怒，他們把憤怒化为力量，在党的地下組織領導下，團結在一起，有組織有計劃的向他們进行斗争。經過了流血牺牲堅強的斗争，最后工人們終于取得了胜利。后人有詩為証：

日寇时期苦难熬，
幻想将来能改朝。
盼望来了国民党，
心想生活能提高。
那知走了一狗来一狼，
工人們生活更悲伤。
七天显形赛日窟，
半月未过失业了。
失业工人生活无着落，
接收大員們肥了己腰包。

(王振江 整理)

大 哥 的 死

陶景海 口述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我們勝利了。這個驚天動地的大喜事傳到紗廠。當時，我們在車間干活的工人們高興的都跳起來了。滿心以為，這回再也不受日本鬼子的欺侮和壓榨了，所以立刻都關了車停止了生產，到市中心、東馬路一帶去歡迎“國軍”，一直到深夜才回來，高興的連累、餓都忘了。

可是，對國民黨的天真幻想很快就破滅了。國民黨的接收大員們，日夜乘飛機來到了天津，大力勒索工人的血汗，並侵吞了工人和日本鬥爭得來的解散費（三匹布），剋扣了工人的面粉差額金，他們却過着花天酒地的生活。為了進一步勒索工人和鎮壓工人，很快組成了偽工會。

我們全家三口人仍然過着吃不上、穿不上生活，而且又受“國軍”和偽工會“流氓打手”的欺壓。

大哥陶景貴，外號叫陶傻子，在布場織布，全廠沒有一個不認識他的：大個子，長方臉。誰提起來都說：“陶

傻子这个人啊，真是不要說，不爱道，“老实八脚，干起活从来也不知什么是泡磨菇。”尽管如此，他也是經常受把头和流氓的欺负。

有一次我哥哥上厕所，路过穿筘科；当时因他正患着肺病，病的很严重，一咳嗽就喘不出气来，他正走到这里，再也不能往前走了，蹲下来就咳嗽，正咳嗽的上气接不上下气，旁边过来一个矮个子，走起路来摇摇晃晃，白袄袖子往上卷着，走过来就騎在我哥哥身上，这个人就是伪工会的流氓打手“刘八”。他騎在我哥哥身上，讓我哥哥驮着他往前走。这时，我哥哥渾身哆嗦成了一团，勉强地說：“八哥，你这是干嘛？我快出不来气了，你可憐可憐我吧，別騎我了。”刘八在上面狠毒的說：“看他媽的你这个松样子，活着干嗎？我把你弄死就算了。”这时，布場工人張見秋路过这里，看見这情况，气愤地問：“看，他这样儿你还欺负他，对你有什么好处呢？”刘八霍地从我哥哥身上站起来，小眼珠凸溜溜的像要滚出眼眶来，吼叫的声音震的地板乱颤：“他妈的，你跟八爷我上性。”說着照着张見秋的脸就是几个大嘴巴……。

哥哥走几步，爬几步地回到家里，一肚子的冤气不敢跟母亲說，一进屋哇的一声大哭起来，一直哭个不停。媽媽泪水滿面的摟着哥哥，問他：“說吧，儿呀！媽不生气。說吧……”。可是他就是不肯說。当夜裏，哥哥作梦了，不知他那来的一股邪劲，一边哭嚷着，一边比划着：“小刘八，你跑不了，我就是死了，到阴曹地府也得和你

算清这笔賬！”媽媽听到这里，才知道哥哥原来是受了流氓打手小刘八的欺負了。

哥哥这口气出不来，病越来越重了。請先生治吧？当时就得拿出五千元来。連吃的都沒有，哪有这笔錢來治病呢？这时候哥哥很怕自己死去，他还希望着自己能有那么一天过着幸福的生活。便对媽媽說：“工会成立的时候，对工人說过‘工会是为大伙办事的’，咱找工会借借去。”媽媽架着哥哥走兩步歇三步地找到伪工会主席张树發的家里，正好，张树發在家和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大吃八喝呢。哥哥一进门张树發不耐烦地問道：“干什么来了？快滾！快滾！”哥哥就哀求地說：“张先生，我的病不得了啦，想麻煩麻煩您，借点錢治治。”张树發怕打攪他們大吃八喝，就推托地說：“你們回去吧，明天到工会去。”这天錢沒借到，媽媽又架着哥哥失望地回來了。

第三天，又到伪工会去，伪代表郑大福正在工会里，沒等哥哥开口就气势凶凶的問：“穷光蛋，干什么来了？”哥哥答道：“郑先生，借点錢治病。昨天，张主席叫我今天到工会来的。”郑大福态度奸詐的說：“你借多少錢呢？”哥哥說：“有五千元就可以治病了。”郑大福說：“借五千元——你够花的嗎？多会还呢？”哥哥說：“够治病的了，病好了，上班一定还。”郑大福說：“你要死了怎么办？快回去吧！借錢，哼，沒門！快走！滾出去！”說着就把媽媽和哥哥推出伪工会門口来。这时哥哥的臉色跟死人一样了，坐在門口也起不来了，过了一会儿才

說：“你……你……走狗！……”媽媽在一边怕哥哥氣个好歹的，就勸哥哥：“孩子，跟媽媽回去吧！你別生氣了，咱娘倆把這事牢牢記在心里就是了。”說着就架着哥哥回家了。

回到家里，哥哥一头栽在炕上說：“可把我氣死了，我死也要把小劉八和工會這伙狗東西拿走。”這話剛落音，哥哥就不能動彈了，過了一會，哥哥又突然坐起來了，胸脯一鼓，噴出了大口鮮血。媽媽和我急忙扶住，誰知他好像被誰猛然用力一推，還來不及掙扎就倒下去了，口里流着粘糊糊的血，兩只手还想動彈，好像抓取什麼，然而他什么也得不到了，哥哥就这样地——淒慘地死去了。

媽媽連着經過我父親、我二哥的死，一看大哥又死了，就哭着喊我：“兒呀！咱們娘倆也等死吧！咱也會被這個吃人的社會吃了的。”媽媽說完，哭得昏过去了……。

(李余庆 整理)

(附) 我們的工廠是怎么建起來的

白 波

在一九二〇年前後，我國正处在軍閥當權的時代，日本鬼子的經濟魔爪，在此時逐漸地伸到我國各地，天津已經有了日本租界。可是日本人並不滿意他們已掠奪到手的那一小塊地方，那些日本的大資本家，貪心如狼似虎，都打算在我國開辦工廠，好利用我國低廉的勞動力來養肥他們。當

時，日本紡織工業已經相當發達，在世界上可以與英國爭霸了。為了更進一步地發展他們的紡織工業，一方面利用不平等條約和走私偷運等方法，使他們國內的紗布傾銷我國市場；一方面千方百計的設法在我國投資，買地建廠，從而擠垮我國資本家開設的那些小得可憐的紡織廠。這時候，世界各資本主義列強國家視我國為他們共同的侵略目標，而日本帝國主義者的勢力還不够充足，所以有些事情他們還不敢明目張膽地為所欲為。我國的軍閥政府呢，却害怕人民的反抗，同時還有着沒被揭穿的假門面，勉強地執行着“外國人除租界地外不能在中國私自買地”的法令。但實際上，日本人的投資仍然是蜂擁而來。他們會找出中國人來作幌子，專門收買一些唯利是圖、貪小惠而忘大義甘心為他們工作的分子。國營天津第五棉紡廠的最前身“雙喜紡績株式會社”的地基，就是這樣被日本人買到手的。

在一九二〇年，海河東岸鄭莊子已經建立了兩個紡織廠，就是現在國營天津第三棉紡廠的前身裕大紗廠和寶成紗廠。這兩個紗廠都是中國資本家集資建立的。日本資本家也看中了這塊地方，便將靠那兩個紗廠東面的一片菜園子買下了。買地時通過一個住在租界里的中國人莊景柯的手。他是一個日本留學生，是當時的律師，買地就用莊公館的名義。當時，按照一般情況，這裡的土地每畝只值一百余元，最多也不過是二百元現洋，可是這個莊公館買地却肯出大價錢，以每畝五百元的高價收買，共買了約四百五

十多亩。地买了后，当时情况不能允许即刻建厂，便以較低的租价租給外乡来天津的农民种，租約上比別人的多一个条件，就是注明庄公館无论什么时候要地，都得立刻交还土地。庄公館的代理人，就是郑家庄的住戶孙連城。直到1935年秋末冬初才开始建厂。

一九三五年时，日本帝国主义者早已占领了我国东北三省和冀东大部地区，肆无忌憚地侵入我国华北来了，他們在我国各地蓋起大批工厂。郑家庄中国資本家开设的兩個紗厂，也先后被他們吞蝕过去。并且还在郑家庄建立了一个华北制鐵所（天津鋼厂的前身）。在当年阴历九月的光景，郑家庄来了几个陌生的日本人找孙連城。通过庄公館的指示，孙連城陪同他們仔細察看了附近的地形。这几个日本人就是未来紡織厂的主要人物，他們是：

林一正（双喜紡績株式会社天津經理）

竹内（双喜紡績株式会社天津工厂厂長）

川村
上野）日本包工商前高組合的職員。

第二天，以林一正出名請孙連城在南市鹿鳴春飯庄子吃饭。并有一个中国人作陪，充当翻譯。席上，林一正談說現在就要把地收回蓋工厂，与孙連城商議如何办理。商議結果，由孙連城出头与佃戶們交涉收地。經孙連城从中交涉，日本人拿出一些錢作为收地費，地就很快的交给了工厂。这样，日本人就名正言順地将这块土地作为日本資本家开办工厂的地基了。

地收回来后，建厂工作开始了。那个建筑包工商前高組合的日本人上野，便带人开始测量，一方面招募工人，开始平填厂基。取土的方法是就地取土，把較高处的土足足剷平下去三尺深。这就是造成我厂厂基地势低洼的原因。

一九三七年蘆溝橋事变时，厂房正蓋得一半，当时曾經停了一个短短的时期，以后就比以前迅速地修蓋起来了。同时，厂門东面的職員宿舍和厂門西面的工人宿舍也相繼蓋起来。都是日本建筑承包商前高組合轉包給福昌公司，由上野奴役着数千名中国工人修蓋起来的。与此同时，机器也陸續从日本运来，并从日本来了…批日本工程技术人员，工厂里也招雇了中国工人来帮助日本人按裝机器。工厂里的人事和組織機構也逐漸确定了。負責人都是日本人。計有紗厂主任酒井，布場主任原勇，原動部主任加藤，人事課主任葛馬等人。同时也招雇了一些中国人作他們的低級職員，名义上却是工人，作些抄抄写写的工作。

一九三九年秋季正式开工，开工后三天，海河氾濫成灾，把整个工厂倉庫都淹了。机器电线全都泡在水中。当时，日本人看見大水漲得眼看就淹沒了厂子，非常着急，强迫着工人挡埝防水，晝夜不停，結果也沒有搶救成功。水把工厂泡了二十多天。水退后，工厂經過一番修理，才算正式开工。

當時，厂內的設備規模較小，共有紗錠兩萬多枚，普通布机七百台。工厂有厂房一座，分南場北場各半，南布北紗，由甬道相隔。另設配电室鍋爐房及修理工厂，和工

厂隔路相对。靠外有仓库二十四所，分储原棉、成品和机物廢料。办公室三所，靠厂门为人事課，中为总办公室，靠工場的一所为工务办公室。厂門东面为職員宿舍，共有楼房三十二所，平房十六所，全为日本籍職員居住。分四級。西面工人宿舍五百九十間，分单身和家庭宿舍兩种，家庭宿舍三种，中国管理人和工头也只能住这里的一等房子。

工厂沒有發電設備，只有125 KVA 3300V 的小型柴油發电机一座，預备在電业局停电时供厂內照明和防火用。另有 B&W 臥式水管鍋爐兩座，供浆紗用汽和工場暖气設備用。

当时的生产情况很不正常，工人生活沒有保障，流动性很大，几乎每天都开不齐車，到一九四五年生产改为一班，产量更是下降很多，最高产量每天（兩班）約产紗20件，布200匹。到一九四五年夏，每天只产紗五、六件，布百余匹的样子。

当时有日本籍職員數十人，中国工人約千余人。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經濟部接收了这个工厂，以后又成立了中国紡織建設公司，把全国各处的日本紡織厂都由該公司經營管理。双喜紗厂就改为天津分公司所屬的第五棉紡織厂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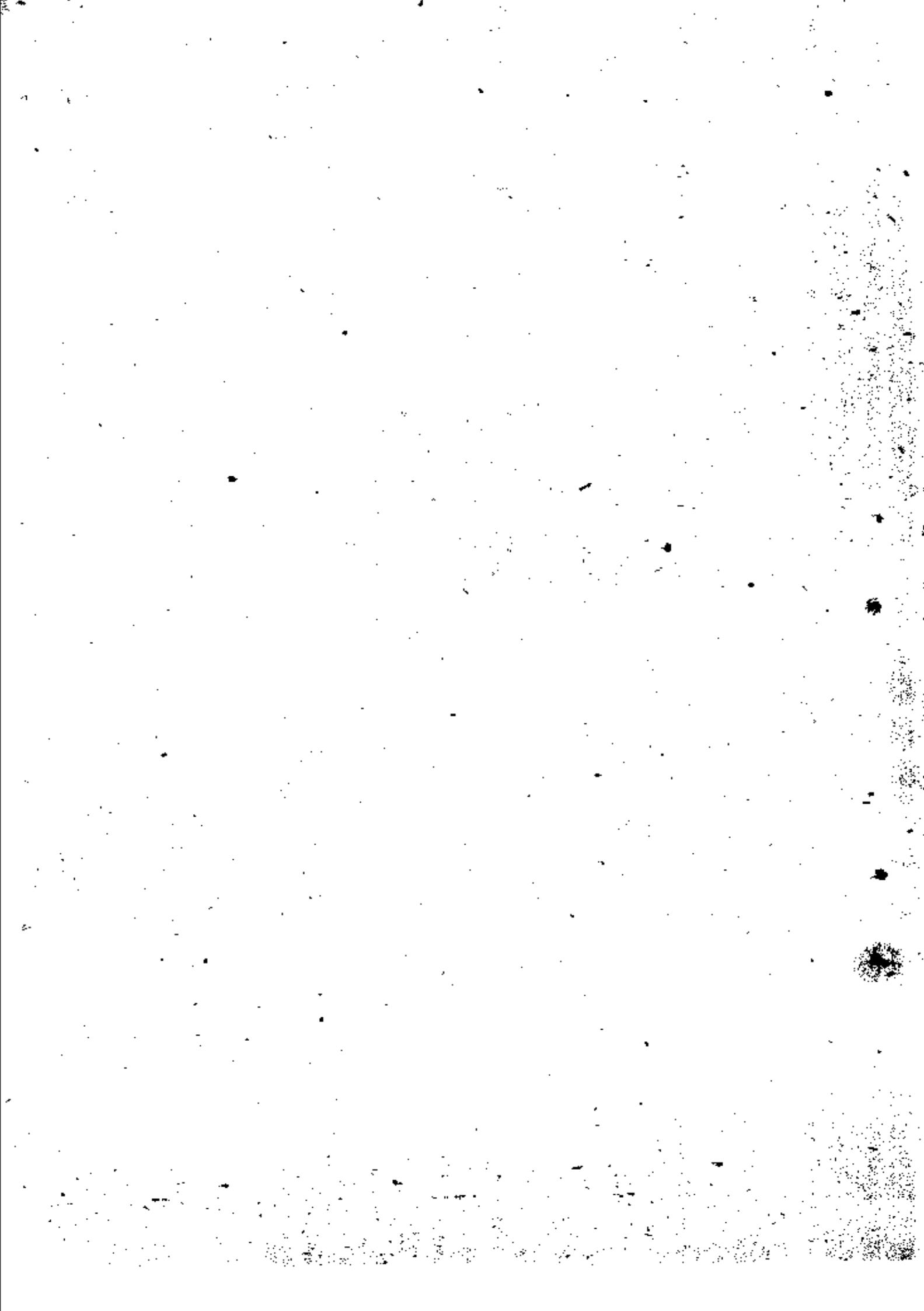
国民党接收了这个工厂以后，生产的設備并沒有增添，工人的生活仍然是艰难困苦，仍然受着严重的剥削和压迫。国民党和封建把头勾結在一起，代替了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其爪牙来欺压工人。于是，轟轟烈烈的斗争就在工

厂里开展起来了。

国民党由一九四五年秋末接收，迟迟不能开工。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开工生产。原棉大部使用美棉。日开兩班，工人比日本时期略有增加，約一千五百多人。职员均为中国人，由天津分公司领导。厂长为工厂首长，下設紗場工程师，布場工程师各一人，紗、布場保全技师各一人，运转技师各二人，分別帶班生产。下設技术員若干人領導生产。經營管理部分共設三課：人事，會計，总務。总務課又分機務股、物料股，和庶務、警衛队等部門，并有医疗室，設医生一人，护士二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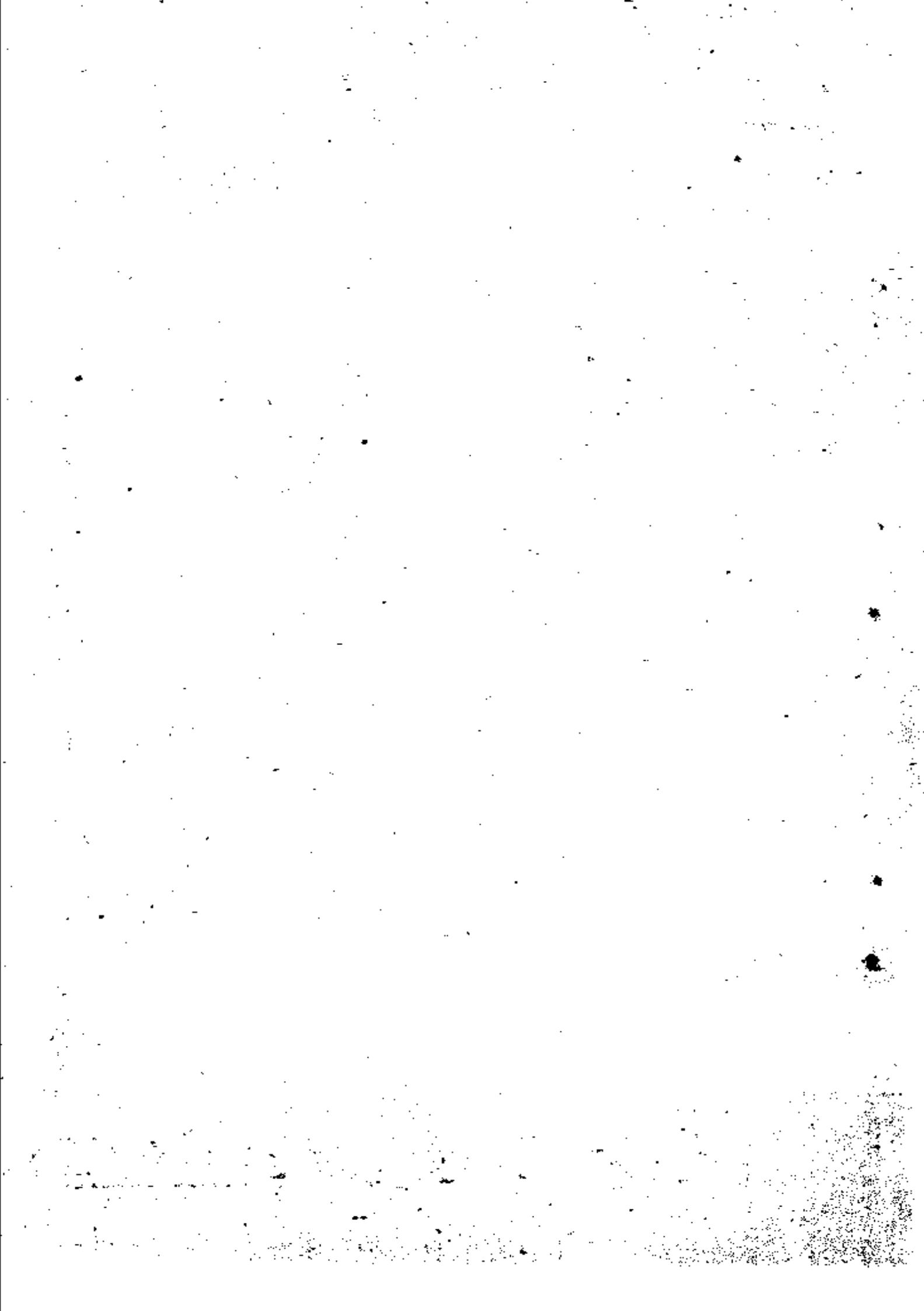
由于国民党政治腐敗，工厂生产也沒有什么發展，大致和日本时期差不多。并且因解放战争关系，农村大部成为解放区，美援又将棉花改成武器，所以原棉非常缺乏。到一九四八年，每星期只能开三天或四天工。生产能力很低，按最正常的生产情况計算，每天产量棉紗为15050磅左右，还不到四十件紗。布場日产量为900匹上下。（按当时40碼為一匹計算）

只有解放后，我厂的生产设备才大量增添，工作条件大量改善，从而生产能力大大提高，工人的政治地位和生活条件，得到了徹底的改变，成为蓬勃發展、一日千里的人民的工厂。



第二輯

黨領導我們斗争



扎 根

张家樞

一九四四年的九月初，我从冀中抗日根据地十分区学
習回津，第二天早晨楚云同志就找到了我。我把去十分区学
習的情况向他作了彙报，他把他去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北
岳开会的情况談了一些，說：“我們今后再也不是党的外圍
关系了，从此我們直接由晋察冀分局城工部領導，我們今
后是天津地下党组织的一部分。”我由楚云同志介紹參加了
中国共产党。为了作好抗日大反攻的准备工作，根据党加
强城市工人工作的指示，楚云同志指示我不要再回公大七
厂工作了，叫我到天津市海河兩岸上的工厂里找工作。根据
楚云同志的指示，我在一九四四年的九月一五日，通过双喜
紗厂看厕所的女工王大娘的介紹，在郑庄子双喜紗厂上工
了。我才去时驗的是布場，后来他們知道我在别的紗厂干
过，又認識几个字，就派我到紗厂試驗室作檢驗工去了。
我去双喜紗厂时还帶了兩個紅色群众，一个是曹美樞、一
个是曹家駒，他倆是姐弟，姐姐十八岁，弟弟十六岁。姐

姐作了工务科的雇员，弟弟在原动部学电工。为了隐蔽，我們三个都改了名字，我改成“张家樞”，是代表我們三人的原名，曹美樞改成“曹鳴平”，曹家駒改成“曹鳴鐘”。我們三个人組織了一个小組，我是組长。根据党的指示打入工厂后的任务是：（1）首先和工人群众打成一片，通过群众进行調查研究工作，特別重要的是了解敌人与中国雇員、傭員的情况（因那时沒有中国职员），以及工头和工人跟他們的关系怎样；（2）了解广大群众的呼声和要求；（3）針對具体情况对工人群众进行宣傳和教育工作，并且有重点地培养工人党员，待条件具备时，吸收入党。根据这些指示，我把我們三个人做了具体分工，我分的是紗場、布場，曹鳴平分的是外三部的中国雇傭人員及工人、工头等，特別是对妇女做为接近的重点。曹鳴鐘除了包干原动部以外，还重点联系大工房的男单身工人。我們为了在双喜紗厂扎下根子，将小曹的家搬到工房住（工人的家庭宿舍）。他們的父亲也进厂做了扫厕所的小工。我也搬到女单身宿舍住去了。

十二月間，党为了加强双喜紗厂的工作，又派来了兩個学生党员：陈小蘭和張露华。我們三人組織了一个临时支部，支書是陈小蘭。过了兩、三个月，因为有些暴露，他們二人就撤走了。

一九四四年的冬天，在双喜紗厂發展了第一个党员，馬潤华。她是廿五、六岁的織布挡車工。一九四五年的春天發現了紗場的老技工搖紗保全工头楊恩太是老裕大紗厂的工

人，接受过党的教育，参加过“砸裕大”的罢工斗争，近来表现也很好，但是因我当时还太幼稚，就把他介绍给楚云同志，由楚云同志吸收他入了党。其后小曹姐弟两个人也入党了，我们第二次组织成支部，由我负责文书工作。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前，党调马润华、杨恩太、曹鸣鐘去北岳区根据地学习，日本投降后他们回天津又在五厂工作了。

在日本投降期间，又发展了修理场的青年老车工刘增祥，刘增祥同志虽然年纪才二十二岁，但是他在修理场已经是十年工龄的老师傅了。自入党后工作特别积极，斗争意志也很坚强。在男工当中很有威信。刘增祥同志入党两、三个月的时间，就在布场和纱场的前纱部发展了十几个党员，都是二十多岁、工龄五年以上的男挡车工、修理工、保全工等，为进一步发展党的组织，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我公开领导工人斗争后，党的秘密组织工作的绝大部分是刘增祥同志负责的。

一九四五年底和一九四六年一月中旬，除职员中没有党员外，双喜纱厂的各个生产部门都有了党的小组或个别党员；特别是要害部门，都有党的小组，如织布场有两个党的小组，纱场一个，原动电气一个。这些党员都在各个部门起着核心领导作用，再加上围绕着支部的赤色群众，就掌握了双喜纱厂的各个部门。这些党员和党的组织，就是后来多次领导群众斗争和不断取得胜利的核心力量。

反 搜 腰

张家樞 口述

一九四五年的年初，快要过春节的时候，日本鬼子怕工人偷东西出去卖了过节，就加紧对工人搜腰。有一天下班，鬼子突然挂着大刀把住了車間的二道門，把下班的女工截住，讓男日本人来搜查女工。

事情發生得很突然，誰也沒料到，走在夾里的一些女工們，只得忍受着羞辱讓日本人亂摸。

可是，敵人愈發的欺侮人了，他們无耻地把女工身上的月經帶子从褲裆里拉了出来，當場取笑女工。站在車間头道門那儿等着检查的女工立刻惱怒地罵了起来：

“咱們真受欺侮哪，多寒倫哪，連‘大馬’也給人家拉出來啦！”

頓時，从头道門直通二道門的过道里，响起了一片狠狠的咒罵声，等候着的女工們一个个橫眉瞪眼，气得直罵，叫罵的声音响成了一片。

在这当儿，站在女工队伍里的地下党員陳小蘭再也忍

受不住，她本是一个高中的学生，自从党组织派她到厂以后，从学生轉为工人，从来没有喊过一声苦，干活儿以及生活上的一切艰苦她都可以忍受，就是一直受不了这种野蛮的污辱。鬼子統治时期，女工比男工的痛苦更深，不光是要和飢餓穷困掙扎，还得时刻遭受污辱。車間里，女工干着活，当头儿的在身边走来走去，可以隨便摸女工的臉蛋儿，可以到女工身上捏一把摔一下，誰要是反抗，干脆就挨一頓毒打。上厕所，也是提心吊胆，男日本人隨時都能闖进来检查；回家的路上，还有流氓狗腿子劫道。日子真是沒法儿过。但最不能忍受的还是每天下班时的搜腰，出車間共要被搜三次，女工們不光是张开嘴巴，解开衣服，脫下鞋子，連褲子也得解开，一个个提着褲腰等候搜查。有时，搜查人搜查，旁边的伪軍和日本鬼子还乘机乱摸女工的下身。为了吃几个窝窝头，为了活命，女工們含羞忍辱，把眼泪吞到肚里。可是，誰料到鬼子又出了这么个新花招，換来了男搜腰的。这一下，大家就再也忍受不下去了。

陈小蘭就立刻找到我商量，兩人离开了吵嚷的人群，研究怎么样組織工人进行反抗，这时，我从工人喧嚷的喊声中听到一个声音：

“咱別出去，多寒倫哪，咱不是人哪！”显然，過道里有的工人已經开始了自發的斗争。

“对，咱赶快組織大伙儿，一个也不出去！”我說。

接着，我倆就分头串連積極分子，找到細紗車間的孙

士榮、田寶珍和孫秀珍，準備車間的翟淑珍，布場的馬潤華等，通過他們發動女工一個也別出門，抗拒敵人的搜查。

不一会儿，細紗車間的門前就出現了女工孫秀珍，她帶領着一幫子女工齊聲喊道：

“咱們要齊心哪，大家都別出去！”

有一些剛從鄉村里來上工的，還是不齊心，陸續有走出去的。女工孫士榮着急了，她也高聲地喊：

“誰還出去？誰出去，誰就是日本的小老婆子！不要臉的就出去！”

跟孫士榮站在一塊的女工也幫着她喊：

“大伙兒齊心哪，咱都別出去哪，太欺侮咱們啦！”

这么一喊，細紗車間的女工都不出去了。這時，準備車間和布場的女工也已組織起來，女工們全擠在車間里外的過道上，一個也不出去。六點下的班，僵持了兩個鐘點，到八點多鐘，日本鬼子眼看沒辦法，只得把女搜腰的找了來，初次鬥爭就勝利了。

這次鬥爭雖然組織不嚴密，還缺乏鬥爭經驗和方法，可是作用十分巨大。工人們通過這次鬥爭，明白了“大家齊心力量大”的真理，積極分子在這次鬥爭中也得到了考驗。這次小小的鬥爭為後來國民黨時期大規模鬥爭發出了號召。反抗的怒火，在不願被污辱，不願被壓迫的人們中間燃燒起來。

(寫作組 整理)

推翻伪工会

一 “走‘爹’来了‘爷’”

张家樞·口述

一九四五年九月三日上午十一点，正式宣布日本投降了，裕大紗厂的工人立刻罢工，跟厂里的日本鬼子算賬。到下午四点光景，离裕大百步远的双喜紗厂工人也就自發地罢工了，复仇与要求自由的火熊熊地燃遍了郑庄子，工人們关了車，欣喜地欢呼着奔出車間。腰板直了，头也昂起来了。“再不当亡国奴了！”厂里厂外只听得一片惊喜的呼喊声。

欣喜过后，八年中对日本鬼子的深刻仇恨燃燒起来，到处充满了惱怒的咒罵和激昂的呼喊。

“跟鬼子算賬去，跟他們算賬！”

“咱們受了多少年压迫，媽的，算賬，跟他們拼去呀！”

复仇的呼喊从厂里直响到郑庄子街道上，人們耳边听得一片浸透着仇恨的喊打声，八年来积下的深仇大恨到了清算的时候。这时，郑庄子街道兩旁站满了工人們，一見日本鬼子走过，就揪住了死劲的揍，有的工人就地拾起

石子儿朝日本人的腦袋砍，厂里的汽車拉过什么，工人們就攔住一分而光，棉花，布疋，面粉都分了，厂里停工了。

工人們到处躡鍊着，互相談論和揣測將要來到的新生活，他們做着美丽的梦，想像着中国军队入城以后，立刻就可以为工人报仇。

“厂里得發遣散費！”有的工人提議，工人們就派代表与厂方交涉，日本鬼子早吓得魂不附体，立刻答應要求，給每个工人發下兩匹布。工人們把布卖了，又幻想着中国军队一到，再也不用愁吃愁穿了。

当时，党的指示是：一、組織工人护厂，里应外合，迎接八路軍入城；二、組織紅色工会。党就在工人中間宣傳：八路軍快入城了，工人們就要当家作主人了。工人們一听，情緒高張，有的就立刻研究工人怎么样自个儿管理工厂，大家都日日夜夜期待八路軍快来。

誰也沒有料到，一天，插着美国星条旗帜的軍艦突然开进了海河。厂里的工人們听说后，紛紛爬上牆去观看，只見軍艦在河上航行，头顶上大队的美国飞机也嗡嗡地飞了过去。工人們揪心起来：怎么八路軍沒有进来，倒是美国鬼子来了？不几天，国民党把日本統治时期的汉奸白脖軍护路队改編了一下，开进了双喜紗厂。工人們火热的心被潑了一瓢冷水，心里万分的納悶。

接着，蒋介石下令，不准中国人再毆打日本人；工厂暂时还原个儿的归日本人管。厂里的日本鬼子一下子又威風起来，工人們气得大罵，美丽的夢想开始幻灭了。

这时，工人們分到的兩匹布早給投機商人用低价买走，沒有吃的了，就要求复工。党根据群众的要求，就通过党员和女工中的积极分子孙士荣、孙秀珍等在群众中活动，組織群众推选代表，向敌人交涉复工。如果厂里不答应复工，就要求給每个工人發五四布。

正在混乱时，国民党的所謂地下党员紛紛露面了，汪派国民党員搖身一变，汉奸李玉祥出来当了国民党八区党部書記（双喜紗厂所在地郑庄子当时屬八区管）。厂里的封建把头馮培如、王梦符等参加了天津市工职救济委員会，在厂里設立了分会，由李玉祥支持，准备籌組工会。

这时，天津国民党市党部搞工运的人分成了兩派，一派以苏硯田、付秀山为首，組織了天津市工职救济委員会，由市党部主委时子周支持。这一派手下多是汉奸、特务、流氓地痞和日本时期的宪兵等。日本一投降，他們搖身一变，以国民党的地下工作者面貌出現，所以在各工厂占了上風，加以在本地有势力，因而立刻當了权。当时郑庄子的八区党部書記李玉祥，双喜紗厂的馮培如，王梦符都屬这派。另一派以宛宝璜为首，組織成天津市各业工会联合会。宛宝璜本人是工賊出身，日本投降后从国民党大后方中央派来，手下联系的人也大多是工賊，但这时实力不够，正企圖在各大工厂插足，扩充势力。兩派簡称为工职派与工联派。当工职派馮培如等在双喜厂內籌組工会的时候，工联派也委派了孙宝鈞、刘世澤、朱洪年等到厂裡活动，組織了糾察队，也积极准备籌組工会。

工人們向厂方要求复工时，工联派孙宝鈞就出来向大家买好，答应由他去向厂方交涉，每人給五匹布，要工人代表回去，等着听他的信儿。不料第二天厂方不答应，国民党一下子就显出了他的面目，工人們气愤地重新选派代表进厂跟日本人交涉，要求發六四。厂里的国民党接收大員和日本人都不同意。工人們大怒，集合到經濟部去請願。沒有达到目的，又派代表到天津国民党市党部去要求，这时，市党部就由苑宝璜出面解决，被迫答应了工人的要求。第二天，工人們分到了布。可是厂里的工职派馮培如趁火打劫，把群众斗争的功劳都拉到他們身上，厚顏无耻的对工人說：“今后有什么事，好商量。”从此，斗争走上更加复杂的道路，工人們也开始覺醒，知道了从前想报仇、想管理工厂、想不愁吃不愁穿等等只不过 是梦想，在国民党統治之下，工人們只有斗争才能活得下 去！

十月，开工了，国民党的接收大員把日本人替回去，工职派把工联派的人从厂里打跑，把朱洪年的腿都打斷了，馮培如等换上了长袍馬褂自封了工会理事，筹組了伪工会。他們在工房头排屋子里設下了办公室。八区党部自从成立后也开始到厂里来發展了四十多名国民党員，甚至找了我們地下党组织的党支部書張家樞、支委曹鳴平、紅色群众翟淑珍等，要她們加入。敌人碰了釘子，就对这些人怀疑和注意起来。这时国民党的党、軍、工、政四位一体勾結在一起，开始对工人进行压迫与剥削。

我們党的組織，这时仍然处于地下状态，國共談判还在拖延，党便指示厂里地下党组织繼續建党。曹鳴鐘、馬潤华、楊恩太等党员从抗日根据地學習回厂后，本来准备迎接八路軍入城，参加接收，这时，就在群众中进行宣傳共产党与国民党怎么样不同，不斷揭發国民党的罪恶。工人們对国民党的不滿情緒愈来愈大了。从此党領導工人和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了系列的斗争。

(写作組 整理)

二 工人秘密自治團

張家樞、曹鳴鐘 口述

开工以后，国民党军队天天扛着槍进車間巡邏，監視工人生产。这些駐厂的军队，原都是敌伪时期的汉奸白脖軍，这时又騎在工人的脖子上头鎮压工人了。他們任意在車間里調戏女工，工人們不滿極了。国民党又收买了一些封建把头和職員加紧統治工人。伪工会不但不管工人們的利益，反倒与厂方勾結着剋扣了工人的救濟面粉，貪污了停业后沒来上工的工人遣散費，共二百七十万元；又收集厂里的东西变成他們自己的，把厂里的輩子卖了算自己的錢。他們吃喝嫖賭，一点也不給工人办事。工人們在日本投降后要求自由、要求吃饱穿暖、由个管理工厂的希望一个也沒實現，日子倒反比日本时期更难熬了。于是，人



們常常在一塊兒議論，發泄着胸中的憤慨與不滿。紗場試驗室很快就變成了全廠談論國事的中心所在，一天到晚經常聚集了許許多多的人。有在這兒罵街的，罵日本，罵蔣介石國民黨，罵偽工會。有的發牢騷，有的到這兒來送新消息，有的到這兒來聽新聞。

人來人往，有工頭們，有一般高級技工，小加油工，保全工，修機工。而試驗室的檢驗工孫世璣就是他們這群人中間的核心人物。

二十二歲的小伙子孫世璣，長着一对烏黑閃光溜圓的眼睛，見人總是笑眯眯的，眉宇間露出精明能干倔強的神氣，使人乍一見就看出来是个有能耐的人。他初到試驗室時，日本還沒有投降，在一般人的眼里，他愛講究穿着，愛打球，愛喝點酒，还挺愛干淨，倒像是沒有受過什么挫折，沒經過大風險的青年。其實，他從十四歲就開始做工了。日本統治時期，他怎麼賣命的干也養不活娘和弟弟、妹

妹，就不免常常从厂里偷点东西卖了凑和过活，因此，一連好几个厂他都挨过日本鬼子的毒打。有时，他母亲在家里等他回家，見別家孩子都回来了，就到处去打听，人們才告訴她說：“你家孩子捆在树上呢。”

鬼子的鞭子正在抽打孙世琚，而家里的母亲，心里也仿佛被鞭子抽着似的一陣陣痛。終于，貧困与飢餓逼得他走投无路，卖了华工。那年头，当华工的都是九死一生，少有活着回来的，孙世琚向母亲磕头告辞，他含着眼泪离开了母亲，不知自己还能否活着見到自己的亲人。他怀着痛苦，怀着对日本鬼子的深仇大恨到了塘沽。苦役，鞭打，飢餓，疾病，这就是华工的生活。他最后逃出了虎口，在塘沽混了一阵，从塘沽逃回天津，不久，日本就投降了。

他激动地跳着喊着，他热情地期待着中国军队赶快进城，他憋着一肚子的仇恨等着复仇。他也梦想着中国军队一到，工人們就可以吃饱穿暖，沒想到，国民党蒋介石下了命令，工厂暂时还归日本人管，中国人不准殴打日本人。他气得在試驗室里大罵大喊，人們看他整天精神不正常，有的人就叫他“神經”，以为他有些精神病了。其实他是滿腔的仇恨沒法抑制下去。这时，日本总工程师九井还到試驗室来检查工作，孙世琚气得捏紧了拳头，咬着牙說：

“嘴，你還在我們中國人面前站着哪，中國人是这个了！”他竖起大拇指头，狠狠地說，“你还來管哪？”

“我們現在是失敗了。”九井說，还想要检查工作。孙世琚气得大声喊道：“你們日本敗了，小小的了，你們

侵略我們这么些年，吃了喝了我們的，我們中國軍隊來了，
你還想管我們！”說着，上去就是一個耳光，打得總工程
師直朝後退，慌張地跑出試驗室去了。

這時，屋子里只有女檢驗工、地下黨支部書記張家樞同
志。孫世璣的民族意識、愛國心，引起了她的注意。隔不多
天，聽說孫世璣到市里又在街上揪住了一個當年打過他的
日本鬼子死命的揍了一頓，泄了一下當亡國奴時代的仇恨。

當時，紗場里的日本工頭還沒有回國，可是一見到孫
世璣就悄悄兒溜遠了。紗場的日本保全工頭外號叫“蛤
蟆”的，一見張家樞就悄悄的伸出了兩個手指說：“孫世
璣，是這個，八路八路！”說着，見孫世璣氣沖沖的捏着
兩個拳頭，走了進來，蛤蟆就吓得輕手輕腳地溜出去了。

報紙完全吸引住了孫世璣，他常常拿着進步報紙來回
的看，看完了就和四周的人議論，成天焦躁得好像是得了神
經病的人似的。當時，國民黨已經下命令不准人民談論國
事，孫世璣哪兒管這個，他就要談，他怎麼能不談呢？他
肚子里對許多事都打了問號：第一，為什麼中國軍隊來了，
工人不能報仇？第二，為什麼中國軍隊來了，工人還是要挨餓，
日子過的不好？第三，走了日本，怎麼中國軍隊又引進了美國鬼子，吉普車到處在闖禍……，一連串、
一連串的問題使他不能不想，想了不能不激動，激動了就
大聲談論，連試驗室的工頭殷樹昆也沒法禁止他不談。

張家樞就開始對孫世璣做一些試探性的工作。有一天，她對孫世璣說：“現在，聽說共產黨在城市里也出了

報紙，劝业場那儿有人卖解放报呢。”第二天，孙世琚就把“解放报”买来了，大声在屋里念。看来，小伙子一点也不懂什么叫害怕，什么叫秘密，这人就是有个追求真理的劲儿。一念“解放报”，到試驗室里来的人就更多了，念完了就都議論紛紛。

党的地下組織对孙世琚的社会关系开始进行了解，知道他本人还单纯，对旧社会不满。自从地下党员智佩英领导工人要求复工胜利后，孙世琚也有了深刻的印象，想要出来为大伙办事。于是，党派曹鳴平去与他联系，进行工作，把当时国际国内的形势講給他听。张家樞在工作室余时间，也順便通过報紙上的消息和他聊天，向他宣傳八路軍共产党怎么样抗日，美国和苏联究竟是怎么回事，大革命时是怎么个情形。逐渐地，孙世琚从单纯的不满与仇恨开始有了觉悟。

“工人受压迫，受穷，不是命苦。只要大家團結起来斗争，就能不受穷，不受压迫。”孙世琚的心里像雨过天晴一样，找到了真理，煩惱与苦悶一下子驅散了。他来回的想着：怎么才能團結起来斗争呢？

十一月，敌人方面傳出了消息，准备讓工人选举工会，可是伪工会筹委会方面早已把名单弄好，要叫工人选封建把头馮培如、王梦符、刘庆奎等。工人们得到了这消息，又都紛紛到試驗室里來議論。

有的說：“要是选上这几个人当工会的人，咱工人更得遭殃了！”

有的說：“咱们團結起来，自个儿办，他們不是要选

舉嗎？咱選咱的，他們選他們的！”

大伙七嘴八舌商量辦法，勁兒很大。張家樞就把孫世琚叫到一邊，說：“我們立刻開一個秘密會議，找可靠的人一塊兒研究，怎麼樣？”

孫世琚正在勁頭上，立刻就召集了二十來個人，在試驗室後邊的小屋裏開會。其中有些人是對偽工會不滿的工頭，有紗場的徐鳴和，鋼線的工頭彭道三等，孫世琚出面主持會議。大家研究結果，決定不能把馮培如選進工會，可以利用王夢符。又討論了選舉的時候，大伙怎麼樣分頭下去串通叫工人們不選。到了晚上，二十來個人就又到彭道三家里繼續開會商量對付的辦法。

彭道三家的小屋裏，炕上，被上，桌上，地下，坐的站的擠滿了一屋子人。有人把被單蒙住窗子，在黑色防空罩蒙住的燈光下開始了討論。當下，大家精神興奮、緊張，孫世琚就根據了黨的意願向大家提出成立“工人秘密自治



团”，大伙团结起来，为工人办事，和伪工会斗争。孙世琚当时穿一身黑布制服，戴着一顶草绿色的日本式小帽子，坐在炕桌边领着大伙讨论。大伙一边研究，他一边起草，连夜把工人秘密自治团的章程、宗旨、发展人的办法都拟订好了。大家严肃地通过以后，决定由孙世琚、刘永德、彭道三、曹鳴鐘等筹备组织自治团。晚上，弄妥以后，第二天，孙世琚就把发动工人参加的签名单交给了女工齐淑花等分头到车间发动工人参加。为了防备敌人发觉后引起麻烦，签名单上画了一个大圆圈，凡愿意参加的人就沿着圆圈写上自己的名字，盖上手印，使敌人无法找出谁是引头的人。党组织就通过地下党员和一些积极分子发动群众踊跃参加。打轴科的积极分子翟淑珍，团结了一部分群众，立刻就参加了。第一天，就有二、三百工人参加了工人秘密自治团。孙世琚素来胆大，不防备敌人，自己便公开的在工人中間活动。参加了自治团的工人們一个个情緒高昂，感到了团结一心的力量。

到晚上，筹备人又在彭道三家中开会，酝酿工会选举时該选那些人。不料，工头彭道三这时胆怯了，他見工人們那么踊跃的参加自治团，就害怕事儿鬧得太大要招禍，连夜把事情密告馮培如，出卖了自治团的人，自己投降了。

第二天早晨，孙世琚、齐淑花等上班以后，剛走到车间门口，驻厂军队上来就把他们逮捕了，說这些人偷了厂里的布，把几个秘密团的組織者关到了工厂禁閉所里。

工人們得到消息后，十分憤怒，搖紗女工刘子云就立

刻到检查室来找张家樞，要想发动大伙罢工，拯救被捕工人。张家樞一边派人去探听消息，一边就和地下党员、积极分子们商议。当时，觉得布场方面，工头王梦符拜了不少盟兄弟，群众被他控制住，布场工人能否参加罢工是个问题。正在研究，传来了消息，说敌人准备释放，大家就松了口气。

原来是当孙世琚等工人被捕后，八区伪党部书记李玉祥，驻厂伪军吴排长，伪工会筹委会的冯培如，伪警官姓韓的都一块来审问。一上来就问：

“你们偷了厂里的布，快实说！”

孙世琚根本不知道有这件事，就气愤地回答：“没有的事。”

李玉祥又问了一阵，工人們不承认，他就凶狠地问：“你们为嘛组织工人秘密自治团，说！”

孙世琚一听，才知道事儿坏了，准是有人出卖了大家，就索性理直气壮地大声回答道：“为一了一团一结！”

李玉祥就像疯狗一样跳起来嚎叫：“不许你们团结！”

被捕的几个工人都愤怒地瞪着敌人，心里忍不住暗笑，敌人竟会说出这么无理的话来。

问了好一阵，伪工会的冯培如在一旁又取好又发坏，折腾了好久，找不出证据来，只得把人释放了。

被捕释放后，孙世琚突然不来上工了。党组织派了人

時候獨眼龍下命令了，讓他的爪牙們都准备好，就對四周的工人說：“楊芳潮和劉永德是盟兄弟，他們想和孙世璣成立工會，都是八路軍，給我打三十軍棒！”沒等我說話，幾個爪牙就把我按倒在地，前面有兩個爪牙手拉着我的胳膊，後有兩個爪牙用木棒壓着我的腿，還有三個換着打。第一個咬着牙打了我十棒，前兩棒我還知道痛，後來就覺得有人給我几腳似的，又覺得頭一冷，心里明白，他們給我澆涼水了。兩個爪牙架着我蹣跚了兩圈，按在那又打，第二個更厉害，拼命的打。這十棒光覺麻木不覺痛。接着又覺得冷一回，又冷一回，他們澆了兩次涼水，我心裏才明白過來。又聽到熟悉的声音說：“咱們都擁上去！”還聽到女同志們的哭喊聲，兩個爪牙架着我又蹣跚了几圈，按那又打第三次，這個家伙更厉害，打完我連氣都喘不過來了。我覺得，心裏一次又一次的冷，這回連路也不會走了。有人把我背到一個朋友家里，我才清醒過來。一看腿和屁股肿得多高，好多男男女女都跟着來看望我，都是工人。有的說：“現在我們有心无力，”也有的說：“我們一定給你報仇，”還有的安慰我說：“好好養病。”當時使我感動的掉下了淚。

養傷期間，工友們告訴我說，敵人把我打昏過去以後，由吳鵬舉當場宣布把我除名，并且向全體工人宣布三条紀律進行鎮壓。這三条紀律是：

- 1.工人不許有任何集會結社的行動；
- 2.不許有什么要求，不許找廠長直接辦交涉；

立眉瞪眼的說：“你在这干啥？”我說：“粗紗很冷，在這暖和一会。”我的話還沒有說完，他上來就打我一個耳光子。我說：“你別打人呀！”他更急了，還說：“你是八路軍。”就把他那刺刀拿出來了。這時有一位看廁所的白頭髮老大娘可吓壞了，推着他，拉着我，就央求。他把老大娘一推，拿着刺刀向我膀背拍拍的就是几下，要推着我見他那獨眼龍軍官去。剛出車間，那個立眉瞪眼的家伙從我背後給我來了个大滿臉花，接着就是几脚，打得我鼻口流血；另一個爪牙跟在后面還笑呢。

到了獨眼龍那，他並沒有問什麼原因，就把我鎖在小屋子里啦。我在小屋裏，從窗戶望見獨眼龍和立眉瞪眼的那個家伙，還有狗腿子馮培如，在院子里來回走動。過了三個來小時，那個獨眼龍問我來了：“你和劉永德是盟兄弟，你們都和孫世琚想成立進步工會。”（因為永德和世琚前兩天被獨眼龍押起來過的，剛把他倆放出來）他問着，沒有容我說話，上來就給我兩個耳光子，又是一腳，把我推到小屋裏又鎖上了。當時我也不知原因何在，說理也沒法說。到了下午六點多鐘，把我从小屋裏拉出來，推推搡搡的到了工廠的大院里，我一看，西北面圍了半圈剛下班的工人們，東南面是獨眼龍的爪牙們，各大檣上都按着刺刀，人擠的很，圍了半個圈，圈中間有我，獨眼龍，還有幾個爪牙。我往四處一望，心想，我好威風啊！又望見那幾個爪牙那兒，放着兩條毛巾，一把鐵水壺，還有幾條大木棒。我想，莫非是槍決我後準備抬我的？這時

候独眼龙下命令了，讓他的爪牙們都准备好，就对四周的工人說：“楊芳潮和劉永德是盟兄弟，他們想和孙世琨成立工会，都是八路軍，給我打三十軍棒！”沒等我說話，几个爪牙就把我按倒在地，前面有兩個爪牙手拉着我的胳膊，后有兩個爪牙用木棒压着我的腿，还有三个换着打。第一个咬着牙打了我十棒，前兩棒我还知道痛，后来就觉得有人给我几脚似的，又觉得头一冷，心里明白，他們給我澆涼水了。兩個爪牙架着我跑了兩圈，按在那又打，第二个更厉害，拼命的打。这十棒光覺麻木不覺痛。接着又覺得冷一回，又冷一回，他們澆了兩次涼水，我心里才明白过来。又听到熟悉的声音說：“咱們都拥上去！”还听到女同志們的哭嚎声，兩個爪牙架着我又跑了几圈，按那又打第三次，这个家伙更厉害，打完我連气都喘不过来了。我觉得，心里一次又一次的冷，这回連路也不会走了。有人把我背到一个朋友家里，我才清醒过来。一看腿和屁股肿得多高，好多男男女女都跟着来看望我，都是工人。有的說：“現在我們有心无力，”也有的說：“我們一定給你报仇，”还有的安慰我說：“好好养病。”当时使我感动的掉下了泪。

养伤期間，工友們告訴我說，敌人把我打昏过去以后，由吳鵬舉当场宣布把我除名，并且向全体工人宣布三条紀律进行鎮压。这三条紀律是：

- 1.工人不許有任何集会結社的行动；
- 2.不許有什么要求，不許找厂長直接办交涉；

3.不許三個工人在一起談話。

今后如果發現有以上的行為就按共產黨、八路軍論罪。我聽到這個消息以後更氣憤了。等我把傷養好了，更想辦法跟國民黨資本家做鬥爭了。所以，在地下黨領導下推翻偽工會時，我就參加了我們的敢死隊，堅決地站在鬥爭的最前線。

四 刺刀底下“選”工會

張家樞 口述

十二月里的一天下午，廠里宣布提前下班，各車間的封建把頭們就紛紛告訴工人：“今天下班選舉工會，選王夢符、馮培如、劉慶奎，大家聽見沒有？”

地下黨早就通過黨員和積極分子串連工人不要選這幾個人，能選別人的就選別人，另外，在群眾中醞釀，選舉曾經領導工人要求復工勝利的地下黨員賀佩英。

當工人們走出車間後，只見車間門口通到辦公室的大道上，已架好機關槍，一路上，几步路站一個荷槍的士兵，明晃晃的刺刀在手里端着。工人們不得不前往選舉的地址，人們一邊走，一邊不由得在心里大罵國民黨。這怎麼叫選舉？用刺刀逼着工人，这就是國民黨的民主！工人們忍着滿腔的悲憤走到選舉的地方，只見四周都站滿了挽着白袖口的流氓打手們，不斷的向工人吆喝着：“聽到

爭，利用国民党自己唱的高調，像言論、出版、集会、請願、結社等自由进行活动，也就是利用国民党的东西反过来打他們，把他們的工会变成我們領導；第三、在方法上可以具体掌握，那些是群众迫切要求的，就根据群众要求去做，但要注意随机应变。此外，我們在斗争的策略上，要利用国民党內部的矛盾，爭取多數，孤立少數，分化敌人內部。今天我們就可以研究一下，那些是群众的迫切要求，如何行动起来，如何分化敌人利用敌人的矛盾，如何爭取合法地位进行合法的斗争。”

支委們凝神地听完傳達，一个个都兴奋起来。自从日本投降后，由于国共談判結果未定，党一直处在十分隐蔽的状态，紅色工会一时建立不起来，可是敌人的伪工会倒建立了。自从强制选举工会并殴打了粗紗工人楊芳潮以后，工人們反抗国民党的情緒高涨。工人們不但在經濟上沒有翻身，連政治上也遭到了压迫，三个人不敢在車間說話。支委們听了指示高兴極了，大家你一言我一語的討論怎么个动法。

經過仔細分析厂里当时的情况，決定了打击的对象是伪工会，重点人物馮培如，策略上，利用伪工会内部失意人物劉庆奎、王夢符等，分化伪工会，攻倒馮培如等当权派。另外，厂內伪工会虽然由国民党的工職派上了台，但工聯派头子苑寶璜仍然想在五厂建立勢力，因此，决定联系工聯派孙宝鈞等共同推翻工職派伪工会。办法是：趁着春节快到，工人要求發白面，而伪工会当时还没有給工人

五 行动的前夜

曹鳴鐘、張家樞口述

这一天，是个星期日，大雪漫天漫地的飄舞着，天津市韋陀廟街張家胡同三號的院門輕輕开了，曹鳴鐘和他姐姐曹鳴平，還有工人馬潤華，一清早就悄悄溜进了院子。張家樞出來把院門緊緊插上了。院子里靜悄悄儿的，北風嬉弄着雪花亂舞，不一回儿，屋子里就傳出來輕微的歌声，庄严的低沉的国际歌歌聲在院子里輕輕响起来。那歌声时而被北風淹沒，时而又响了起来。最后，歌声停止了，中共紡五廠地下黨支委會在張家樞同志的家里開會了。

四个青年围着一张方桌坐了下来，張家樞同志从一个腊紙筒底下取出了一张小紙条来，这是党的指示。

“同志們，今天的支委会，一方面傳達上級党對我們的工作指示，同时，根据指示，要研究一下咱們在厂里的工作。”張家樞同志严肃地把小紙条鋪平，“現在，國共談判还在进行，蔣介石缺乏誠意，党还在爭取和平協商，将来前途难于估計，我們的軍隊沒有入城，可是現在敌人倒先进来了，因此，我們的紅色工会难于建立起来。上級党指示我們，今后的行动必須根據三条原則：一、爭取合法地位，領導合法斗争，共产党员可以出面領導合法斗争，在沒有召开伪國大以前打入伪总工会；第二、通过合法斗

于是，决定各车间都选派代表两人，第二天不通过厂里的伪工会去找厂长交涉。第一批，各车间各去一个代表，万一厂方扣留，再去第二批。

这时，各车间的工人门都在底下纷纷酝酿，斗争情绪高昂，准备立即行动。

(写作组 整理)

六 第一次全厂大罢工

徐明和、孙世琚等 口述

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三日，出事前一天，孙世琚接受了党的任务，带领了纱、布两场的工人代表到修理场集合开会，修理场的代表也立刻参加了。大伙讨论，第二天如何去见厂长。讨论了一阵，孙世琚对大伙说：“一句话，他要不答应，咱就不回来！”代表们都齐声说“对！不答应不回来！”当场并约好，到了厂长那里，大伙不要随便讲话，由孙世琚一个人对答。

第二天，二十四号早晨，孙世琚领着三十多个工人代表到了厂长室，代表们一进屋子就发现事儿坏了，驻厂国民党军队在屋里各个角落都站满了，枪已上了刺刀。伪工会的冯培如站在办公室橱柜跟前，手扶柜桌，凶狠地问：“你们干嘛？”

“找厂长。”孙世琚从容不迫地回答。这时，厂长室

去要求，可以組織工人自己选派代表，联合伪工会里部分失意干事共同出面向厂方直接要求，不通过伪工会，这样来推翻伪工会；在群众中間，决定爭取积极分子孙世琚一塊儿共同行动。

计划商量妥当后，张家樞特別强调要严守党的秘密。

事情决定后，就准备行动。正巧，碰到厂里关錢，那时，報紙上登着棒子面每斤是伪幣三百一十元，厂里給工人只关二百四十元一斤，每斤少关七十，一般工人每月关九十斤到一百斤左右，厂里一千多工人，被貪污的錢就远去了。工人們都在下邊嚷嚷，意見大極了，自从楊芳潮事件后，工人已經对国民党很不满，这时，各車間的工人就鬧得更凶了。

支部面临新的情况，就在曹鳴鐘家里召开了临时的支委會議，决定立刻改变行動計劃，把要求春节發面改为要求棒子面差額金，又通过孙世琚，立即在紗場試驗室里召开临时秘密會議，把部分地下黨員和积极分子召集一起，向大家提出了“要求棒子面差額金，保証工人实际收入”的口号。大伙对少發錢都挺气愤，有的說：

“棒子面錢應該按三百一發，別厂也發了，可是为嘛咱厂……？”

“厂里不光剝削了咱的血汗，連該發的工資也剝扣了，咱太沒尿了，應該請願！”

张家樞就問：“咱大伙能齐心嗎？”

“齐——心！”

原來，混到進步工人方面來的一個工賊張振遠在出事前已出賣了大家，他向把頭劉魁密告了進步工人準備向廠方鬥爭，並說引頭人是孫世鴻、張家樞等。因此，孔贊華早有了準備。他們把屋子裏的代表趕回車間，同時派駐廠國民黨軍隊去車間逮捕張家樞，打算把引頭人押送到警備司令部去。

黨支部估計可能發生事情，早在群眾中間把準備全廠罷工的工作做了布置。支部為了使最基層的組織具有堅強的戰鬥性，在選組長前向群眾提出人選的條件是：

- 1.為工人辦事不怕死；
- 2.對工人公正，不講私人關係，立場堅定，不被資本家收買；
- 3.完全是由工人自願提名選舉。

選舉的方法是舉手表決，如發現群眾有意見時可以隨時研究，重新提名。由於這樣的選舉，就保證了基層組織的群眾性和戰鬥性。選出的小組長多是紅色群眾、黨員以及我們掌握的工頭和職員。同時根據上級党的“隱蔽力量，准备再接再勵地開展鬥爭”的指示，也早已把大部分地下黨員和積極分子擋在車間，支書張家樞本人也沒有去廠長室。代表去見廠長交涉以後，不久，軍隊就圍住了廠長室，把代表扣下了。積極分子徐明和（他原是細紗工頭，工人出身，被黨爭取過來）跑來找張家樞，研究怎麼辦。張家樞按預定計劃說：

“要是他們不把人放回來，咱們立刻採取罷工行

的秘书小高一扭头就从后面朝厂长宿舍里跑去。代表們全都站着等候，屋子里鴉雀无声，空气紧张。不一会儿，厂长孔贊华披着一件小白褂走来，徑直朝代表們面前走过，厉声道：“你們干嘛？”

“我們要求補發棒子面錢！”

孔贊华眼一瞪：“誰叫你們來的？”

这时，孙世琚見厂长發狠，也不示弱，就比厂长喊的更高：“工人叫我們來的！”

这一声大喊使厂长吃了一惊，覺得有伤他的自尊心了；便蛮橫地喝道：“什么工人叫你們來的，都是你煽動的！”

孙世琚毫不害怕，冷冷回答道：“棒子面錢少發了，我們代表工人來要求，你怎么不講理？”

孔贊华見一个普通工人在自己面前竟毫不害怕也不屈服，就瘋狂地吼叫：

“逮捕起来！”

随着这一声吼叫，布置在屋子里的伪工会打手和国民党军队們都跟着發出一陣野兽般的嚎叫。一个士兵搶上前来一把揪住了孙世琚的衣襟，反綁了手，把他独自推到厂长室旁边的小屋里去。孙世琚一边走一边气愤地大声說：

“你們为什么不敢講理？你們就这样不講理！”

可是，伪軍把小屋子的門砰的一下关上了。

厂长孔贊华就回过头来威胁其余的工人，是否受了孙世琚的煽动。大家都不答理他。

原来，混到进步工人方面来的一个工贼张振远在出事前已出卖了大家，他向把头刘魁密告了进步工人准备向厂方斗争，并说引头人是孙世踞、张家樞等。因此，孔贊华早有了准备。他们把屋子里的代表赶到车间，同时派驻厂国民党军队去车间逮捕张家樞，打算把引头人押送到警备司令部去。

党支部估计可能发生事情，早在群众中间把准备全厂罢工的工作做了布置。支部为了使最基层的组织具有坚强的战斗性，在选组长前向群众提出入选的条件是：

1. 为工人办事不怕死；
2. 对工人公正，不讲私人关系，立场坚定，不被资本家收买；
3. 完全是由工人自愿提名选举。

选举的方法是举手表决，如发现群众有意见时可以随时研究，重新提名。由于这样的选举，就保证了基层组织的群众性和战斗性。选出的小组长多是红色群众、党员以及我们掌握的工头和职员。同时根据上级党的“隐蔽力量，准备再接再厉地开展斗争”的指示，也早把大部分地下党员和积极分子留在车间，支书张家樞本人也没有去厂长室。代表去见厂长交涉以后，不久，军队就围住了厂长室，把代表扣下了。积极分子徐明和（他原是细纱工头，工人出身，被党争取过来）跑来找张家樞，研究怎么办。张家樞按预定计划说：

“要是他们不把人放回来，咱们立刻采取罢工行

勁！”

正說着，三個國民黨軍走進了紗場試驗室。

“前邊兒找你去！”他們向張家樞一瞪眼說。

張家樞知道事情不好，就站起來，鎮靜地走出屋子；她又特意在車間里走了一圈，向一些積極分子孫士榮等使了一下眼色。三個國民黨軍把她押走後，車間里的工人就譁亂了。

「方把張家樞和孫世琚押到了工廠職員宿舍樓上的禁閉所里，這兒門窗都是鐵的，和監獄一個樣子，是「方專門造了扣押工人的屋子。

被趕回來的代表回到車間就告訴工人，「里把孫世琚和張家樞扣下了，大家商量營救辦法。留在紗場的徐明和就去找共產黨員楊恩太，這當兒，楊恩太正站在電氣部門前觀察事變動靜，徐明和走去說道：“壞了！”

楊恩太也輕輕地接着說：“他們把咱的人扣下了，你看怎麼辦？”

徐明和腦中闪过張家樞被捕之前說的話，“採取罷工行動！”就湊攏去道：“这么好不，咱回去關車要人去！”

“對，快！”楊恩太說。

兩人就分頭回到車間串連黨員和積極分子關車，徐明和回到細紗車間就喊道：

“还不快關車，咱的代表給扣下了，大伙出去要人呀！”

說罷，大伙兒就一个个關了車，人們浩浩蕩蕩地奔出車間。楊恩太回到了合絲車間又到打軸科串連黨員和積極

分子，也都关了車奔出車間。

工人們剛冲到修理場那兒，偽軍就把人截住，用槍托推工人，趕工人回車間去。這當兒，地下黨員曹鳴平、馬潤華、楊恩太就在一邊商量，決定立刻下去再一次串連工人積極分子，堅持罷工，不放出人不散。

“下去串連，喧騰吧！”

于是，曹鳴平回到電氣部叫地下黨員、工人顧金章關了大閘，全廠停電了，工人們又一次呼呼地直奔出來，一直冲到倉庫前面的大道上，敵人已把機關槍架起來了，一邊對工人大聲喊：



“誰敢走過來，過來就機關槍點名！”

大伙那兒管他們叫喊，還是一個勁兒的朝前冲，這時，一群年青的女工孫士榮、田寶珍、齊淑花、孫士蘭、劉大奎、苗玉珍等，還有一些細紗車間的養成工，就一下子冲到了敵人的機關槍面前。偽軍喊

道：“快回，要不机关槍点名！”

女工們勇敢地挺起了胸脯，喊道：“你崩吧，崩吧，老姑不怕你！”

“老姑活够啦，当了八年亡國奴，挨打受罵，現在还是这样，你崩吧。”

伪軍还是吓唬道：“你們再走，都关到倉庫里去！”

女工孙士荣走上前去說：“关吧，就关我！”

女工齐淑华气得大罵道：“你們吃着我們，喝着我們，还要欺侮我們，你們崩吧！”說着，女工們气昂昂的站在机槍前又罵又吐唾沫，伪軍看到女工們这样齐心，吓得軟下去了。

这时，伪工会的王梦符、馮培如就假仁假义地出来說：“大伙儿先回去吃饭，代表下午就放！”

站在人群里的工人王老五就大喊：“喂，你們穿长袍馬褂的，你們給工人办了什么事？都要扣咱工人了！”

人們都齐声嚷了起来：“你們是干嘛的？不給工人办事，还剋扣工人的錢！”

問得伪工会的干事說不出話来，这时，正上午十一点多，馮培如說：“你們快回去吧，过十分鐘就放！”

“不行！馬上放，”工人們都挺坚决，不上这些人的当。

僵持了半小时，工人們一个也不走，厂方沒辙儿了，只得釋放代表，孔贊华只好改变态度，和伪軍吳排長一同走到禁閉所里，滿臉堆笑，客气地对孙世碧道：

“老弟，这是个誤会，以后有什么事尽管商量好了，

沒有不好办的，你們回去吧！”

孙世踞和張家樞被釋放後，走到工人們面前，女工們就一拥上前，彷彿見到了自己久別的亲人，拉着代表的手，激动得直抹泪。他們圍着代表問長問短，孙世踞就激动地跳上了道旁的駝驥馬，對大伙講話：

“工人兄弟姐妹們，咱們工人勝利了，現在，我告訴大伙，他們本來打算不答應咱的要求，把我們兩個押走。現在，他們失敗了，這是咱工人團結起來才取得的勝利，只要大伙團結就能勝利。怎麼才能團結？必須建立咱工人自己的工會。只要能夠團結，為了大伙的利益，個人就是掉個腦袋也不要緊。你們大伙說，咱廣的工會為咱工人倒底干了什麼？他們能不能代表咱工人的利益？”

“不能！”工人們的喊聲震天動地。

孙世踞胳膊一揮動，又說：“對！咱們大伙兒都起來推翻他們！剝削工人的舊工會要推翻，組織咱們工人自己的工會！”



工人们都举手拥护，跟着喊，大家兴奋地回到车间，便酝酿改造伪工会。

下午，厂方与代表谈判的结果，把剋扣的工资全部退回了，过春节时还答应了发白面，以后关钱要照当日和后五天的物价发，经济斗争胜利了。

工人们回到车间后，布场由孙世琚掌握，紗場由张家樞掌握，按车间划分了小组，把原来的伪工会小组和工人秘密自治团的组织都解散，重新划小组选出组长，細紗车间选出了孙士荣、田宝珍、苗玉珍、孙士蘭等十几人为组长。以后，女工有事就常找她们四个。自从这次选举后，她们四个人常常是在一起参加斗争，人们因为她们四个处处表现得英勇坚决，就称她们为“四大金刚”。

各车间推翻伪工会的情绪高涨极了，工人们自动掏出钱买纸写标语，自己编词儿，一下子，墙上到处都贴满了红红绿绿的标语：



“喝血拔毛的，要打倒！”
“污辱女性的旧代表，要打倒！”
“打倒馮培如！打倒王夢符！”
“反对偽工会操縱选举！”

当晚，各車間工会小組長又选出了进步工会的籌委員等三十多人，推翻偽工会的口号立刻变成行动了。

大罢工后，偽工会就上告国民党市党部，說五厂有赤色分子煽动，告工联派孙宝鈞到底打了誰的旗号搞工会。孙宝鈞便对苑宝璜立了保証，說五厂鬧工会沒有問題，决不是赤色分子的問題，是工职派罪恶太大。苑宝璜在国民党市党部的討論会上也就不同意逮捕孙世琚和张家樞。市党部的委员們討論了一个晚上，有部分委员認為五厂国民党就是搞的不像样子，所以工人才闹事，国民党内部爭执不下，沒有下决定。苑宝璜一心要扩充势力，就支持五厂工人推翻工职派的偽工会，以便变成他的势力。

(写作組 整理)

七 王老五撞孙头

王老五 口述

在第一次全厂大罢工时，还有一段插曲：

布場保全部里有个工人名叫王貴弟，因在家行五，所以人們都叫他王老五。罢工前几天，王老五在車間里干

活的时候，感到十分忙乱，好些工人都不知为什么囁嚅喳喳，三五成群的交头接耳，特别是女工馮潤华那里更乱。李庆云、高相彬一会儿来一会儿走，不知嘀咕什么。过了两天，更乱了，他挺纳闷。正在这时候，保全工翟恩荣走过来对王老五说：“老五，你願不願意学技术？老这样不行啊，今后做事，沒有本事吃不开啊！”

王老五心想，是啊，自己沒技术，当初进厂还是依靠工头刘庆奎向保全部工头王梦符求的情呢，就感激地回答道：“是啊，沒有技术吃不开啊，可惜我沒学过。”

翟恩荣說：“咱弟兄常在一起，我教你。”

第二天，兩人就在一塊儿平車。王老五开始学技术了，誰知翟恩荣却抱有另外的目的。这翟恩荣是王梦符手底下的腿子，自从王梦符当上了伪工会的理事后，还拿着保全部工头的一分工資。布場运转方面的大工头孙永生就不滿意了。一天，厂长孔贊华对工头們說，場里的秩序太亂，要大家注意維持，孙永生就乘此机会說：“只要給我权力，我一个人去布場完全能管好，把南場几个部門的管理权都給我，南場就沒問題，工人不好，我可以罰，可以打，再不就开除，只要我說了算。”他这席話的意思就是想把王梦符管的保全部归他管，孔贊华還沒答应，消息倒傳到王梦符耳朵里了。王梦符心怀不滿，就讓他手下腿子翟恩荣来挑唆，想利用王老五打孙永生，翟恩荣便买好来教王老五学技术了。王老五到五厂以后，早就知道这孙头为人阴险凶恶，在日本时期压迫得工人喘不过气，日本投降

后，他还是当头，經常刁难工人，誰調皮一些就鬧到最难开的机器上去。布場工人宋棟、孙學桐（当时的地下黨員）等都常对王老五訴說。这时，听说孙头还想把保全部也归他管，又說要罰要打，就更对孙头不满。

出事这天，王老五抬起头来一看，车间里出奇的乱，他东张西望想了解个透。翟恩荣就忙阻止道：“別管他們那些，他們要倒霉啊，試驗室里有个男学生和女学生跟咱老爷拴上扣了。”王老五一聽，知道是指的王夢符，为嘛学生們跟他拴上扣了呢，就一个劲儿的問，翟恩荣得意地說：“你，找倒霉啊，咱老爷跟八区党部李玉祥吃喝不分！”

王老五还是不明白学生为嘛找王夢符的事，翟恩荣才吐了真情：“听说，厂里少給咱發錢了，这回儿学生領着大伙向工会要玉米面錢哪。”

王老五問：“不是跟厂方要錢嗎，跟咱老爷有嘛关系？”

“不明白，按他們說，这是为了工人得福利！”

“对啊，”王老五愈听愈觉得这两个学生办的对，就說：“五号关下錢，比三十号差好些，不够买吃的呀！”

翟恩荣还是向着王老五說：“胳膊擰得过大腿嗎？”

王老五不爱听他說的了，忙着問：“这会儿学生上哪去了？”

“军队把他們扣了！”

“啊？……”

正这时，場里大亂，有跑出去的，有跑進來的。王老五把手里的板子一扔，拉着翟恩榮就走，一邊說：“这不是罢工了嗎？走，咱瞧瞧去！”翟恩榮不肯走，王老五還是不听，硬拉着他一塊兒出去，一邊走一邊高聲招呼着加油的小孩們一同去看。加油小孩就飛快地跑到頭里去了。

走到打軸科時，大工頭孫永生插着腰凶狠地站在門口，正在罵加油小孩，罵得小孩害怕了就往回走，這功夫，王老五几步上前攔住小孩問：“怎麼啦？”小孩說：“孙头不叫去，”

王老五火就上来了，挺起胸脯从孙头面前走了過去，一邊走一邊罵道：“誰敢攔，今天那就看今天的！”說着，走出了門。一出門，只見紗場工頭徐明和站在門外，兩手摃着正招呼工人出去，王老五和徐明和早先在裕大紗廠一同干過活，老弟兄了，就走到跟前去問。徐明和氣憤地說：“媽的，工人代表去要玉米面錢，軍隊扣人了，逮了兩個。”

王老五覺得許多事儿都不明白，就問：“代表要了錢出來不是大伙的嗎？干嗎我們布場沒有人出來呢？”

徐明和一邊還在招呼工人往外跑，一邊答道：“嗯，就是，你們怎麼還不出去？”

王老五心想，人家是为了咱大伙給扣了，咱怎么可以不管人家呢，一回头，見宋栓在身邊站着，就說：“咱快回去，也關車！”

于是，王老五、宋栋、孙学桐、馬潤华、王文汉几个人先后跑回車間，一边高声嚷一边領着布場工人关車。最后又把保全部工人也都叫了出来，几个人領着头不顧孙头的阻挡冲了出来。

这时，伪工会的王梦符、馮培如、刘庆奎等帶領了伪軍，佩带全副武装，正把紗場工人堵在饭房南边，輕机槍正对准工人，王梦符在叫工人回去，王老五站在人群里，只見曹鳴鑽和他姐姐曹鳴平兩人在群众中間积极活动，領着头喊：

“你們得給我們人，得补給我們錢！”

两个小曹一回儿从人縫里穿过去，一回儿又穿过来，細紗女工孙士荣、田宝珍等几个也在忙着串連，还有张錫元、李庆成也都在人堆里活动。王老五見工人們都这么有劲，一点不怕，自己也激动起来，他知道孙学桐他們平素受孙头欺压得很厉害，就对孙学桐悄悄道：“这个时候了，咱还不快报仇！”

他記起中紡一厂的工人曾經把日本时当过汉奸的工头赶跑，就想趁这机会跟工头孙永生算賬，他又对孙学桐道：“这是个好机会，大伙儿一起哄，孙头不就完了嗎？咱还不快大鬧一場。”宋栋、王文汉等就应道：“噃，对呀！”

王老五見有人同意就更上劲，对四面一些不认识的工人說：“咱还不有冤的报冤？打倒孙永生！他压迫我們压迫得够了，这是个好机会！”

可是，織布場的工人被大二把头統治得很厉害，有的

人先看了看他，不敢答理也不敢动。

王老五又仔細的瞧瞧四面，馬潤华正在布場工人中間活动呢，她領着工人們在喊口号，再朝前看，只見王夢符的一只手总也不动，原来他的棉袍袖筒里帶着家伙呢，王老五听得大家声声嚷着要人，就也抑制不住地喊：

“不給人不走，槍刺刀砍的年头都熬过来了，这年头他反正不能不懂中國話！”

正喊着，王夢符听到就朝他直翻白眼，王老五这时也不怕他了，跟着大伙儿嚷着要人，又坚持了十多分鐘，仍工会說下午放人，晚上放人，大伙都不答应，江入逼紧了，沒轍儿了，王夢符就轉身回去找廠方商量去了。王老五又对周围工人說：“等他一回来，咱們就提出打倒孙头，天大的禍由我負担，只要你們敢跟我干！”

正这时，張家樞和孫世璿給放了出来，孫世璿站到轎轆馬上講話了，孫世璿強調工人要團結就能勝利，王老五听了受到很大啟發。工人們都散了，王老五还是不走，又喊道：“打倒孙永生！”

这一喊，把張家樞等都惊住了，人群里怎么会响起了这个口号呢？王老五又喊：“孙永生压迫我們工人，打工人，扣工人工資，打倒孙永生！”孫學桐、宋棟等也喊了起来，王夢符就走过来假裝好人說話。劉庚奎在一边可就火了，自己荐进场来的人里敢打倒工头孙永生，就走来喝叱道：“干嗎！你还不回去！”

張家樞也走过来关切地對王老五說：“這事以后再

說，你先回去吧！”

王老五回到車間，心里很不安，他想：“这一下算是做下仇了，撕破了臉了，孙永生准得来找我的岔！”他就叫兩個加油小孩出外打听一下消息，不一回儿，小孩慌慌張張跑來說：“孙头在外邊召集布場的人講話了，在門口集合呢。”

王老五立刻奔出來，只見孙头正在門外站着。臉沖着布場門口，正要說話呢。王老五就把翟恩榮从人堆里叫了出來，兩個人坐在一台機器上跟孙头碰個面对面。

孙头說：“都到齊了嗎？咱說說吧，有人說我向厂方多要權力，咱弟兄在一起混了多少年了，日本在時，有那一點對不起弟兄，現在說我向厂長要權，有那一位聽到了？”

王老五立刻接過來說：“說吧，有那位聽到了，都是中國人。會說中國話的。”說到這兒，他想起孙永生當初和日本人狼狽為奸氣就更大了，“他也懂中國話。這怕嘛，日本人算完蛋了，也沒人給擰腰了！”

這一刺，刺得孙头大怒，喊道：“王貴弟，你下來！”

王老五從機器上輕輕一跳，站下問：“有什么事，說吧！”

“你剛才在外邊說了嘛？”

王老五反問：“你自己聽見了嗎？你說吧！”

“你說：我在日本時隨便打人罵人開除人，向厂長要權，罰人，有這事嗎？”

“大哥，你可听清楚，”王老五兩眼炯炯地看着孙头說，“我現在來問問工人弟兄們，要是說了怎么办，沒說怎么办，大伙兒要證明你沒說那些，我就離開，要是你說了，可就對不起了，小孩兒拉巴巴，得挪一挪。你問吧！”說着，王老五又跳上机器，把翟恩榮告訴他的孙头怎么在厂長面前要权准备怎么罰工人的話向大伙一說，又大声对工人們道：“幸亏厂長還沒給他这权力，要不他会怎样，你們說呀，他說了嗎？”

馬潤华在日本时期受尽工头們的欺凌，很早就对孙永生恨透了，这时就領着工人們齐声喊：“他說了，他說了！”

“說了，說了。”一片喊声雷鳴一样，王老五有了群众支持，勇气更大了，就問：“日本在时，誰打过你們，誰罵过你們，誰罰过你們，你們大伙有話說吧！”

工人們又紛紛嚷起来：“孙头打了、罵了、罰了。”这时，孙永生恨得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他那肥胖的平时自以为十分威風的神气一下萎縮了，眼睛、脖子都漲得血紅，他跟前站着布場里有名凶狠的把头刘魁和突着肚子一臉連鬚鬍子的高金山，也軟了。在工人們一氣喊叫声中，王老五从机器上跳下，朝孙头面前走去，腦瓜冲着孙头，眼儿斜着大伙，一字一字的說：

“你聽見了嗎？”

孙永生說：“聽見了，你說怎么办吧！”

“我說，你就得孩子拉巴巴，打算叫你滾蛋，晚走五

分鐘，我敲折你王八蛋的腿，这会儿，一根線上拴兩個螞蚱，跑不了你也蹦不了我！”

說着，孙头气得扭头就走，大伙都气愤地瞧着他走远。孙永生到整理科找一个职员求情，意思是讓职员做主不讓他走。

当大伙散时，浆紗科把头高金山又把一部分人堵在整理科，他跳上一台廢机器，对大伙說：“咱都是好弟兄啊，咱孙头沒有对不起人的地方，你們可得想想，王老五可是才認識不久。”

这时，王老五走到台下听着，忽听得馬潤华領着王文汉等在一边大声嚷了起来。

“拉他下来，別听他呀～轟他，別上他的当！”

高金山的阴谋被揭穿，工人們紛紛喊：

“拉他下来，打啊！”

吓得高金山跳了下来逃进浆紗科去了。

到了下午，紗場里的工人展大头走来找王老五：“有个孙先生找你，就是会上講話的那个！”

这时，王老五对党还没有認識，他不知道孙世琚是什么样的人，就不由的低头犹豫了一陣，心想：“我这次惹下这場禍，是給咱受苦受气的弟兄出出气，拔个禍害，如今那孙先生是怎么回事，我可不受人利用！”想到这儿就回答道：“我不去。”展大头說：“你就去一趟吧！”王老五被他催得没法就去了。

孙世琚一見他就夸說這次的事做得很好，今后要推翻

伪工会，为工人劳苦大众办事是光荣的，咱们应该出来为大伙办事，不管遭到什么困难都不要怕，并且希望王老五在布场方面多负一些责任，一些老弟兄能信任得过。王老五听了孙世踞一席话，得到了很大鼓舞，又钦佩，又感觉得到了安慰，从他幼年时起，从来也没有感到有比这次的安慰更能鼓舞他的干劲。

谈话回来后，布场的二把头刘庆奎派了胡立早来找王老五，说：“六哥找你去！”

王老五一听，心里一沉。当初，日本投降后王老五失业，刘庆奎在厂里偷了一批布，在王老五协助下运出了厂，之后，刘庆奎就帮老五找了个工作，一点技术也没有的王老五进厂顶了保全一级工的位置。刘庆奎和孙永生是运转方面的把头，如今刘庆奎叫他准是为了孙头的事。“孙永生倒挺会翻门头，让刘庆奎来捏我了。”老五转念一想，“我什么时候也不能叫他回来！别人要是问我干嘛，我就说，我叫工人弟兄姐妹们跟着我一块儿走，得罪了人，我怎么能独自个儿去卖好？我不能在弟兄姐妹们面前不够朋友，当初，我问大家听见了吗？听见了，打过骂过吗？打了骂了，大伙跟我走了，我可不能把人家推到坑里！”

想着，他就告诉了王文汉、孙学桐等，让他们随着一块去刘家，免得让弟兄们说他和大伙心不齐。走到刘家门前，孙学桐等就都扭头跑了。

王老五一进屋子，只見炕桌上摆满了酒菜，刘庆奎媳妇正在擦面，刘庆奎忙着招呼王老五上炕，老五心想：这

是什么計？刘备摔孩子盜卖人心！我要吃了喝了，会使千百工人对我不滿，会把別人推到苦海里，利用別人自己往上爬得好处嗎？不！王老五不上炕就地站着說：“六哥，你說吧，有什么事，說完了再講別的。”

“你，上炕上炕，吃吧！”

見老五不动，刘庆奎又笑着說：“老五，你今天怎么了？咱老弟兄了嘛，吃喝不分，上炕！”

“我今天不喝酒！”王老五冷冷地說，“往常我把你们家筷子都嚼細了。躲过今天我再向你要吃的。”

“你不吃，算是沒交情，瞧不起我。上炕吧。”

“交情归交情。平常我就吃了，今天我不能吃。”

刘庆奎这时就摆出长輩对晚輩說話的模样了：“怎么着，咱打开鼻子說亮話，就是大哥的事，你无论如何得叫大哥回去。他跟我是老弟兄，咱们又都是朋友。”

“这事儿不是我一个人的，这是大伙儿的事，你得跟大伙儿商量去！大伙叫他回就能回，大伙不叫回就回不去，再見吧。”說着，王老五扭头就走了出来。

王老五走出了刘庆奎家，心里自問自答起来：当初，自己連飯都快吃不上口，是他刘庆奎荐得我哥儿俩进厂的，我这么着算对不起他嗎？可自己是得罪場里那么多弟兄姐妹呢，还是得罪他一个好呢？当然，是得罪他一个。一脚踢进门，他哥哥气的罵道：“人家救了咱一家，你算不够朋友。”王老五說：“我这是为的大伙，为大伙办事是光荣的，把命頂上也干，我惹了禍我自个儿担，跟你没

关系。”他哥哥一听，拿起洗脸盆扔了过来，碎的一声，人没打着，倒掉了大块的磁。老五说：“你管不着我！”

隔些日子，郑庄子上有人就叫他哥哥劝他道：“老五，这时候你闹，孙世琥他们将来也要整你的，现在是把你放在头里叫你去得罪人，你拉家带口的，孙世琥是个外地人，他要走就走，你可怎么在郑庄子呆下去！”

刘庆奎又托人捎了个信给老五说：“你不够朋友，过了桥就一脚踢开，走着瞧！”李玉祥从小和王老五有交情也捎了信来威胁，东一言西一语，他哥哥又顶怕事，王老五心里就不免翻腾起来。

一天，进步工会方面派小秋来找他一起去开会，王老五就说：“我是自己愿意为大伙干的，什么人也没有逼我，我不愿意别人逼我！”

这时，王老五站在两条路的交叉口上，找不出应走的路了，找他开会他也不去。后来，女工孙士荣等常常来找他，有时，他蒙住脑袋躲在被窝里装睡觉。可是孙士荣根据党支部的指示，回家后极力争取他一同去干，就故意喊道：“你不起来我们就撩被子呀！”王老五只得起床跟着她们去开会。这样，他也就参加了推翻伪工会的斗争。

当时，孙头还不甘心走，让腿子孙玉轩在布场活动，对人说：“孙头现在没在场，谁也别惹，惹了将来总要倒霉。”到处造成恐怖气氛，马润华、高相彬等告诉了工人宋栋、孙学桐他们，这话又传到王老五那儿了，王老五找到高相彬、马润华问：“谁跟你说的？”高相彬道：“孙玉轩

說的。”王老五怕高相彬年幼說的不確。就說：“我可要打他的。你敢當面跟他對話嗎？”王老五就把孫玉軒叫到布場大道上問：“你說了什麼？”

“五哥，我沒說什麼。”

王老五就把孫玉軒說的重複一遍，孫玉軒說：“不信你把那個大姐和小老（高相彬）叫來問！”

王老五就掉轉頭來問馬潤華和高相彬，兩人照實說了，王老五把孫玉軒狠狠揍了一頓。王文漢、孫學桐等也都上前打，打的孫玉軒臉蛋腫成個紫茄子，王老五最後警告他說：“你再惹事，敲折你的腿！”吓的孫玉軒跑走了，再不敢煽動了，而孫頭也從此不敢來上班了。

王老五不斷去進步工會方面開會，他看到孫世璣和張家樞都是真正為工人大伙辦事，知道自己不是被人利用而是為大伙辦事，就解除了顧慮；但當進步工會成立，他當選為代表後，內心的矛盾還不斷苦惱他，當天，他走回家去時，還把身上佩帶的工人代表那個布條悄悄掖到了口袋里，怕人看見說他是打倒了別人自己爬了上去。

選舉後，孫世璣和王老五，還有一些地下黨團結和爭取的對象一塊兒拜了把兄弟，從此，孫世璣把老五叫到一間屋子裡住下，從思想上影響他爭取他，對他講到世界上一切都是工人勞動大眾所創造，工人是世界上非常重要非常寶貴的人，要為工人們大伙的利益干。王老五逐漸地踏實了，感到孫世璣的為人作風正派，是自己真正的朋友。

“他們做的都是對的，是人所應該做的事，他們確實

沒有一点為自個利益想干什么，他們的目的是為了勞苦大眾。”王老五心想。

从此，他克服着內心的矛盾，熱情地投入推翻偽工會的斗争。

“得罪了一個，交了四百個朋友，為大伙的利益辦事，這是做得對的，”王老五決心跟着黨走了。

（寫作組 整理）

八 敢 死 队

李庆云、张家樞等 口述

罷工勝利後，廠里補發了工資，又發了過春節的白面，工房里到處都響着過節的鞭炮聲，工人們都想太太平平過年了。

不料春節前一天的晚上，偽工會的人想要跟進步工會方面的人拼命，狗腿子李萬清在翟淑珍家門前，手拿七節鞭凶狠地喊道：“張家樞，你出來！”

張家樞、曹鳴平、馬潤華等正在翟淑珍家研究工作。張家樞就準備出去見李萬清，馬潤華一把攔住了她不讓出去，急道：“你出去，一個人死了不要緊，可黨的工作怎麼辦？”曹鳴平也說：“你不能動！出去就吃流氓的亏。”

這時，工房里的一些工人積極分子就自動組織了起來。金章，在翟家門前后站上了崗，保護張家樞同志。流

氓李万清喊了一阵就只得走开了。

这天晚上，張家樞同志从翟淑珍家又轉移到工人顧金章家，工房里的恐怖氣氛十分濃厚。以後几天，偽工會又布置了不少流氓打手想要搞暗殺，杀害進步工會方面的組織者。

孫世琚由於第一次全廠大罷工中鬥爭堅決勇敢，被吸收入黨。從此，孫世琚就干得更有勁兒了。這時，張家樞、孫世琚和工人代表們就共同商量給國民黨市黨部、社會局寫呈文，通過合法手續，根據國民黨規定的工人有權選舉和罷免工會理事的理由，提出罷免舊工會代表，改選工會，同時請求逮捕工會中的流氓打手。呈文上去了老不見音信，敵人瘋狂的掙扎要殺人，張家樞就對孫世琚說：最好立刻把一些勇敢的工人組織起來保衛工人代表和工房里工人的安全。過春節時，組成了一支糾察隊。

農曆正月初二，地下黨組織趁春節假期決定召集新選舉的工會小組長開聯席會。為了避免廠里偽工會的流氓打手破壞，在中紡四廠地下黨員左振玉的協助下在四廠的小學校里布置了會場，工人代表們悄悄的過了河。

這個會，準備集合小組長通過新的要求改選的呈文，後準備一同去社會局和市黨部請願。開會的消息又泄漏了，偽工會派了狗腿子李萬清的小老婆崔鳳蘭和李茂臣混進會場。在通到四廠的道路上，偽工會又布置了流氓打手。會議正要開始，工人李慶雲和王玉泉（小名小秋）發現了李茂臣和崔鳳蘭，大喊：

“有內奸，不能开会！”說着就走上前問他們干什么来了，李茂臣支吾半天答不上，李庆云就揪住他摟了几下，然后把他們推了出去，大声警告道：“你回去給你主子報信去吧。”李茂臣和崔鳳蘭当下吓得跑了出去。

會場安靜下來。这时，有人取出報紙，說國民黨不准工人今后成群結隊請願，有事派代表，因此，就研究改變原來的計劃。这时，又發現了兩個陌生人坐在會場里，原來是國民黨特務王長林等人。四厂代表左振玉就上台宣布：不是五厂的人和四厂的代表不准在場，會場上空氣立刻緊張，王長林等只得沒趣地走了出去。

籌備委員們在一起研究，感到這天如果大家前往請願，敵人可能會阻擋，甚至也可能放槍、殺人，就把意思向大伙說了。大伙說：“就是死了也要抬着人去請願，不達到目的不回來。”

工人小組長們的決心和勇氣很大，推翻偽工會勁頭很高。

孫世琨跳到台上激動地說：“咱們要想團結一心推翻偽工會，必須組織起來，咱們工人成立一支敢死隊，願意為了推翻偽工會犧牲自己的，就來報名！”

話剛住音，外號火絨子的工人李慶云就霍的站起來，跳上了台，他胳膊一揮說：“我算第一個！”

說着，王老五、孫士榮、田寶珍、苗玉珍、孫士蘭、齊淑花、徐明和等紛紛跳上了台，一下子就有七十個人報了名，其中有三十七個女工，三十四個男工，二十二歲

的推布工李庆云当了敢死队队长。

四厂工人代表、地下党员苏志新同志见这情景，便激动地跳上台走到李庆云面前，紧紧地拉着他的手，向大伙说：“咱们组织敢死队的精神很好，今后，一定要把这种精神巩固下去！”

孙世琚站在敢死队员们的前面率领大家宣誓，他举起胳膊高声喊道：

“我愿意做一个敢死队员，为工人利益不怕牺牲自己，为保护工人利益奋斗到底！”

队员们都举起手来跟着宣誓，会场上又紧张又庄严，工人怀着自我牺牲的崇高精神，为新生活为推翻恶势力组织起来战斗了！

会议通过了呈文，选举了前往请愿的代表，讨论了如何推翻伪工会的问题。当工人分散回厂时，一路上遇到的流氓狗腿子，在勇敢的敢死队员面前也失去了威风。在后来的屡次斗争当中，敢死队员一个个英勇的参加斗争，保卫工人们的安全，保证了斗争的胜利，勇敢地完成了伟大高尚光荣的战斗任务，他们都是工人阶级的好儿女。

(写作组 整理)

九 請 願

張家樞 口述

成立敢死隊的那天，選出了前往國民黨市黨部、社會局請願的代表二、三十人，這里面有國民黨員、工聯派的孫寶鈞與劉世澤。

當初，工聯派頭子苑寶璜通過朱洪年、孫寶鈞在五廠等組工會，被工職派打跑，工聯派仍舊不甘心失敗，極力想擴充勢力。地下黨組織分析了敵人內部的矛盾，感到如果不聯合工聯派孫寶鈞一同來推翻工職派工會，敵人很可能兩派聯合起來共同對付進步工會。黨看清楚了這一點，一開始就聯合孫寶鈞共同工作，讓他當聯絡員，專門與苑寶璜聯繫，同時通過他摸國民黨機關的底。苑寶璜本人一心爭權奪勢，還以為自己的爪牙孫寶鈞在五廠活動有了辦法，又派特務劉世澤到五廠來，協助孫寶鈞共同參加推翻偽工會的活動。那天，代表們在四廠開會時，孫寶鈞引着劉世澤前來找孫世堯，介紹後，孫世堯就與張家樞商量，根據上級黨的指示和支委會的決定，聯絡多數孤立少數，就答應讓劉世澤來。劉世澤接受了苑寶璜的指示，抓住李玉祥是個漢奸這一環，參加了共同推翻偽工會的活動，但在此同時，他也接受了監視進步工人活動的任務。因此，進步工會在這時不僅面對了偽工會方面的封建把頭、流氓打

手、駐廠偽軍等等敵人，又得時刻提防自己內部一些暫時不得不聯合的工聯派分子，一些混到進步工會方面來的內奸。

農曆正月初四，請願的代表們集合過河，正當天寒地凍的天氣，工人代表們在擺渡口等着渡船，一個個凍個大紅臉，工人代表們過了渡船，到了社會局，“四大金鋼”一進門就憤憤地質問：

“我們工人都要給人殺死了，你們為嘛不管？”社會局接見人就說：“你們不要命，五廠有共產黨煽動，我們知道。”“四大金鋼”就搶着說：“嘛叫共產黨八路軍？那麼說，八路軍都是搞好事兒的啦？你們為嘛還打他們？你們去抄抄我的家底，从小在天津長，从小做工，沒見過什麼共產黨八路軍！”

憤怒的責備使敵人無言可答，只得聽代表們陳述改造工會的理由。代表們把偽工會如何剋扣工人工資、盜賣廠里的東西、欺壓工人、強奸婦女的罪狀提出來要求逮捕他們。市社會局答复可以考慮改造，但是逮捕他們不管。工人代表們又到市黨部，不接見，遞進了呈文，又到警備司令部稽查處，接見後倒是答應了，工人代表們就回廠，準備初六上班，初九就改造工會。

張家樞回到家裏，叫妹妹上楚雲家中把楚雲獨志帶來，向他彙報了廠里工作情況，最後說：“可能隨時都會有人暗殺我們，這一陣，正是火頭上。”

楚雲听了就對她作了新的指示，強調鬥爭中不可太多的樹立敵人，鬥爭時一定要掌握有理、有利、有節，必要

时，还得記住适可而止。

張家樞提起偽工会改选問題，初九就准备选出新工会，便向楚云請示，学联代表讓不讓參加选举大会。楚云說：“工人要求他們去，就去，不要求去，不必去。”

張家樞接受了指示就回厂去了。

(写作組 整理)

十 斗 智

孙世碧、徐明和 口述

二月七日，春节假期过去，厂里开工，敢死队员們一个个在胸前佩帶了紅布条，准备迎接战斗。

哪知道，国民党机关不但不采納工人的意見，反而和偽工会一鼻孔出气，把工人代表的請願書交給了厂里的偽工会，偽工会按照請願書上工人的签名单，在八区党部李玉祥支持下，用兩万法幣和十斤救济面粉的錢收买流氓打手，总共化三百多万元雇来一群流氓打手，阴谋杀人。

当天，厂方通知工人提前兩小时下班，馬宝林手下的流氓一百多人已經布置在郑庄子渡口到厂門的一里多长的路上，一路設下了七道卡子，每道卡子都有十來个流氓手拿電刀、腿叉、斧把等凶器，等候工人走过时杀害。他們想見一个杀一个，把工人杀得一个也不留。流氓們在外边高声罵道：

“你們要推翻工会，就打死你們！”

“不管誰出來，連那些小黃毛丫頭都打死了拉走！”

“打死一个，汽車拉走一个！”

郑庄子街道上充滿着流氓們的咒罵声，工人們在厂里得到了消息，性急的就抄起家伙想冲出去拚命。这天，偏巧張家樞同志到中紡四厂找左振玉同志研究工会的機構去了，而孙世璫和孙寶鈞也都在河对岸北洋紗場工房里于文起家中研究初九那天改造的具体問題，留在厂里的曹鳴平同志等就馬上向工人宣布，为避免伤亡，別出厂，更不能单独行动；同时，派了电气部工人張錫元、李慶成騎自行車出厂找孙世璫，他俩年龄小，敌人平时不注意。~~他俩飞快地~~地騎着自行車到了渡口。

“这个也是！”流氓們突然高声喊起来。

他俩急忙跳上了渡船，当流氓赶到时，船已經开了，总算躲过了流氓的殴打。

孙世璫得信，立刻和孙寶鈞、��世澤带了来人一同去国民党市党部找苑寶璜，苑寶璜馬上答应設法，和伪軍法处联系，但因为市党部主委于周一開始就怀疑五厂有“赤色分子”活动，他是支持工职派的；苑寶璜雖說是重庆派来，也有些勢力；但手下勢力究竟不如工职派，因此，軍法处一直拖延，直到傍晚六点多鐘，市党部才派了民运科工运干事袁澤民，警备司令部派了值綱队王队长，跟着孙世璫等一同坐了吉普車返厂。孙世璫等叫車子停在厂门口，好叫他們逮捕行凶流氓，可是值綱队不同意，故意不看，一

直把車子开到了車間門口。門前流氓一見軍法處的車子，就一哄而散了。只有他們的頭目李玉祥拿着兩把盒子槍在故作鎮靜的蹣跚。軍法處和市黨部的人到後，孫世璣就代表工人要求逮捕李玉祥，可是，來人推說沒有逮捕証，只得把李玉祥叫來一同談判。經過說理鬥爭，最後立下了“所有本場工人生命安全保障”保証書，以後如果再出事，就由李玉祥和市黨部社會局負責。當場由李玉祥、市黨部袁澤民、偵緝隊王隊長簽了章。

晚上十二點鐘，工人們才出厂。一場驚險总算过去了。

第二天，工人們憤怒地把偽工會的代表趕跑。偽工會的代表一直逃到南市一個旅館里住了下來。他們本想利用一場凶殺把工人吓唬住，沒想到進步工會利用了敵人內部的矛盾，通過宛寶璜找來了軍法處，用他們自己的手打了他們的臉，偽工會敗退而逃，工人們倒勝利了。

(寫作組 整理)

十一 紅色工會的誕生

徐明和、曹鳴鐘 口述

一九四六年二月十日，在工房後院里搭起了主席台，扯起紅紅綠綠的萬國旗，工人們與敵人交涉後敵人被迫答應重新選舉工會了。這天，七、八百工人集合在院里，市里和五廠進步工會有聯繫的一些廠也都派了代表前來參加大會，

东亚毛呢厂、中华火柴厂、中山钢厂和一些棉纺厂的工人代表都到了会场，因为工人在请愿时得到了学生的支持，都要求学生们来参加大会，学联便派了康力等到会。学联的人到会后，当场就油印了一些歌篇教工人唱起来。歌声时起时落，会场上显得十分活躍。

上午十点钟，到了开会的时间，可是国民党市党部、社会局、总工会的监选人还没有到会，没有这些监选人到会，选举就不合法，因而大会老是不能开，其实，监选人早已到了八区党部，究竟为什么不来呢，张家樞同志就和各厂前来参加大会的代表一块研究，决定一同前往八区党部找他们去。

下午一点多钟，伪工会方面又从大直沽一带雇了五十多名流氓打手，拉来一膠皮車的腿叉和斧把，在工房外面高声叫骂，想闯进会场造成惨案。

流氓高喊道：“济子不挤，早晚要爛！”

他们气势汹汹想要动手了，流氓马宝林叫李锡元哨了个口信给工人代表徐明和，要他立刻出去谈谈。张家樞听到外边儿流氓一个劲的乱嚷嚷，就决定不让徐明和单独出去，防备流氓借此殴打闯进来破坏会场。有的工人听说流氓们想要捣乱，就愤怒地跑进厂里，拿出打梭板、毛辊、花钎子等机器上的零件当武器，准备和伪工会干了。敢死队员们都分布在会场各个角落，准备战斗。

孙世琚等和各厂代表一同到八区党部去，国民党市党部民运科工运干事袁澤民，总工会理事苏硯田、李海山等

都在那里坐着呢，他們當場提出，必須把原來偽工會的代表在新工會名額中留一半。工人代表們都不同意，說：工人愛選誰就是誰，不能強迫工人選舉。蘇硯田是工職派的頭子，不肯到會。這時社會局、市黨部總工會的監選人都不肯進入會場，故意推托說要再商量商量。工人代表們不干，說：我們早已給你們去了呈文，你們應該參加選舉。但是敵人還是不肯到會。

孫世璣回到會場上，激憤地向大家宣布了這件事，就帶領了代表們，採取請願方法，到鄭莊子包圍了八區黨部。當時，東亞毛呢廠等各廠代表都隨身帶有腿叉，防備流氓殺害，也和五工代表一同前去請願；工房外邊兒的流氓見工人代表們出來，人多勢眾，吓得連人帶車子拐回去了。

代表們質問剛來監選的人們為什麼不到會場，“四大金鋼”大罵了一頓。八區黨部門里門外人聲嘈雜，國民黨機關的代表們見勢不好，只得進入會場，這時已下午，孫世璣把他們帶進會場坐在主席台後面的几間上屋裏；“四大金鋼”苗玉珍、田寶珍、孫士榮、孫士蘭就一拥而進，質問道：

“為什麼，你們幾位不肯來，按的什麼心？為什麼，我們選自己的工人代表，你們就不來？選壓迫人的你們就來，你們這叫給工人辦事嗎？”

四個人七嘴八舌問得袁澤民等說不出話來。

孫世璣又把長孔贊華也請出來，要求他叫駐廠軍隊

保护会場防止流氓搗亂。于是，會議開始了，工人們特地把袁澤民請出來講了話，當場以不記名投票方式進行了民主選舉，趁幾個監選人在場，立即抓采開票，選出工人代表七人組成了進步工會，這七個代表是：孫世璣、張家樞、曹鳴平、王老五、徐明和、孫文義、李慶雲。前三個是共產黨員，後面四個當時還是群眾，孫世璣當選了理事長。

代表名單公布後，代表宣誓就職，工人們高呼：“工人萬歲！”一片熱烈掌聲，歡迎進步工會的誕生。

這時，已經晚六七點，天色黑下來了，工人們高喊“工人萬歲”的聲音，震天動地，喊聲停了，歌聲又响了。

生活像泥沙一樣流，
機器吃我們的肉，
煤煙熏黑我們的臉，
火酒燒焦了心窩。
酒後頓覺心中煩悶，
無處發泄無奈何，
常見父親打他兒子，
丈夫敲他們老婆。
全世界的工人階級，
到處一樣受痛苦，
我們天天被人剝削，

这是莫大的耻辱。
全世界工人携起手来，
破坏这个旧世界，
为了光明的新社会，
快把斗争来展开。……

歌声蕩漾在寒冷的夜空里，鼓舞着散去的工人們繼續迎接新的斗争。而正在这时，国民党市党部执行委员苑宝璜坐了小汽車已到了中山門外，他本以为自己的勢力在五厂夺到了地盤，不料，到中山門時，有狗腿子前往報告說，五厂的工人已經唱起共产党的歌曲。他一听，眉头一皺，立刻吩咐司机朝市里开回去了。

(写作組 整理)

紅色工会成立以後

一 青帮头子李洪生

王老五、張家樞 口述

天色慢慢的暗下來，冷風在上空噓噓的吹着，工人們感到冷了，有的縮起脖子，雙手攏在袖管兒里，有的站在原地不斷的跳躍取暖，台上正在唱票，儘管天氣那麼冷，工人們的心却是火熱的，大家都仰起了頸子，期待着自己的工會誕生，唱票快結束，進步工會選的代表是那些人快要見分曉了。

突然，主席台上有人領着大伙辟辟拍拍鼓起掌來，台下的人們一邊鼓掌一邊納悶，怎麼？唱票完了嗎？不是，大伙仰起頭點起腳朝台上好奇地瞅去，只見一個闊老头子走上了主席台，那人五十开外年紀，身穿禮服呢水獺領大衣，戴一頂黑鵝絨禮帽，手拿文明棍，怒沖沖，一擺一擺上了台，台上有人說：“歡迎李洪生先生來參加我們的大會！”說着，又領了頭鼓掌。原來這人是青幫頭子李洪生，受了市社會局委託來解決偽工會和進步工會間的關係。工



人代表故意領着大伙向他热烈鼓掌，为的是好先堵住他的嘴不叫他說什么。掌声果然有用，他只得坐了下来。人們又忙着給他斟茶倒水，殷勤招待，他那一臉怒容才漸漸消了色。

可是，到臨走時，他站起身对孙世璿說：

“会散了，你們上楊庄子找我去！”

語氣挺重，含着許多麻煩。代表們一听，知道事儿不簡單，不去是不行的，得罪了这青帮头子，进步工会还能安全？

會議一散，代表們什么东西也沒願上吃，冒着寒風就去楊庄子找他。为了安全，“四大金剛”、曹鳴鐘、張錫元、張玉堂等敢死队队员，也跟了一路去。

談判地点在工人于文起的家里。这位青帮头子李洪生，是伪工会代表王梦符、刘庆奎的师付，而进步工会的代表王老五，也是他的徒弟，因此，他想借着这个关系当

作內部問題來解決，但使命是“工職派”給他的。

“沒仇沒恨，你們為嘛把他們搞成這樣？”他用長輩的口氣問大家。

工会理事长孙世琚和地下党支部書張家樞就盡量先給他戴高帽子，給他面子，然後說：“我們是忍无可忍了，誰也不願意搞成這樣，你要是我們，你對這樣的人怎麼辦？你聽，……”接着，張家樞把偽工会的各種罪惡全給擺了出來。可是李洪生還是不依。

“你們這一邊，留下一半人，他們那一邊，也留一半人，組織這個工會！”李洪生說。

張家樞說：“我們怎麼能解決呢，工人們已經選了我們出來！”

李洪生听了，喘了口涼氣，說：“是這么回事兒啊，那我就不管了，你們上社會局去吧。”

過了兩天，他還是管，叫楊順三捎來了口信說要找王老五談談。當時青幫有個規距，徒弟要不听師傅的話，可以立家法、立香堂，找幾個大徒弟打那不听话的徒弟，作為處罰。王老五沒有接近革命前已經當了他的徒弟，李洪生就受了李玉祥的委托，用長輩對晚輩的姿態出現了。

到了工會辦公室里，王老五、孫世琚、李慶雲等好幾個代表一塊陪他，可他主要是找的王老五。

“……李玉祥，打小也是個工人，他娘還是你妹妹的干娘，同院兒住，看着你長大的，莫逆關係，這個面子無論如何要賞給我！”

王老五听着，明白师付的意思是要想和伪工会一塊坐下談判，就坚决地拒絕：

“这事儿，不在我，在誰呢？全厂的工人兄弟姐妹們，人家要行，就可以，我們說，也不行，咱主不了工人的是事！”

李洪生凶狠地瞅了王老五一眼，意味深长地说：

“难道你的事儿我就管不了囉！”

王老五說：“管不了，你就不能管！”

气的李洪生站起来走了。孙世琚的态度更强硬，代表們坚决地把第一个绊脚石踢开了。

(写作組 整理)

二：国民党的花招

孙世琚、孙士荣等 口述

进步工会一成立，国民党机关的头头們总觉得不舒心，加上宛派手下人刘世澤、孙宝鈞兩個人沒有当选代表，宛宝璜心里也嘀咕起来。过了兩天，社会局秘書長張建南和市党部执行委员宛宝璜就出面找进步工会代表去社会局談話。

“四大金剛”听说，早有了气，敌人想要什么花招？安的什么心？他們要叫压迫人剥削人的伪旧工会代表們参加到进步工会里头，这像什么話？別說工人不依，就是几个

代表也不能依呀。一路上，前往社会局的一伙人議論紛紛，准备应战。

跨进社会局的大门，“四大金刚”就一个个的气愤地说：

“我們选的代表为嘛你們不承認？工人有选举权，也有罢免权，你們为嘛不承認？还叫我們合作！再合作就要杀死我們了！”

几个女工七嘴八舌了好一阵。苑宝璜和张建南見工人們一上来就气势汹汹，不好說話，就一个劲儿张罗大家坐下。等女工們罵了一阵，苑宝璜才說：

“好好講理，不要罵街。”

“四大金刚”更生气，罵的更凶：

“咱是一个大子儿买个粗碗，粗底粗身，这就是給你們講理！”

苑宝璜不响，轉身朝孙世琨这边走了过来：

“老弟，我是誠心誠意和你們交朋友……不过，我劝你們还是不干这个好，你們看，这多么危险，多操心，一人难称百人心，你們出来做，反正也有人会說不好，还是到政府来工作吧，职务、房子，都由我保証。”

“和你交朋友？我們可是高攀不上！”孙世琨抑止住气愤說。

秘书长张建南插过來說：“老孙要做官，政府也有工作，”又指着“四大金刚”說：“这几位呢，願到那厂就到那厂，到政府机关来也行。我给你们介紹，到东亚，仁

立。”

“四大金剛”就不客气的頂他：“我們那儿也不去，我們不是为了自己找工作，我們是为了大伙！”

“好，你們这些青年人，容易被人利用！”苑宝璜自从听说五厂选举新工会时会场上教唱了共产党的歌曲，就对五厂新工会怀疑了，他說：“共产党利用国民党内部的矛盾等等，我都是看得出的。有人说，五厂有八路军，有共产党。别看现在国共在谈判，可我們并没有诚意，我們准备就打。最近，国軍就要进攻东北了，等着全面进攻了。至于社会發展，唯物論唯心論这些，告訴你們，我都明白……”他厉声說着，談了一会，便大背起大众哲学上的質量互变律，突破一点等等辯証法定律。这位国民党天津市党部执行委员苑宝璜，原来出身是天津恒源紗厂的工人，个儿瘦高，尖尖的脸，长的一副阴险奸詐模样，老是斜着眼睛看人，外貌像似一个知識分子。他在大革命时代是工人中的叛徒，加入了国民党，从此，一直做着破坏工运的工賊，爬到了国民党天津市党部委员的地位。他是一个十足的工賊，打着工人的旗号往上爬。

工人张錫元听苑宝璜講了半天，实在听不下去了，就說：

“我們什么也不懂，光知道吃飯干活，挨打受罵，可是太欺侮人了那就不行。光懂个这，别的什么也不懂。”

“四大金剛”孙士荣、苗玉珍等也說：“嘛叫八路军共产党呢，我們还没听说哪，你跟我們說这个，我們都不懂！”

这时，孙世荣已經和張建南到另一間屋裏談判偽工會出一半人的問題去了。余下的代表有好些已經聽得不耐煩，躺在沙發上呼呼睡大覺，可是苑寶璜還是不放过他們，他板着臉對沒有睡的幾個代表道：

“你們知道糧食為嘛漲錢？”

“不知道！”

“鐵路破壞了！沒法運輸了！八路軍破壞鐵道。”苑寶璜提高了嗓子，威脅地說：“有人告你們是八路軍，你們廠里有煽動分子！”

工人們七嘴八舌說：“不懂嘛叫八路。”“有什么証據？”“我們从小在廠里干活吃飯！”

這天晚上，談話毫無結果。最後的約是第二天和四廠的工人代表左振玉一塊去談，由局長胡夢華請客。代表們見天太晚，過河沒有渡船，就借住在偽市總工會辦公室里。那苑寶璜又跟了來吓唬人：“你們別看現在國共談判，我們可沒誠意，這市里，一路上我們都準備了人，你們無論那個走在路上，也能知道你們上那兒去！”

“四大金剛”就故意打岔說：“你說這個都沒用，反正我們要罷免舊工會。喂！咱有一天沒吃上飯了，肚子餓極了，你們想點辦法吧！”

苑寶璜碰了个橡皮釘子，只得掏錢請代表們出去买东西吃。

這一晚，代表們輪流值夜，把爐子燒得通紅，防備萬一。熬到了天明，到了第二天早晨，偽總工會理事王壽閣

領來一個名叫王茂福的，對張家樞說：“這是中央派來的，身份可大，專門調查貪污的和漢奸們，今天跟你們一塊去。”說罷，把工人李庆云的衣帽都脫下讓王茂福穿上，王茂福也跟着孫世琚、左振玉等去見社會局長胡夢華了。這天，胡夢華還是勸五廠工會新老代表各占一半，又勸孫世琚和左振玉到政府里工作，被拒絕了。胡夢華見兩人不動心，只得送他們出來。王茂福在事後對五廠代表說：“你們說的還不硬，還應該硬些才好。”

這王茂福到後來才知道他是一個中統特務。

第二天，廠里的工人早已在楊莊子渡口等候，因為代表們一夜沒回去，工人們為他們担了一宿的心。一見面，有的工人拉着代表的手就哭了，是歡喜也是擔憂。工人們對代表的安全特別關心，只怕出了什麼事。見他們平安回來，才放下了心。

代表們回到廠里就召開大會，向工人報告到社會局去談判的經過，公開揭發了國民黨機關的收買陰謀，工人們聽說苑寶璜等稱五廠有八路軍共產黨，非但不怕，回家還紛紛與家屬談起來。工人家屬們一聽高興的都說：“那咱都是八路了，八路就是八路吧，我們一家子都是八路。對，男的男八路，女的女八路，小的小八路，聽說八路軍是盡干好事兒的，都是八路多好呀。”下工後，工房里家家戶戶都在爭着“當八路”。因為人們早都聽說共產黨八路軍是好樣兒的。

(寫作組 整理)

三利誘

孙士荣、张家樞等口述

“你們都是好样儿的，很能干，現在厂里很需要你們这样的人来做管理工作，你們來，不会有問題吧！”

厂長孔贊華坐在厂長室的沙發上笑嘻嘻地說，兩支眼睛骨碌碌地盯着孙世琚和曹鳴平，一会儿送茶一会儿送烟。这时是进步工会成立以后。

孙世琚沉吟不語。他心想，这明明是敌人在收买自己，怎么能答应？就一口拒絕說：“我們沒有能力，还是做工好，謝謝厂長的好意！”

第一次沒有成功，孔贊華可并不罢休。过了些日子，又通知总务科长来进行拉攏。

一天晚飯之前，总务科长跑到孙世琚的面前，拉着他的手，很关切的說：“你太辛苦了，太勞累了，營養又缺乏，臉那麼黃，到我們那兒吃飯去吧。”意思是想让孙世琚到职员食堂去吃饭。那时，厂里的职员食堂与工人食堂是分开的，菜饭是一天一地，职员吃的六菜一湯，工人成年每頓吃三个窝窝头。孙世琚見敌人不断地用物質享受来誘惑自己；早有了精神准备，便冷冷的回答：“如果工人也和你們吃的一样，那我就到你們那兒去吃飯。”

总务科长的手松开了，忙搖头道：“这，得考慮考

慮。”說着，趕快走开了。

孙贊華還是不肯罷休，又通過紗廠主管范技術員來找工會代表曹鳴平說：“按你們現在的事，廠方準備給你們各升一級！”

曹鳴平當下就跟他急了：“你能不能給每個工人都升一級？不能；那我們就不能升！”

雖然拒絕了，到月底發工資時，果然給她多發了工資，曹鳴平拿了工資去找范技術員吵了一場，堅決不收。

廠方千方百計想用物質的誘惑來分化工人代表們，這時，有個別代表覺悟不高，產生了想脫產不做工的思想，有的打了酒在工會辦公室里喝起來，有的人不願走一般工人出入的小門，要走廠長和職員們出入的大門了。廠方又提出，讓所有的新工會代表都升成助理員，新工會內部一些不堅定的人開始動搖了。黨發覺了這些，便在工會里召開了緊急會議，把問題放到會議上來討論。第一是討論提升一部分工人當助理員問題，大家在最後倒一致通過了，認為提拔助理員是可以，但必須根據三個條件讓工人們選擇：①技術好；②能為群眾辦事；③不能被人收買。可是，有幾個問題却發生了分歧：有的代表想脫產不做工；有的主張不走小門，出去辦事不向工頭請假；每月賬目不必公布，代表出去要坐車等等。這四個問題來回討論，始終是不能通過。張家樞心想，當初鬥爭時，工人鬥爭昂揚，大伙心齊，怎麼自己的工會成立了，倒不齊心呢，氣得离开了會場。

这时女工“四大金刚”和翟淑珍等都急切等待着工会赶快分工，她们一见张家樞搭拉着脑袋走回来就拦住了。张家樞把情况向她们一说，几个女工就气得跳了起来，找到工会办公室里大声对几个代表道：

“你们要学旧代表呀？嗯！你们出来，是为大家办事？还是为了嘛？”在七、八个天真纯洁的小女工的愤怒指责后，几个代表都认了错，四个问题得到正确解决，进步工会的行动又一致了。

从此，党抓紧了工会内部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严格对工会干部和积极分子进行教育。无论谁有了错误都开会解决。工人代表李庆云在工会小组长会议上检讨了自己在工会办公室喝酒、跟人发狠；张玉堂检讨了自己当联络员外出化钱不报账。以后发现谁有缺点和错误，就动员他自己检讨，不给掩盖。党提出：工会必须团结得像铁桶一样，不能让外边的任何污水渗进来，特别是工会代表，要检点自己，防止犯错误；有了错就要检讨改正。工会小组里也随时展开批评。在这时，工人们中间就开始听到“坦白”“检讨”等等新词儿了。正是党领导的工会展开了自我教育，新工会才领导着群众轻装前进，永远前进，继续斗争。

(写作组 整理)

四 緣 架

孙世璫

進步工會成立不久，工人代表們發現有兩個陌生人常常在工人代表周圍轉來轉去，有時跑來和工人代表套近乎，裝做很熟悉地和工人代表搭訕說：“某某某你們認識吧？誰誰誰你們熟悉吧？”

一天，孫世璫到國民黨市黨部去交涉問題，他騎着自行車從中紡五廠出來，過了楊莊子擺渡口，沿海河走下去，過了棉紡二廠拐彎的那個路口（那時，那兒還是比較僻靜的地方），忽然後面有人喊他的名字。他剛停下自行車轉過來身，就見那兩個来历不明的人奔了上來，一把拉住了他，掏出手槍就想綁架。

正在這緊張的時候，工人張玉堂和張錫元、徐鳴和等騎着自行車趕來了。他們趕到跟前，下了自行車連忙搶救孫世璫，那兩個陌生人見勢不好，才悻悻地走開了。

原來，自从廠里出現了面生的人，地下黨組織和工會就料到敵人會進行陷害，提高了警惕。後來趕來搶救工人代表出險的四個工人就是派來保護代表孫世璫的。那兩個敵人派來的陌生人，原來就是刑警隊的特務。

（摘自“回憶双喜紗廠的斗争”一文）

五 向李宗仁請願

張家樞、王老五 口述

三月十五日傍晚，天空灰暗、陰沉，像要下雪，路上行人稀少，在鄭莊子陶家瓦房李玉祥的屋里，來了不少客人，有五厂偽工会的党代表們，有附近的流氓打手們，桌上摆下了酒菜，李玉祥正請客人喝酒，計謀杀害工人代表。女工齊淑花的家也在陶家瓦房住，見情況不好，就立刻把事情報告了進步工会。

孫世璣正在工会办公室，得到消息，他猛的站起，烏亮閃閃的圓眼瞪得老大，又是驚又是喜。驚的是，流氓打手們又來了，得準備战斗；喜的是，李玉祥逃出去很久又回家來了，可以設法把他逮捕了。這李玉祥在日本統治時期，曾經把我們廠里整理科工人李敏的丈夫用獵犬害死，進步工会早已上告，在市黨部、社會局、警察局都備了呈文要求逮捕，後來，警備司令部下了文，其中曾說：“……如見李玉祥時，可隨時指控成訟。”孫世璣心想，這一下，可不能叫他跑了。就立刻派幾個工人代表，前去堵住李玉祥，他自己也拔起腳來飛也似的奔派出所呈報，要求逮捕李玉祥。

幾個工人代表進了李玉祥家院子，都忍不住氣憤地高喊：“李玉祥在屋嗎？”

有个工人拉开了他家風門往里一瞧，嘴，派出所的王副官也坐在里边，屋子里挤得满满的，人們正在喝酒。只听得李玉祥跳起来大罵道：

“小王八蛋們，我正要找你們，看你們誰敢进来！”說罷，他揮舞着胳膊指揮左右的打手們：“打，逮住了，把腿給敲折了！”說着，左右的打手們如狼似虎扑了过来。李玉祥又掏出手槍拍的一下扔到桌子上說：

“看你們誰敢进来！”

工人們見李玉祥掏出了手槍，流氓們扑了出来，就退出來。到了門外，遇到孫世璽趕來，他在派出所找不到王副官，誰料王副官還在李玉祥家呢。幾個工人代表一邊跑一邊喊：“李玉祥掏手槍要開槍了，後邊追上來了！”孫世璽回头一看，果然，有幾個人飛奔而來，就約着幾個工人直往鄭莊子派出所奔去。進了派出所的門，後邊流氓就停住了。

孫世璽拿起派出所的電話，要了市警備司令部軍法處，他根據進步工會成立前軍法處簽的保證工人生命安全的保證書，要求警備司令部保證工人生命安全；同時，告訴他們李玉祥已經見到，要求派人逮捕。警備司令部回答：要工人代表找當地派出所逮捕。但派出所和李玉祥是一伙兒的，派出所的王副官還在他家吃飯，眼見李玉祥是逮不成了。

這時，天已黑，飄起了雪花，工廠左右一下子來了幾十個流氓，只听得罵罵咧咧，看光景像要趁黑夜闖進工房

杀害工人，工人们都有些恐慌。

張家樞得到消息，立刻召集骨干們研究。当时，伪工会虽已下台，但八区党部書記李玉祥从始至終是支持伪工会的，伪工会下台后，李玉祥还在那里忙着活动，策謀推倒进步工会。李玉祥这个禍根子如果不除掉，进步工会就沒有法子安生下去，虽然已屢次上告，但一直逮不了他。这时，正巧北平行轅主任李宗仁到天津，工会代表們一塊研究后，决定第二天清晨向李宗仁請願，要求逮捕李玉祥。决定后，由党支部秘密布置給党的小組及党员們分头活动；一切行动要通过合法手續，不給敌人借口，又公开指定王老五、孙世琚、徐明和、孙文义去和孔贊华交涉，第二天算是請假，到礼拜天补工。孔贊华也同意了。

这天晚上，工人糾察隊員們一个个精神抖擞，在大雪紛飞中通宵值班，沿着工房巡邏，防备流氓捣乱。工人积极分子們挤在工会办公室里連夜趕制游行用的大小旗帜，写标语，在白色的大門旗上写了“要求當局逮捕汉奸李玉祥”十一个大字。代表們連夜开会，研究游行队伍的組織分工，并分头通知工人。

紧张的一夜过去，第二天清晨七点钟，由司机刘少清（积极分子）开着汽車載着工人代表，拿着請示伪政府許可請願的信到国民党各机关，各机关值班員按一般規定写了个“知”字（意即批准），又給了我們收据。这天天气阴沉，下着小雪，还夹着微微的細雨，天气冷極了，可是工人们热血沸腾，在汽笛长鳴声中，赶来集合，不管天气多

么冷，老的少的男的女的都赶来了。

孙世据向大家說明了这次請願的意义，工人們高喊：

“不得勝利，絕不回來，走啊！”

六百多人的請願队伍就迎着雨雪出發了，走在最前面的是“四大金剛”，還有齊淑花等敢死队员，打門旗也是敢死队员孙

學桐等。到劉庄，手槍队过来挡路；到台儿庄路时，每过一个路口都有十几个手拿武器的軍官和宪兵队过来阻攔队伍前进，他們凶恶地喊：

“你們有什么事，跟我們說！”

打門旗的敢死队员們繼續向前冲去，勇敢地回答：

“你們管不了！”

說着，直往前冲。敌人高喊：“再往前走，开槍了！”

敢死队员們勇敢地扛着大門旗挺起胸膛走去，不理敌人的恫吓。游行队伍冲过好几道敌人的阻攔，終于来到了李宗仁的“公館”利順德飯店（現在的天津飯店），队伍



停了下来。里边有人出来問：“干什么的？”工人們就說：“要見李宗仁！”回說：“李宗仁不在。”工人們說：“不在，我們就在这儿等他吧。”

这时，从門里边突然走出来一个神气十足的軍官，身穿草綠色呢軍服，戴了草綠色呢軍帽，披着草綠色呢斗蓬，走一步，就見斗篷底下的皮子一抖一抖的，他兩手插着腰，撐圓了斗篷，腰跨大洋刀，走起道来大馬靴咯咯的响。一走出来先是手扶着眼鏡，裝得威風凜凜的，朝队伍兩邊觀看，然后，一句話也不說，在大門前“括括括！”的走前几步，又回轉身來括括括走几步。走了兩圈，这才問：“你們干什么来了？”

工人代表上前回答：“找李主任！”

“找李主任干嗎？”

“我們要求逮捕汉奸李玉祥！”

国民党軍官滿口噴着吐沫星子大罵說：“你們反动！”

我們把送請願書的收据給他看說：“我們請願是經過政府批准的！”他馬上收起那凶惡的面孔，奸笑着对工人們說：“你們的表現既然是爱国的，那么，派代表來談吧！”

这軍官看了代表們一眼，把孙世琨、張家樞、徐明和、張錫元等几个放了进去。这軍官約摸四十来岁，自称是副官长，一坐下就問：“怎么回事！”

孙世琨陈述了一遍李玉祥过去和現在的罪恶，并說李玉祥帶着流氓，現在想要杀工人等，副官长就阴险地問：

“不对吧，你們里邊有赤色分子煽動，這是搗亂，反動！”

工人代表里面有同去的宛派国民党手下的劉世澤，这时就走上去說：

“李副官長，我們，都是國民黨員。還是老國民黨員了！”劉世澤是說的他自己，可是，這李副官長倒相信了，他的口氣變了，說“很好，你們的行動很好，愛國，幫助政府抓漢奸，只要不是赤色分子，政府可以保證三天以內逮捕！”說到這兒，副官長眼盯住孫世堦問：

“你真不知道有赤色分子嗎？你哪兒人？做幾年工了？”

“我們都是打小兒就做工，天津人，住這裡好幾輩子了。”

這副官長沉思了一下，就說：“回去吧，以後你們不要這樣鬧，這沒什麼，事情交給我就是。”

說着，在工人們的請願書上簽了字。

孫世堦立刻走出門外，高聲對大伙宣布：

“今天李主任沒有在，李副官長接見的。我們的要求他簽上字了，大伙回去先干活看看怎樣再說吧！”

隊伍里立刻爆發一片歡呼聲。雪落着，工人們在雪地里狂呼：“工人團結萬歲！”“打倒漢奸李玉祥！”

游行隊伍回來時，走到鄭莊子派出所門前便高喊：

“打倒貪官污吏！”

“打倒漢奸李玉祥！”



这时，工人们在雨雪泥泞的道路上走了一天，满身污泥。派出所门前有一堵花砖墙，雪落得很厚，大家就把游行的小旗子插在上面，对着派出所门里怒骂起来：

“打倒你这个
贪官污吏王副官！
王副官和汉奸一个
鼻孔出气！”

“打倒王副官！打倒袒护汉奸的王副官！”

大伙气得可着嗓子大声喊，王副官早吓得从后门溜了，人们喊了一阵，孙世培说：“走吧，李玉祥也快进去了！”

工人们这才陆续回了厂。

二十日，李玉祥被天津市高等法院审讯后，关起来了。国民党警察局也派来一部分队伍来双喜工厂，伪装保护工人安全，其实是暗中监视工人。

可是，青帮头子李洪生又一而再再而三的托人捎信给王老五。王老五只得去了。李洪生这一回软了，他说：

“你就是窝了我，我还得管这件事，这是咱一家子的事呀，弄出来叫人笑话，将来闹下去，打头碰脸的，冤家

宜解不宜結啊！”

王老五心想，什么一家子的事？李玉祥是工人的死对头，我绝不能在封建头子面前低头，就坚决地回說：“这是工人大伙的事，对堂都是工人們自己去的，咱可主不了工人的事！”

青帮老头子被拒絕了；他想用封建关系調解的阴谋粉碎了。

李玉祥終於被判了八年徒刑。工人們为了庆賀除掉这个禍害，买了紅粉皮，吃捞面庆祝胜利。郑庄子从此少了一条地头蛇。

(写作组 整理)

[附] 厂方在李玉祥被捕后

給中紡公司的報告

为呈报事茲据工会代表孙世据、张家樞、王貴弟、孙文义、徐明和、曹鳴平、李庆云等于本月十五日午后十时半前来报称，于今日（十五日）下午六时，工人五名到郑家庄松竹里二十一号五区党部执行委员李玉祥家中，系奉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督察室宮督查长面囑前往逮捕李玉祥，事前通知郑家庄警察派出所偕同办理。王警官以李玉祥系党员无权逮捕，工人仍自行前往。李玉祥見工人到来，持槍拒捕，家中并潛伏流氓王洪宾、史二昂、田老九、王老三，

孙三旦、曹老八、张玉四等二十余人，手持斧把、腿叉等武器齐声呐喊，除将工人路鳳岐抓着痛加殴打之外，其余工人見勢不佳，拼命逃走。逃回工人报告警所后，該所警士，应即負責逮捕，双方起訴，然經十分鐘許前往，李玉祥已逃逸无踪。故請厂方核夺协助办理，并希轉总公司函达各官署，迅予解决，以安人心。工人等以生命危险及恫吓等情印入腦海，大有罢工請願之势等情前来。事关厂外，未便擅处，理应据情备文呈报，恭請鑒核。此呈。

中国紡織建設公司天津分公司經理

天津第五厂临时負責人孔贊华謹呈

六 謂 福 利

張家樞 口述

由于工人斗争的胜利，进步工会的成立，工人们在生活上有了改善，过去随便打罵工人、压迫工人的把头和特务腿子們也不敢压迫工人了。因而对其他厂和当地的居民有了一定的影响。

进步工会从建立那天起，就經常有其他厂工人和当地居民，通过一些工人关系，秘密的找孙世琨，張家樞等，研究办法如何推倒压迫工人的伪工会和如何反对国民党委任乡长等。中植油厂在1946年的三、四月間就推倒了伪工会，成立了工人自己的工会。中山鋼鐵厂和裕太紗厂的工

人經過數次斗争，也選派了工人代表到偽工會內為工人辦事。

由於這樣的聯繫，雙喜紗廠的鬥爭得到了當地群眾和周圍工人的很大支持，如審判漢奸李玉祥時，有鄭莊子和汪莊子的居民做了証人，以及掩護我們工人代表。十五庄聯保被押在稽察處的工人代表。

進步工會一方面領導工人們繼續和敵人鬥爭，另一方面，就着手工會的建設工作，幾個委員進行了分工，建立組織，群眾工作就深入細致了一步。

首先，工會抓緊解決福利，改善工人的生活條件。當時，工人們每天工作十二小時以上，吃的是對不上牙的棒子面窩窩，連一口菜也吃不上，食堂裏面都是皇親國舅，這些人反倒一個個吃得肥頭大耳，挺起了大肚子。黨通過進步工會就派委員曹鳴平親自掌握食堂。曹鳴平同志就想盡一切辦法完成黨給的任務，她到食堂裏以後，爭取了炊事員，分化孤立壞分子，把一些極壞分子趕走，她自己加強督促檢查，亲自過手糧食蔬菜，并努力教育食堂工作人員為工人辦事，成立了有工人、炊事員參加的伙食委員會，向方面交涉，每個工人每天增加了四兩大米，於是，每頓飯都增添了大米粥。當時，工人許多年都吃不到大米了，七七事變後誰吃大米日本人就要押起來，一頓三個窩窩頭，許多年都這樣苦下來了。在伙食委員會的努力下，早晨，工人吃到大米粥，饅頭，窩窩，咸菜，中午是棒子面，下午是白面，兩頓都有熟菜、稀飯，每星期節余下來的錢，還改

善生活，吃肉、包餃子。工人們見自己的工会一組成就改善了生活，个个高兴極了，深切地感到了自己的工会給自己辦事的好处，更热爱新工会了。

工会又發动工人们义务劳动，在厂里几十亩空地上种了菜，供給伙房，又把剩下的菜低价卖给工人家屬，改善生活。

那时，大工房里又臭又髒，臭虫都长了鬚巴。到春天，打的死狗堆在屋裏生蛆，炕上連一张整席子都沒有，工会就在大工房里搞清潔衛生，把大工房刷上白浆，并和厂里交涉，給炕上买来了新炕席，弄走了死狗，屋子里又白又衛生，工人們高兴極了。

工会还开办工人夜校，把有文化的一些職員組織起來义务教書，有二三百工人参加了夜校；把日本时期弄坏了的电影机也弄出来修好，搞了电影队，工人們自己放映电影；工会还組織了球队，女工們下班以后也参加打球了，國剧社、話劇社、消費合作社，都接着搞了起来。到了礼拜天，工会把厂里的大喇叭挂进工房，放送音乐。

車間里，修理了一下通風設備，改善了工人的劳动条件。工会还發动工人们挂牌識字，小先生写一个字挂在机器上，或者釘在机器上，讓不識字的工人学，当时，绝大部分工人一个字也不識，看到一个字被自己認得了，就像得到了宝贝似的。馬潤华就在布場里教別的工人認字。有些工人后来有了一些文化，就从这时开始學習的。当时大伙儿學習認字，覺得做梦似的，他們連做梦时也沒有夢到自

已居然会識起字来。

工会为了保护工人利益，与厂方交涉好，凡是工人被开除或者上新工人，必須通过工会，不准厂方行政随意惩罚工人。工人們的生活大大地改善了，每月关錢的时候都是發的新棒子面。

就在这时，伪工会的旧代表們，因为不能压迫剥削工人，却恨得咬牙切齿，千方百計的想要破坏，一些封建把头們，也因为进步工会給工人們撑了腰，他們不能再欺压工人，暗地进行勾結，阴谋破坏。进步工会虽然处在这样尖銳复杂的斗争环境中，但始終不懈地为广大工人們謀福利，因而，工人們就自觉自愿地紛紛起来参加工人糾察队，保衛自己热爱的工会。

(写作組 整理)

七 工人糾察隊

李庆云、孙世碧等 口述

“一！二！三！——四！”进步工会成立不久，每到下班以后，人們就听到工人糾察队跑步时的喊声。男女队员围着工房一边跑步，一边大声喊着，整齐的步伐声，雄糾糾的喊声，震惊了伪工会殘余的流氓打手們，他們气得手发抖，心发颤。进步工会的声势愈来愈大了。随着斗争一天天尖銳，糾察队员的人数也一天比一天增多，于是，

外邊的人們紛紛傳說，中紡五廠的工人快要建立自己的軍隊了，因而敵人更加注意起來。

這支工人糾察隊是從鬥爭中產生的。自从黨提出了推翻偽工會後，李萬清喊着要殺人時，工人們就自動武裝保衛進步工會代表。在選舉進步工會時，糾察隊員們在會場上維持秩序，而敢死隊員們就成了糾察隊里最勇敢的骨幹。新工會成立後，鬥爭更尖銳了，又號召工人們自動自願參加，立刻就有幾十個工人報了名，每天輪流值班。每天下班以後，工人就自動去工會報名，值班的時候，自己提了棍子到工會聽候分配。工會建立了簽到簿，誰值了班誰自己在上面簽名。參加糾察隊的人數愈來愈多，後來，有二、三百人了，隊長李慶雲就帶着大伙在下班以後跑步練操，加緊鍛煉。

“豁出這一百多斤去！”工人糾察隊員們都抱着投入戰鬥的決心加緊鍛煉，時刻準備和偽工會的流氓打手鬥爭。他們在工房附近的球場上練習齊步走，沿着工房四周跑步，慢慢的就形成了習慣，一到下班後，糾察隊員先吃飯，然後到工會門口集合站隊，跑完步，一部分人就分配值班，一部分人休息。一個晚上，往往有四、五十個人輪流值班，工會辦公室的桌子上都睡滿了人，隨時都準備着一躍而起投入戰鬥。站崗的隊員們沿着工房四周溜，站在圍牆邊察看工房外面的動靜。有時，遇到偽工會的代表們深夜回來，就在他家門前放上個哨，觀察他們活動。工房後面的木棚欄門邊，也經常站着崗。女隊員們一個個戴上男

帽，穿上大棉袄，和男工一样值班。

女工们参加的人数愈来愈多，女工队就设立了分队。女工大队长是孙士荣，分队长是田宝珍、苗玉珍等，参加的女工大都是青年，女纠察队员在曹鸣平的建议下，还自动做了蓝布反领的工人服，就像当年解放区女同志穿的列宁服，一到外出时，她们就换上，整齐一律。有一次，市里颐中烟草公司在女青年会礼堂选举工会，纠察队长李庆云就带了四十多个男女队员去列席，女队员们换上了制服站在一边，显得格外的整齐。烟草公司的工人代表在台上演讲，说：

“……我们工人，要争取吃饱穿暖……”

我厂的纠察队员就忍不住地齐声喊：

“对！咱们要争取这个条件！”

这晴天霹雳一声喊，潜伏在会场上的流氓打手就想要来打人。幸而烟草公司工人及时送了口信过来，纠察队员才及早离开了会场。

女纠察队长孙士荣表现勇敢、积极，她和几个好友田宝珍、苗玉珍、孙士兰是纠察队里的主要骨干。孙士荣自从得到地下党员陈小兰同志的帮助，在日本投降以后，她一直在党的领导下积极活动。这期间，就被党组织吸收入党，入党后，就更积极的领着女纠察队员干起来，保卫着新工会。

当时，有一个和伪工会方面有关系的张振远，进步工会为了争取他一块斗争，就叫他当了纠察队的副队长，可

情，他賊性不改，最后还是成了可耻的工賊出卖了工人兄弟姐妹，在敌人鎮壓时做了敌人忠实的走狗。

但，全体糾察隊員都是英勇、堅決的，他們在斗争中有力地保衛了進步工會。

(寫作組 整理)

八 女英雄怒打李萬清

孙士榮、黃淑珍 口述

李萬清是日本時期雙喜紗廠的一個雜工，工作是在廠里打扫大道、干雜活兒，可是他與其他雜工待遇不同。他雖說是個雜工，但是從來也沒摸過條帶，什麼雜活兒他也不干。他淨干些什麼呢？

他歪戴着帽子，穿着一身綢子褲褂，綵子鞋，腿上扎了飄帶，手里拿着兩個小鐵球，整天圍着人事課日本人清水跟前轉，真像狗不離主似的，有時給清水引着路到工人宿舍里亂串，工人們為了吃穿要是偷廠里點東西，瞞了日本也瞞不了他。原來他這個“雜工”，實際就是溜溜躊躇到處打聽工人誰偷東西啦，誰“破壞”啦，拿挂名錢的。他是日本忠實的管家狗，小日本清水連手槍都叫他捧着。

有一次，紗廠一個姓韓的工人，不知“犯”了什麼“錯”，李萬清就捧着手槍追趕，結果，這工人被抓到人事課，讓日本人清水毒打了一頓，李萬清站在一旁哈哈大笑。

工人們为了少惹事，就得离他远点，可是他呢，还以为工人們怕他，沒人敢惹，所以在人群中常挑起大姆指，眼皮往上一翻，拍一拍胸脯說：“李二爷就是这样，看誰敢惹。”工人們一听他說話，早就不爱听了，心里說“你別洋气，君子报仇十年还不算晚呢！早晚要等上你。”也有的工人說：“騎驢看書本咱們走着瞧吧！”

一九四五年苏联出兵东北，小日本被打的落花流水，日本投降了。这个消息很快地傳到了双喜紗場，工人們沒有一个不乐的。心想日本鬼子欺侮的我們够嗆，这回可該自由了。有的工人拿着棍子到处找日本人，准备狠狠地揍一頓，打死几个捞捞本；也有的想不光打日本，連他的狗腿子也捎着。誰知道事情并不是工人們想像的那样，厂里来了国民党的接收大員，馬上收买了大批流氓坏蛋，又从新压在了工人的头上。李万清这个小子，真够“机灵”；馬上搖身一变，又抱住了伪工会的大腿，仍然和过去一样，整天監視工人們的行动。因为他是“有功之臣”，被伪工会看中了，不久便“賞”了个保长的职位，权威就更大了。他在宿舍內說么是么，真是无人敢惹。这个“寸地王”整天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吃、喝、玩、乐，五十来岁的人也娶上了二十来岁的小老婆。

一九四六年二月間，中紡五厂地下党组织領導准备推翻伪工会，便組織进步工人和地下黨員到中紡四厂开准备会，不慎消息叫李万清知道了，便打發他小老婆偷偷摸摸地前往四厂探听消息，被进步工人赶了出来。李万清知

道以后，急紅了眼，到处宣揚他有电刀子，誰要“搗亂”就弄死誰。

进步工会成立以后，組織了糾查队，女糾查队员常常在工房周围检查行人，有陌生的人就来检查。李万清就在工房里罵街說：“現在叫一伙子臭女的給吓住了，小黃毛丫头要遭殃啊。”人們听到以后，就告訴了“四大金剛”孙世榮、苗玉珍她們，“四大金剛”听了，气的齐声說：“赶明儿揍他。”“四大金剛”就找胡艳霞，胡是整理科的女工，挺有劲儿，約她一同去打李万清。

一天，“四大金剛”和胡艳霞、黃淑珍等六七个女工，一塊儿站在工会办公室门前，手拿着棍子，有个男工把李万清从家里請出来了。胡艳霞往前一窜，上去就把他按倒在地，后面几个女工一拥上前，举起棍子辟辟拍拍的打了起来，只听李万清一个劲地叫着討饒：“大姑們！大姑們！饒了我吧！”女工們誰听他那一套，一边打一边說：“姑奶奶們情着你啦！”誰也不肯罢休。路过的人們一看見打他，誰也不管啦。也有的工人喊：“这个老混蛋早就該打。”霎时，李万清成了个瘋子，散披着头髮，唾沫落了滿臉，跪在大道上，好像等待执行槍决似的。李二爷的威風，保长的劲头，早給打飞了。他急的向旁边工会办公室的人求救，高喊：“呀，世琚！他們把我可打坏了呀，救救我吧！”女工們罵道：“叫你說，你再看不起小黃毛丫头，小黃毛丫头非治治你不可，小黃毛丫头沒招你惹你。你还說不說？”打着打着，孙世琚和王老五从工会

办公室走出来，假裝着拉架，对女工們說：“嘿，你們怎麼了？”女工們这才放手叫他跑了。

女工們打完李万清，心里还有气。原来这李万清的小老婆崔鳳蘭（在整理車間做工），仗着李万清的势力，也在車間里罵閑街，胡艳霞早恨透了她了。回到車間，气凶凶地又把李万清小老婆也打了一頓。小老婆当然不饒，大哭大鬧，胡艳霞說：“我把你丈夫也打了，你怎么着吧，再罵街？”

打了李万清不久，工人家屬就自动选出了自己的保长孙景周，把李万清赶下了台。

（張金鳳 整理）

九 反 扑

張家樞、王老五 口述

八区党部書記李玉祥押在獄里，伪工会失去了靠山，把伪工会的一些旧代表气瘋了，他們憋足勁，糾合了一批流氓打手，企圖反攻。

伪工会带头的流氓头子是馮培如和万宝起。万宝起是大革命时期的革命叛徒，当过伪总工会执行委员，眼下是国民党八区党部的委员。三月二十四日，馮培如拿着菜刀还带了几个打手返工房“臥底”，万宝起就正面出头当打手。

三月二十四日早晨星期天，工人代表徐明和三步并作

兩步进了翟淑珍家，他气喘吁吁的对张家樞道：

“坏了！外边儿万宝起領着流氓要打进来，他們搞了里应外合！”

徐明和剛說罢，進步工会理事长孙世堯走进来。

张家樞沉思了一会，說：“你們兩個快去告訴工人，大家关起門进屋子去，他們想要造成群毆，想打咱們。咱們一个也不出去，那就打不着人！咱們跟他們走法律手續！”

徐明和一听，覺得不錯，就分头跑出去布置了。孙世堯这时就到職員宿舍，找給厂長做事的炊事員，以买菜为名到新鋼厂报訊，不一会儿，兩边宿舍的圍牆里敢死队员一个个出来站上了牆，有的就地捡下了砖头，放在牆上，准备砍流氓。

流氓們直往里边投砖头石片，辟辟拍拍的砖瓦声，使工房里造成了一片恐怖，可是家家都緊閉着門不出来，流氓們沒辙儿了。

住在中紡三厂宿舍里的工人李子和，不知道这儿發生了情况，朝厂門口走來，流氓打手翟恩榮就猛的一跳，大喊：“打他！”

流氓們一拥上前，頓時把李子和打了一个大血臉，身上受了重伤。里边的敢死队员用砖头朝流氓身上扔过去。等将李子和搶救进工厂抬到人事課內，当时工人們想給李子和擦去臉上的血，張家樞这时對大家說：“不要給李子和擦臉，我們还要帶着血人和他們打官司去。这就是敌人

行凶的証据，叫孙学桐赶快找大夫为李子和打强心針。”因为当时李子和受伤很重，請来了大夫一直看守着他。

这时想里应外合的流氓們再也找不到机会搗乱了。可是“臥底”在工房內的馮培如，就沉不住气了，他就拿着菜刀从屋中闖了出来，想見人就打，造成群毆。他到院子后，看家家紧閉着門，沒有什么人就打，就一直跑出工房大門，看孙世琚等都在大門上站着，他上去就拿刀砍。孙世琚一轉身把他抓住了，交給了駐厂军队，把馮培如活捉了。这时新中山鋼廠的大槍队也来到了郑庄子，駐在郑庄子的紗場女工秦鳳龍等当了大槍队的向导，抓流氓打手及国民党党部的特务。

新中山鋼鐵厂的大槍队原本是李宗仁派来以保护双喜厂的工人安全为名来監視双喜厂的工人的。党支部根据大槍队的賈队长和汉奸李玉祥的矛盾，由孙世琚負責任向他作了爭取工作，因而他也做了一些对工人斗争有利的工作。

王老五把大槍队領到八区党部，在大門口一堵，好家伙，院子里站着七、八个流氓！王老五从十岁就在郑庄子住，土生土长，哪个流氓打手他都熟，就領着大槍队进去逮。那万宝起慌了，想要开脫，連忙分辯說：

“我不是，我是来串門的。”

王老五不理他的碴，嘴一呶，大槍队的賈队长就举起盒子槍命令万宝起解褲帶。这天，大槍队来的急忙，忘了带繩子啦，賈队长就想出了这个妙法，讓流氓們一个个把

褲帶解下，提着褲子沒法跑。万宝起不肯解，賈队长說：
“不解我崩了你！”

万宝起軟了，解下褲帶，可他还想开脫，对王老五求情：“你还不知道我！老实八脚的，咱在一起多年了呀！”

王老五心想：是啊，老实八脚，你今儿一早就带了人打进来，看你那威風那儿去了。王老五不搭理他，大槍队带上走了。

这一天，到了郑庄子流氓的窝，一共逮捕了十三个流氓和旧代表，如赵銘海、崔家林、万宝起、馮培如、王夢符、時寶發、曹桂廷、張萬明、肖振岐、劉宗英。十三个流氓解了褲帶蹲在工会门前牆根底下，平时的威風一扫而光了。

工人代表徐明和等在当天下午把流氓們送到了警察局，因为有受伤的工人李子和見証，流氓們和伪工会旧代表都判了徒刑，扣起来了。

这时，进步工会眼面前的敌人李玉祥、伪工会旧代表、狗腿子流氓們先后被逮捕。由于进步工会在党的领导下，掌握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一次次战胜了敌人的反扑与破坏，工人們自己的工会便愈来愈巩固了。

（写作組 整理）

十 夺 刺 刀

孙士荣、徐明和等 口述

四月里一天下午，中紡四厂的五、六个工人代表騎着自行车来到双喜工厂门前，正要进工房，厂门前的伪軍突然大声喝道：

“下来！”

四厂的代表王玉起、沈文光等从車上跳下，扭头看了伪軍一眼，沒說什么就推車进去了。

这天，四、五兩厂的代表共同研究了如何对付中紡公司散播的謠言問題，以及分化流氓問題，自从四、五兩厂工人选举出自己的工会后，国民党各机关及中紡公司想尽办法支持伪工会和李玉祥，进行破坏。工人进行了数次斗争迫使国民党将李玉祥和伪代表們押起来了。一宗过去了紧跟着就是第二宗。一九四六年四、五月間，国民党特务头子“邵华”来津后，敌人的办法就更阴险了，他們由中紡公司派了兩個最得力的厂长，到中紡四、五兩厂担任厂长，人事課也换了搖身一变的日本特务担任課长。他們采取的方法是：通过混进工会內来的国民党特务欧阳潮，进行分化工会内部，将一部分不坚定的群众用金錢、地位利誘进行收买，分化我党党员和群众的关系，然后再收买流氓打进步代表、捣毀工会。因为当时中紡五厂（双喜）为

了反对流氓，也掌握与爭取了一批参加过青帮的工人。他們和四厂那些要打代表的流氓也認識。四厂代表来的目的，在公开方面是研究生产，实际是研究通过五厂的工人从流氓內部分化，破坏他們的計劃。四厂代表出工房門时，护厂军队凶狠地攔住了四厂代表王玉起喝問：

“剛才你騎着車，我叫你下車，你怎么还不滿意？”

王玉起道：“我并不是进你的厂，我是进的工房，你叫我干嘛？”

厂里的军队原是和李玉祥一鼻孔出气的，自从李玉祥和旧工会代表、流氓們被逮捕后，军队与厂里的一帮封建把头們勾結，有时故意鳴槍吓唬工人，經常找进步工会的岔，这时，見王玉起頂了他几句，那个兵就蛮橫起来，嘶声喊道：

“混蛋，我說了你还不願意！”說着，“叭”的一下打了王玉起一个嘴巴，一手抓住了他的胳膊，王玉起手里正推着自行车，他操开了胳膊扭轉身去牆邊攔自行车，这当儿，王老五正送四厂代表出来，見伪軍打了四厂的人，急得跳了起来，一把抓住这个兵痛罵道：

“你們这帮子畜类，你們这是干嘛，整天吃了工人喝了工人还要压迫工人，你們这是干嘛？”

那个兵凭着有槍，蛮不講理，“叭”的一下又打了王老五一个耳光，王老五大怒，飞起腿来踢了那个兵一脚，那个兵倒退兩步，踉蹌地摔在牆跟前，可他一骨碌又爬起，叫了一声上了刺刀冲来，这时屋里的别的兵也都上了刺刀，端着槍冲出门来。王老五一把抓住槍杆，向身后的工

人代表們大喊：“打呀！打他們王八蛋。”

四、五兩厂的代表們一个个怒氣冲天，十來個人奮不顧身迎着刺刀朝前一拥，扭打了一陣，只听得七里味忿一片响，代表們一个个抓住护厂军队的槍杆把刺刀拔下了。军队一見刺刀給拔下就又括括地推上子弹，代表們哪兒怕它，一手抓住了槍口，一手用刺刀柄推他們，兩邊工人愈聚愈多，有的工人也上来动手。正扭打着，地下党支書張家樞見情況不好，就給電氣部工人曹鳴鐘打電話說：“外邊偽軍打代表了，要立刻向各兄弟厂發出斗争訊號，拉响大笛吧！要求別厂支援！”



曹鳴鐘和地下黨員顧景章兩人会同被党爭取过来的工头姜廷棟一同前去，拉响了汽笛，嗚嗚嗚的汽笛連續响了約二十分鐘，向各兄弟厂發出了警报。在此同时，孙世琚已堵住厂里的交換台，向各兄弟厂打电话联系，各兄弟厂立刻关車罢工，大队工人从全

市各条道路向五厂奔来支援了。

厂内关车的工人队伍直奔厂门口，“四大金刚”和女工积极分子们都跑在最前面。这时，伪军班长、排长都到了，下命令不准军队再动手。工人代表们也放开了手，王老五向车间里奔来的工人喊道：

“工人兄弟姐妹们，他们拿刺刀刺你们的代表了，打了代表了！”

工人一听，气得一拥上前，个个伸出拳头要打，“四大金刚”奔到头里，护厂军队一看工人都出来了不敢再逞威，直往厂院里退去，一直退到大院里。孙世琚与各兄弟厂联系完畢，就朝人群走来，对工人喊道：

“大家停止吧，咱们有话跟他们说，弟兄们，姐妹们，咱们跟他们講理！”

說罢，大家逐渐靜下来，由孙世琚跟吴排长及护路队副司令等开始了說理斗争。

这时，张家樞走进人群，把王老五、“四大金刚”等拉到了一边說：“四厂来人支援我們了，可是現在楊庄子摆渡口不叫过，他們把渡船擋到了河中心，过不来了！”

王老五急道：“我們去迎接！”說着，帶了一帮子工人朝郑庄子渡口飞跑而去。

这天，中紡四厂来我厂研究工作的代表中有一个名叫李之华的，当兩厂代表和伪军發生冲突时，就飞快地騎着车子回四厂去了，于是四厂工会就立刻組織了工人關車，到我厂来支援，一路以苏志新为首，从楊庄子摆渡口

过河，但队伍到了渡口，楊庄子水上警察局把渡船早已摆到了河中心，他們拥挤在渡口过不了河。

我們厂里的工人代表王老五、徐鳴和、李庆云、“四大金剛”、秦鳳榮等十来个人直奔到郑庄子渡口，对渡船高喊：

“过来呀，摆渡的摆呀。”

“不是我們不摆呀，水上警察局不叫我們摆。”摆渡的人站在船上高声回答。

这时，兩厂工人們就都隔着海河揚着手嚷嚷，“四大金剛”們都急的直罵，大家气的磨拳擦掌不知怎么好，王老五急了，把袄儿一脱，說：

“我下去！”

旁边有个女工一把拉住了他說：“五哥，你別……”

正說着，只听卜通一声跳下去了一个人，大伙一看，原来是王玉泉，他身穿着絨褲泅过河去。这时节，是五月初，水还挺凉，河浪又高，王玉泉泅到中間就泅不动了，眼看着水流往下游流去了，兩岸工人着急了，喊道：“救命啊，快啊！”

河对岸的四厂工人就通通通的又下去了几个，急忙泅去救王玉泉，工人們就大声喊船老板：

“你要淹死一个人，你全家偿命！”

那船老板有些害怕了，打开锚，搖过船了，四厂的几个工人把王玉泉救上了渡船。船老板对工人說：

“水上警察局不讓摆，他們都在院里喝茶呢。”

工人們一听氣更大了，沒等船到岸，五廠的幾個工人就一个个跳上渡船，準備找楊莊子水上警察局的人說理去。對岸出現了幾個水上警察局的警察，當船到河中時，他們高聲嚷：

“弟兄們，別着急，不是我們不叫擺呀！”

“誰不叫擺？”

“我們的副官！”

船已攏岸，工人們就急問：“副官那兒去了？”

“那兒！”李慶云往前一指，說着，四廠的一部分工人就跑前面找去了。五廠里的工人們擁進了楊莊子水上警察局，院子里果真擺着一個小圓桌，几把磁壺，茶碗里還正在冒熱氣，分明是剛斟上呢。工人們怒火上升，拿起茶壺茶碗嘩啦一声砸了个稀爛，張錫元跑進屋子一把拉下牆上的電話機朝海河里扔去，通的一聲掉到河里了。工人們擁進屋去，把門窗上的玻璃狠狠地砸了，滿院子只听得一片亂砸聲，外邊的工人滿肚子氣沒處發，就勢一推，把花綃也推倒了，還有砸椅子的、桌子的。正砸得起勁，我們廠的工人李慶云把副官揪來了，王老五搶上前去朝着那付官怒問：

“河那边，軍隊打我們工人，刺刀刺了人，你們不保護我們，還不給擺渡，這是嘛理？”

李慶云輕輕把王老五推开，揪住副官的衣領，搡了他几下子，那副官還分辯：

“這是上級的命令，不是我呀！”

王老五上去打了他一个巴掌：

“今天差点沒淹死人哪。你見死不救？”

李庆云也狠狠地打了他几下。这时，恼怒的工人們全上来打开了。正打着，忽听一声喇叭响，門外來了一輛吉普車，跳下个軍官，腰挂手槍，朝人縫里挤来，一边喊道：“弟兄們，別打別打！”

这时，人們打着打着都打到楊莊子河沿擺渡口了，副官的帽子早打飞了，正給打的沒处躲藏，那軍官就伸开兩臂把副官的头抱住。

“我叫你不打！”四個一個大高个儿工人恼怒地喊。
一边喊一边从后边

給了这軍官一个耳光子把帽子也給他打掉了，軍官慌忙捨起帽子戴上，兩手捂住帽子，扔下副官，自己使劲往外挤奔，吓得兩步一窜的逃上汽車。

“快开，馬上走！”他慌忙地命令司机。那司机也帶着槍，可是不敢动弹，工人們就大



喊：

“把那王八蛋揪下来，打，打！”

軍官立催：“快，快！”

吉普車飛也似的逃走了。

人們又繼續追那副官，副官抱着個腦袋躲到牆跟前，有人就把他腦袋朝牆上磕了几下，这才稍解了點恨。

這當兒，土城的一個警官領着分局的一批警察趕了來，高喊：“算了，算了，別打了！”

說着，進來忙着拉架。這時，副官的軍裝已經扯爛，上身也沒穿的了，下邊光剩了個褲叉，工人們這才罷手，把队伍整理好了過河。

過了河，五廠的工人和四廠的工人排着整齊的队伍高喊口號前進了：

“打倒貪官污吏！”

“打倒壓迫工人的軍隊！”

“要求護路隊從我們廠里撤出去！”

队伍來到鄭莊子，只見天津市各兄弟廠前來支援的工人們已經從我們廠門口一直拉到了鄭莊子街道上，廠院里也全擠滿了工人，口虧聲此起彼伏，上萬工人集合在這裡向敵人示威，抗議國民黨軍隊對工人的壓迫，口虧聲震天動地。

偽護路隊的副司令及副團長來了，天津市國民黨機關的頭頭們也來了，工人們派代表孫世堦、王老五及其他廠的代表等和他們談判，要求立刻把軍隊撤出去，懲罰行凶

士兵，賠償工人損失，負責治療負傷工人。在工人們強大的壓力下，反動派答應了，這時，王老五就出來對工人們講話，他說：

“我們勝利了。”

他把和國民黨機關代表所談判的條件和過程向本廠和各廠工人彙報，並征求大家的同意，最後又談道：“這主要是靠工人團結，如果不團結，什麼事也勝利不了，咱做事，家有家法，國有國法，廠有廠規，咱們只要遵守廠規，任何人不能欺侮咱，他們要想欺侮，工人弟兄們團結起來，就可以打倒他。感謝今天各廠來的弟兄姐妹們，我們感謝你們對我們的支援！天晚了，大伙回去吧！”

鬥爭勝利結束了，天色已晚，那押路團的副團長却不走，他把王老五找了去，一個勁的奉承說：“你真能干，这么年青，真賣力氣，你是那兒人？”

王老五一邊回答，一邊心想：這家伙准沒有好事。副團長又問：“上過學嗎？”王老五說：“沒上過。”副團



長就露出来意了，說：“你很能干，我願意跟你交个朋友，你拉家帶口的，注意別讓人利用你，将来別那么專头，以后我可以給你找个好事由。”

王老五淡淡一笑，說：“多謝你，我不識字，我还是干活好，別的事我干不了。瞎字不識一个，在厂里，为工人兄弟們出点力，是好事儿。”副团长还是不放他：“以后有事，你可以找我。”王老五一口拒絕道：“你把軍隊調走了，我沒什么事可以找你。”

副团长見什么也打动不了他，就只得讓他走了。到深夜，这位副团长还在想法找别的工人代表們談話。工会里的徐明和說：“人們都回去了，找不到了。”他才罢了。然而，敌人是凶狠狡猾的，說第二天撤退軍队，却并沒有撤走，相反的，更毒辣的阴谋，就在不久之后策謀成了。

形式变了，环境更殘酷了。群众也有些疲勞了。大的斗争再搞下去就会造成損失。可是一时又不能和党接上联系，得不到新的指示，只有按原来的方針堅持下去。为了使工作不受更大的損失，将斗争作了些收縮。同时也将暴露了的同志撤下来，換上群众出面领导斗争；如这次出面講話的就是王老五。不管怎样想办法，因五厂当时在天津市鬧紅了，不只敌人注意，就是我們兄弟厂有事，或是全市的事，也需五厂参加。我們在斗争上虽然胜利了，但从此以后，工作上却被动了。由于我們不善于在不利条件下机智灵活地迂迴作战，給工作造成了一定的損失。

(寫作組 整理)

逮捕前后

一 伪二中全会以后

张家樞 口述

伪二中全会以后，敌人改变了手法，有計劃的对付我們。戴笠亲自到了天津。三月份，伪社会部部长谷正綱到过天津，对各反动工会的头子講了話。五月份，国民党天津市党部主委时子周被撤职，五月以前，市党部內部不統一，五月以后，邵华上任，苑宝璜害怕新的主委不重視他，就对邵华百般贊揚，大吹大擂，但邵华到天津第一天工作，就有工职派苏硯田在市党部委員李墨元的支持之下进行倒苑活动，領着数百工人到市党部請願，控訴苑宝璜破坏工运，曾經参加过共产党，說苑宝璜曾在恒源紗厂貪污。当场，邵华表面解釋了事，但对苑宝璜就万分怀疑了。邵华听说五厂选举工会时有学联散發革命傳单，大为惊讶，認為五厂有共产党操縱，就召集了工职派、工联派的人召开紧急會議，詢問五厂工会历史上的领导关系，并且当场威吓苑宝璜說：“事情要你負全部責任，北平行轅都知道了，天津工运

复杂，共产党不少，警备司部令已接到北平行轄密电，正要調查你。”苑宝璜極力解釋，說五厂工会沒有問題，是由他手下人刘世澤、孙宝鈞在搞，但邵华已不信任，便極力支持工职派，并介紹工职派头子苏硯田、付秀山等到稽查处陈仙洲处与王朝新連絡專門調查中紡五厂与四厂的問題。

这时，地下党組織早已得到上級指示，不能再大搞，要注意隐蔽，但过端午节时，因为日伪时期过节放一天假，还發点白面，可国民党来了什么也不給，照常上班，三、四、六厂出头組織連續罢工三天，五厂也就只得跟着罢了一次工。当代表們到市党部去請願时，邵华就出面說：“这事是中紡公司的事，我們这里，只能备案，不能直接解决。”說着，隨即把苑宝璜手下特务刘世澤叫进里屋問：“你們厂里經常罢工，是不是有共产党员？”

刘世澤当时已經參加了軍統，与稽查处陈仙洲挂了鉤，便說：“沒有共产党员也有民主同盟！”刘世澤自从到五厂混入进步工会活动后，一直受苑宝璜直接領導，經常接受指示，監視进步工会內部的活動，也屢次向苑宝璜彙報，但苑宝璜自己爭权奪勢的野心很大，总想抓住五厂工会与工职派的人对抗，也就不去正視五厂工会的內情。

而此时，邵华便直接指示工职派付秀山、苏硯田的活動，付、苏早与五厂修理場工头張樹發等聯絡好，計劃推翻进步工会，在五月端午节罢工后，敌人便决心鎮压。端午节的白面剛剛發下，第二天，稽查处就下傳票傳訊孙世琚，在工人宿舍里挨房搜查。徐明和代替孙世琚前往稽查

处，稽查处把他放回，非要孙世据不可，工人們就掩护孙世据撤退。不久，敌人有計劃的逮捕了三十七个人，其中有共产党员五人：张家樞、馬潤华、曹鳴平、曹鳴鐘、孙士荣，也有七、八个国民党員。第二天，迫于群众反对，釋放了三十人，共产党员馬潤华、孙士荣、曹鳴鐘、曹鳴平都放了出来，张家樞便被押到警备司令部去了。

（这段材料，是根据張家樞同志口述以及天津市公安局档案科所有苑宝璣、刘世澤供詞整理的）

二 代替孙世据到稽查处去

徐明和 口述

一九四六年农历五月，咱厂进步工会和兄弟厂一塊儿斗争，要求了五月节奖金，不几天，一个礼拜日，稽查处来了兩個帶槍的人，一到咱厂工会就找咱进步工会主席孙世据，孙世据这时正在工房里。我一瞅，情况不妙，那兩個家伙神色不对，像要逮人，心想：他們莫非要把孙世据逮去。孙世据是进步工会的理事长，要是他一逮捕，进步工会可能要出事儿。心里这么一捉摸，我就打定主意，不能叫他們找到孙世据。我說：

“孙世据回家去了。”

“他家在哪儿？”

“在土城呢。”

那帶槍的人又問：“你是干嘛的？”

我說：“我是值班的，你們有什么事，我代表孙世琚去好了。”

那兩個家伙在一边嘀咕了一陣，就把我五花大綁的捆了起来。

一路上，鄭莊子的大人小孩們看稀奇，跟着我們瞧，我就像個犯罪的。雖說這樣，可我心裏倒挺自在，一來，我是為了大伙的事才給捆起來的；二來，我这么一去，孙世琚得到信兒，說不定就可以跑了。只要逮不住他就好了，我去一趟怕什么？

過了河，咱廠修理場的把頭張樹發早已在河那邊等着，我思摸：這小子怎麼跟稽查處串連在一起了？這准不是一件好事。來到了稽查處，他們綁着我，叫我坐在一條長板凳上，張樹發和帶槍的人進屋子唧咕去了。我一個人坐着，準備聽他們擺弄。心想：我出門那會兒，我家老父親，我老婆孩子都還不知道呢，這會兒他們還不知急成個什么咧，他們准擔心死了；我在这地方，稽查處會怎麼擺弄呢？不管它吧，哪怕槍崩了，也是為的大伙兒利益。正想着，他們出來，倒把我放了。

原來他們想逮捕了孙世琚以後接着推翻咱進步工會，把我綁去沒用。我回到廠里，聽說孙世琚已經在工人掩護下藏起來了。心里覺得格外高興。一趟稽查處总算沒白跑。

(寫作組 整理)

三 我放走了孙世琚

张广秀 口述

一九四六年六月的一天，厂里的警衛队得到伪当局的指示，想把中紡五厂的进步工会代表的首腦人物逮捕起来，然后大举镇压进步工会的力量。这天晚上，厂里伪警衛队长张树檀和伪人事課长赵大民商議，决定次日出动全厂警衛，到工房中挨排按戶搜索，一定要把工会理事长孙世琚逮捕，送警备司令部。

当时，我在当警衛，听到了这个可怕的消息时，已經是第二天早晨了。我上六到九点的崗。我想，孙世琚领导工人群众得了很多好处，国民党反动派把他恨得厉害，如果把他逮捕了，一定会有生命的危险。像他这样的人，我那能看着不管呢。何况我和他又是同乡关系。所以我就設法离开崗位，和工人于文起联系。张家樞找我来，問：

“后門有鑰匙沒有？开开后門。”我说：“行。”就商議好由我設法到警衛办公室去拿鑰匙开后門，給孙世琚送信，于文起去汽車房連絡开车的老刘。张家樞对老刘說：“老孙不能留在厂里了，只好走啦，咱帮他逃跑吧；你把大汽車开到大门外宿舍牆角僻靜的地方。”老刘答应了，并答应掩护孙世琚到郊区于文起的姑母家中去。

我利用值勤的机会，假裝有事到办公室去。伪队长张

樹檀正坐在辦公桌前低頭看文件，用白眼皮翻了翻我，一聲也沒哼。我正不願意理他，一回身就把掛在他身後牆上的鑰匙摘下來，轉身退出了警衛辦公室。這時，已經快九點了，我三步并成兩步地急忙走到工人宿舍的臨街後大門，把鎖開開，把門錯開一個縫子。緊跟着我就到翟娘家去送信，正好孫世琚已經化好裝，我告訴他：“趕快走吧，後門已經開开了。”並且告訴他于文起已經和老劉把汽車開到宿舍拐角處。我不敢停留，趕快繞道進廠，到警衛辦公室送鑰匙。這時我心裏可真害怕了。幸亏屋子裏沒有人，我乘着這個機會，把鑰匙放在原處，下班回家了。我家住得離工房後門很近，回到家，我料想孫世琚已經走了，才悄悄地把後門鎖上。這時候，偽警衛隊長張樹檀正帶着他的親信翻工房呢。偽偵緝隊也來了很多人，他們在工房裏鬧得翻天覆地。但這時候，中紡五廠工人們敬愛的工會代表孫世琚，已經坐汽車到了鄉下了。

(白波整理)

四 掩护孙世琚撤退

于文起 口述

我們推翻了偽工會成立了進步工會後，工人們選舉孫世琚為工會理事長。當時我也是進步工會里的人。由於孫世琚和工人們一道進行鬥爭，引起了敵人的注意，廠方也

把他看成眼中釘。

在五月份后的一天，国民党侦緝队和宪兵团二团开来卡車，要捉孙世琚。駐厂的伪軍也把工房围起来了，滿以为布下了天罗地網，国民党侦緝队和宪兵团二团口口声声向进步工会要人，沒有人他們不走。后来地下党支部書記張家樞跟我商量說：“三哥，你是不是出去和他們应付应付，打發走算了，不然老孙可太危险了。”她接着小声的說：“你不是知道老孙就躲在工房里么！”他这句话提醒了我，刻不容緩，我必須挺身而出。

侦緝队这些混蛋們就开始盤問我了，問我們把孙世琚藏到那儿去了，我回答說：“弟兄們，我們不知道，他回乡过节已經十几天，沒有回来，可能最近这几天就会回厂了，是不是弟兄們过几天再来？”他們不相信，也不走，后来把徐明和抓走了，但是他們还不甘心，工厂和工房繼續被伪軍及侦緝队围住。这时我溜进了厂，找到开车的老刘，讓他把汽車开到宿舍的牆角。掩护孙世琚从后門溜走。他帶着口罩，戴了大草帽，穿一身白小褂，跟着上了車。我把他带到辛庄我姑母家，我告訴他不用担心，这儿是我們自家亲戚，十分可靠，只要你不到处走动 保险沒事。我隔一天就去看他一次，在家里有我表嫂侍候他。我表侄每兩天上来給他买一张報紙看。就这样一共在我姑母家里住了二十天，白天帶着草帽在园子里，晚上就回到屋子里休息。

不巧，有一天，老孙不謹慎被我厂的一个人發覺了，

这个人是否有其它企圖，當時還不能判斷。不過為了防止意外，我建議老孫馬上轉移，於是過了幾天，在一個晚上就化名周雨亭，由辛庄經張貴庄坐火車走了。

（牛海榮 整理）

五 小 庙 燒 香

孙士荣 口述

稽查處的人在工房里搜查孫世堯時，人早已走了，可是把工房里翻騰得人心慌慌，空氣緊張，地下黨支書張家樞就對積極分子們說：

“情況不太好，可能會發生什麼危險，大家要提高警惕。”

糾察隊女隊長孫士榮倔強地說：“死就死，我們不怕死！”

事后，她帶着一幫子糾察隊員聚在一塊紛紛議論，大伙兒一想到將來，就揪着一把心，不能想像，如果偽工會又上台工人該遭什麼殃。

“我們可不能給他們拆散！”孫士榮說，她一想到就要來的可怕的局面前就焦慮。

糾察隊隊長李庆云頭一昂，兩眼盯住大伙說：“咱們哪個不怕死？”

“誰也不怕死，不怕的咱上廟里燒香磕頭，誰不怕死

的，跟了来，咱磕头去。”一群年青的糾察隊員，你一言我一語便紛紛站了起來。

在工房后院里，有一座小廟，這地方，平素都是老太太們常來，廟里正中間坐北朝南坐着一位紅臉泥塑的關帝爺，左右兩側各站一名小將，滿壁彩畫，一邊是當年關公斬蔡陽的場面，另一邊是關公護送皇嫂的畫面。北面牆上有个小小的圓窓洞，射進來一縷陽光。這天，幾十個青年男女擁進了这儿，严肃而安靜，彷彿怕惊動了那泥塑的關帝爺似的。

糾察隊大隊長李慶云手里拿着一股香站在大家面前，他的臉色嚴肅，堅定，點燃了香，插進供案上的香爐，回過頭來對大伙說道：

“我們今天在這兒，是個生死會，咱的命是值錢的，可這個時候誰怕死？能叫他們那帮子給壓下去嗎？誰不怕死，誰就跟我來，往后，有一個牺牲的，大伙就一塊兒拚。誰有三心二意就出去。”

說着，幾十個人團團圍住他。

李慶云返身跪下，朝關帝爺磕了个頭，大家也不約而同的跪下磕了个頭，表示不怕死的決心。

這時，香已燃着，一縷清烟裊裊上升，糾察隊員們一個個跳起來拍了拍膝上的土，神情肅穆地走了出去。

年青的糾察隊員們走出小廟，心里感到踏实了不少，每個人都感覺到周圍有不少兄弟姐妹在支持着自己。

“一個人犧牲，大伙兒一塊拚！”

團結使他們增加了无限力量，在工房里的恐怖气氛下，不再感受到恐怖和孤单。因为大家都是为着大伙的事在斗争，狂風暴雨尽管来吧，糾察隊員們这时都抱着决心，准备迎接战斗。

(写作组 整理)

六 不巧的事

张家樞 口述

孙世琥撤退后，一天黑夜，中紡七厂一个工人送来了信，說敌人已經开出了黑名单，明天上午八点就要逮人。张家樞考慮了很久，如果连夜讓一部分已經露了头的地下黨員撤退，時間是来得及的，可是，她想到上級黨組織把自己派到这儿来坚持工作，沒有上級的指示怎么可以随便开小差呢？就决定不走。

同一天，天津地下黨組織領導机关也很焦急，因为工委已得到了敌人要逮捕五厂工人代表的消息，可是派地下黨員几次到五厂找党的負責人都找不到，什么原因呢？这里还有个波折。

四月里，张家樞找上級楚云同志彙報工作时，楚云囑咐她下个礼拜去一次，要把五厂党的关系轉到天津工委领导，因为楚云是学委的，领导工人工作不方便，也不能按系統的下达工作，五厂党的关系交给工委领导要方便得多。

不料张家樞回厂后發現特務常跟着自己，沒法子脫身，等到一个星期后，张家樞去轉关系时，楚云已經搬家，找不到人了。

这时，楚云已把五厂的党组织关系交给城工部，又由城工部轉到天津工委，工委接到关系，立刻派李瑞林到五厂来找，不幸的是，楚云在轉关系时把地下党支部書記张家樞的名字写成“苏更”了，这是张家樞同志在解放区时用的化名，李瑞林向五厂工人打听，誰也不認識苏更，因此，关系接不上，又轉回中央局城工部，城工部再轉过来，工委还是怎么也找不到苏更，便又到学委找楚云，到这时，才發覺名字写的不对头，改成张家樞后，李瑞林到五厂来一問，张家樞倒有，可是，恰巧这天被捕了。

张家樞当晚得到敌人要逮捕的消息，和几个地下党员商量了一下，大家都鎮定地等待事变的發生，她又把孙世琚的衣物包了个小包，第二天一早叫王玉泉送到小辛庄于文起的姑母家里，讓王玉泉告訴孙世琚立刻离开天津，从北京直奔张家口解放区去，自己准备被捕。“要革命，就不能怕流血。”她想起這句話，心情坦然地迎接著即将要來的事变。

(写作組 整理)

七 工人代表被逮捕

齐淑花 口述

当五月节奖金斗争和四厂派工人来我厂联系受阻所引起的罢工取得胜利后，敌人不甘心失败，又产生了新的阴谋。厂方勾结了流氓准备对我们工人进行反击。有一天我正干活干得好好的，突然有许多带红袖章的人拿着枪把我逮走了，被他们押到我厂俱乐部小楼上，包括我在内共有我们的工人弟兄三十七名。在那儿，工人代表王老五等受到他们的严刑拷打，但是我们一个也没有屈服，因为我们认识到我们所参加的一切斗争都是正义的，我们没有任何错误，当然就无错可认。

三天后包括我在内的七名工人代表被押解到军法处。而其他三十位同志都被解雇释放了。在押解前敌人架起了机关枪，由厂方召集全体职工进行训话，内容是叫工人不要闹事，否则我们七个人就是榜样。似乎这样搞一下就能惩一戒百。事实上只会引起工人同志们更大的愤怒。弟兄们看见我们被押走，一个个都以同情的眼光注视着我们，而扭转身又以愤怒的眼睛虎视着人群中的厂长孔贊华。从他们的表情，可以看出他们内心充满着对敌人的仇恨。就这样，我们离开了工厂。

在军法处我们被关了四十七天，在那儿经常受到了审

問，要我們供出是否受過訓，參加過什麼組織活動？是不是八路？審問了好些次也沒有從我們嘴里討出任何的口供。後經他們調查，找不出什麼証據，我們才被釋放出來。

我們被釋放出來後，為了防止受偽工會的流氓們繼續迫害，沒有敢馬上回家，依靠進步工會的關係，住在南市一個人家裡。家里的人還不知道我們被釋放出來的消息，偽工會的壞蛋們到我們家裡去詐財，叫每家人家拿十萬塊錢去贖人。有些家里連吃飯都吃不上，那有錢去贖人呢。我們家還比他們那几家生活好一些，也只有砸鍋賣鐵給他們錢。結果錢給了，約定某日下午在土城大橋接人，等到晚上，家里的人也沒有看見我的人影，就這樣，錢就給他們幾個小子白白的騙去了。後來我們碰見一個老乡，叫他轉告家里，說我們已經平安出牢，家里這才放心。

我們不能總住在人家家裡，以後有部分人先回來了，回來听到家里談起詐財一事十分氣憤，因此我們聯合起來到警備司令部告他們；警備司令部說以後他們若有詐財之事立刻到司令部報告。後來偽工會的壞蛋們又想到另外一家詐財，該家一方面殷勤款留，一方面派人到司令部報告，才算把這些騙子們抓住，詐了的財又全部退給了我們。

以後家庭的生活是格外艱難了，愁吃愁穿的一直熬了二年的時光，天津才得到解放，我們才得到翻身、自由，生活水準都大大提高了。與解放前相比，真是一天一地之隔，現在我們只有以更好的工作來感謝共產黨，感謝毛主席。

(牛海榮 整理)

八 回憶大逮捕

徐明和 口述

那陣子，傳訊，過堂，就像吃崩豆一樣。有一回，我們去過堂，偽工會理事馮培如自己拿刀子在頭上划了一道口子，官兒問：你們干嘛把他給砍了？我們說：他自己干的，跟我們沒有關係。問了半天問不出個結果，就把我們關在拘留所里了，我們就大罵，罵得他們沒法，只得放了我們。

可敵人愈來愈猖狂的鎮壓工人。一天上午，廠里突然下了道命令，說有人要來參觀，叫大伙好好兒干活。我們一看，事儿不太妙，廠里那些流氓狗腿子都在胳膊上綁了紅繩，布場的拿着打梭棍，紗場的拿着鋼絲車上的花杆，就感到要出事。我跑到試驗室找張家楓，她也看出來了。事先，我們也早已得到消息，只有鎮靜地準備被捕了。這天，全廠一共被捕了三十七個，一塊兒給押到了廠門前傳達室里，正是大熱天，可狠心的狗腿們却把暖气給我們打開了，熱得我們直冒汗，偽軍在室外還故意的問：

“熱吧？”

“不熱！”我們說。

可“四大金剛”氣急了，齊聲嚷道：“給姑奶奶們開開窗戶，涼快涼快！”

偽軍在窗外哼唧了一声，說：“还不老实哪！”

“四大金剛”在窗里邊說：“你看這屋子這麼熱，不信你自己進來試試。”

偽軍不理睬，等到人都逮齊，就把我們押到了職員宿舍樓上。張家樞趁敵人沒在，對我們大伙說：“敵人要拿我們當共產黨八路軍辦了，咱們這兒有共產黨嗎？”我瞅了她一眼，明白她說的話，便說：“咱這沒一個共產黨。咱為工人辦事情就都是共產黨嗎？”張家樞又說：“那咱們在什麼情況之下也別承認，不說什麼他們沒法兒。”大伙全同意了。

第二天，挨個兒叫我們。第一個叫王老五。後來，一個個給打了十幾軍棍，逼着我們問：誰是八路軍？誰也不說。老實說，像張家樞那樣熱心為工人辦事，知道她是共產黨也不肯供她出來。過了一兩天，把三十個工人放了，單留下了張家樞、齊漱花、王老五、李庆云、張錫元、張玉堂和我七個人。

再說當天下班後，敵人把我們被捕的人們押到廠門前圓池子那兒。我抬头一看，下跪的人全站在大道上，打手們胳膊上綁着紅綠繩，手拿鐵棍，在工人們面前巡邏，不許工人出廠，誰要想走就打誰。不一回，那廠長孔贊華就出來對工人講話了，他說：

“你們看哪，这几个都不是好人，他們是八路軍。以後，大伙都要好好的安分守己干活，要不好好干，得像他們一個樣。”

工人們都低着头，不敢看我們，女工們難受得暗暗拭眼泪，工人們心里明白：进步工会的代表就是为工人办事，是真正的好人，不是坏人。

过了几天，敌人把我們七个代表五花大綁押出了厂門，門前停着大卡車，卡車的四角都架起了机关槍。我們要上車了，只听得宿舍門前一片哭嚎声，工房里的家屬和老太太們有的坐在地上哭起来，伪軍不斷的在驅走人們，王老五被打得連車也上不去，走一步，血就順着褲管往下流；李庆云扶着他从大伙面前过去，老太太們哭声响得我心里也有些难受，齐淑花的媽媽暈倒在門口了，伪工会的坏蛋們还嚷：“把車开出去！”有个卖菜的一把把老太太拉开了。

我們被押到了河北区五馬路护路队的团部，剛上樓不久，就把半尺粗的大杠子放到我們面前，敲着杠子說：“誰是八路？你們要不說，看这杠子砸你們，把你們腿也打折了！”

誰也沒有供出什么，當天又把我們押解到稽查处去，这地方，我来过一趟了，也沒什么可怕的，呆了一小时，这儿还不“收留”我們，又轉到警备司令部，蹲在門口一个多鐘点，似乎还不收。伪工会押送的人在一邊說風涼話：

“要讓你們回厂呀，还得鬧事，公司里早拿錢把你們买死了。”

这么着，我們就都押起来了。敌人可黑心哪！在这地

点，又来回过堂，被傳的人进屋里間，別人就一个个坐在外間屋裏等着。我一进屋，見官儿坐在上邊，旁邊有人記錄。官儿問：

“你是不是八路軍，快說！”

走到哪里，他們也是这么問，你就別想問出個結果。我說：“咱不是，”我有些生氣了，“咱从十二岁学徒，白給人干活，光管吃飯，一直在厂里干……”

正說着，官儿拍着桌子咋呼：“唱的歌是誰教的？”

他問的是选举那天学联來人教歌的事。我說：“誰認的，人家教就學嘛！”

“还不說，剛才出去的那个都招了。誰是八路？快說！”

“誰知道誰是八路，是怎么回事啊？”我听出敵人用了計，想咋呼我們招。我心裏明白：我們七個人里邊不會有人出賣誰，任他咋呼去吧。過了幾次堂，什麼也沒招。後來聽說，拷問李庆云時，官儿還問：“你們還下操，想組織武裝暴動呀？”李庆云盡給他頂，官儿都氣的下掌用板子亲自打他，一邊打一邊氣得罵：“你盡給我唱戲；你盡給我裝着玩。”這樣，敵人弄不出什麼玩藝兒，就把我們分在七下押，誰也見不着誰，只有一個礼拜放一次風的時候見到。可我們互相都很信任，大家守口如瓶，相信不會招出什麼來。

廠里的工人們不斷派人来看望我們，送来吃的、蓋的，還送了錢來。有的工人一見我們就在外邊哭了，我也挺難受的。

关了不到兩个月，我們誰也不招什么，敌人沒有証據，就把我們放了。这时，我們七个人无处可投，就在南市附近找了个住处，厂里工人們听说我們出獄，都赶来看我們，送錢送东西，有乐的，也有掉泪的，我們总算自由了。

張家樞因为被特务刘世澤跟得挺利害，在一天早起走了。自她走后，心里觉得挺空，沒有了主心骨。有一天，我和李庆云、王老五在南市一帶閑逛，見登瀛樓前停着咱厂里的大篷車，走近一瞧，原来是伪工会那帮子坏蛋在請宪兵吃飯，咱一看，心里火冒得丈把高，大伙一商量，就决定去揍他們一頓出出氣。在一个澡堂附近，把那帮子坏东西蹬了一頓，正打着，宪军队上来，又把我們逮捕了。

这次放出来，我沒有工做，就摆个小糖攤子。那年头，攤販也尽受敌人欺侮。后来，我在旧日租界找了間房，蹬了三輪，閑了也修修自行車，勉强圖个飽。快要解放前，一陣陣的傳來消息，說八路軍快要进城了，我想，这一下張家樞他們也快来了。我心里真是說不尽的高兴，覺得蹬着三輪也不累的慌了。

一九四九年一月，天津解放了，听说張家樞跟八路軍进了城，回到五厂了。我扔下三輪，跑到五厂，一看，張家樞的穿着完全改变了，大棉袄大棉褲，一副軍队打扮。当初，我心里就揣摸她是个共产党；可不，如今事儿就愈是明白了。从此，我回到了咱们厂里，半年以后，党把我送到党校學習，我也成了一個光荣的共产党员，真正当起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来了。过去的日子那么险恶，咱也为大伙

办事，如今日子这么順心，咱更得加劲干，讓咱子子孙孙都过起共产主义的幸福生活。

(写作組 整理)

(附) 敌人供詞

按：解放后，原中紡五厂推倒进步工会的一批流氓特务已大部被捕，今摘录原中紡五厂伪工会干事們被捕后的供詞与法院判決詞，从中可以看出敌人当时疯狂鎮压工运的实况。

以下摘录几个主謀人策划推倒进步工会的供詞与判決詞：

(一) 敌人阴谋推倒进步工会

張樹發自供：“一九四六年春，認識孫榮友等，又認識了付秀山、蘇硯田……由于散布謠言，說男女工在一起早晚要成大肚子等……張家樞在工会和工人講話時說：‘這種行為是特務，工賊破壞分子的行為。’就是說我。因此我就設法通過鄭莊子流氓孫榮友等研究推翻進步工会。……我說男女工人扭來扭去是對電氣姜廷棟、張玉山說的，他倆到試驗室就告訴女工，當時工人聚集了二十多人，派人來找我責問：為嘛罵他們？我說：‘沒罵。’當時張玉山就說：‘你不是罵他們要弄成大肚子完事？’我不得不承認，并假道歉，從此下決心報復……五月間，鄭莊子流氓孫榮友、关星五二人來廠找我，他們是廠里的腳行，秘密向我聯繫，關說中紡經理×××跟他是朋友，總

想找几个能干的工人到他家里談談厂里的情况，就約我和
张振远、刘芳清、彭道三、刘魁、高金山、柳树林、郑大
福等十余人，約定在小刘庄茶攤約齐去×家……討論中紡
五厂工会的情况……”

彭道三自供：“……一九四六年三月，当鋼絲工头时，孙世琚、王貴弟（老五）已組成进步工会，关于厂內
工人提升助理員事，孙世琚建議以选举方式产生，我以为
要經选举我自己选不上，故和张树發、刘魁三人在刘全太
家中計議，赶快联络人也組織起工会，想法推翻他們。三
人隨在厂內联络了何祝华、刘錫明、高金山、张志华、楊
少元、孙金铭、左学增、柳树林、张振远、刘芳清，連同
我和张树發、刘魁，共十三人，到张志华家开会，并接受
了苏硯田的任务……四六年四月，我和张树發等十三人計
划推翻进步工会，柳树林向我調查，报告給×××的情况
有：进步工会領導到李宗仁行轅游行一次，有中紡四厂进
步工会來往开会数次，成立进步工会时唱革命歌，有学生
参加教給，与厂軍冲突时喊口号：“打倒國軍”，四厂工
人也来援助，并砸了水上警察局……。”

刘魁自供：“……四六年二月，王老五等成立二次
工会，曾領導工人开会反对工头們的压迫，曾将大工头孙
永生开除，以致形成我們一般落后工头不滿，工会为工人
福利組織工人請願，也引起厂方不满，四月上旬，工人刘
全太把我叫到他家，以言語試探，我对二次工会（即进步
工会）有意見，我说：“現在工会搞得真不成样子，把大

工头孙永生也开除了，你想咱们还长的了嗎？’数日后又在刘全太家中与彭道三、张树發同我共四人商議推翻进步工会，先議妥暫时組織秘密团体以对付工会，并由我开始伪装，拉攏进步工人程德庆、翟春發、刘芳清、孙玉軒、刘錫明連我七人拜盟，常利用吃肉喝酒机会刺探工会对落后工头的消息。同期间，我又在张志华家中和另外十二人拜盟兄弟，从此由我們各自拉攏厂內各部門工头与工人，逐渐扩大巩固，推翻进步工会組織。”

张振远自供：“……回津后找朋友刘魁家中求其謀事，住了几日，适逢五厂工人曹国峰被二撥工会（即进步工会）打跑，我就由刘介紹頂着曹国峰的工本上班，当織布見面，刘怕被二撥工会打跑，跟我說：‘你看你盟娘这么大岁数了，有你嫂子侄女，要把我打跑了，他們吃嘛去？’托我給他办办，我就給他托工会靠近人姓孙的，后就沒有被挨打……。

“四六年五月間在参加推倒王老五工会活动中，为了搜集情况，所以表面上与孙世琚保持联系，暗中进行活动，将进步工会黃純江、宋栋等人情況報告給彭道三，以便推倒他們时加以監視……。

“一九四六年由张树發、彭道三、刘魁、柳树林、郑大福、刘芳清、楊少元、刘錫明、高金山、张志华……等人，在謙德庄张振华家中拜盟后，张树發、彭道三联络孔贊华，商量推翻二撥工会。刘魁对我說：‘咱们推翻工会要是不参加，到时候你也干不了啦，也有危险。’我就立

刻答应推翻工会，后由刘告訴我到馬場道×××家开会。”

彭道三检举张振远供詞：“……四六年一月間，張振远混入了进步工会內，明着在进步工会內服务，暗里却把进步工会內決議秘密告訴劉魁，劉从張嘴里听到进步工会准备推翻反动工会的情报后，就报告給工头張樹發、彭道三，三月間，張樹發找了彭道三、劉魁一同到劉全太家中开会，决定与进步工会中的特务分子張振远、劉芳清、孙金明及其他反动工头磕头，組成反动集团，进行推翻进步工会活动。三月中旬，在張志华家磕头燒香并宣誓守密。次日，五厂工程师孔贊華（按：孔曾代理厂長）便知此事（从劉全太处知道的），彭道三也告訴他，孔又告訴厂長陳毅德，陈又告訴×××，×得知便聯絡并告訴蘇硯田等，蘇硯田等便找了孙榮友介紹这个反动集团，每人都記錄进步工会的斗争情况，報告給惠中飯店三樓六十八号付秀山。此后，进步工会的一切計劃、決議，到何处开会，与何处联络，来往的誰，都由張振远报告。这样，×××将情报報給杜建时，由杜轉通令五厂护路队，随时逮捕进步工人；由付秀山報告給匪軍統、中統等機構。張振远在进步工会中做特务工作一直到进步工会被顛复，張振远这一阶段的罪行如下：

1. 說进步工会到四厂去开会，与左振玉联系；
2. 說进步工会与学联有联系；
3. 說进步工会組織进步工人家属，以便了解反动工头及匪特情况，張并詳情報告。

4. 三月底（按：时间有误）进步工会要求調整工資，張振遠就把決議報告給反動集團轉告孔贊華，「方早有了准备，并由护路队押了孙世琨、張家樞二人。

5. 六月初，中紡四厂工人来找孙世琨开会后……六月八日，付秀山在惠中飯店六十八号开会，将張振遠、��芳清、孙金明、彭道三找去介紹西厂的匪护厂队連長鄭某，并决定翌日由該护厂队逮捕进步工人，并由張振遠、張樹發、彭道三將进步工人三十二人黑名单給連長作逮捕根据，并給了付秀山一份，并寫了一張呈文，由付秀山交稽查处，文內容說：該三十二人是共产党员嫌疑，煽动工潮，由張振遠、彭道三等蓋章，六月九日下午三点，張樹發、張振遠將寫好的袖章九十多個秘密交反動工头，派人把住了汽笛与電話（張振遠報告過，工会決定在發生緊急事故时就拉汽笛与別厂联系……）。”

柳树林供詞：“四六年在五厂当工头时，与中統特務張樹發等十三人結盟，我为大哥，自称十三太保。”

苏硯田供詞：“……四五年十月到四六年十二月时，任天津市职工救济委員时，曾……勾結五厂工人張樹發、彭道三等，打击进步工人孙世琨、張家樞，強迫接收了进步工会，并将孙世琨、張家樞开除，由張樹發為主事。”

（二）商討行動計劃

彭道三供詞：“……到×××家去（按：約三月底），

×說：現在「方的生产力最低，我派去的职员，孙世琨

不叫进厂，厂方一切事情不能进行，布机連一半也沒有开动，恐怕以后不好維持，厂长也对我說过：你們在厂內也連絡了一部分人，那你們就可以重新組織工会，要保护厂內机器，你們多联络工人，厂外由公司厂方負責，并說在惠中飯店三樓开一間房为临时办公室，进行四、五厂事，有事找付秀山、苏硯田、王翼廷、王清田等……

“孔贊华在金刚桥金城旅館楼上第一次約张树發等，第二次約柳树林、刘全太和我等开会，孔說：×××和厂方說，叫你們多联络工人，保护机器，千万要秘密，有事要随时联络，如有事，告訴刘全太与我就可，我們問他，要做不成失了业怎么办？孔說：×經理还能叫你們失业嗎？公司里多几个人算什么，又說：孙世琨他們一定有八路从中煽动，咱們看最后的五分钟吧。与驻厂伪軍發生冲突后，来了数千人呼口号打倒國軍等，我和张树發等人到惠中飯店告訴付秀山，付說：已經知道了，并說：厂方和×經理說过，与护路团长聯絡，要他們抓他們，他們背后有八路煽动，你們有什么事，下星期来再談……。

“又一次，我等和护路队駐中紡四厂匪軍郑連长也来到惠中飯店，他說，团长叫我来与付秀山接头。……付秀山領我到飯店吃飯时，連长要进步工人名单，我当时計算約三十二人，連长說：你們在厂內要准备好，再叫军队进厂。……付秀山并买来粉紅色布，做百多个袖章，上写‘中紡五厂护厂队’，并写了許多标语交給我們，并由付秀山、苏硯田二人代写星文，请警备司令部以八路嫌疑惩处，

写完也交我們。在逮捕后，便联名蓋章送警备司令部陷害。”

张树发供詞：“……当晚（按：指在×××家中开会后）都跟了付秀山到惠中飯店吃饭，又在那里介绍了苏硯田、王清田、王翼廷認識，大家商量由付秀山指示，由我們联名向匪警备司令部告孙世琚是八路軍。到端午节时，傳票下后，孙世琚就跑了。跑后，我与彭道三天天到惠中飯店去，与付秀山、苏硯田見面，計劃推倒进步工会。苏硯田、付秀山已与駐厂军队联系好，由我与彭道三叫护厂軍根据我等指点抓捕。指点的人，除我与彭道三外，还有张振远、刘芳清、刘奎、柳树林、郑大福……苏硯田写的标语……”

张振远供詞：“……第二次在惠中飯店，主持人是付秀山、苏硯田，还有一个姓王的，参加者：张树發、刘奎、郑大福、柳树林、刘芳清、张振远。苏硯田說：你們在厂內保护机器，別叫他們砸了，厂外由張树發将臂章交给你們，联络駐厂军队，我們現在写好臂章（水紅色），到推工会时，給你們送了去，你們帶上，跟军队說明了帶臂章的都是自己人，军队不抓我們……

“四六年四、五月間，开会的地点是本市一区国民大飯店三樓李祥生房間內，刘奎說：你們临走的时候，不要一塊走，不要叫二撥工会的人看出原形来，看出来就坏了。到国民飯店集合。由彭道三、张树發領着到×××家中，在×家見到了付秀山。付秀山說：推翻工会我們是有

計劃的，有步驟的，到推翻時，不要亂了，你們不要管別的事……保護着機器，不要被二撥工會的人破壞了……會後，付秀山帶着我們到一區藍牌電車道新泰飯莊吃飯；中間，腳行頭子李祥生也趕到，一同吃飯。李說：咱們趕快把他們弄倒了吧，咱們也弄個工會干干吧，叫他們小孩子們擠羅得咱們都干不了啦。六月間，張樹發召集原班人在一區惠中飯店三樓蘇硯田房間內開會，也是先在李祥生處集合，到會有張樹發、付秀山、彭道三、鄭大福、柳樹林、劉芳清、劉奎、王清田和我，先由張樹發介紹了蘇硯田，領大家……吃飯後，即到惠中開會，蘇說：咱們這推翻工會的計劃，你們幾個人在廠里別害怕，要放心，你們在廠里要保護着機器，在廠里要壓着工人，不要停了車，不要叫他們亂了，廠里有彭道三，孔贊華聯絡負責，外邊有張樹發連絡五廠的駐廠軍隊，到推翻工會時，由張樹發領着軍隊到廠抓人，進廠時，必須有個暗號，每人臂上帶一個水紅臂章……張樹發說：我們就照着二撥工會的人抓，蘇硯田說：由明天起，我們就開始插手啦。會後，大家在惠中飯店住了一夜，轉天張樹發留下繼續商量……”

(三) 捕逮情景

劉奎供詞：“四六年六月二十日（按，系九日之誤），由劉芳清率領一部分工人與進步工會干事李慶云借故口角，將要毆打時，即由駐廠軍來分頭逮人，逮後，由帶袖章工人在廠內巡查，迫使工人开工。”

张树發供詞：“逮捕三十七名，当日下午下工后，由彭道三、刘芳清、刘奎等打手迫使工人到大場去，匪軍把王若五等人押到大場給工人們看。那时，我对张家樞說：你說我是特务，破坏分子，我就是，你們还想怎样，后来，就把他們押起来……”

张树發一案判决詞記錄：“……匪警备司令部下令拘拿孙世琚，孙他逃，未获。見孙世琚逃后，复在惠中飯店与付秀山、苏硯田开会，决定由苏、付向駐厂匪軍連长郑学礼、排长吳朋举联系，必要时听张犯之指揮。該犯于四六年六月九日上午进厂，携带大批紅袖章及反对新工会标语，与张振远、刘芳清等流氓，手持鉄棍、鐵叉，带领匪軍进厂点名抓人，当场被捕三十七名……后，先后以共产党嫌疑与新工会有关开除一百七十余工人，并令迁出宿舍……”

彭道三供詞：“……下午三点，一切准备就绪，就由張树發去領駐厂匪軍，主要由我們結盟的十三人率领军队逮捕三十二人（按：系三十七人）当晚，迫于群众反对，釋放了二十五人（按：系三十人），余下七人。当晚由匪軍严刑拷打，次日轉送匪团部，又轉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后押往法院……，逮捕后，我还怕进步工人集会，便和张树發、张振远、刘芳清、郑大福、刘魁各拿斧把、木棍，在工人宿舍行走，专门示意进步工人不准他們集会，连着七、八天威胁并联系匪軍弹压……”

柳树林判决詞記錄：“……逮张家樞时，柳树林与打手张志华等，均手持鉄棍，将南場封鎖，禁止工人出入，

并亲自率领匪軍逮捕我地下黨員进步工人等，并誣賴王老五工会貪污舞弊，向众工人宣傳，致使部分工人黑白不分……”

张振远供詞：“……当天，张树發回来，将臂章交刘芳清与郑大福分發，过了一回，张树發領了連絡好的匪軍队到厂內抓人，我手拿尖刀、打梭棍恐吓工人不准停車，……逮捕进步工人代表后，拘留职员宿舍时，我曾到工人宿舍，手持战刀鎮压工人。我曾身帶剪刀一把十多天，以威胁沒有被逮的工人……”

（摘自天津市公安局档案科保存的材料）

九 被 捕 后

王老五 口述

一九四六年六月九日下午，我跟張家樞、徐明和几个人在合絲車間過磅的办公桌邊研究情況。头天我們都知道要出事儿了，一早布置了一些工人，盯住张树發、彭道三、刘芳清、张振远等几个坏蛋，防备他們凶打，这时，鋼絲工人閻和急匆匆跑來說：

“不好了，张树發跑的飞快，从打棉科大門跑到鋼絲保全部去了。”

我們一听，知道事儿要来了，鋼絲保全部里有彭道三和刘芳清。我說：我去看一看。正上保全部，半路上遇見刘

芳清一边飞跑一边大喊关車。鋼絲都关了車。

我走过去問：“嘛事，你說呀！”

“別說了，別說了。”劉芳清支吾着穿过并条車間經粗紗、細紗，往布場奔去了。

自从进步工会成立后，这刘芳清表面上也混在我們队伍里，可他背地跟那些反动的封建把头們勾搭，我們也知道，今儿他这么个神情，倒是什么緣故？我想着，就追上去。

正扭头往外走，从打棉科那儿过来了几个人，手里提了浆糊桶，拿了标语紙，头上都結了白手巾，正往牆上刷标语。我問：“你們干嘛？”他們回答說：“沒你的事兒。”

我走到鋼絲和并条中間，問彭道三道：“你們这是干嘛？”

“你干什么？”彭道三盛气凌人反問。

我怒氣上来了，我說：“你們要夺工会嗎？这是为工人办事嘛，你們說說！”

說着，他身边有兩個打手都拿着刺儿毛棍，一下子围住了我。我問：“干嘛？好呀，胆子可真大，你們想打架，敢摸我一下？”打手們把棍子扔下，彭道三說：“沒你的事，不是跟你，以后再細說吧。”說着，扭头就回打棉科。

在这时，見刘芳清又繞着我飞跑过去。我走到細紗間，張樹發便帶了伪軍迎面走来，一进门就指着我說：

“有他！別動！”

兩個偽軍急步走來，端着槍把我推了一下，押到車間門口的小屋子里。我看，屋裏已有好幾個人：徐鳴和、孫士蘭……又一会儿，張家樞、劉世澤，好几个人都押來了。

我对張家樞說：“壞了，上了他們的當了，他們跟偽軍勾結起來了。”

一個偽軍走了進來，把我們押到廠長室門外的那間大屋子里。孔贊華從廠長室里走出來，我上前一把攔住他說：“孔廠長，你別走。”這家伙立時瞪圓了眼說：“怎麼着？”我說：“你把女孩子們都放回去吧，我們幾個代表都在嘛，你把小姑娘們放出去，天大的禍我們來頂着。”孔贊華不理，上辦公室去了；接着見張樹發也進了廠長室。

第一天，沒打我們。張家樞對我們說：“大家要注意，他們如果問我們有沒有政治背景，不管怎么咋呼，誰也別承認，說不懂，什麼都別說，只要抓不到證據，敵人沒法！”我說：“沒關係，他們要打就讓，讓起來他可以少打些，犯在他們手里了，死也沒關係，為工人啊！”張家樞又說：“他們要問孫世璣那兒去了，我們就說不知道。”一会儿，廠里的工人這個送東西來，那個送東西來。工人們說：外邊兒都亂了，工人在設法保我們出去。

第二天一早就過堂，吳排長在屋裡喊：

“王貴弟！”

“有！”我走进了屋子，吳排長又說：

“站着！”

一个白班长又喊：“走，到外面站着！”

我走到屋外，吳排長过来咬牙切齒的說：

“王貴弟，這回你還罵我們吃私舞弊嗎？還唾我們一臉吐沫嗎？還打我們嗎？如今犯在我們手裏了，沒說的了吧，這回你可明白了嗎？”

我一直不言語。最後，我忍不住說：

“這一百多斤肉都在你手裏了，隨便吧！”

一群偽軍扑了上來，把我按倒，按住兩頭，用棍子打了幾十下，打罢，又拉我起來，跟着他們蹣，我咬着牙，忍住痛，蹣了又叫趴下打，又打了幾十棍，再拉我出去時，血就從褲腿磣磣地朝下流了。我站都站不起來，偽軍報告：

“已經打壞了！”

排長一听，才說：“好了，拉下去！”

接着叫李庆云，又听得吭吭的打。我已經疼得不大理會事兒了。

我渾身起了大紫泡，屁股上肉也打爛了，女工們過來圍着我哭。這之後，我不会走路了，人們拿來一碗鷄蛋清倒在裂開的創口里，抖了半個來鐘點，把那些淤血抖了出來。就这样，還是走一步流一地血，從廠里又把我們押到團部，人們扶着我上的車。一到團部，那副團長在我們奪刺刀那次，到廠里來過，就問：“王貴弟逮來了嗎？”

“来了。”又問：“‘孙世琨逮來了嗎？’回說‘沒有。’团长罵道：‘混蛋！好！把你們可逮來了，你們都鬧翻了天了，一人打五十棍子，先打王貴弟。’

从这儿又把我們送到了警备司令部軍法處，关了四十多天才釋放。

我們出獄后，在南市一家住着。一天，張家樞把我找到跟前說：“特務跟我跟得挺厉害，敌人把我們放出来是想察看我們，說不定过些日子又要把我們抓回去，組織上命令我离开天津，我不能不走了。”

我急了，說：“你可不能走，你走了誰領導我們干呢，你不能走！”

“不能，組織上要我走了，不走我还得进去。你要多照管些，多接近孙士榮、翟淑珍，要注意加強联系，搞好團結，不准分散。你們好好干吧！”

“既然是組織的命令，那快走吧！”我說，這事情發生前，我就知道張家樞准是共产党员，現在果真証實了，我感到又兴奋又难受，党領導我們斗争了一陣，現在快要离开領導，心里覺得挺空的，有些不忍离开。

第二天，警备司令部稽查處下了傳票，又把我逮进去了，原来是和我們一起斗争过的工人程德慶，王玉泉等又打了伪工会的腿子們，狗腿子上告說是我的主謀。敌人拷問我：

“孙世琨、張家樞、左振玉那兒去了？快說，張家樞那兒去了？”

我不言語，他們就狠狠的打我，一連过了好几次堂，都是問這個，我咬着牙忍着痛，什麼也沒說。打得最厉害的那天，一共打了我三次，用大板子使劲打，一邊還問：

“張家樞那兒去了？”

“不知道！”

“你們組織了什麼活動？有那些人跟你們聯繫了？”

我說：“沒活動，都是些工人們看我們來了。”

“說，張家樞究竟那去了。說出來沒你的事，她不是跟你們住在一起的嗎？”敵人又逼問。

我說：“她是一個姑娘，怎麼會老跟我一起？”

“她以前是干嘛的？”

“我怎麼會知道！”

“前天還跟你們一起，昨天就不見了。打！”

說着，又使劲打，我說：“不知道！”敵人吼叫道：

“你要再說不知道，我槍斃了你！”

我說：“我真不知道，要是告訴你假的，不是沒用嗎，何必呢！”

敵人怎麼拷問，我也沒有說出張家樞和孫世堯去的地方。沒有法子，敵人又把我放了出來，我沒有辦法生活，就背着小箱賣冰棍兒了。

有一天，走在路上遇見翟淑珍，她問：“你干嘛呢？”我說：“賣冰棍兒。”她很自然地說道：“我到你那兒去坐會兒！”我心裡捉摸，也許有什么事要告訴我呢，就領她到屋裡坐了一陣，我們扯了一陣子廠里的舊事，說這

个人到那去了，那个人上那儿去了，說起孙世琚和张家樞来，我說：“他們还不回来呀！”翟淑珍看了我一眼，就輕声說：“有个人要来找你，张大姐有下落了，她派人来找你了。”我一听乐得什么似的，孙世琚临走前曾經叮囑我好好干，将来有人来找我，帮助我們好好干起来。我这时忙問：“人在哪呢？”

翟淑珍稳稳当当地說：“你要去的話，明天在国民飯店汽車站上，有个人，他穿一身深港龜衣服，手里拿一把黑折扇。你呢，还是穿你身上这件淺港靠的夏威夷襯衫，还騎着你那輛自行車，穿青緞鞋，藍褲子，青麻絲袜子，你見到那人就这么問：‘你是不是張先生’一問，他就認得你了。”

第二天我去了，果真有那么个人，我們就联系上了。他提醒我：“你要注意，現在，特务总跟着你。”第四次見面，他說：“事由不好找，你願不願意到解放区去？”我說：“我很願意去。”他又問：“家里会不叫你走吧！”我說：“我不跟他們說就走了，可以告訴他們說我出外找事由。”他說：“好吧，下次我來告訴你由誰來接你。”約定下次十二点在法国花园門前見面。湊巧，我在这天十二点前到朋友陈福順家去吃飯，我好一陣子在这家人家請他們找事由，这天正巧就告訴我在达生紗厂帮我找到工作了。我十二点和姓張的那人碰了头，我說：“有个朋友幫我找到事，你給我出个主意。”他說：“要上工。因为你要找不到事由特务就会怀疑你，找到了事由，你可

以不必走，但是有任务給你，在最近，你不能活動，以後
听信吧。”隔了很久，再也見不到這人。我在達生紗廠上
了工，我很後悔，我想：壞了，可能他懷疑我了，以為我不
願意出去，不可靠了吧，以後再也見不到他，再也接不上黨
的關係了，可怎麼辦？這是一九四七年五六月里發生的事。

一九四八年春天來了，我吃過午飯正在達生紗廠院里
玩，傳達室的人走過來對我說：“老王，有個人找你。”
我走出門一看，是個年青人，留着分頭，穿一身舊制服，
圓口便鞋，頭上梳得溜光，可我並不認識他。

“你是王喜奎嗎？”他問，這時，我已經改了一個名
字，我說：“是。”他一步上前摟着我，熱情地說：“我
跟王慶弟是莫逆之交，你們在仁立毛呢廠不是有個亲戚
嗎？我托你哥哥在仁立买的毛絨，錢不够，昨天說好叫你
給送回去，你是不是能到那邊路口等我一下，我到那兒拿
錢去？”王慶弟是我哥，可從來也沒听说过这个人呢，我
說：“我得跟工會理事長請一下假。”我請假出來，那人
扶着我肩膀離開了達生紗廠，走了一回，就突然說：“我
不認識你哥，你認識孫世琚嗎？認識張家樞嗎？”

我一驚，朝他打量了一回，心想，難道是國民党的特
務嗎？是要想套弄我逮我嗎？我又不能說不認識，說道：
“認識。”那人又說：“孫世琚和我是莫逆之交，你們很
好吧？”我提高警惕道：“很好，跟孫世琚磕過頭，張家
樞是同事。”那人見我態度冷淡，就毫不避諱的說：“不
要懷疑我，我是從解放區來的，我絕不是國民党的特務，

你放心，国民党的特务不做人事，我可是完全真诚的，我很佩服你，我已经了解了你好多日子，你正在等他们，我告诉你，张家樞和孙世琚已经结了婚，有了孩子，张家樞叫我来找你，你有事就告诉我。”我还是不放心，我淡淡地说：“我们没什么关系，在一起做过事儿嘛，他们真心为工人办事，是好弟兄，可没别的什么关系。”他不管，还是接着说：“他们在解放区有了小孩，张家樞到了石門了，她现在的名字叫苏更，孙世琚也改名叫周爾亭了。”他的話說得具体又詳細，我曾經在姓张的那人那儿听说过孙世琚和张家樞已经结了婚，所以想到不是瞎话，他又提起四厂的左振玉的情况，又問起厂里一些进步工人的情况，說到最后，他約我礼拜天到海关上的一个机关附近碰面，約好了他穿什么我穿什么，在哪个茶攤上坐着等我。我慢慢儿在心里琢磨，是真的来了呢，还是假的呢？要是真的，我好不容易才熬到了这一天，要是我一个劲儿的跑他走；他要不再来了呢？我就拉他一下，說：“你别走！”

“什么事？”

“张家樞有了小孩，这件事还有誰知道？”

“沒有誰！”他有些摸不着头脑。

我说：“好些人都知道，请你以后注意。”說这话的意思，我是暗示他，我跟外边解放区的人已有联系，也願意同他們联系的意思，不过不明說罢了。

他说：“好吧。”就走了。

结果，第一个礼拜日，没有找到他，我就愈發怀疑

了，礼拜一那天，家里突然来了个老朋友，这人是裕大紗厂的老工头×××，他来了，就跟我扯东說西，說起了当时五厂鬧工潮的事儿，又說誰好誰坏，他問：“这些人都哪儿去了？”我說：“不知道。”他又問：“孙世堯是不是八路軍？”我又說个不知道。他还是問：“是不是上解放区去了？”我还是还他个不知道，他說：“你別蒙我了，他是。”我心里嘀咕起来，怨不得那个姓張的人說有特务到处跟着我呢，要不，怎么×××也来問这些个事呢？

停了一会，他突然說：“有个朋友帶了信給你，他約你会面，你怎么不去了呢？他等你等了好几个鐘头，后来，他怕特务要逮他才离开了。”說着，我就明白这是那人托他来探自己的，我急忙道：“我也去了，我也等了他很长时间呢，沒找到他。”他扯了些閑話走了，隔了几天，他又找我来了，說：“上回你找的地方不对。”接着又把接头的地点詳細給我說了一番，我再去时，打扮成个流氓样，头髮攏得高高的一朵花，穿一身青，緞子鞋，騎了車子在約定地点打了兩個来回，突然，就見到了那人，他坐在茶攤上呢，我就推車上前招呼：

“吃了呢？”

“少兒了啊！”他說。这天，他穿了藍呢子上身，皮鞋，像个跑买卖的人打扮，这个人就是李克簡。

从此，我們就常接头，我被吸收入党了，在沒入党前，我像个沒娘的野孩子，入了党，我就干得更有劲

儿。从此，我又开始参加了斗争。

(写作组 整理)

十 反动势力上台

主席台上，伪市总工会派来的监选代表苏硯田正在向工人們講話，工人們沒有兴趣听他的，兩眼都向一盤繩子瞅着。在空地上，那繩子像毒蛇一样威胁着工人們，会場里的狗腿子流氓們不时發出一声声的咒罵：“媽的，誰不选，就用繩子捆走，看到了吧？”

駐廣匪軍荷着槍在选举会場外面包围了一圈，会場里到处都是凶眉賊眼的狗腿子，还有那威胁人的棍子。工人們站在会場里，深知自己的命运，又将开始过暗无天日的生活了……

这是四六年六月，进步工会代表被捕后不久的事，这天在工职派付秀山、苏硯田的支持下，强迫工人选举的结果，伪工会由张树發当选为常务干事，张振远、彭道三、刘芳清、刘魁当了干事。郑大福、柳树林当候补干事。工会成立后，张树發身佩手槍，出入大搖大擺，常常在菜园子里鳴槍恐吓工人，又把郑庄子和謙德庄的流氓田玉珠、时上鳳、崔家林、曹貴亭、孙鳳汉、馬宝林等十几个人介紹了上工，“这些人都成了工会手下的打手。从此，工人要想保住自己的飯碗，就得勒着腰帶給他們送礼，外边失

业的工人想上了，也得先給他們送礼求情了。

反动勢力上台后，把原来和进步工会靠近的工人一百七十多人开除了，像工人于文起，伪工会特意派人在澡堂子里打了他一頓，然后再开除；又像織布工李汝琴，一天夜里停电，张振远就謳賴她偷布，报告厂方开除了。更毒辣的是，伪工会又通知了全天津市所有中紡公司下面各厂，对五厂开除出去的工人一律不再給他們上工。

烏云密布在工人們的头上。伪工会把进步工会当初推倒的王梦符又派到布場保全部当了工头，布場的把头刘魁又恢复了欺压工人的畜性，手里拿着棍子，常常借故打

进步工人，夜里常常到工人住房牆跟前偷听，工人姜鳳山因而吓得藏到煤堆里好几次不敢出来。住在头等宿舍里的工人被赶入了二等。所选出的反动工会的干事們搬进了头等宿舍，把工房中家屬自己选举出来的进步保长孙景周也推倒了，又把进步工会为



工人謀福利种的菜数千斤送給了駐厂伪軍，勾結着伪軍好
便于鎮压工人；河边十几亩葦子叫脚行头子流氓李相生割
去燒了，工人們燒不上了。把头刘魁在車間里又用高价出
卖东西，到关錢的时候硬从工人的工資当中扣掉；甚至放
起印子錢来；他又在彭道三的指示下，監視工人楊恩太（地
下党員）活动，把王老五、田宝珍、张玉堂等进步工会的
代表赶出工房，本人不准回家，經常向进步工人找岔毆打。
这些伪工会的干事們在这时还仗勢奸污了厂里不少女工。

一九四六年九月，张树發在苏硯田領導下，又在厂里
發展了四十多个国民党員，在工会办公室里开会，成立了
国民党天津市党部中紡五厂八十五区分部。成立的当天，
市党部还派人監視，选出张树發、彭道三、刘魁、刘芳清
四个人当区分部执行委員，郝金賢的書記（按：系書記工
性質）。到了一九四七年，这批伪工会干事都先后加入了
国民党的特务組織，監視工人活动，为反动統治阶级瘋狂
鎮压工人，成了工人們的死敵。

（根据公安局档案材料整理）

〔附一〕 厂方开除七名工人代表 的布告

布告（人字第六号）

查工人王貴弟、徐明和、李庆云、張錫元、张玉堂、张家
楣、齐淑花等七名，因被逮捕押獄，本厂照章应予除名。

特此通告，仰即知照为要。
此布

(陈毅德閱)①

人事課主任趙大民

六月二十日

(附二) 厂方下令讓开除与停职
工人移出工房的布告

布告(人字第九号)

查本厂新用工友日增，住房咸感不足分配，茲为解决
新来工友居住問題，凡非本厂工友，业經除名停職諸工
友，务希于一星期內移出工房，万勿延誤为要。

此布

毅德

(附三) 厂方开除被捕之三名助
理員給分公司的報告

(民国三十五年十一月二十日第二二三号)

敬啟者，案奉鉤處本年十一月十六日函人字第116号
函，以各廠職員請假曠缺登記及人事獎懲須按期填報考勤

① 陈毅德为申紡五厂一九四六年时期的厂长。

表及奖惩月报，并限文到五日内，迅予补报，俾凭彙转等因奉此。查屬厂考勤表自奉示后，即已按月列报送核有案，奖惩部分則自本年一月迄十月止，除六月份有助理員張錫忠、孙景周、姜廷栋等三名因违犯厂規，而予除名惩外，其余职员同仁，大体尚能奋勉从公，用特备文送請察处照，祈報為荷。此上

分公司

第五厂厂長王达甫

(附四) 厂方在工人被捕后貼出
二十七名工人停職布告
布告(人字第七号)

查前被逮捕之本厂工人郑春茂、刘少清、刘世澤、閻和、王玉泉、刘金生、宋栋、高相彬、张玉山、夏春生、樊庆祥、孙文义、孙家驥、路鳳歧、曹鳴鐘、曹鳴平、胡硯霞、孙士蘭、孙士榮、苗玉珍、田宝珍、李敏、秦鳳龙、翟淑珍、刘鳳蘭、馬潤华、崔开琴等二十七名，于該案未完結之前，本厂决予停職，不准上工，特此通告，仰各遵照为要。

此布

(毅 德閱)

人事課

十月六日

〔附五〕 張家樞等 被捕釋放後 向社會局控告 中紡公司接社會局公函後 抄致五廠之公函

天津市政府社會局本年九月十七日會工第1312號函內开，案據工人王貴弟、張家樞等呈略稱：查中紡五廠新工會（按：指第二任偽工會）聯絡本廠駐軍，以武裝包圍旧代表（按：指紅色工會代表）張家樞、王貴弟、李慶雲等及與工會稍有聯絡之男女工人，計被捕者共計三十七名，除理監事被送稽查處強以政治及其他背景寄押。事後經各方詳察，並無其他行為，方為釋放。其餘被捕之男女工人，亦經拘留審訊六七日之多，釋放後限三日內所有被捕工人，令即遷出宿舍。按社會部為提高工人生活水準已頒發布告，無正当理由，不能無故解雇工人，近來中紡五廠被解雇失業工人不下百余名，一則不但影響家庭生活，二則失業工人增多，實足影響社會安寧，理合備文呈請設法等情。前來查該工人等所稱關於解雇工人等各節，是否屬實，本局無從懸揣，相應函達，即希查照見復為荷。附抄解雇失業工人名冊一件，等因奉此，查來函各節，究系如何實情，相應抄同名冊，即希查照，詳為見復，以凭核轉為荷。

此致

中紡五廠

經理 ×××

茲將被捕之三十七名失業工人列后：

徐明和	王貴弟	李庆云	張玉堂	張錫元
路鳳岐	王玉泉	張錫忠	孙景周	孙家驥
鄭春茂	孙文义	劉金生	姜廷棟	宋 栋
高象彬	曹鳴鐘	張玉山	劉世澤	閻 和
劉少清	夏春生	樊慶祥	張家樞	曹鳴平
齊淑花	翟淑珍	秦鳳龍	崔凱琴	李 敏
馬潤華	胡艳霞	苗玉珍	孫士榮	孫士瀾
田寶珍	劉鳳蘭			

无理由被解雇之十七名工人列下：

陳福順	王文漢	陶景海	孫學桐	史壽延
程德慶	李恩沛	李汝琴	黃純江	孫寶鈞
劉春林	袁致山	張廣成	于德祿	路鳳琴
黃淑珍	李寶珍			

十一 贏利是我們的

張家樞、曹鳴鐘 口述

晚霞抹紅了天空，海河上一片晶亮的紅波在忽閃忽閃的蠕動，天漸漸地黑下來。在薄暮里，楊莊子一家小院門前，站着五廠電氣部的年青工人曹鳴鐘，他點起腳尖，仰着脖子，緊啾着摆渡口。從對岸鄭莊子正划過來一艘渡船，借着晚霞的紅光，他看到船上有一個紫紅的人影，便

欣喜地往前走了几步，想朝渡口走去，却又像碰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似的，缩进了院门，“别人会发现我在这儿的，对她也不好”。他暗自想。

那紫红色的人影走近了，原来这是厂里交換台的接线生、地下党员李慧佩，她早对曹鸣鐘有了感情。自从曹鳴鐘在厂里被捕后，这小姑娘就常去探望，给他送饭。厂里把曹鳴鐘开除后躲到了这儿，她每天下了班就提个饭盒过河。她不仅给曹鳴鐘送来吃的，还把厂里發生的许多事情告诉他，安慰他。曹鳴鐘从心底里深深地感激着他的小爱人。

这天，李慧佩把饭盒搁下，曹鳴鐘揣测地打量了一下对方。“有没有找到呢？”他自己问自己，当然，从李慧佩沉静的表情中，他给自己作了回答，还没有找到党啊！

自从代表们被捕后，外边的工人們就一个劲的設法保他們出来。张家樞得到这个消息，考慮到自己放出去的可能性很小，就把在艰苦斗争中經過考驗的忠实同志曹鳴鐘、曹鳴平倆找到一边說：

“工人們在外边活动，看样子你們可以放出去，出去以后，要隐蔽下来，多跟翟淑珍联系，我們必須改变办法；不能再和过去一样干了。”

曹鳴平听了这话，忍不住哭了：“不，他們要不放你，我們都不走，再跟他們干。”

“不能，”张家樞严肃地劝道，“群众現在已經疲勞，敌人的决心又很大，我們再像以前那样干下去，要叫敌人一網打尽的。現在，要爭取都放出去，能放出去就是

我們的勝利。我呢，眼前不可能放。”

曹鳴平又急得掉泪道：“那今后我們怎么办？”

“你們出去以後，要趕快找黨，楚雲同志走了，我們現在和上級黨失去了聯繫。一是要趕快找黨。你們出去後，太紅的同志不能堅持下來的讓他回解放區去，能堅持的一定留下。”張家樞說着又轉過身對曹鳴平說：“今后，你出去了要改變一下打扮，長期隱蔽下來，能隱蔽下來就是勝利。你要多找‘四大金剛’和翟淑珍她們，一塊想法兒去上工。能到別厂上工也就是我們的勝利！”

接着，張家樞又把廠里地下黨組織關係都交給了曹鳴鐘，要他出去設法找黨，同時，要他好好和廠里隱蔽下來的地下黨員們聯繫，等候上級黨的指示。

兩個小曹釋放出來，廠里便把他們開除了。曹鳴鐘無法在工房活動，便暫時在楊莊子找了个地方藏身，通過地下黨員劉增祥和廠里的黨員們聯繫。這時，劉增祥也被廠里開除，家里沒法住，常常睡在工廠附近的地里，為了堅持黨的工作，等待上級黨來找，他克服着艱難困苦在工廠附近堅持着。

曹鳴鐘又設法和地下黨員楊恩太聯繫，因為解放區里常常有同志到楊恩太那兒住，可是，偏偏這一陣沒有人來。年青的小曹，當時雖說比他到五廠來時長大了一些，可是還只十八歲，經歷了這樣大的風波，他沒有吓倒，却不免着急了。張家樞關在獄里呢，上級黨又不來，這以後工作怎麼搞呢？

正这时，刘增祥在大王庄一个工人家里会见了一个卖破爛的。卖破爛的一見他便亲热地問他：“苏更現在在那里？你快告訴我吧。”

刘增祥打量了对方很久，想了想，不知道苏更是誰。便想：这是誰呢？是上級党派來的人嗎？可又沒凭沒據的。想了一下，便搖搖头說：

“我不知道你要找誰！”

卖破爛的急說：“你們党的領導关系在我这儿呢，你要不信，我可以把你們支部的黨員說一遍。”接着，他便說起一些黨員的名字來。

刘增祥靜靜地站在那儿，他想：党曾經教育过自己，无论如何，不能向外人泄露党的秘密，自从小曹离厂后，地下党員都算我联系，万一这人是国民党派來的特务，我一个人不要紧，大伙的事不能随便。我决不能承認这些人是黨員。

卖破爛的見他老是不承認，急得沒法，還說：“你要再这样不肯說就要坏了，快告訴我吧。”

刘增祥高懾不肯說，冷冷地走开了。

可他立刻就奔去告訴了曹鳴鐘。曹鳴鐘一听，霍的站了起来，机灵地看了看刘增祥，又半闭着眼想了想，拍拍腿說：“对的，他找苏更就对了。张家樞在解放区的时候叫苏更，一定是上級党來了，你快去吧。”

之后，工委派來的李瑞林同志便和曹鳴鐘取得了联系。党指示：地下党員能隐蔽的隐蔽下來，必須撤退的要

赶快撤退，赶快动身。

曹鳴鐘和李慧佩兴奋地一同去探监。在送给张家樞的衣服里夹了一封信，暗示党已找到，外边一切都安排好了，正在设法营救他们。

这时，工房里人心都惦记着被捕的代表们，老太太们自动地上小庙烧香磕头，祈福代表们的安全；工人门联合了十五个乡去保代表们出狱，又不断去稽查处找陈仙洲要求释放。厂里许多女工在代表被捕后，上班就哭，不干活了，她们商议着怎么样赶快救人。虽然狗腿子特务们监视很凶，但许多女工都大胆走进翟淑珍家的街堂，她们常常是身贴在墙上朝两头望，见没人时就揭开宿子进屋把钱放下。翟淑珍又把大伙凑的钱送到李慧佩那里，拿出去设法营救代表。

不到两个月，敌人因为找不到证据，就把代表们放了。敌人疯狂的逮捕没有使我们的力量受到什么挫折与损失，我们终于胜利了。

张家樞出狱后，特务日夜跟踪，无法再坚持活动，党把她安全地送到解放区。曹鳴鐘带了地下党员刘增祥、黄纯江等也先后撤退回去了。一部分地下党员像靳昌耀、范仲轩等人，就隐蔽下来，由工委领导；另外一些被开除的和被迫离厂的地下党员和斗争中培养出来的骨干分子，改名换姓，到了别厂上工，像馬潤华、翟淑珍等九人到了中纺二厂，“四大金刚”孙士荣、孙士蘭、田宝珍、苗玉珍等到了中纺四厂，李慧佩到了中纺六厂，孙学桐到了中纺

三厂，王老五失业了一阵后，到了达生紗厂，江庭洞到了發电厂。这些党员和斗争中的骨干并没有在反动派面前气馁，他們到別厂后，又繼續在广大的工人群众中間撒播革命的种子。

一九四七年冬天，与五厂党的地下組織联系的李瑞林同志在靜海独流鎮被捕，組織上又派曹鳴鐘同志回天津，把五厂地下党组织关系交待給何毅同志。从此，何毅同志便通过李慧佩的姐姐李淑佩领导五厂地下党组织，何毅同志又分別与分散到各厂的地下党员和斗争骨干有了联系。在迎接解放大军入城时，他們在地下党组织领导下，成了天津市各紡織厂护厂斗争中的骨干，怀着兴奋与热情迎接了最后的胜利。

(写作組 整理)

〔附〕 他們是地下黨員

工人翟淑珍的母亲 口述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来了国民党反动派，工人照样挨打挨罵。我的大女儿叫翟淑珍，当时在中紡五厂准备車間上工，她每天低头进厂，低头出厂，一听见上班汽笛，就像等着挨刀一样难受。

淑珍在厂里不敢出一口大气，在家里也总是悶悶不乐。不久，她和张家樞做了好朋友以后，这才欢乐起来，

好像有了什么奔头。

张家樞也是厂里的工人，她剪着短髮，圓圓的臉盤，待人接物特別和氣，大伙都叫她張大姐，其實，她在當年紀不大，也就是二十多歲。她常到我們家來，有時一來就是好幾個人，像孫世堦、王老五等都常來。他們一來，就是低声嘀咕着，好像商量什麼大事。後來，我聽淑珍說，他們這些人，都是搞進步工會的，領導大伙向國民黨鬥爭，可愛大伙擁護啦，只要他們出個道道，大伙就緊跟着干。我想：人家也是一個工人，白天上班，晚上還要為了大伙的事工作，我從心眼里佩服他們，所以只要他們上我家，我總是盡力照顧。

“翟娘，您在門前門後看着點，那些壞蛋來了就招呼一声。”

這句話，張家樞每次來時，總要說一下的。我也很願意為他們出些力。壞蛋嘛，我也認得清，就是廠里那些特務流氓，像偽工會理事張樹發等。

他們一開會，就是半宵半宵的，開完了會，還那來些小本子，小紙條，書呀，報紙什麼的。我一看心理明白，這些東西不能隨便讓人看到，就把這個收藏任務攬過來了。

時間不長，張大姐等人就把我當作自己人一樣了，有時，她還讓我干點什麼呢！有一天，廠里的幾個壞蛋在我家不遠的張樹發家里開會，張大姐走過來輕輕地對我說：“翟娘，您上張樹發家附近去听听，他們在說些什麼。”

那时天快黑下来了，正是鷄鴨上窩的時候，我就借着找鷄找鴨，一邊囁囁咯咯喊着，一邊就在張樹發家窗底下聽着。回來後，把聽到的一切，都說給張大姐，她就夸我有本事。我心想：這一點算得什麼。

又過了一個時期，淑珍也顯得忙起來了，她不光和張大姐一起開會，一到禮拜天，還要同她一起到市里去。到了禮拜天，一清早她們就起來了，把自己打扮成女學生的樣子，拉着她的弟弟、妹妹（這小哥倆現在都是棉紡五廠工人）說：“跟姐姐上市里看電影去。”或者是：“咱們去公園去。”一去就是一整天。開始我不太明白，後來我才恍然大悟，心里說：“你們別在我面前演戲了，這准是去聯繫工作的。”果然，不久，天津紗廠的大罷工就發生了。

那年頭，我可替這些年輕人耽心！他們一出去，我的心就提到嗓子眼兒，一直等他們回來後，才一塊石头落地。他們倒好，天大黑才回來，一进门就胡亂地吃點東西，又接着開起會來，一直到半夜還不散。

當時，張大姐等人領着大伙成立了進步工會，向廠里的封建把頭、漢奸、工賊、偽工會理事等作了幾次鬥爭，工人才算吐出几口惡氣。這個張大姐呀，真是好人，工人有困難，她就不辭勞苦地設法解決，她自己有了困難，可是一聲不吭。她到外邊聯繫工作，都是花的自己錢。她的每月工資全為大伙辦事花了，甚至把心愛的大衣賣了，作為大伙的車錢。就是這樣，我也從來沒有聽她說過一句不高興的話。她這種大公無私、樂觀的精神，我很感動，所以

我更願意挺身為他們做掩護工作。

一九四六年的端午節，張大姐、孫世琚等人在我們家裏過節，大伙高高兴興的談笑着，我看在眼里也很開心。誰知第二天中午吃飯的時候，我看出張大姐的臉色不太好，就問她：

“出了什么事了嗎？”

“國民黨反動派要抓人，還要上这儿來搜查呢！”張大姐看了看我又問道：“您害怕嗎？”

“我怕他們作什么？”

“他們來時間你什么，你就說不知道。”

“嗯！”

接着，我就同她一起，把一些小冊子、書報都藏起來了。

張大姐走后不大時間，孫世琚也來了，我正準備給他弄點吃的，他攔住了我說：

“翟娘，給我兩個饅頭就行了。我得離開这儿，呆不下去了，特務要抓我。”

我真吃了一驚，孫世琚為了大伙利益，罷工走在頭里，為了大伙辦事，甚至把自己的自行車都賣了，這樣的好人，为什么要被抓走，當時我還不明白國民黨特務把這些人看成是眼中之釘，有了他們，特務們就不能逞性橫行。

“翟娘，我这就走了，以後再來看您。”

我看他馬上要走，就掉着眼淚，幫他穿上大褂，戴上口罩。化裝好了，他又問我：

“翟娘，您看我臉上那塊紅記還看得清嗎？”

我掉着泪說：“看不見了。”我送了他一陣，臨別時，又給了他兩個馒头。

等我回來時，簡直把我吓出一身冷汗，一群国民党大兵和特務正在我家搜查哪！我為孙世琚慶幸，他要晚走五分鐘，就算沒命了。當時，偽王會理事張樹發把金牙一噏，瞪着眼問我：

“孙世琚藏在什么地方？”

“不知道。”

張樹發亂鬧了一陣，找不到人，只好垂頭喪氣走了。

一九四九年，天津解放了，張大姐、孙世琚等人都來看望我，這時我才知道，原來他們是地下共產黨員！

(王文文 整理)

野火燒不尽

一 反抗提前升車

薛新春

自从进步工会被推翻以后，官僚资本家和伪工会流氓們对工人們的压迫更狠毒，总是想尽办法剥削工人，欺压工人。工人們对他們仇恨更深了，工人們團結得更密切了，常常想着法儿和資本家斗争。可是官僚資本家們也想尽办法来鎮压工人，剥削工人。我們中紡五厂当时有一个青年小伙子，名叫張懷海，个子不高也不矮，圓圓的臉，兩個大眼。当时，他有二十来岁，說話总是带着笑，无论办什么事情都和工人一条心，所以大家都尊敬他，拿他当自己亲兄弟一样看待，因为他关心大家的生活，給大家办好事。

這事情發生在一九四六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我們布場的工人們提前一、二分鐘跑出了車間，到飯房去領窩窩头，門里聚了二百多工人，等待領大眼窩窩头，可是伪警不讓工人們出去，工人們很气愤的說：“咱們一天干十二

个鐘點的活，这还不算，資本家想出下流的办法来，利用吃饭时间提前十五分鐘开車干活来捉弄我們，白干十五分鐘的活，又不給錢，早出去一二分鐘就不行，真是气人得很。”又一个工人說：“咱们二百多口人，挨个領大眼窩窩，每人三个窩窩头，不等領完也到点开車干活了，回去晚了被工头、狗腿子們看見，不挨罵就是挨打，如果不領窩窩头回車間干活，就得餓着肚子干一宿的活，簡直沒有咱工人活的路了。”

大家正你一言我一語的說着，张怀海从車間里出来了，大家像一窩蜂似的围上去說：

“张怀海，张怀海，你看还差一、二分鐘，門崗就不讓我們出去領飯，現在又提前十五分鐘开車，不等領完窩窩头也到点开車了，回去晚了被工头、狗腿子們看見就得挨打受气，有心不領窩窩头回去吧，就得挨餓，你看怎么办？”

张怀海說：“工友們別忙，不到点咱们別出去領飯，不到点，咱们也不給資本家干活。哪有这么便益的事！工友們，記住，差一分鐘咱们也不干，我說的話行不行？”

大伙齐声的說：“行，不到点我們一定不开車！”

这时，正巧紅灯着了，吃饭的鐘點到了。

領飯回来，我和范仲軒、张怀海、陈恩祿四个人走在大伙后边。张怀海說：

“咱们哥四个都是見过（即現在的拆布工），回車間去告訴不知道的工人們一声，不到正式鐘點不許开車，并

且說明這一點，按鐘點吃飯、按鐘點干活，誰也不許提前開車，如果有提前的，咱四個去把車給他关上。”我們三個齊聲說：“對，差半分鐘也不給他開。”回到車間里，還差十五分鐘，天軸轉了，可是全場三百來工人站在布場大道上不開車，儘管天軸轉的快，布機可一声不响。这时，狗腿子們慌了，工頭也發毛了，管理員也急了，工人队伍里有个敗類田玉良就偷偷的溜出了車間到偽工會給送信去了。

不一回兒，偽工會的代表來了，頭一個走的是大高個，四方腦袋，兩只三角眼，好像一個喪門神，他的名字叫張振遠。第二個，剛剛喝完貓尿，光着背，通紅的眼珠子，身上臉上全是紅的，像个臭虫，他叫劉芳清。第三個，細高條，一臉的連鬚鬍，黃臉皮，亞賽一個大烟鬼，他叫劉奎。後邊跟着偽工會大頭子張樹發，還有十幾個流氓打手也跟在後邊。他們到大道中間一站，劉芳清頭一個說話：

“你們為什麼不干活？站在这干嘛？”

工人們齊聲說：“還不到鐘點哩，我們就不干活！”

劉芳清聽了大家的話，楞了一下，張振遠就接着說：“他媽的，天軸都轉了，還說不到點咧，你們是最壞心腸蛋。”

張懷海便對偽代表說：“你們幾位看看表，現在是十二點二十分鐘，還差十分鐘呢！十二點三十分才是干活的時間。”

劉奎接着說：“不是提前十五分鐘開車嗎？”

張懷海說：“為嘛提前十五分鐘干活，不給我們加工錢？讓我們白干活，是嘛道理？你們代表也不替我們工人想想，工人們勞累了一天還要加班加點，于心何忍？”說着，張懷海又回轉身向大伙說：“工友們，咱們不能白干！”

大家齊聲應道：“不能！”

劉芳清一步過去照着張懷海臉上打了一個滿臉花，張懷海嘴和鼻子都流出了血。陳恩祿從工人隊伍里站出來說：

“有理好好講，為什麼打人？”

這時，偽工會大頭子張樹發見工人隊伍強大，風色不好，便回頭對狗腿子們道：“給我把這兩人帶走！”

上來六、七個人拉張懷海和陳恩祿。張懷海把他們一推，說：“走就走，到那裡我也有理，何必拉拉扯扯！”

這時，我和范仲軒站在工人隊伍前邊，領着工人們想營救他二人，就向前衝。張樹發獰眉笑臉的用手攔住大家說：

“工友們，別跟這兩個人學，他兩人成心搗亂，和八路軍通氣，趕快干活吧！”

大家恨得齊聲說：“快把張懷海、陳恩祿放回來，不放我們不开車。”

張樹發退縮的說：“工友們，現在已經把張懷海、陳恩祿帶到工會去了，我們回去勸勸他倆，別上八路軍共产黨的當，馬上讓他倆回來干活。你們看，現在一點多

了，赶快干活吧。”大家又齐声說：“告訴厂里，不能提前十五分鐘開車，不許隨便加班加點。”張樹發朝偽工會的代表們向外一呶嘴，又向工人点头哈腰的說：“照辦，照辦！”說完就溜了。

我們的斗争勝利了，再也不加班加點了，更不提前十五分鐘開車了。可是，張懷海、陳恩祿被捕入獄了。我們大伙想辦法營救他們，并且暗地里和廠方斗争。我們的斗争方法方式很多：消極怠工啦，甩梭子啦，砸机器啦，割斷經軸啦，往糞坑底扔緯紗啦。忽然間，霹靂一声，天空的黑雲散了，太陽出來，天津解放了，共產黨來了，國民黨完蛋了，帝國主義趕跑了，流氓特務們斗倒了，廠里過去被捕被開除的上工來了，張懷海也上工了。在鎮壓反革命時，張懷海出力不小，支部吸收他成為中國共產黨黨員。以後，在每次運動中，張懷海覺也睡不着，又找干部又找群眾，搜集材料，找証據，講道理，喊口号，場場有他，天天有他，把反革命、封建把頭、流氓特務斗倒了。不久，上級便把他調到國棉四廠去當支部書記了。

(附) 廠長在張懷海、陳恩祿拒絕提前
開車被捕後給南區稽查處的呈文

敬啟者，案于本月三十日夜八時二十分，敝廠織布場內忽然秩序大亂，當由工會代表張樹發隨同駐廠稽查處王翼

廷先生入厂视察获悉，系陈恩祿、张怀海二人所煽动，当經王先生将該陈恩祿、张怀海逮捕，并曉諭其他工人安心工作，秩序始告恢复。經詢据該陈恩祿、张怀海等二人称，系因电台升車鐘点不同，經伊二人詢問鐘点，不意引起工人噪譁并无其他企圖。同时，并探知在陈恩祿家中住有未报戶口来历不明一人，复經逮捕，經詢据称名廖义海，在九十四軍补充团当号兵，現請病假，因与陈恩祿原在一起当兵，故住他家等語。惟查伊等所称多有不符之点，事关厂方安全，除該陈恩祿、张怀海、廖义海三名由王先生押送訊办外，相應將經過情形函請查照为荷。此致
警备司令部南区稽查所

厂長陳毅德

二 失业工人要求复工

陶景海 口述

进步工会代表被捕以后，不几天就无故开除了紗場工人号称“四大金剛”的孙士荣、孙士蘭、苗玉珍、田保珍和布場的宋栋、高象彬、刘金泉等三十多名进步工人。但是伪工会的工賊們并不死心，黑夜白天还到处搜寻进步工人。

六月的一天，早晨七点，布机“挂答挂答”的震响，我正在修布机，我班噴露工陈鳳岐（陈是伪工会代表刘

魁的朋友）對我說：“喂！陶麻子，告訴你，昨天晚上我到茅房小便去，聽人說：有你和張廣成。”我一聽，什么事有我，就楞啦！緊跟着我就問他：“什么事，快說吧！”陳鳳岐繼續說：“在茅房外邊我聽人說：你和張廣成一定得弄出布場，不弄出你們去是禍害。還說你們如果不走，就打跑你們，一個也不留。咱倆不錯才告訴你的；你好好琢磨琢磨吧！”我立時就停止了工作，心想：不走，看你們能把我怎么样。于是我一邊干活，一邊琢磨，一定是劉奎叫陳鳳岐告訴我，不是在茅房聽的。正在這個時候，工賊頭子張樹發、劉芳清、張振遠等人，還有幾個流氓打手圍上我了，大眼珠子直瞪着我，在我的工作範圍轉了兩個圈，又不言而去。我又想，于文起是被他們打完後開除的，胳膊擰不大腿，光棍不吃眼前虧，可是走也不能不清不白地走。於是我就放下搬子，去找譚錫藩，將偽工會頭子和流氓打手要迫害我的事情告訴他。當時偽工會的代表鄭大福正在場，兩個牛旦子眼一瞪說：“你個人想想吧！是走好，還是打走好，你個人決定。”這時譚才慢騰騰的說：“你到人事課去吧！”我也不知怎麼回事，從工程師室出來，就向人事課走去。我一進人事課門口，人事課一個職員就看見我了，拉开抽屜，拿出早已算好了的工資，往桌子上一放：“這是你的最後一次工資，”二句話沒說。我氣憤地說：“我不是來領錢的。”他漫不經心的說：“我們不管這些，你現在已經被開除啦。”在那黑暗的社會里，工人沒有說理地方，從此我就失了業。第二天修車

工張廣成也被開除了。連續好幾天，又開除所謂有八路軍嫌疑的工人二十多名。

我們失業後，偽工會採取了更毒辣的手段，通知各棉紡織廠，不許我們這些人上工，開除的工人一律趕出工房，不准再進。儘管偽工會毒辣，並沒有削弱我們的鬥爭意志。

一天，“四大金剛”孫士榮等，還有徐明和、王文漢、王小秋，我們二十來人研究如何向偽工會進行鬥爭。決定保持力量，並找王小秋的師傅青幫頭子劉廣海幫助。為了集中力量，我們都住在劉廣海家的小樓上，大伙在一起吃飯，住了有半個來月，什麼消息也聽不見。後來我們才知道劉廣海是國民黨中統特務，和偽工會是一個鼻眼出氣的人，那能給工人辦事呢？過了幾天，王老五和張家樞被釋放出來了，大伙都非常高興，滿以為可以向偽工會進行鬥爭啦！可是不幾天，王老五又被警備司令部逮捕了，鬥爭困難就更多啦。於是我們二十來人分別研究，認為如果呆下去，錢花光了，就會造成生活上的困難，同時也容易暴露目標。於是決定孫士蘭、孫士榮、苗玉珍、田寶珍等女同志，在二廠、三廠、四廠，由王小秋的師兄弟聯繫上了工。還剩下男同志十幾人，沒辦法上工，徐明和賣糖豆萝卜，剩下王文漢、劉金泉、孫文義，我們四個人回到鄭莊子賣柴禾，晚上住到秦家胡同劉金泉家里，仍想辦法向偽工會進行鬥爭。後來劉金泉托人到警備司令部去活動想辦法，可是沒錢怎麼辦呢？錢又從那裡來呢？我們都是失業

工人，連生活都保不住，那里來錢？因此，當時決定讓幾個能够上班的，赶快想办法上工。我和孙文义、张宝順、孙学桐四个人就到中紡三厂去驗工。那时人事課負責驗工的是李玉海。李兩個大眼珠子瞪的圓圓地，直看我的臉，（因为我臉有麻子）說：“你姓陶吧！你是陶麻子，陶金海。”“不，我叫陶金財”。他因为平常不認識我，又沒有根據說我是陶金海，沒办法就領我們去驗工。我們几个人都驗上啦！

上工后，每月关的錢，每个人都拿出一部分积攢起來，湊在一起，好煩人忙到警备司令部活動，向伪工会進行斗争。过了几个月，我們积攢了一些錢，就由刘金泉和王文汉去联系，确定利用一天傳訊伪工会代表到警备司令部問話的机会，帶紅籠进厂，要求复工。大伙听了，非常高兴，并准备了紅籠，寫上失业工人要求复工的字样。在九月的一天，王文汉、刘金泉、沙維民、孙学桐、孙文义我們十几个人，吃完飯就准备着，并由孙学桐在二道門看着伪工会的代表几时走。不到半小时，伪工会代表就坐汽車去警备司令部了。这时我們每个人都带上了紅籠，向厂門口走去。值勤警衛問我們是干嘛的，我們說：“失业工人，找厂長要求复工。”警衛没办法，只好打電話找厂長。后来从厂长室走出一个身材高大的人說：“要求复工，厂長不在，明天再說吧！”想支吾过去，我們就追問：“不在干嘛去啦？”他不理采就走了。不一会儿，又出来一个人，說：“等一会儿吧！一会儿出来。”我們在

大門口等了下來，一直等了半个多小时，也不見廠長出來。可是二道門却有很多大槍隊。不一會，偽工會的代表坐着汽車也在二道門下車了。我們一看風頭不对，才知上了當。警備司令部怎麼會給我們工人辦事呢？後悔也來不及了。這時偽工會的代表和一群偽軍手持着槍，已經向我們扑上來，不問青紅皂白，拿大槍托子搗我們，隨後就將我們捆了起來，把我們關進了傳達室。偽工會和警備司令部的頭子們都上廠長室去啦。大槍隊把我們看管起來。不到半个多小时，就把我們帶上了汽車。這時，偽工會的頭子彭道三從廠長室走出來，手里提着一個面袋（據說是餉）和警備司令部的大官們一起上了小汽車。憲兵端着大槍，踏上了我們坐的汽車，一起開向警備司令部，把我們押到一間屋子裏。屋子裏有一個光着頭，穿着軍裝的軍官，還有一個憲兵，在屋裏走來走去，看樣子是早有準備審訊啦。我們一進去，他就站在一張桌子的中央，故作鎮靜，兩眼向上一翻，仰着頭問道：“你們是共產黨八路軍吧！”我們回答說：“不懂什么叫共產黨八路軍。”“你們帶紅箍，帶紅箍的就是共產黨八路軍。”我們說：“我們是失業工人要求復工的，紅箍是我們的記號。”這位軍官理屈詞窮，沒辦法，就向我們要起熊來咧，說：“混蛋，你們一定是共產黨。”這時旁邊站的那個憲兵沒精打采地走了。軍官“毛吉”起來啦！一邊問，一邊溜，不敢安定的坐在那裡，隨後就大聲的喊：“來人，把他們帶走。”我們被帶到禁閉所時，有一個軍官，兩個眼睛直看張懷海，

隨後過去就是一個嘴巴。張懷海的臉立即就腫啦，原因是張懷海不久以前因拒絕提前開車被押過。我們十幾個人分押在五個小屋子裏。在第二天的晚上，對我們開始了審訊。審完後，幾個屋子就串通消息，誰也沒有暴露什麼，都是一問三不知。在提問我和王文漢時，一上來就問：

“誰是共產黨？”我們說：“不知道什麼叫共產黨。”他還說我們拿着刀到張振遠家裏去行刺。我們說：“連工房都不讓我進，怎麼刺的他呢？”軍官沒話說，故意找岔兒，看王文漢穿着二道棉祆，光着頭，不順眼，用木板子照身子就是几下子，還說王文漢是共產黨，隨後又問：

“孫世璣那去了？”我們說：“不知道。”其實我們知道孫世璣在北京，因為我去看過他。這個軍官一直問了半個來小時，一個字也沒問出來，不得不讓我們回去。回到禁閉所一搖頭，證明沒說。這次審訊完以後，一直有半個月也沒有進行審問。一天上午，又提出我們七個人，什麼也沒說，挨個點名，隨後就讓我們領褲腰帶，叫我們取保釋放。王文漢等四人沒被釋放。我們被釋放後，不久就去接濟王文漢他們四個人，送的大餅和錢。這時才知道他們四個人在我們釋放後就弄到西獄所去啦。我們釋放後，三廠就把我們開除啦！沒辦法生活，就每天到鋼廠作散工活，賺的錢除自己生活外就去接濟他們。不到三個月的時間，他們四個人也被釋放出來。

我們第二次從警備司令部出來，廠里的進步工人都不敢接近我們啦，因為工會對進步工人監視的更厉害。有

一个工人因到小秋家去看小秋，后来就被伪工会开除了。在伪工会的严密监视下，活动愈来愈困难，同时又在生活的逼迫下，我们就分散开来，自求生活，但是我们每个人的心，时刻不忘斗争。

(楊達信 整理)

三 黑 夜 里

王金芳

1949年的冬天，天津正处在被解放军包围最紧张的时候，外边的炮声和机枪声不断的送进耳朵里来。炮弹不断从头顶上嗡嗡的飞过，工友们都躲进了地洞。可是大厂房男单身的工友三一伙俩一群正在谈着：八路军进来了。我走进了男单身四号时，在大门口旁边站着一个人，我仔细一看，原来是小张。“你在这里干嘛啦？”小张说：“我在这里放哨啦！你到里边去吧。”我到里边一看，他们正在收听唐山广播电台播音。那时唐山已经解放了。我也与他们在一塊听起来。

大家正在听的高兴，突然外边传来了咳嗽的声音，我赶紧把电门关了，大家都躺在炕上装睡着了，有的还装着打呼噜。就听外边大皮靴子的声音咯吱咯吱的进了屋门，有人说：“他妈的，小鬼崽子们都睡着了。”说话的是一个大个儿，手里拿着电筒，走进屋门里边来。挨着他后

边，紧跟着一个小个，手里端着美制最新式的卡宾枪，嘴里还说：“小王八旦不好好的睡觉，拿枪把你们一个一个的都打死。”说完了，回头一脚把门踢的当一声就走了。大家好半天也不敢说话。后来外面皮鞋声音听不見了，大伙这才把电门升开，你看我，我看你的好半天，都說：“咱们还是接着听。”就这样，一夜不知闹了多少次，可是我們那管它这些，还是想听，因为我们大伙都等着解放，心里早等急了，听到唐山的播音，大伙就像眼前也解放了一样高兴，虽是在黑夜，也好像見到了太阳一样光明。

四护厂斗争

范仲軒、靳昌耀口述

一九四八年八月間，东北各大城市都已經解放了，黎明前的炮声逼近华北平原，京、津、唐的国民党匪軍們个个狼狽不堪，縮着脖子在街道上慌张的走着，那些国民党的官太太們也显出十分惊惶的样子，手提皮箱，乘上火車、飞机在逃命，他們要完蛋了。有一天，在北寧花园的小河岸旁，站着三个人，其中有一个中等身材，身穿藍布大褂，黃皮鞋，戴着眼鏡。这人三十多岁，从外表上看像一个小学教員，其实他は我們黨的地下領導者刘劍志。其余兩個人是中紡五厂工人、共产党员靳昌耀和范仲軒。老靳

和老范来到北宁花园，是接受党的重要任务的。刘同志詳尽的叙述了东北解放的情形，并說：因为敌人要完蛋了，他們必定要破坏工厂，压榨工人，所以我們必須組織工人保护好工厂，安定工人的心，并監視敌人的一举一动，随时向党彙报。

地下党员靳昌耀接受了党的任务以后，馬上进厂进行工作，他一方面秘密的組織曾参加过地下党领导斗争的老工人和进步工人，一方面把东北解放的情况进行宣传，当即在中紡五厂国术館（老靳經常在这儿練國术）里召开了积极分子會議，研究和布置保护工厂組織糾察队的問題。积极分子們个个精神煥發，表示一定要保住工厂。地下党员范仲軒用自己的錢买了一匹紅市布，叫他老婆放着哨，便和老靳在屋里将布撕成布条做成臂章，寫上“工人糾察队”的字样。

一九四八年年底，国民党快完蛋了，厂里的伪工会打手們和匪警們到处对工人进行監視，他們經常到國术館去巡邏。在这种情况下，地下党员靳昌耀分別給伪工会理事张树發、张振远、刘魁写了三封警告信，告訴他們要保障工人和工厂的安全，不得有任何損失，否則要負完全責任。在这个时候，各个車間里的糾察队已經組織起来了。糾察員們手持木棒，臂帶紅臂章，監視着敌人一舉一動。

一九四九年一月，在糾察队成立以后，天津市區炮声隆隆，人們心里的喜悦是难以形容的。地下党员在这时召开了糾察队员和党员大会。老靳激动的向大家說：“咱们

的亲人快来了，共产党、毛主席来了，我們厂孙世据、张家樞都要来了。我們一定要保护好工厂，絕對不能叫敌人破坏。工厂是我們工人的命根子，飯碗子，要随时注意流氓坏蛋們的一举一动。”

会剛散，厂里的伪警丁队长和薛振江，巡夜走到国术

館，見里面点着灯，进来就瞪着贼眼問：“你們干么，还不睡觉？”靳昌耀、张福德等十几个小伙子，一边翻着土（国术館里練武的土）一边回答：“你看我們干么啦？！”薛振江围着屋子在四处检查一番，沒有發現什么，就狼狽的走开了。就在这时，天津郊外大炮轟隆隆的連天响，地下党员們和糾察队员們日夜不离工厂巡视着工厂和机器设备的安全。地下党员靳昌耀半个多月都沒有脱衣睡觉。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四日晚上，解放军进入了天津郑庄子的中紡五厂，糾察队员們不顾多日的疲劳，火速向各个家属和职工傳遞大喜訊：解放军来啦！共产党来啦！中紡五



厂的工人們个个喜气洋洋，在郑庄子欢迎自己盼望已久的亲人——解放军。解放军进入中纺五厂以后，地下党组织将已經調查好的匪警槍支清单交給了解放軍。

不久，工厂党组织召集了奖励护厂有功人員的庆祝大会。在会上，这些不顾个人生命保护工厂的工人們都受到了奖励，党员靳昌耀将面庫打开，給糾察員們做了一頓雪白的大馒头吃，工人阶级受压迫、飢寒交迫的日子真正的結束了。

(王恕岩、王文义 整理)

第 三 輯

解 放 以 后

工作組來厂

楊玉宗

解放軍漸漸逼近天津市郊了。時而打炮，時而稍停，市內的蔣匪軍慌亂不堪，特別是城防前沿的匪軍更是亂成一团，到處抓兵、抓伕，挖戰壕修碉堡，做垂死掙扎。

誰願意給他們冒險干活啊，所以匪軍抓不到人。他們凶惡的如狼似虎，按我廠的保甲辦公處的戶口規定每天必須出民伕十五到二十人，違法必究，弄得人人心慌，加上每天的物价暴漲，工人時常挨個排队也買不到糧食。工人們上班挨餓，不上班又怕給抓去當伕，後來逼得按戶湊一人去當伕，有的家庭生活困難拿不起錢，只好硬着心把自己的孩子去賣伕，掙點錢來維持生活。

光抓民伕還不行，匪軍為了加強他們的軍事力量，把過二十五歲的青年人一律強征入伍。名冊公布出來以青年人個個低下腦袋，愁得徹夜不眠。就在这危急的時解放軍的炮火打得越來越激烈了，日夜不停。工廠停了。過去壓在工人們頭上的那幫作威作福的流氓壞蛋們

也知道天下要变，见了工人不再是吹胡子瞪眼，而是离着老远就笑嘻嘻的打招呼。人们都高兴的想：这黑暗的天快明了！炮声越响，工人心里越乐，有的人很关心解放军的情况，就围拢在收音机旁听新华社的广播，只听到收音机里说：“工人农民兄弟姐妹们……你们都受惊了，我们人民解放军是劳动人民自己的队伍，打垮蒋匪帮，解放全中国……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这声音温暖了我们每个人的心，真比过年还愉快的多呢！

不多几天，解放军就解放了天津。厂里由地下党领导组织了工人护厂纠查队，我们都抢着参加这个工作。纠查队分为男女两个大队，日夜巡逻，都带着臂章。

十五日深夜，工作组的人来了，其中大多数人是在国民党时期领导工人斗争，分别已久的工会干事们，像杨远（曹鸣平）、苏更（张家樞）等人。听到这个消息，有的人高兴的掉下眼泪来，见面后握着手，很久不知道说什么。



勞，”有個含着忍耐了多年的辛酸的淚，笑着說：“你總算回來了！”她們眼裏雖也有了淚水，但抑制住傷感，安慰自己的兄弟姐妹們：“不要難過，坐下來談談今后的工作。”我們互相述說着過去經歷的事情，互相勉勵。張寒樞對大家說：“今天解放了，天下是咱們工人自己的了，有共產黨領導，有毛主席給咱們撐腰，不用怕了，今后好好干吧！”大家聽后都笑了。

工作組和軍事管理委員會接收了中紡五廠，日夜忙着幫助工人成立真正由工人自己選出來的臨時職工代表大會，幫助工人恢復生產秩序，搞紅旗和“五六七”生產大競賽，又成立了工人消費合作社等等福利組織，有事就和工人商量，辦事待人親切。工人們覺悟提高了，干活非常帶勁，心情非常愉快。下班后就扭秧歌舞，到處都是鑼鼓喧天。人人都歡欣地歌唱着。

第一届职工代表大会

李夏聰、鄭洪年等 口述

1949年2月7日，正是一年最冷的時候，往年，中紡五廠的工人們，會一家子圍着一床破棉被，縮成一团，蹲在工房里的冷炕上；那些為了活命、一天賺得兩個窩頭的工人，穿着褴褛不堪的衣衫，赤裸着雙腳，跑向車間，為資本家去賣命。可是，這一年的二月七日，却是一個不平凡的日子。雖然天氣寒冷，但工人們個個喜氣洋洋，好像春天已經來到，一個個臉上帶着幸福的微笑，走向車間去開會。

這一天，中紡五廠的偽工會被徹底推翻了，偽工會的理事柳樹林、鄭大福已被工人看了起来，人們歡欣鼓舞，“工人階級團結起來”的口號深深印在每個工人的腦海里。

軍事代表在車間里對工人講起了林祥謙同志當年領導工人罷工斗争的事迹。“二·七”斗争是我們工人階級為爭取自由和幸福的偉大斗争，我們要繼承革命先烈

的光榮傳統……”“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中國工人階級團結起來！”的口號振動着布場車間。

接着，軍代表又講到共產黨是為工人階級利益而奮鬥的政黨，工人階級要團結起來，選舉自己的工會，為我們自己辦事，當即發動工人們以民主投票的方式選舉出工人代表。工人們是多么歡樂哪！自从一九四六年進步工會被反動派推倒以後；民主選舉在工廠里還是頭一回，記得偽工會也進行過選舉，可是，那個時候是什么選舉呀！偽工會理事們印出了選票，提出他們自己的名字，打手們拿着棍棒和麻繩在車間里、工場的大道上來回穿來穿去，監視着工人們，強迫人們去選舉，如果不選，棍棒會落在工人身上，麻繩會把工人捆起來。所以，那個時候，工人們看到打手們拿着麻繩和棍棒，就知曉一定又是強行選舉了，說不定又要出什么不祥之事，誰要倒霉，就得挨這群畜牲們的揍了。工人們為了不選他們，也會進行過英勇的鬥爭，有的工人把選票用綫繩串起，系成圓圈挂在脖子上，以示反抗，也有的干脆用選票去擦屁股。

人們回憶起那樣的“選舉”，看看今天的民主選舉，真是天地之隔，而且今天自己能提自己信任的人來當代表，可真是自由啦！翻身啦！

各車間像赶廟會似的，人們歡笑歌唱着，軍代表、工作組的同志們，和工人三一群兩一伙又說又笑，分不清你是工人，他是干部，可真是解放軍老百姓是一家呀！

接着，全廠各个生產小組選出代表五十四人，這些代

表大都是工人—黨認為忠誠、正直的工人，他們有的在解放前在地下党领导下，与反动派进行斗争的英勇战士，有地下党员，也有进步工人。

二月十日、十一日，又从五十四个代表里选举出职工代表常委会，里面有地下党员范仲軒、楊恩泰，进步工人李良聰等共九人，这就是解放以后的第一届职工代表常委会（临时工会）。临时工会成立以后，工人个个揚眉吐氣，搜腰包的制度取消了，工人們大搖大擺，自由自由的走出車間大門，再不像过去下工以后要經過三道卡子的检查了。

哺乳室建立了，食堂改善了。在过去，女工們吃飯喂奶都是站在工厂门口，家里人送来麸子面窝窝头、咸菜，女工一边把孩子抱到怀里，給孩子喂奶，一边站着咬一口窝头，啃一口咸菜，三九天，甭說喝上一口水，西北風早就把工人灌飽了。如今呢，工会給女工們設立了哺乳室，食堂也可以自由入伙了，吃的不是麸子面、山芋干，而是雪白的大米饭和馒头。

工人們的政治地位的提高和生活的改善，大大激發了工人們的劳动热情，人們不再像过去給官僚資本家干活那样磨洋工了；为了增加生产、支援大軍南下，他們曾要求领导批准在开饭时不关車。工人們說：“今天干活是为我们自己了，不是給那些人白吃了。”

四月十二日，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厂里又实行了民主管理，也是以民主投票的形式由全厂工人选举出“工厂管理委員會”，“工厂管理委員會”由二十多个委员組成，

他們都是各个生产小組选出来的代表。“工厂管理委員會”是工厂的最高权力机关，工厂的重大事件，如生产計劃、工資制度、民主改革、組織变动、人事变动等都得召集委員討論，充分發揚民主来管理和处理全厂事务，在过去那听说有这个大喜事呀！

五月三日，“工厂管理委員會”开会，就决定了几个重大問題：職員和工人團結問題，保証紅五月計劃胜利完成問題，职工疾病治疗問題，怎样实行民主管理問題。全厂工人代表个个爭先恐后热烈發言，工人阶级真正的当家做主了。

（王起岩 整理）

槍斃張樹發

柳駿弟

一九五一年四月里一天早晨，下夜班的同志們都不回家，三五人一伙，聚集在一起喜悅的談論着，似乎出了什么大事。我为了要知道什么事，凑上去听，他們正說的熱鬧。有的兴奋的說：“這一回報仇的日子可到了。”有的憤怒的說：“解放前他可把咱們欺侮透了。”有人接着說：“那时候咱們算老几，人家叫你死你就不能活着。”我正在摸不着头脑的时候，忽然保衛科王同志兴冲冲的跑來對我說：“小柳，快扛槍去，今天咱廠在女單身宿舍廣場開公審張樹發，你們糾察隊擔任警戒。”啊，原来是这么回事。我一溜烟似的跑回糾察隊，拿我的步槍壓上了子彈。當時我高興極了，扛着槍跑步向會場奔去。我一邊跑一邊想：解放前，像我這樣的“臭工人”，走路都不敢抬頭，今天居然拿着武器來鎮壓大家的死對頭，真是翻身當主人啦。

會場上大約有一千多人，除了在班上堅持生產的人以

他們都是各个生产小組选出来的代表。“工厂管理委員會”是工厂的最高权力机关，工厂的重大事件，如生产計劃、工資制度、民主改革、組織变动、人事变动等都得召集委員討論，充分發揚民主来管理和处理全厂事务，在过去那听说过有这个大喜事呀！

五月三日，“工厂管理委員會”开会，就决定了几个重大問題：職員和工人团结問題，保証紅五月計劃胜利完成問題，职工疾病治疗問題，怎样实行民主管理問題。全厂工人代表个个爭先恐后热烈发言，工人阶级真正的当家做主了。

(王恕岩 整理)

擦着眼泪紧握着槍和大家一齐哭。

陶大娘儿子陶傻子的死是一九四八年的事。想起来誰都难过，陶景海同志因参加进步工会被开除了，他哥哥陶傻子在布場推軸，大伙都知道他，人非常忠厚老实。陶景海被开除了，他們一一以張樹發为首的流氓伪工会头子們，并沒有放松对老老实实的陶傻子进行迫害，百般侮辱虐待，張樹發指使他的亲信狗腿子刘八，每天对陶傻子打罵，拿他开心，終於被折磨病了。那时生活都成問題，哪有錢治病？病一天天加重，陶傻子拖着重病的身子到伪工会給他們叩头求他們，張樹發不但不管，反而恶毒的一脚把他踢倒。不久，陶傻子就死去了。当然，在那时候死个工人真不如死个小雞，在工賊流氓們看来，所謂安分守己的工人病死了，他們都不管，何况陶傻子是有“八路嫌疑”的家屬呢？

人們都沉浸在悲痛的回忆中，不知誰喊了一声，“槍斃他！”这时，大家都一齐喊：“要求政府槍斃張樹發！”“逮捕坏蛋刘八！”“給陶傻子报仇，給大伙报仇！”人們憤怒到了極点，有人要上台去打那个恶霸，下面的罵声、喊打声响成一片。那个称霸一方的流氓發抖了，經法庭研究，由区公安局孟局长代表政府向大家宣布：政府接受大家要求，依法判处反革命罪犯張樹發死刑，立即就地执行，并根据群众要求馬上逮捕坏蛋刘八。这时一片欢呼声，人們沸騰起来了，發自內心的欢呼声响徹云霄：“感謝政府英明判决！”“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

外，都参加了这个大会。会場很严肃，听不見有大声說話的，人人都紧张、焦急的等待着。到九点多的时候，一輛囚車开进了会場，大家都看着囚車，一动也不动。車門开了，“首先下来了兩個武装整齐的公安战士，随后，那个被綁着的万恶的工賊張樹發，由公安战士押下車走进会場，人們都憤怒的瞰着他，这个王八蛋不得不低下他那罪恶的头，样子很狼狽。这个大名鼎鼎的偽市參議員、厂里的偽工会理事长、中統潛伏特务、流氓工賊，沒有想到以前他随意摆布、随意侮辱的一些“臭工人”，今天居然自己組成了法庭要公审他。旁边有个上了年紀的女工說：“唉！这次不知道是不是槍斃他，要是槍斃才好。”看样子还有顧慮。当然啦，这个流氓在五厂統治这么多年，確實够厉害，难怪有人顧慮。但是世道变了，这回是饒不了他的。

这时，由公安局的代表、本厂軍代表、党总支書記、工会主席和工人所組成的人民法庭开庭。万恶的特务恶霸張樹發被押上了法庭，血泪的控訴就开始了。进步工人齐淑花、徐明和的老婆……等一个接一个的上台控訴，台上台下都泣不成声，人們憤怒高呼：“槍斃張樹發！”这些血泪的控訴，不只是控訴了这个特务流氓，而是控訴了支持他的阶级，控訴了国民党的血腥統治，吐出了工人們多少年的冤仇。我們那能不哭呢？我們那能不憤怒呢？这时陶景海同志（解放前因参加进步工会被張樹發开除）扶着他年老的母亲陶大娘上台了，陶大娘一上台就哭着要儿子，要張樹發还她死去的儿子，这时大家更哭成一片，我

工人大翻身。

楊伯苗

一九五四年，厂里掀起生产竞赛的高潮。当时，由于工人热情高，布場的产量逐渐上升，穿筘間的供应越来越吃力，这就不得不加点的办法来維持供应。可是，当时党給工人开办了工人业余文化学校，使大家早日不当文盲，學習真理和生产技术，这真是一件过去工人們連想都不敢想的事，因此，都要求學習。这样就出現了一个矛盾：上学不能加点，不加点不能滿足布場供应。

党当时教育我，要依靠群众，渡过“提高穿筘产量”的难关。当时，车间里用的是二人穿筘机，只能穿那么多的活，所以我有些胆量不足，犹犹豫豫，党知道我这个心理后，几次的帮助我，鼓励我，支持我。在保全工人李良聰（現在是布場付主任）、穿筘工人花桂珍等同志的大力协助下，經過一个月的研究，終於将二人式穿筘机改为一人式穿筘机，总产量比原来的提高了一倍左右，供应充足了，大家不再加点了，还能按时學習文化。我为这个改进成功

人們跳着，喊着，不少人高兴的流着泪，都說：“这下子可好了，”“可給大伙出氣了。”

判決宣布以后，公安战士押着这个特务流氓，到大牆外面大場上，人們都跑去了，要亲眼看到这个坏蛋的下場，我拿槍紧紧跟着大伙一起跑去，到了大牆外，沒等这个坏蛋站住，我們公安战士神速的一槍就結束了这个可耻的生命。这时，人們鼓掌欢呼，別提多高兴啦。都跑向前去朝着他那万恶的尸体唾上兩口。

这时，囚車又开走了，大家又都亲眼看見坏蛋刘八被帶上手拷，押进了剛才載着张树發的囚車。大家真是太痛快了，真正感到是当家做主了，过了很长时间，大家才高高兴兴的散去。我回到糾察队，躺在床上休息，像是完成一樁非常光荣的任务似的。同时我也不禁想到：我今后用什么来报答党呢？

去担任这个工作。有什么問題嗎？”我覺得自己的臉頰上有些發燒，心也在亂跳，楞了神，不知怎么回答好。这时，書記又补充一句：“你考慮一下，不能向困難低头，依靠群眾就能完成任務。”我說：“書記，不行呀！我沒干過，怕干不好。我自己不放心。”“行。回去和群眾商量商量，有困難找黨！……”

在党的无微不至的培养和教育下，像我一样的成千上万的青年，都成了国家有用的人材。想起我妹妹；她原是一个任什么不懂的小姑娘，只有三年文化水平的一个試驗室的工人，而今天呢，在党几年的培养下，成为一个年青的大学生了。說真的，过去我們家祖祖代代还没有出过一个大学生，就是連个初中生也出不了啊！

怎么叫我来形容九年多党对我的培养和教育呢？恐怕說上几晝夜也說不尽呀！。

党——敬爱的党，我的母亲。还是讓我用实际行动，來給人民做更多我應該做的工作吧！只有这样才不辜负您对我这些年的培养和教育！

而高兴。記得剛解放時軍事代表會講過：“……我們是工廠的主人翁了，這是給咱自己干活……。”真的，過去的工人比牛馬還不如，不知幾時大禍就從天而降。記得我十四歲那年，在天津棉紡二廠布場加油、扫車，有一天，不知誰不小心把一個緯紗管扔在一臺正开着的布機的綜開口處，絞斷了一片線，一個凶惡的工頭就將我亂打了一頓，我從此就失了業。解放後，還是那個我，有了这么點技術改進，馬上得到黨的獎勵，又評我為天津市的勞動模範，我越發感到黨的溫暖了。黨為了進一步教育我，培養我，又兩次送我入黨校學習，從此我的腦子越來越開窍了，懂得不少的革命道理。從黨校回來不久，黨又從生產技術上培養我。

我當跟班技術員仅仅一年左右，有一天，接到廠黨總支的電話，叫我去。當時想，是不是因為工作有問題，心里有些不安。我非常謹慎地開開書記辦公室的門。“老楊，你來了，坐下談個問題。”書記滿面帶笑的說着，叫我坐下，又接着問：“近來工作怎么样，在黨校學習有收穫吧！”

“學習的很好，腦子開窍了，懂得不少真理，工作沒經驗， 总怕搞不好呀！”我有些摸不着头脑的回答着。

“你看，生產發展了一步，群眾生產熱情又這麼高漲，非常需要個工人干部領導生產呀！你看呢？”書記兩眼含笑等着我的回答。“群眾熱情是高，可是叫誰管理去呢？”我還沒領會書記的意思。“準備車間需要個工人出身的付主任，我們聽了群眾的意見，對你很擁護，黨決定派你

了黑色的小紅破棉袄，上面补着一塊一塊的黑补丁藍补丁，扣子都断了，不能扣上，总是掩着怀，一条黃不及的青夹褲齐到腿肚子那儿，袜子就更甭提了，踏拉着一双鞋，头髮像干草，連个头髮夹都沒有，总是夹在耳朵后面，焦黃的臉上只显兩個高顴骨，走路哈八哈八地兩邊晃，五分鐘迈不了一步，常常冻得走不了路，坐在大門口哭，回去晚了还得挨婆婆和丈夫的打罵。

記得还是我們厂里进步工会存在的时候，有一次，她又冻得坐在門口哭。有了解她情况的人，就把她的事报告工会了，工会問明情况，就派人把她送回家去，并告訴她婆婆，以后不准虐待她。有进步工会在的时候还好，进步工会被破坏以后，她又重新掉入火坑。

有一次，下班后回到家里，人家已經吃过晚饭了，婆婆把大家吃剩下来的一点飯叫她吃，玉蘭才吃到五成飽，婆婆看了看桌子上的飯，上下地打量了玉蘭几眼，就恶狠狠地说：“要是吃饱了就別强吃了，拾掇拾掇快去木厂拾木头去吧！”

虽然玉蘭肚里不飽，可嘴里也不敢說什么，只好收拾收拾就到木厂拾木头去了。

那时，說拾木头倒不如說偷木头爽快。在飢餓的年代里，偷木头就不只是她一个人嘍，那天，大家正在偷木头，被看厂的狗腿子看見了，別人的腿都快，跑掉了，只有她一个人被狗腿子抓住，不仅扣下了她的木头，还打了她兩個嘴巴，看她是半死不活的人，才把她推了出来。

孙玉蘭

王淑敏

刚进工人文化宫，听着有人叫我：“淑敏，看电影来啦？”

我忙回头看，见是一个不大熟悉的漂亮女人，新颖的头髮，红潤潤的圓臉，上身穿了一件烟色灯心絨的外套，脖子上还围了一塊圍巾，下身穿一条藍料褲，黑皮鞋，不由得使我一楞。

她見我發楞就笑着問我：“怎么不認得啦？”

呵！我这才想起来她是我們厂里的孙玉蘭呀！

提起孙玉蘭，我們厂里人人都知道，她是被党徹底解放的一个受压迫的女工。

她家住在楊庄子，因为她从小就沒有父母，給畢家作童养媳。解放后，她和她的丈夫离了婚，才有了自己的名字孙玉蘭。

我才認識她的时候，还是在日本投降的那年冬天。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她穿了一件很薄很薄而且已經變成

么他就必須先知道一下玉蘭对共产党的認識如何。

其实，玉蘭也早就知道他的心思了，就說道：“不知道。”

这时，玉蘭的婆婆也进来了，一进门就恶狠狠地坐下听着儿子盤問玉蘭。

儿子見母亲来了，气也就更粗了。問她：“你按得是什么心？这些天回到家不是挑吃就挑穿，你別認為共产党来了，我就不敢怎么样你了，你是我买来的馬，换来的驢，我願意打就打，願騎就騎。”

玉蘭冷笑一声說：“那是过去，現在，大家都解放了，我也要解放，不叫我吃饱不行。”

玉蘭虽然鼓着勇气說了几句，看看婆婆和丈夫的凶样子，心里又有些發怯。

婆婆見玉蘭有些發怯，就更厉害了：“你安的什么心？我把你养到这么大，你会跟我强嘴了！”說着，奔向玉蘭就要打，丈夫抄起擀面棍也要打。

玉蘭是被他們母子打怕了的，見了这光景，就要跪下說好的，又一想，我总这样受他們的，得什么时候受到头呢？再說，工会說了：“政府是人民的政府，給受压迫的人民办事的，有工会給你作主。”反复一想，这样的生活活着也沒意思，不如今天就是今天吧，就大着胆子說：“我要离婚！”

婆婆听她说要离婚，就恶狠狠地說：“什么离婚，离婚行，有一节，你从八岁进我的門，吃的穿的都得退給

玉蘭受了一肚子的委屈，晃晃蕩蕩地好容易走到家里，婆婆見她沒偷來木头，就滿心的不痛快，指着玉蘭的臉罵道：“廢物，怎么人家都拾來了，就你拾不來？別提；你是不成心拾呀！”說着就是兩個嘴巴子。

丈夫脫下鞋，照她后胸又是几下子。玉蘭跪在地下求饒，畢家母子哪聽這一套，還是打！在早，她就是過着這樣的牛馬生活。

解放後，政府公布了婚姻法，我們廠子工會女工委員也組織了婦女學習婚姻法，玉蘭也參加了學習。

雖然玉蘭參加學習，但她並不敢向她丈夫提出離婚。她想：要是離不了不是更受氣嗎？唉！認命吧。當然，認命並不等於精神痛快，所以解放後大家都歡天喜地的唱着歌時，只有她一個人愁眉苦臉的。經過女工委員的再三宣傳，她才敢提出離婚。

這天，她回到家里，婆婆仍把大家吃剩下來的一些飯拿出來叫她吃。

當玉蘭吃到几成飽的時候，婆婆又說了：“吃不了就別強……”

這次，玉蘭沒等她說完就說：“我還沒吃飽呢。”

因為每次玉蘭不敢這樣說話，這天竟理直氣壯的回答，婆婆就有点受不住了，可當時也沒說什么，等玉蘭丈夫回來，娘兒兩個不知叨咕些什么，當天夜間玉蘭丈夫就問玉蘭：“今天廠里生產好嗎？”

他哪是問生產好嗎，他是想了解玉蘭對他的態度，那

部說話，精神很愉快，不由得看着她一笑。

厂里人都很替玉蘭高兴，所以大家看見她都要笑的。

王鳳祥笑正被女工委員看見，她想，倒不如把鳳祥給玉蘭介紹，作个对象，也解决玉蘭生活孤单的問題了，鳳祥是个警衛，工作很認真，又是个共产党员，倒是一对好夫妻呢。

不久，玉蘭就和王鳳祥結婚了。結婚后，兩人感情很好，鳳祥很同情玉蘭过去的生活，也很佩服她現在的工作，他見玉蘭不識字，每天还教她學習五个字。

大家看到玉蘭生活幸福，新婚后小兩口又很和美，都背地里說：“这才是被共产党徹底解放的一个受压迫的妇女呢。”

他們現在已經有三个小孩了，生活过得挺不錯。

我！”

玉蘭說：“我从八岁进了你們的門，侍候你們老的少的，誰有一點不如意的事，都拿我出氣，不是腳踢就是拳打，从来也沒吃过你們一頓飽飯，一挂腸子总是空着半挂。你找我要飯錢，我还向你要这几年当老媽当丫头的錢呢！”

当天夜間就到法院过了堂，后来又过了几次堂，终于离了婚。

玉蘭离婚后生活很好，精神也很愉快，工作也就积极起来了。有一次，在小組会上，大家討論紅旗競賽的事，玉蘭說：“我看把咱們這一個大組再分成三個小組，咱們自己展开小組與小組的紅旗競賽，如果每個小組的競賽指標要都完成了，那麼沒問題，大組的競賽指標也就完成了。”

大家都同意她的意見。

这天，妇联正訪問玉蘭，問她現在的生活情況，工会的女工委員也在旁邊陪着。

玉蘭說：“我現在的生活情況很好……要不是共产党来了，我那有今天的幸福呢？那还不是早晚死在他們手里嗎。我的生活是很好，只是我想共产党怎么不早來呢，要是早來，我的父母也不致于死那么早，我也不能受这么大的罪呀！現在我的生活虽然好，倒是沒一个亲人。”

說得妇联同志和女工委員又是喜歡又是同情她。

这时警衛王鳳祥正到工会来办事，看見玉蘭和兩個干

就在这个紗廠作工，每月的工資連吃粗糧都不够；冬天天氣很冷了，还穿不上棉褲，上班时就像一溜烟似的緊往廠里跑，下班回来就围着破棉被在炕上坐着。到月头沒錢吃饭了，只好曠工，偷着到外边去做点零活。而曠工厂里是不答应的，要是被抓住起碼要挨一頓打。有一次，狗腿子們到宿舍里来抓人，他沒来得及跑出去，急得没办法，藏在“被閣子”里才躲过这一关。……想想現在的情况，簡直完全不同了，不但生活不成問題，有了病厂里还照顧，真是工人階級当家做主，自己給自己干活了。往后的日子还会更好呢！想到这里，他心里一高兴，覺得病輕了許多。他再也不願多歇工了，病還沒有全好，就提前上班了。

打那以后，他时刻注意坚持出勤。他知道自己的腸胃不好，就加倍注意飲食衛生，按时吃饭，多吃热的和軟的食物。每天下班回家后，就抓紧時間睡眠，以保証上班时精力充沛，不出事故、不漏殘。日久天长，慢慢地他織的布越来越多，質量也越来越好了。

1953年，厂里要总结他的操作經驗，派查定組來給他測定。正这时，他的胃病又犯了一次。他一边巡迴一边用手捂着胸口，自己跟自己說：“要不要休息一下呢？不行。領導上这样重視自己的操作，能越早总结出来就越好。再說这里有三位同志在查定，自己一歇，他們三人的时间也浪費了。一定不能下車！”后来查定組的同志也發現他不舒服了，讓他先去医务所看病。他很干脆的回答：

“生产上是好汉、出勤上是模范”

王文义

晚上八点多鐘，張學禮上中班，正在織布機旁巡回，忽然家里人打來電話，說他的小孩子病厉害了。已經燒了几天的孩子的暗紅的面孔，立刻出現在他眼前。一个念头在腦中閃了一下：“可別不行了！”他忙着和工段長說了一聲，披上棉袄奔回家去。他把呼吸困难的孩子抱到医务所打了一針，看她安靜下來才放了心。这时已是深夜，中班早已下班了，他嘆了一口气說：“沒辦法，請兩小時假吧！”

請假的事，在張學禮身上說來是很少的。這兩個小時還是他七年以來第一次請的假呢。

早在1949年，天津剛剛解放不久，張學禮的老胃病又犯了，疼得直不起腰，領導上看他病得厉害，就給了他三個星期的假讓他養病；在病假期間還發給他80%的工資。張學禮在舊社會里做了好多年工，從來沒有見到工厂這樣关心過工人。他清楚地記得：日本鬼子侵占天津的時候，他

大 楊

趙 湃

早晨六点多鐘，就聽見工房四周鑼鼓喧天，厂里的擴大器放着唱片，这是一个不平常的星期日，厂里召开技术革新大会，这个大会不是領導做報告，也不是小組討論，是叫大家“逛廟”。啊！走进厂就看見：大道兩旁紅旗招展，这边是“夢想亭”，那边是“茶攤”、“小卖部”，迎面搭着戏台，左边是紗厂革新陣地，右边是布場比武擂台，修理車間的加工厂出現在它們中間；各式各样的形式摆滿了厂里大院，可热闹極了。工人們逐漸的多起来，三三兩兩站在关键台前研究課題，揭开了厂里大鬧技术革新的序幕。

革新运动展开以后，由于工人們解放了思想，早已不滿足現在只看八百錠的水平，很自然的又掀起扩台扩錠高潮。留着短短头髮、个子高高的細紗值車工、共青團員楊英蘭——因个子高都管她叫大楊——在每次扩錠中都不示弱，当她听到別厂已看到二千八百八十錠时，她想：“別

人能看，我为什么不行呢？我还是个共青团员……”这天正赶上夜班，在车间遇见团委的大李同志。“大楊，这两天生活好做嗎？”

“好做是好做，我总觉得看锭子太少了。”

“現在別的厂已有看兩千八百八十錠的，你打算怎么办？”大李在她身旁喊着問。

“我早有打算啦；看十台。”大楊回答的很干脆，瞪着激动的眼睛看着大李。大李怕听错了又問一句：“多少？”大楊說：“42支这个品种一共十一台，我全包下来吧！”起初大李有些惊奇，十一台車合四千四百錠，全國記錄只不过是兩千一百錠，这个躍进速度实在太快了，难怪大李有些不信；但又看見大楊滿有把握的样子，她馬上說：“好吧！我跟行政商量一下、同意你看四千四百錠。”值班长知道以后，馬上給她十一台車看。大楊接受这个任务，心里又是兴奋，又是紧张。这个消息很快傳遍了全车间，有的人为这个創举所鼓舞，有的人也为大楊担心，还有少數人在那說風涼話：“小黃毛丫头，才来几天，就想露兩手。”

“你別看她这时有劲，到下半夜，又要求下車了，兔子尾巴长不了。”也有人說“她多看锭子，为多拿錢唄。”这些話使大楊很难过，但她想起組織上对她说過：“要以实际行动教育別人”，想到这里信心足了。往常夜班人們总是覺得太慢，今天这个夜班对楊英蘭來說，不是一般的，她知道：这是为了打破紡織史上的記錄，这是給保守思想的人有力回击，她是在既兴奋又紧张中度过八个小时的。

东方發白，晨鐘响了六下，大楊交完班，走出車間，迎着早晨的紅霞，深深地吸着新鮮空氣，感到精神愉快，全身輕松，这是因为她完成了組織交給她的任务。天大亮的时候，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傳遍了全厂，給人們带来了鼓舞和力量，这不但轟動全厂，很快傳到全市、全國，報紙也刊登了“青年紡織女工楊英蘭，首創看錠四千四百，達到全國最高記錄”的消息。当天晚上，北京聯合紡織廠派人来厂學習了。这天夜班，車間格外熱鬧，在楊英蘭車的周圍，黑压压一片人，也有拿碼表測定的，也有划巡迴路線的……大楊在这样場合下，心里嘭嘭乱跳，非常緊張，幸好事先党委書記曾亲切的囑咐过她：“要沉住气，平常怎么干，到那时，还怎么干……”虽然在許許多眼睛注視下，仍有条不紊的执行操作，在相距二十余公尺长的十一台車的弄挡里，像小跑似的巡迴着。这样，在八个小时，就相当走了一百余里；她一边巡迴，一边打擦板，一边接头，忙个不停。要想叫这十一台車，馴馴服服的听人指揮，需要多么熟練的技术！需要付出多少精力！更主要的是，要有多么坚强的意志！

“七一”——这是天津市青年早已盼望的一天。这一天，团市委举行万人大会，用技术革新成就向党献礼，大楊被邀請出席大会，胸前带着金光闪闪的奖章，坐在大会主席台上。

一面红旗

王文义

今年八月的一天，細紗乙班的工人，正开小組會，值
班长徐明和向大伙报告了个喜訊：“今年农民兄弟經過苦
战，棉花获得空前丰收……”值班长還沒說完，細紗的姐
妹們就嚷起來了：“这会咱可把‘肚子’吃得飽飽的，吃
半飽的日子沒啦！”小劉站起放开嗓門：“那咱們怎么能
把农民种的棉花全吃下去呢？”“对呀！”又有一个女工
站起来，小声小气的說：“給細紗机加轉，不就能多紡紗
嗎？”“好办法，好办法。”徐明和一边贊揚她的建議，
一边問在誰的机台上先加轉數。这个問題一提出，半天沒
有一个人吭声，小組會沉寂下来。

坐在人群后边的一位三十开外，剪着头，正在給孩子
喂奶的女工，就站起來說：“我看的机台潛力大，先在我的机
上加轉，試試看！”大伙回头一看原来是五个孩子的母亲、
有二十來年紡紗經驗的共產黨員許淑珍大姐。她平常不說
話便罢，一說就是刀刃上。“好，許大姐先試試，能行我

們都加！”

許淑珍見大伙都支持她，就說：“老徐，請你替我寫張申請‘增加車速’的請求。”她的申請得到車間的大力支持，馬上派保全工，換了馬達，車速由330轉一下子就增加到400轉。車速快了，斷頭也隨着突然增多起來，四百個紗錠中几乎有一半斷了頭，紡着空錠子，大花不斷的开着，吐出來的白棉花，像是決開的河口一樣，再加冷風一吹，飛着的棉花，又像下大雪一樣，在空中飄揚。抽一支烟的工夫，地板被飛花給蓋上一層，機器身上全掛着白鬚子。

許淑珍火箭一樣在車弄挡里，來回穿梭，接着斷頭，汗珠從她臉上嘩啦、嘩啦的直流，她顧不得擦臉上的汗水，小褂也全被汗水給濕透了。就在這個時候，有的人就埋怨起領導來了，有的人索性找到值班主任徐明和說，“增加車速是為多增產，還是為多出白花減產哪！”

許淑珍的腦子里却沒想到這些。她想的是：農民兄弟能战胜天旱、水災，取得大丰收，我是共產黨員，難道就被機器加快點轉數的困難吓倒嗎？能向機器低头嗎？不能，機器是死的，人是活的，我要战胜它！多紡紗，讓全國人民穿上更多的新衣裳！她對着正在开着大花的機器說：“機器，機器，我要加轉，你偏淘氣，你我相處二十一年，你從來未發過脾氣，順順从從叫我使喚，今天你倒要耍起熊來啦，好呀！我倒要看看是你把我吓倒還是我把你制服！”

許淑珍，就以這樣的共產黨員應有的頑強鬥爭精神，

向机器进行着搏斗。

可是开花、断头还是不見少，一口袋、一口袋白花，堆沒了整个車头。她用手抓起一把雪白的棉花，心痛的說：“要是这些白花都紡成紗有多好啊！”越想，越感到光凭干劲，巡迴小跑，不但增不了产，还会把身子搞垮了。不行，不行呀！得摸摸車速加快断头多爱开大花的規律。她一边飞快的巡迴、消除、接头，一边細心的觀察断头，找开大花的原因。

經過几天苦苦鑽研，終於找到了断头的原因是綻子心摆动和小紗爱断头等，她一个个找到解决的办法把机器制服，大花不开了，断头几乎全部消灭了，她創造了一套完整的、又适合于高速度生产的先进操作方法。

許淑珍看管的机台車速是不是就頂到头啦？沒有，在活儿比較好做了以后，她就找到值班长說：“我那机台車速还差得远哪！我还沒有过够瘾呢，再給我加上100轉！”車間領導見她这种革命干劲，战胜困难的毅力，就滿口答应。这样她看管的机器，由330到400到500最后增到520轉。她成为高速生产中的一面大紅旗。

陶景海鬧革新

陶景海 口述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窮人們終於把千年等、萬年盼的救命恩人——共產黨盼來了。

天津一解放，領導我們工人和偽工会進行鬥爭的地下黨員張家樞、孫世璣回到了廠里，第一件事就是東奔西跑，忙着找解放前被偽工会開除而失業的工人們，碰見一個就叫一個，沒有幾天的功夫，都把我們找來了。重新回到廠里，工作起來渾身是勁，腰板也直起來了，頭也抬起來了，高興的不知說些什么好。

緊接着，黨領導的運動一個一個的開始了，拿工人當牛馬的偽工会代表，封建把頭，流氓打手，經過了民主補課和鎮壓反革命運動，都清除的一干二淨。活活把大哥欺負死的偽工会流氓打手“小劉八”，在鎮反運動中，媽媽向政府控訴了這個壞蛋的罪惡，政府當場就把他逮捕，判處了徒刑。几十年的苦水，共產黨來了，才都吐了出來。

我們的生命得到了保障，我們的仇報了，我們的生活

愈来愈好了。

解放前，我們父子四人干活，一天累得七死八活，只养着母亲一人，连碗稀粥都喝不上；解放后，生活提高了，我一九五二年就结了婚，現在有兩個孩子，共五口人，每月除了吃、穿，还有錢儲蓄。这是党来了以后才有的，不然，我还不是就餓死了？

党关怀我們亲如爹娘。就拿这次“苦战”來說吧，党委書記、厂長、工会主席連夜不眠，和工人一起苦战，并且还給工人斟茶倒水，亲切問候，命令連續工作不肯休息的工人休息。可是他們自己却把眼圈都熬青了，工人們劝他們回去休息，他們坚决地拒絕了：“你們晝夜苦战，我們能回去休息嗎？高产、优質衛星不上天，我們堅决不放下火綫！”这給工人多大的鼓舞啊！

这次党号召我們大鬧技术革命，改变品种花样，进一步滿足广大人民物質生活的需要，我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下定决心把棉布的花样改的更漂亮、更美观。

在把紗方呢改山水繡的过程中，因为圖画的不对头，設計不好，一連好几次都失败了。我开始有些灰心丧气，心想：这是工程技术人员的事啊！……臉上觉得一阵热。晚上，躺在床上，腦子像开着电門的机器一样，不停的轉动着，而且轉的很有次序。党，是党給我們工人带来的幸福生活，是党赶跑了压在我們头上的国民党反动派。党对工人关怀，真是像爹娘一样。党这样相信我們，爱护我們；我为什么不能很好的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呢？不！坚决改好

布的花样，有党领导支持，不成功，再试验！

織“紗方呢”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七六五四三二等好几个穿綜方法，这几个方法織出布来总跑不了这几个花样，三角形、人字形、四方形，总是弯弯曲曲的，費了好几天的时间，也沒有想出个办法来。突然，我想起在夜校的課本上学过：米丘林用兩种水果交配的方法，結出另一种又大、又甜的果子来。我反复的琢磨，用兩种花样合織成一种样子，織出来的是什么样呢？試一試再說。我用三角形和人字形兩种花样，合在一起画成了一个圖样来織，織出布来花大、清楚、特別好看，像山水一样，从表面看来，好像有些水紋似的。立刻，山水繩这种布在全厂推广起来。

我并不滿足这一点成績。因为党的恩情是永远报答不清的。

(李余庆 整理)

老师傅的理想

刘振绪、王嘉琦

天晚了，何老师傅还不想睡觉。細紗机馬达的改速問題老纏着他，可是女儿小敏明天还要上早班，灯亮着，她睡不安宁。他只得点了一支腊燭工作。他披了件夹袄，扶了扶花鏡，便聚精会神地画起馬达結綫圖來，燭光照着他那胖胖的身躯，虽然睡觉很少，精神却很充沛，他一笔一笔地画着，苦苦地捉摸着……。

自从搞高速化以来，人們很少听到他的談話声和爽朗的笑声。小敏总說：“我爸爸这些日子，成天画圖，也不睡觉，簡直是入了迷了。”真的，这个已有二十九年工齡的老工人何师傅对細紗机馬达改速度的問題入了迷。

厂里搞起高速化生产以来，細紗机的速度都提高了。最成問題的就是一部分新車，它是用三角帶傳动的，一开車就猛轉，不能掌握快慢速度的調節，这样，在紡小紗时，断头特別多。新車的前罗拉已經是每分鐘 260 轉，如果提高到 300 轉以上，紡小紗时断头就更多，会給工人們帶來

很大困难。細紗保全老師傅都說：“新車不能高速，就是馬達沒有雙速。”何師傅聽到后就想：“兩個轉速，紡小紗時轉的慢，紡中紗時又要轉的快。既要提高車的速度，又要叫紡小紗時斷頭少，這就可以給國家生產更多的棉紗，創造更多的財富。”想要更多創造財富的崇高的理想，日夜激動着何師傅。在何師傅的腦子里常常想：“細紗新車高速化生產，就決定在馬達身上，而自己又是一個電氣工人，怎麼才能把馬達改變速度呢？”強烈的責任心鞭策着他，使他日夜琢磨，一心想找到改變馬達速度的辦法。想來想去，他就開始試驗，可是既無圖紙，又沒有參考資料。最初，何師傅在馬達上加了個阻力，經過試驗，發現降低的轉數不多，不行。第二次他又加了一個線圈，再試驗，結果電流太大，保險和電門受不了，又失敗了。以後，他又利用星期日到書店找了些參考書，可是這些書買來后，由於文化水平低，不能全部弄懂。但何師傅沒有氣餒，仍然刻苦的摸索着，運用自己多年积累的工作經驗，苦心鑽研，希望把現有的普通馬達，改成單包雙速的馬達，他又開始試驗起來，先改了個4極和6極的，一試驗，6極的電流太大，和往常一樣又失敗了。再來，搞4極和8極的，經過試驗，起動電流太大，又沒成功。何師傅想要把線包都拆了改節距，可是一想，不行，那樣既費原料又費時間，不合乎多快好省的方針。在這時候，有人就說了：“你看看，弄個馬達吧！成天擺弄着玩，也弄不出個眉眼高低來，夜里加班為了好受表揚！”何師傅不听这

些閑話，捉摸的更起勁兒了，他一天最多睡上三、四小時的覺，自己總想：“這東西，研究時間長了，再弄不出來，這多么不好啊！”他一邊鼓着勁兒的干，一邊也不免有些嘀咕起來。機動部黨支書趙連閣就找了何師傅，真誠而親切的說：“何師傅，甭怕，多會弄出來多會算，別着急，要用人，給你調人，有嘛困難提出來，幫助你解決！”還有那和藹可亲的黨委書記劉健同志，無論在食堂或是在車間，多會見了多會关切的問：“何師傅，你血壓高好些嗎？累不累？別着急，研究不好沒關係，一点点來，當心身體要緊。”何師傅聽了這些話，感動的流下熱淚。黨給予的溫暖和支持，使何師傅感覺自己不是四十多歲，而是二十來歲的小伙子，渾身的勁兒就上來了。他堅決試驗下去，絕不能辜負黨對他的希望。

別人的冷言熱語，和車間主任始終懷疑的态度，都沒有絲毫动摇何師傅必勝的信心。在車間主任提供改進資料的情況下，何師傅開始了4極和2極的試驗，在別厂試驗時，三相電流不平衡，何師傅在試驗中，就注意了這個問題，發現了兩極之間接過線時，一定要在中點接線，不然，別看都是一個包，電流就是不平衡。由於何師傅日夜不眠，苦思苦鑽，在黨的大力支持下，終於把變速馬達試制成功，並裝在新細紗車上投入了運行。

何師傅幸福的笑了。舒暢的心情，真是無法形容。他說：“黨比父母還关心我，經常問飢問寒，關心我的血壓高，我搞不成功，對不起黨呀！”

双速馬达虽然試制成功，新的問題又来了：开关还是沒有。前一段的胜利，更鼓舞了他必胜的信心。“好！我一定把变速开关弄出来！”起初，研究用旧开关来改，一看不行，成本太高，又沒有这么多的开关。他就想：要是用倒順开关改呢？也不行，距离太近，容易放炮。又研究，用花錢不多买来的星形三角开关改装。最后，試驗成功了。使得馬达必需在4極結線时，才能起动，避免了在2極結線情况下，起动时电流过大的危险。他又突破了第二个难关。

在細紗新車上經過試驗，細紗車速由265轉，提高到340轉，馬达溫度又不高，生活穩定好作，受到了細紗工人的歡迎。何師傅終於實現了他的理想，使細紗機為人民紡出了更多的紗。

机器的主人——张宝順

馮次群、李鎔城

1949年天津解放以后，沒有几天，张宝順就以“革命工人”的身份到五厂布場正式上工，一个长久过着失业生活而掙扎在飢餓線上的人，沒有比获得职业更愉快的了。当时他就暗下决心：“一定要好好工作。”从进场的第一天起，他就鑽研起技术，提高工作效率，听見誰一談技术問題，他就湊上去听，自己經常暗地里考慮，不懂就問老师傅。这样，他的織布技术进步很快，不久就成为全布場的織布能手了。

大躍進以来，上級要求既要保証質量，又要大大提高产量，以滿足人民需要，他开始細致的研究如何能找出巧法来加快操作。在織布工的全部操作中，他都創造了既快又安全的操作方法。

說起来也真不容易，他創造这些經驗，費的心血也真不小。单說“織斜紋布时不用找活头，快速被动換梭子”一項吧，在車間里，机器轉的那么快，噪音那么大，生产

任务又是那样紧，真抽不出时间来研究。当他碰到困难的时候，他就想到党的关怀以及志愿军在朝鲜克服困难、战胜敌人的英雄事迹，他身上就增加无限的力量。下了班，别人去看电影或回家休息，张宝顺却一次又一次的试验着，失败了他也不灰心，吃饭想，睡觉想，走道也想。胜利总是属于坚毅的人们，当他试验获得成功的时候，他从内心感到说不出的愉快，换梭时间比以前降低了一半左右，产量显著的上升了。

其他操作，如“被动处理停台”、“取梭大撞梭”等巧妙动作，都是经这样苦想磨炼才成功的。群众一提起张宝顺，就翘起大拇指说：“好家伙，布场的常胜将军，称得上机器的主人。”

张宝顺真正是机器的主人。对每一台机器都能预防发生毛病。要是机器有了毛病，只要他一听一看，或一摸，就知道毛病在那里，机器在他手里驯服的像绵羊一样。因此他几年来能一贯地超额完成生产任务，多次的避免了看来不可避免的事故和次品。

快 乐 年

王淑敏

要提起过年本来算不了什么新鲜，因为每年都有一^次。但是，今年——1959年过年却和往年不同。因为厂长說：“我們辛苦了一年，特別是在下半年苦战中，大家都很辛苦，所以要請我們来一次聚餐。”

元旦的早晨，我們都穿上了自己最心爱、最漂亮的衣服到了食堂里。

这时我們的車間主任、支部書記，早已把酒和菜給我們摆好了。

我們組的李嬌早就来了，坐在一张桌子上正向我招手：“淑敏坐这来！”

我看沒外人，都是我們組的人。小姚今天打扮的更漂亮啦，家作小花棉袄，毛料褲，兩個小辮梳得挺光。她見我来，也不答話，也不讓坐，眨巴着兩個小圓眼出神。我看了看她，也沒說什么，就和她坐了个对臉。

我知道小姚因为这几天搶旗勝不了我，总是和我有点

別扭。

開始吃飯的時候，組長給我們斟上了酒。

李嬌說：“咱們今天可得痛痛快快喝几杯呀！大家好不容易有機會在一起熱熱鬧鬧玩一回。”

我端起杯來向小姚說：“小姚，來，我敬你一杯。”

小姚忙站起來說：“你別敬我，我也別敬你。”

大家正你看我、我看你不知是怎么回事，小姚繼續說：“咱倆划拳，誰要是輸了，就罰她吃酒。”

我本來不怎麼喝酒，但在这時也只好和她吹大話：“划拳就划拳吧，還在乎你！搶紅旗勝不了你，喝酒還勝不了你？來！”

正划的起勁兒，黨委書記到我們桌子上敬酒來了。

他說：“同志們，我代表黨委慶祝你們今年的大丰收，敬你們一杯，并預祝你們明年更大的丰收。”

大家忙說：“我們的丰收是黨的英明領導，請您代表黨委接受我們的敬酒吧。”

黨委書記連聲說：“好！好！大家干一杯吧。”

說着大家忙站了起來，我雖不怎麼會喝酒，也跟着大伙一飲而盡。

黨委書記喝完酒，眼睛往四下轉，手指着小姚說：“這位同志是在苦戰時搶旗子摔跟頭的小姚同志吧？”

大家聽說摔跟頭三字，都笑起來。向黨委書記點頭說：“是她！”

小姚把嘴一撇說：“在‘樂戰’時摔跟頭的才是我

呢，我沒參加過苦戰！”

小姚說參加“樂戰”沒參加過苦戰，在我們小組來說，這到是件真事，就拿前几天夜班的情況來說吧，因為要縮短停車時間，我們小組落紗工就展开了左右兩面搶紅旗子的競賽，看那一面落紗落的快，生头生的快，那一面的落紗工人先出弄挡，早搶到旗子，到下班時把每台車所搶旗子的總數加起來，那一面搶的次數多那一面就為先進。我代表左面搶，小姚代表右面搶，小姚摔跟頭也是為搶旗子摔。

那天，在一條弄擋里，小姚落完紗剛出來，見我還沒出去，她就忙去搶旗子。其實呢，我們早已落完了紗，我雖然身子沒出去，但胳膊早就伸出去，把旗搶到手了，小姚扑了个空，當下摔了个跟头，大家都笑起來了。我也笑了。剛巧正遇黨委書記給大家送茶水，見小姚摔倒，忙去扶她。小姚忙起來，有點不好意思的，就指着我說：“你別笑，下台車要再叫你搶去我就不姓姚！”

我們倆競賽了一夜，到下班算搶旗子的總數時，鬧了个平手。

小姚看了我一眼說：“我白摔了个跟头，怎麼一個旗子也沒比你多呢？”

雖然事情過去了，可是，只要大家提起來還是笑呀笑的止不住。

黨委書記見小姚說話有趣，端起杯來非再敬她一杯不可。

党委書記走后，李嬸說話了：“別光你倆玩，出个主意大伙玩玩。”

大伙都同意。有的說：“咱輪流着唱歌吧。”也有的說：“抓鬮唱歌吧。”

我說：“咱找一个人去敲鼓，大家拿条手絹，手絹傳到誰手，鼓点要是停了，就讓他唱一个歌。”

大家說：“行！有意思。”

小姚听说找人敲鼓，就忙說：“我去。”

当手絹傳过一圈后，小姚看看又傳到李嬸那儿，就把鼓停了。

大伙拍手笑着喊：“李嬸唱个歌吧。”

李嬸手指着小姚說：“这个孩子頂坏了，你怎么偏到我这就停呢？”

小姚早笑的直不起腰来，兩手光晃着李嬸的膀子叫李嬸唱歌。

李嬸說：“我可唱不好啊。”說完果真唱了起来，她唱的是：“社会主义好。”

聚餐散了之后，李嬸还不住地向大伙說：“今年可真过了个快乐年！”

